通往群猫之路

The Way To The Cats

by Yehoshua Kenaz

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这是一首跃动的生活的赞歌……是对于生活，对于死的犀利观察，丝毫没有感伤，没有矫饰。

——出版者周刊

凯纳兹真实地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对一位老妇人入情而有力的描写……构成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图，一部文学杰作。这部小说将长留于读者心中。

——中德时报

凯纳兹的行文流畅、中肯而意味深长，他的人物真实鲜活令人难以忘怀。他笔下的宏伟画面充满诱人的气息，桔园芬芳，飞虫起舞。

——费城调查者

……作品将社会中无家可归者无法表达的无声呐喊变成一种叙事基因，如同将一颗微妙、精美、充满智慧的明珠镶嵌在当代以色列文学皇冠上。他绝对是一位文学大师。

——曼尼费思托

《通往群猫之路》开篇似乎不容易读，但读者很快会发现这精美的小说有着惊人的柔美。

——洛杉矶时报

他抓取了人的自我形象与无情的实在之间断层的大特写，刻画老到、纯熟。

——纽约时报

The Way To The Cats

by Yehoshua Kenaz


ISBN 7-5360-2789-3

定价：19.00元

通往群猫之路

The Way To The Cats

by Yehoshua Kenaz

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通往群猫之路

〔以色列〕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1 插页 220,000 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5360 - 2789 - 3

I·2384 定 价: 1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心智和身体衰退的老人，带着病体住在老人病院里，靠领取救济金度日。他们身陷一种类似家庭的樊笼。约兰达·莫斯考维茨认为护士长想要杀害她，驼背克拉拉和画家故意令她难堪，要她面对自己凋残的容颜。她渴望重新过正常生活，带着美好愿望回到特拉维夫故所，却被孤独、恐惧和不相容搅得心神不宁。她不堪忍受年轻人播放的音乐的刺耳嘈杂声，心惊肉跳地等待总不来光顾的小偷。她为穿过街道向猫群喂食的疯妇人深深伤害，后者污蔑她是她丈夫的情人。约兰达最终屈从了阿德拉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钱财。

老年人的每一个特征——失落、迁徙、随身携带治病用品、腿脚不方便、视力昏蒙等通过肯纳兹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刻画而震颤着读者的心扉。

第一章

从边门望出去，莫斯考维茨夫人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中央耸立着一株参天大树，枝干粗壮，宽大的叶片是深绿色的。一条水泥小径穿过花园，将草地与铺着巨大的方石板的区域隔开，色彩亮丽的遮阳伞的伞荫底下散置着一些白色的桌椅。几个访客和病人坐在那边，安静地交谈着。这些病人显然来自一个更高级的病区，神秘的，享有特权的病区，她对自己说，一些有关系的人，这个花园实际上正是为他们而设的。在她看来，甚至连这些病人穿的衣服都比她这一病区的病人穿的要风雅一些。而访客们的外貌，服饰和举止，无一不在说明他们上层社会的身份。

这一区域的气氛使它更像一个欧洲的咖啡园或者温泉疗养地大饭店的花园，而不是一家医院。人们文雅地说着话，彬彬有礼，一种安详而闲逸的静谧笼罩了整个花园。这里没有吵闹的孩童，不像在她的病区，孩子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笑着，叫着，争吵着，即便下午的休息时间也不例外，他们溜进父母的房间，一直走到床前，用探询和恶意的目光盯着他们看。

如果要进入这个花园，莫斯考维茨夫人必须穿过一个窄门，然后爬一级台阶走上通往倾斜的水泥小径的楼梯平台。小径的两旁长着开满了桔红色花朵的灌木。她试着转动轮椅的轮子，想让它们滚上台阶，她试了一次又一次，却只是徒劳罢了。正当她在绝望中想放弃尝试，调转头，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背后有人抬起轮椅，慢慢地推上台阶。等她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想转头看看是谁并谢谢他的帮助时，她感到轮椅开始沿着小径的斜坡向下滚去，起初比较缓慢，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冲了下去。小径看上去并不长，可是下冲延续的时间却长得令人不敢相信，最后，轮椅在小径尽头翻倒了，而她昏了过去。她躺在那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她挣扎着想把轮椅从身上推开，但它太重了。她高喊救命，但她不知道她的喊声是否能被人听见。许久之后，轮椅终于从她背上移开了，两只强劲的手托起她，放入轮椅，推着她走上小径。她睁开眼睛。花园里空荡荡的。铺石的平台上空无一人，雪白的桌子空空的，遮阳伞也已经收起来了。现在，她孤单地穿行其中，那个可恨的护士罗莎[①] 推着她的轮椅，在她身后责骂她，粗哑的声音如同指甲刮着她的后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死了倒也好。这里可不是你这号人呆的地方，是给别的人的。你就是有七条命也没资格到这里来。"护士长的声音里没有多少憎恶。莫斯考维茨夫人心里不留丝毫疑虑，方才正是罗莎将她推向死亡，唯有奇迹才救了她。她毫不怀疑罗莎会再一次

---

① 罗莎，即小说中的护士长莎塔娜，罗莎是名字，莎塔娜是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的称呼。本义为"女魔鬼"。

杀她。

当这件事重新浮起在她的记忆里时，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她已经从轮椅上站起来，并能够借助拐杖四下走动。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在G医院莫斯考维茨夫人所在病区的长长的走廊里，莫斯考维茨夫人和朋友们一起坐在靠墙排列的椅子上，观看荧幕上的阿拉伯节目。有一天傍晚，她告诉她们罗莎暗害她的残忍的企图。她悄声细语地说着，一边审视走廊，提防懂得她们民族语言的罗莎会突然冒出来或者偷听她们的谈话。她的朋友们对她所说的则是满怀疑窦。莫斯考维茨夫人执意坚守她的故事。

弗里达用她低沉的男性嗓音说道："如果这真是你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发生的事，你为什么几个月以后才说呢？为什么在此之前我们连一星半点都没有听说呢？"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被遗忘了这么久？为什么直到昨天夜里，当她从睡梦中醒来，记忆才姗姗来迟，像新的一般清晰而又鲜明？但她知道，它确实发生过，而不是梦更不是幻想，它在她的记忆里，活生生的，如同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她呢？

克拉拉说："这听上去像电视里演的电影，"然后，她静静地笑了。

"也许是你在做梦，"弗里达大声说道。

"不，这是真的，这的确发生过。那是在冬天，我还坐着轮椅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记忆犹新。"

"假如真的发生过，"艾勒格拉用她轻柔而又沙哑的声音

说道，“你又如何能够知道是罗莎？你自己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没来得及转过身？”

莫斯考维茨夫人惊诧而且愤怒地看了她一眼：她怎么敢！她这是什么意思，“假如？”她难道以为她是个骗子？在她钟爱地视作一个“单纯的灵魂”的艾勒格拉身上，她决没有料到这个。在所有人之中，她唯独不能忍受她的话。这种忘恩负义的举动使她的血液沸腾了——当她，莫斯考维茨夫人，支持她的时候！的确，不是用人们今天所惯用的金钱来支持她，要知道，那时她自己也并不富裕，仅仅靠退休金生活（她曾经是市郊一个粗野的地区的一所学校的法文老师)。相对艾勒格拉微小的需要和拮据的环境来说，一天几枚犹太银币就已经不可小视了。而她所索取的回报则是微不足道的，递一些小东西，再把它们放回原位，尤其是因为艾勒格拉总是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至于帮她洗内衣，是艾勒格拉看到对莫斯考维茨夫人来说弯腰是多么的困难之后，主动提出来的。艾勒格拉有一次发现她在浴室里，伏在她们用来洗衣服的水盆上，痛苦地呻吟。她在她身边蹲了下来，把衣服从她手里拿过来，把它们洗完，一句话也没有说。从那时候起，她定时为莫斯考维茨夫人洗内衣，并且接受她的酬劳：劣质的肥皂使她双手的皮肤干裂粗糙，莫斯考维茨夫人付钱给她买好的擦手油。艾勒格拉常常毫不吝啬地用它，洗完自己的衣服之后也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莫斯考维茨夫人对此从未说过什么。而现在，艾勒格拉说：“假如发生过……”

“即使这是真的，”弗里达坚持地表达她的怀疑，“谁可能从轮椅上摔死呢？最多受点伤而已。无论如何，这整个故

事绝不可能发生!”

弗里达有一个家。她的儿女和他们的孩子每天都来看望她。医生和护士对他们非常友好，倾听他们的要求，而且尽可能地让他们满意。在医务人员中间，弗里达的每一声抱怨都能找到留神的耳朵。她从未对她的朋友说起过她的家庭靠什么为生，或者家中的物质环境，当朋友们问起时，她总是避而不答。莫斯考维茨夫人猜想，他们一定很有钱，还很有关系。

“你怎么了，约兰达？你对我们说什么故事呢?”艾勒格拉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崭新的自信的语调，一种同等人对同等人说话的口吻。空气中弥漫着同谋的味道。艾勒格拉的背叛像虫子一样噬啮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是个高大健壮的妇人，脸上满布着皱纹，在眼睑松弛的肌肉与下方淡红色的皱巴巴的眼包之间，透过缝隙露出几缕令人惊异的蓝色，这是一种原初的蓝色，清澈明净，宛如一片遥远而迷失的天空。松皱枯槁的脸的上方，染成暗棕色的头发既没有光泽也没有生命力，小心翼翼地卷成卷，扑了粉，看上去不像自然长出的头发，而更像一顶假发。她护理她的头发，仿佛它是某种神圣的东西，仿佛它具有护佑她的神奇的力量；她如此尽心尽力地保养头发，并非只为了相貌的缘故，更出于某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内在的责任感。几年以来，她的病腿使得她离开位于四楼的公寓成了一桩难事。她零星的一些需求，邻居们会帮着解决，或者，她打电话到商店定购，让送货的男孩送过来。但是，

当双腿的病情开始恶化，那个在她还能自己去美发厅的时候给她做头发的美发师，一个硬心肠的贪婪的女人，却不愿意到她的公寓来，尽管她提供极具诱惑力的酬劳，尽管她费尽口舌力图唤起她的同情心。而莫斯考维茨夫人也不放心把自己最美的东西交付到别的人手中。于是，为了头顶上这位冷酷的莫洛克而做的恼人的旅行便成了她惟一的远足，一年一年过去了，这类旅行变得越来越困难。

每隔一周，她就得强迫受病魔折磨的双腿走下四层楼梯，出租车在楼下等着送她去下一条街拐角处的美发厅。当邻居们听见楼梯上的呻吟，叹息，喘息和呼气声时，他们就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要去做头发了。他们会搬一张椅子到楼梯平台上，好让她歇一歇，恢复一下力气，他们会给她一杯水，提提神，还会有人自告奋勇地出去，抚慰已在不耐烦地按喇叭的出租车司机。她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硕大的手提包垂在胳膊上，里面装满了护理头发用的各种洗发水、护发剂，她会指着她粗大的腿，用微弱的声音嘟哝着，也许对她自己，也许对站在她身旁的邻居："这里面像有刀子在捅，一千把刀子。"

在这样的一次远征中，莫斯考维茨夫人滑倒了，摔断了腿。

手术后当她醒来时，当她刚一恢复知觉，她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她听从了美发师的建议，在最后一次做了电烫发，那她此刻就不必担心她的头发了，至少在住院的头几个星期不用。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恢复，只能去G医院，外科手术后几星期，她就被送到了那里。每周有一个美发师从附近的小镇过来，带着一切必要的工具和设备，在病房巡

回工作，刮脸、理发、做头发，也修理手指甲和脚指甲。莫斯考维茨夫人从其他病人那里听说，是护士长罗莎把美发师带到医院来的，并小心翼翼地维持她的垄断。甚至有人说，罗莎向美发师索取回扣。但是，这些谣言反倒坚定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对美发师普尼娜的信心，当她亲身感受了她的技术之后，她是如此满意，便问她，能否在她痊愈回家后到她特拉维夫[①] 的公寓去给她做头发。没有多少病人关心普尼娜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病房中的服务。那里的妇女，有的瘫痪了，有的截了肢，大部分的不是到了耄耋之年，就是容貌被毁得只剩下脑门顶上的一点头发。所以，每个星期，普尼娜都要在莫斯考维茨夫人那里花上几个钟头，莫斯考维茨夫人把自己最珍贵的所有物交托于她，并付给她的努力以极高的酬劳。

第二天晚上，她又记起坐在轮椅里翻倒在那个高雅的花园的小径上。走廊里雷恩的笑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意识到此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花园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只有记忆的残片依然缠绕着她。她试着不去理会走廊里的喧哗声，沉入睡眠中去，但是声音越来越大。莫斯考维茨夫人能够分辨出其中的每一个人。值班护士台的旁边，面对着通向房间的那些门，一些工作人员正聚在一起看电视，笑着，乐着。雷恩的声音在吼着什么，护士们则高声笑着来回应他。不难猜出他在用粗鄙的语言，说一些下流猥亵的东西或者肮脏的笑话。莫斯考维茨夫人常常后悔把信任交给了雷恩，在性爱的迷幻中，甚至把自己的生活故

① 以色列的港市。

事讲给他听。他是个笨拙的男人，时间的流逝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迹，圆鼓鼓的脸，头已经秃了，眼睛大而突出，目光散乱，肤色黝黑，毛茸茸的双手粗大有力。她想，那些护士们大概也和她一样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被他身上隐秘可疑的残忍的兽性所吸引。

对雷恩她已经几次改变主意。她嫌恶他的粗俗，惧怕他压抑的暴戾，但是，当他走过来帮她，向她伸出强壮的手，紧紧抓着她的胳膊肘扶她站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鼓励她，直到她最终站了起来，用拐杖支撑住，每每这时，她心中便满溢着对他的温情，她后悔自己作出的轻率的谴责，觉得对他心存有愧，她担心他会恨她，便提前付给他每月的酬劳。其他女人都怀疑他与病房丢钱的事有关，她也有些相信她们，尽管她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是个情绪无定的人。有的时候，甚至当着她的面他的心情也会急转而变，一下子从一个快乐的好脾气的人变成一个阴郁而沉默的人。所有她曾经认识的男人差不多都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她以为这一定和她付给他的酬劳的多少有关，慢慢地，她感觉到，他那变换的情绪不仅仅是因为酬劳的缘故，它更多地来自于他灵魂的深处，来自他的生活环境，而对于这些她一无所知。

“我要杀了你，我发誓！噢，你看我怎样收拾你！”护士长罗莎——莫斯考维茨夫人这样叫她，当她对自己和朋友说话时，则把她叫做莎塔娜——用沙哑，粗野而放肆的声音叫嚷着。甚至那个娇小的埃塞俄比亚人苏拉米，莫斯考维茨夫人把她看作囚禁在一个黑色容器中的雪白的灵魂，也在用她轻柔优美的嗓音叫喊，笑声淹没了话语：“闭嘴，雷恩，闭嘴！”

在这样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又一次下决心，就像以前她下过几次决心一样从现在起，在与雷恩的关系上，她要显得冷淡和疏远一些。

在她旁边的那张床上，她的朋友艾勒格拉叹了口气，慢慢地坐起身来，摇了摇头，下床去浴室。走廊里有人说了一声："嘘……"接着，喧哗声沉寂了下去，天晓得为什么，但无论如何，不会是因为他们看见艾勒格拉要去上厕所。莫斯考维茨夫人等着艾勒格拉回来，当她正要走回床铺去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温柔地叫住了她，把床头柜上的空杯子递了过去。艾勒格拉转身又走回浴室，她呆在那里，久得超乎寻常。突然间响起玻璃砸碎的声音和物体砰然倒地的轰响。然后是岑寂。莫斯考维茨夫人被巨大的恐惧扼住了。过了很久，她才用希伯来语叫了起来："护士！护士！艾勒格拉在浴室里发生了什么！快！快！"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来说，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从床上起来还是太困难了。难处在于从坐到站的转换这一环节。她的床头垂着两根帮她坐立的环带，但是她的膝盖太弱了，无法负担起身体的重量。没有人回答她的呼叫。不多时之前的粗蛮的喧闹让位于一片静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悄然。莫斯考维茨夫人又喊了起来："护士！护士！艾勒格拉摔倒了！赶快！"

她抓紧那两个环，从床上坐了起来，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要站起来。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能够战胜那该死的重量，但是，她的身体又跌落在床上。最后，护士苏茜走进房间："你嚷嚷什么？整个医院都要被你吵醒了！"

"艾勒格拉在浴室里摔倒了。"

护士走进浴室，当她出来的时候，手里抱着艾勒格拉。

她把她平放在床上，然后，拧开床头灯，莫斯考维茨夫人可以看见她的朋友静静地仰卧在床上，脸上流着血。护士离开了房间，莫斯考维茨夫人哭了，因为害怕，也因为怜悯。这些年来第一次，她不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可悲的命运，而是为了其他人落泪。她为这个女人的爱而哭泣，这个女人为她服务，只拿一点微薄的酬劳，这个女人借给她双腿来代替她自己那双无用的腿。泪水消解了她心中残留的因艾勒格拉竟敢不相信她的故事而产生的恨意。

护士回来了，拿了生棉和一瓶酒精或者别的什么透明的液体，开始擦拭艾勒格拉脸上的血迹。当护士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哭，她对她说道："没关系的，只是玻璃划破了脸。别担心，她不会死的——起码不会因为这个死的。"

当湿棉花触到艾勒格拉面颊和额头上的伤口的时候，她一动没动。血流下脸庞。她瘦弱的身躯，她因治疗而剃光了头发的脑袋，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活像个老境突至的小男孩。莫斯考维茨夫人从未像此刻这样爱她。护士长莎塔娜走进房间，检查艾勒格拉。她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用希伯来语说："约兰达，你担心会失去一个给你递东西，拿东西的佣人是吗?"

"她不是佣人，"莫斯考维茨夫人提高了声音，辩驳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帮助。你不懂吗？你不知道我是个双腿有病的女人吗?"

"是谁的玻璃杯划破了她的脸？我想不会是你的吧。我想你不会叫她去给你拿一杯水吧?"护士说。

"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这不是事实。"

艾勒格拉动了一下，睁开眼睛，伸手摸了摸额头，然

后，以一种奇怪的冷漠看着手心里的血痕。这时，她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在流泪，于是，她把沾着血迹的手伸向她，上下翻转了一下，又翻转了一下。值班护士料理完伤口，关了灯，回走廊里的值班台去了。

"一点都不疼，"艾勒格拉用她们自己的语言低哑地说道。"没事，真的没事。"然后，她马上以一种惊诧的语调补充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一下我就摔倒了。我一定是昏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也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答话，于是艾勒格拉继续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无数次了：我不在乎死，我不在乎什么时候死。我也不在乎到时候会疼得厉害。只有一件事我怕得要命：那就是一个人死去，在一个黑漆漆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边上一个人都没有。噢，我亲爱的上帝，别让我一个人死去。别一个人。别一个人。别一个人……"她在黑暗中重复地说着，声音低低的，一丝惧意也没有。说到死亡的时候，艾勒格拉会将拉地诺语[1] 带入她们的语言。

按照医生们的观点，艾勒格拉只有几个月好活了。她不再接受医药治疗，院方想把她送回家，自从他们无法再帮她，而且，尽管她很虚弱，她完全能够照顾她自己。正因如此，她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们的同情，从而延后那一天，把它从这个星期拖到下一个星期，因为她想死在医院里，死在朋友们身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名叫阿德拉的妇女照料艾勒格拉，她也说她们的语言，在艾勒格拉还住在家里的时候，

① 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一带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人的西班牙方言。

那是拉姆勒的一个旧公寓楼的楼梯间，她就在她那里帮忙了。每隔一两天，阿德拉就上医院来看望艾勒格拉，带来她爱吃的菜，给她买她要的一切东西，交给她一点钱，那是每个月汇入她的银行帐户的国家保险金，然后，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久久地按摩她消瘦的病弱的身躯，用婴儿乳液涂抹她因疾病而干裂的皮肤。

莫斯考维茨夫人常常看着阿德拉干活。艾勒格拉赤裸着身子躺着，像她出生的那天一样，胸部很小，像刚长成的女孩，而且已经干瘪了，臀部像男孩的一样窄小，皮肤则显出一种奇怪晦暗的淡淡的棕色。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她皮肤的这种颜色，是因为她的病，还是因为她西班牙人的血统。病人躺着，四肢摊开，双眼紧闭，完全被动地，她的脸苍白而淡漠，身子随着阿德拉的手转动，这双手上闪着乳液的亮光，把艾勒格拉从这一边翻到那一边。有时，阿德拉搽油的手指触到她隐秘的柔嫩的部位，便以一种更特殊的温柔停留在那里，因为那里的皮肤更敏感，更容易受到伤害，感到疼痛。莫斯考维茨夫人不止一次地感慨，顺从于阿德拉那双轻柔光滑而又娴熟的双手将是怎样一种滋味。她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根据双腿的情况，她也需要不差于阿德拉的按摩。也许要更好的。因为艾勒格拉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她的死仅仅是个把月的事情，而她的面前还有许多美好的年月，只要她的腿能够活过来，只要她能够行走。她丝毫不怀疑这种按摩会有用的，她知道它与一般的按摩不同，但它究竟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一大清早，莫斯考维茨夫人被扶起床后不久，就看见艾

勒格拉拿着装有洗完拧干的衣服的塑料脸盆，从浴室到后廊晾晒，在栏杆和柱子之间有她拉好的绳子。她跟在她身后，到了门外，她细细地察看她晨曦中的脸。艾勒格拉鼻子和前额上的伤痕看上去就像一个打破后重又粘好的盘子上的裂纹。

她对她说："你今天又给我洗衣服了？昨晚出事后，你哪来劲儿啊？"

艾勒格拉摆了摆手作为回答。

"疼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不疼，"艾勒格拉说，"你别担心。"

"我要给你买几双橡皮手套，"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那样能更好地保护你的手。戴了手套后，你还能照样洗衣服吗？"

"我怎么知道？"艾勒格拉说，"我从来没戴过那样的手套。"

"我叫阿德拉帮你买，我出钱，"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昨晚你摔倒的时候，我吓坏了。我拼命地叫人。"

艾勒格拉晾完了衣服，把脸盆放在围栏上，她的手伸进睡袍的兜里，抓出那管擦手油。莫斯考维茨夫人拿起她的另一只手，亲热地握着。"我说了我刚到这儿的那个礼拜罗莎对我干的事之后，你对我说了那些话，真是大大地刺伤了我。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是真的，艾勒格拉！当时，我真的险些就死在那里了。"

"我不想说这个，"艾勒格拉说，把手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手中抽了回来。"她刚刚又对我说，他们要把我送回家去。"她看了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眼，仿佛在责备她不明白事

情的严重性。

“罗莎?”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艾勒格拉点了点头，“要是她能喜欢我一点，就好办多了。可是，我又能为她做些什么呢?”

她开始用油擦手，抹开了，好让油渗到皮肤的深层。然后，她用搽了油的手指抹了抹受伤的嘴唇，轻轻地说：“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在那个洞里，像一只老鼠一样，这就是他们希望的。”

她们去餐厅吃早饭，艾勒格拉的脚步有些快，有些紧张，而莫斯考维茨夫人则把拐杖拄到身子前面，撑上去，然后费力地移动双腿拖曳而行。艾勒格拉调整了一下脚步，随着莫斯考维茨夫人慢慢地走。

“我一向对你很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从没有伤害过你，对吧? 告诉我，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你吗?”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新来的病人，一个男人，坐在轮椅里朝着她们过来，走在他后面的护士叫她俩靠边些，好让他过去。当他从她们身边经过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好奇地看着他。他的脸上透着不解和不满的神色。有那么一秒钟，他们的目光相接了。她想她能理会这种表情。她的眼睛跟着他，直到轮椅和它后面的护士消失在转弯的地方，那条走廊是通向理疗室的。

和以往一样，两个朋友面对面地坐在餐桌旁。但莫斯考维茨夫人并没有吃东西，她只是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茶，她的眼睛在沉思。她没看她的朋友，也没和她说话，没对她吐露满腹的思绪。艾勒格拉坐在她的对面，她的脸昨夜摔伤

了，不时地皱在一起，小小的黑眼睛像中国女人的眼睛一样斜睨着，目光中满是痛苦和沮丧，她也十分安静，她明白。

从餐厅回去的路上，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浴室。在那里，她在水池上方的镜子里细细地审视自己的脸。头发很好地保持着染后的颜色，但是，波浪末梢的头发没有向内卷着，却从前额挂到了太阳穴上，峭楞楞地支着。她用手指沾了点水，捋了捋不服帖的头发，把它们拢了回去，又用从挂在拐杖上的编织袋里掏出的几只发夹把它们固定在原处。而后，她扬起下巴，看看还有没有头发散出来，再用舌头支起上唇，从这边到那边地润了润，直到她挑剔的目光再也找不出一个干燥的地方。然后，她左右转了转脸，用手指尖把颧骨处的皮肤向外拽了拽，拉平皱纹。她可以就这样一连看上几个钟头，看她做成精美的波浪的头发，看她光洁的不带一丝皱纹的脸，看她双眸透出的那抹天空的蔚蓝，看她纤美的翕动的鼻翼和她凸起的颧骨——就像在看活在她身体里的另外一个女人，令人倾慕却又不可企及。

沐浴室中传出的水流声惊扰了她，她移过身去，想关上水龙头。她猛然尖叫了一声。一具赤裸的身躯倒在地板上，一半在沐浴室中，另一半露在外面。她回转身，拼命地向前拄动拐杖，一面大叫：“快！快！为什么没人看见她倒在这里！”

拉扉冲了进来，一会儿功夫，他就用双臂抱出了裹在床单里的躯体，放进床里，再把床推到走廊尽头的那间空屋子，那间屋子总是关着门，里面一个病人也没有。死者是塞尼拉，一个安静的，好脾气的老太婆，不论对谁都是一副笑脸，她比任何人起得都早，那时，护士还没叫她们起床哩，

她一起床就开始干她的手工活，拿在手里就不知道放下，直到晚饭后上床为止。她用一根钩针和各种大小和图案的桌布和小圆垫，这些织物向来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她把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众位病友和医护人员。骨盆断裂手术后，她正在休养之中，她已经能够借助拐杖四处行走，大约再过上一两周便能回家了。她的两个高大窘促的儿子几乎每天都来看她，那多是在晚上，如果她需要的话，他们就给她带新线来，然后，在她身边坐上那么一个小时，一声不吭，光是叹气，温柔地抚摸她瘦骨嶙峋的手腕和她的白发。她不会看书也不会写字，从来不跟别的病人一起坐在护士台边上看电视，对她病房的四壁之外发生的事情，她一无所知，但她的编织手艺确实是最好的，她从早到晚地编，怀着无尽的热情，还有某种急切，就好像她必须得先织完若干数目的桌布才能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莫斯考维茨夫人床头的柜子里也有这么一块圆垫子，是塞尼拉织给她作礼物的，织的是精美的图样，镂空的小洞，丝线结成花朵，叶子编做细巧的花环，外面是一个大三角，顶点落在圆周上，三条边十分贴近圆周的弧线。她打算回家后把它盖在电视机上。

莫斯考维茨夫人到这里以后，这并不是她第一次看见尸体被裹入床单，推进走廊尽头的那间屋子里去，但这是第一次，一个使她心生亲近之感的人死了。现在，病房里只剩下艾勒格拉和阿德拉，阿德拉是来看望艾勒格拉的，她们两人正坐在床边，静静地说着话。过一会儿，阿德拉就要开始给艾勒格拉按摩身体，涂抹油脂了，但此刻，莫斯考维茨夫人不想看这个。

她坐进走廊上沿墙排放的一把椅子里，从拐杖上取过编

织袋，掏出里面的粉盒。她在粉盒的镜子里细心地察看自己的脸，粘了一点淡红色的粉，在眼睛底下，鼻梁，面颊和前额处扑了扑，又上了点口红，小心地让唇膏落在唇线以内，然后抓出眉笔描了描眉，把手伸向那些不听话的碎头发，动了动发夹，满意地看到它们仍在老地方，与整个的波形连成一体。当她装扮停当想站起身来的时候，却找不到人能帮她。护士台里空空的，走廊里也看不到一个护士或者值班的人。墙边的椅子大都很矮，不靠任何帮助，她站不起来。她一遍一遍地往前探出身子，双手撑在腿上，脚跺着地板，好像要把它们叫醒似的，努力把身体抬高，嘴里嘟嘟囔囔地鼓励自己，就像通常雷恩帮她时那样——她跌回椅子里去，累得直喘粗气，大汗淋漓。拉扉出现在走廊里，听到她在呻吟，便快步走了过来，问她是怎么了。她想请他帮她站起来但她方才看见他的手臂抱过塞尼拉的尸体，一想到他的手要碰到她的身体，她吓了一跳。他身材矮小，肩膀很宽，只有二十岁左右，尽管他那张大脸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得多，而且，他好像已经开始谢顶了。他表情严肃，眼睛小而深陷，目光游移不定，好像在竭力隐藏某桩罪愆。他很少说话，从来不和别的医护人员在一处，尽管他们把他当自己人看待。有一回，莫斯考维茨夫人成功地让他吐露了心事，他告诉她，他是从加沙地带的一个难民营来的。他已经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他有一个野心，要在阿拉伯人的大学里学医。他睡在医院里，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学习，准备去上大学。他甚至很少回家看望父母。

拉扉走进理疗室，不多时，她又看见了他，走在轮椅后面，上面坐着那个新来的男人，上午，他们的目光曾经相遇

过。她想让他们停一会儿，于是，她克服了先前的犹疑，叫拉扉帮她站起来。拉扉停下了轮椅，过去把她扶了起来。坐在轮椅中的那个男人转过来看她。又一次，她的眼睛遇上了他的。

"谢谢你，拉扉，你是个好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拉扉脸上严肃的神情没有任何改变，他走回轮椅，推着它走下走廊。

吃中饭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和艾勒格拉以及她们的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到餐厅的那张老桌子，而是留在了病房里：塞尼拉的死和对她躺在浴室地板上的尸体的记忆搅坏了她的胃口，使她感觉很虚弱——她这么对她们说——她必须得歇一歇，从震惊中缓过来。她们走了之后，她脱下睡袍，换了一件蓝色的外套，和她眼睛的颜色一样，然后，她再一次走进浴室察看她的脸和发型。她故意在那里呆了许久。当她终于走进餐厅的时候，她的目光一下子就落在了那个新来的男人的桌上。那里有两个空位置，一个在他身边，另一个在他对面。她拄着拐杖，径直走向他对面那个空位置，当她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向她微笑了一下，继而略略点了点头，以表示他的同意。他这张桌子上还坐着其他三个人：在他的对面是两个弱智的老女人，他的边上是一个秃顶的男人，也坐在轮椅里，两条腿全锯掉了，穿着睡衣睡裤，裤腿卷着。莫斯考维茨夫人常在餐厅里见到他，尽量地避开他。现在，他的鼻子正埋在汤盆里，飞快地用调羹把汤送人嘴中，发出唏哩呼噜的声音。

这个新来的男人的脸狭长而苍白，显出一丝若有若无的

灰色，一头白发厚而密，直直地梳得很是光滑，一直遮到后颈背。他的下巴方正而坚毅，面颊上覆盖着优雅的短髭，眉毛很浓，与淡黄的头发连成一体，漂亮的眼睛保持着不寻常的形态，眸子里一抹浅浅的棕色逐渐淡入青碧之中。她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竭力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她选择了这个座位是纯出偶然。她不耐烦地四下里望着，似乎在找侍者给她送食物来，尽管她一点饿意也没有。突然，她听见他的声音在对她说话，又清又亮，仿佛年轻男子的声音一般，然后，她看见他伸过来的手：

“拉撒尔·卡甘，画家。”她伸过她的手，谦和而矜持地莞尔一笑：

“很高兴认识你。莫斯考维茨夫人，约兰达，教师。”

“请你也认识一下我的朋友，马塞尔·费希曼，”卡甘说。他说希伯来语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口音。他向坐在他身边的那个男人挥了挥手。这个截去了双腿的身穿蓝色睡衣的男人，对他周围的事丝毫没有兴趣，一直全神贯注地对付着他的汤碗，当他听到自己的名字，猛地抬起了头，把汤匙搁在碗边上，迅速地解开睡衣扣子，脱下来放在残留的膝盖上，然后就这样上半身赤裸裸地坐着，用手抚摸着胸膛，一脸心满意足的神情，微笑地看着她。而后，他四处望望，检查一下这高明的恶作剧在观众身上收到的效果。莫斯考维茨夫人当下用手盖住了眼睛，愤怒地掉开头去。卡甘愉快地笑着，但她无法明白这有什么可笑之处。他停住笑声后说道：

“费希曼，你好不知害臊。在餐厅正中脱睡衣？这该是绅士所为吗？”

然后，他帮费希曼穿上睡衣，扣好扣子。

“费希曼恳请原谅，夫人。”卡甘说。

“约兰达，我请求你，”莫斯考维茨夫人彬彬有礼地说道，友好地笑了一笑。

这时，费希曼已经衣着整齐了，她回转头，再一次看着这个新来的男人，欣赏他那对漂亮的眼睛，那不同寻常的轮廓，那混合着一抹淡绿的棕色。然后，她发觉他的睫毛仍是金色的。

“教师，你教什么?”卡甘问道。

“法语，”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她避开他的眼睛，以免再次看到那金色的睫毛。

“你以为你在干吗，谁都吃完了你才来?”侍者说道，上来在她面前摆好盘子，“艾勒格拉在你的桌子上给你留了一个位置。”

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在羞愧中笔直地沉了下去。她浑身冒汗。她偷偷地朝她的老桌子瞟了一眼，看见艾勒格拉正坐在那里，从厅的那一头直直地瞅着她。突然间，她听到卡甘强劲清亮而年轻的声音满富激情地朗诵了起来：

我的孩子，我的姐妹，
想一想甜蜜的友情吧，
到那里，我们生活在一起！
享受闲暇吧，
相爱直到死去，
在和那相像的地方！[1]

---

① 原文为法语。

当他的声音消逝后，他的手还在空气中挥动了一会儿。

在随之而来的静寂中，费希曼从他的汤碗中喊了出来："噗，霍乱！"

卡甘爆发出一阵笑声。莫斯考维茨夫人很是惊诧，他到底觉得这个费希曼身上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哎，不知羞耻，费希曼！"他又骂了他一句。"在女士面前你这么说话吗？"

"他又在脱睡衣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又一次掉开脸。

"对不起，夫人，对不起！"[1] 卡甘说。

"我知道你懂法语，"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不，"卡甘说。"我从来不会说。我只会读一点法语，而且这我也忘光了。现在，我只记得那么几行我钟爱的东西。记忆力已经今非昔比了。曾经有不少东西我都能倒背如流的。"

"法语，"她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语言。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

他的鼻子有点钩，饱满而高挺的前额赋予他一种贵族的气息。光滑浓密的白发从耳后下去，盖住了后颈，发梢触到了睡衣的衣领。接下去的几分钟里他们静静地吃着。他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吃个精光，而她却几乎没有什么胃口。某样东西压住了她的胸口。一种无由的惶惑攫住了她：一切都发生得这么快，比之她可怕的体重，她笨拙的行动，她麻木的双腿，她根本无力跟上节奏。

---

① 原文为法语。

坐在她边上的两个老女人中的叫鲍拉的那个突然问她："顺便问一句，也许你会有时间吧?"

莫斯考维茨夫人责备地说："你凭什么问我时间? 无论如何，你马上忘了吧，你再问一次。"

"明天，我父亲就会来的，他会把你们统统扔出去!"鲍拉生气地说。她昂起花白的头，厚厚的镜片后的一对眼睛把餐厅前前后后地扫了一遍。"这一切都归我父亲所有，"她说，"他是这里的主人。明天他会来把你们像狗一样扔出去!"

"安静，鲍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请别说蠢话。"

另一个老女人叩了叩她的假牙，动了动嘴唇，好像在轻轻地自言自语，又好像在低声咒骂。莫斯考维茨夫人遇上了卡甘困惑的眼睛。

"你到这里多久了?"她问他。

"四天，"他说，"但今天是第一次下床。我这辈子还从没有进过医院。是由于路上的一次事故，公共汽车事故。我是个健康的人。在 R. 医院做完手术后，他们说我必须上这儿来呆一阵子。痊愈，理疗。才来的时候，我真是被这个地方吓住了，我可以这么跟你说。"他向四周和身后望了望，仿佛想证明他的感觉的正确性。"多可怕的地方!"他喊道，带着某种惊异。"在 R. 医院里就正常得多了当我最初看到这里的全貌时，我惊呆了。压抑。我不想起床，不想出屋。我不能看到这些。还有粪便的气味，对不起，整日不断。"

"我刚来的时候感觉也这样，"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掺杂着一种老病号的骄傲，"后来你也就习惯了。今天，浴室里有一个死去的女人，没有人发现……"

他打断了她："而我，我是个画家，我有敏锐的美感嗅觉。对我来说，忍受这些东西要难得多，比任何其他人都要难许多。"

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莫斯考维茨夫人暂时归纳出了她对这个有金色睫毛的新来的男人的第一感觉。他只想到他自己，只喜欢听他自己，对任何别的人他都没有兴趣听。一直来，人们一定很爱他。他习惯于所有的人都听他讲。人们向来是依着他的喜好做事。他这一生中一定有过许多女人，她们都娇宠他。结果是——一个成年的男人像个小男孩。这样的男人有几分可靠呢？

"比方说，今天上午你在那里见到我的时候，我看上去怎么样？他们强行把我拖出了房间。违背我的意愿。我马上想到的是：这里是地狱。你知道地狱？"卡甘问。

"这里比地狱还要糟糕，"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以证实他的话，"这不像个犹太人的医院。你喊：'护士！护士！'没有人会过来。你不知道他们晚上干吗，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声音！他们是这么粗鄙，粗鄙！今天，我在浴室里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地板上，死了，没有人看到她在那里，没有人过来把她弄走，直到我大叫。我想我会得心脏病的。"

他看了看表。"请原谅我看表，"他说，"但我必须得看着点时间。半小时后我有电话。我妻子要给我打电话，我得去电话亭边上等着。"

"明天我父亲就要来杀了你们，你们所有人！"鲍拉喊道。

坐在房间尽头那张桌子边上的艾勒格拉和她的朋友站起

身来打算离开。莫斯考维茨夫人很快地盘算了一下。餐厅里的椅子是高的那种，所以她无需帮助就能够自己站起来。因此，她微笑地对卡甘点了点头，说，“很高兴能认识你，”集聚全身的力量，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当她拄着拐杖离开桌边的时候，她听到卡甘的男中音在她身后说道：

噢，安息吧，老船长，到时候了！我们起锚吧！
这个国度使我们烦忧，安息吧！我们要出航了！
如果天空和海水像墨一样黑，
你所明了的我们的心被光所照亮！[①]

她回过头去，看见他的手正殷情地放在心口，仿佛在宣效他的忠诚。他仔细地看着她，想知道自己的朗诵在她身上反响如何。她微笑地望着他，带着一种了解的悲哀，她就这么静静地，一言不发，生怕开口说错了话。她把拐杖转向桌子中间的过道，往门口走去，在那里等艾勒格拉。但是等艾勒格拉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垂下眼睛，不去看莫斯考维茨夫人。她来到门口，走了过去，继续在走廊里走了下去。莫斯考维茨夫人叫她，她连头都没有回。她没有走进她们的房间，像她往常在休息时间做的那样，而是沿着走廊走了下去，在通向门厅的开口处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她们的房门口站住了，暗忖是去躺下来休息还是去问问艾勒格拉为什么生她的气。在她就这么站着的时候，她看见他从餐厅出来，有力地推着椅子上的轮子，比上午去和

① 原文为法语。

拉扉一起去理疗室的时候有生气得多。他微笑地从走廊的那一头向她挥手，他身后的费希曼学着他的样子，脸上挂着一副凯旋的神色。卡甘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说道："再见，夫人！"①

她礼貌地点点头作为回答。他再次拨动他的轮椅，带着昭然可见的急切向电话机和期待中的电话奔去。

护士罗莎看见莫斯考维茨夫人犹自在门边踌躇，而没有进屋躺下来做下午的休息，便用她沙哑的声音对她喊道："你今天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进去休息？"

她感到恨意像一道电流击过她，她对这个护士的恨意，她刚来这里的那天，这个护士就希望她倒霉，她的年纪小到可以当她的女儿，而她对她说话的时候，却故意把她视作一个小女孩来羞辱她。她想以牙还牙地回敬她几句，尽管这样做一定会惹麻烦的，可是还没等她找到合适的字眼，罗莎就已经消失在另一个病人的病房里。莫斯考维茨夫人沿着走廊往前走，一直到艾勒格拉坐着的那些椅子那里，在她边上的另一把椅子里坐了下来。

"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

"没什么，"艾勒格拉说，带着佯装的诧异看着她。她的前额和两颊上的伤口，前一个晚上留下来的痕迹，比一场梦还缅邈，看上去仿佛是一桩可怕的无以宽恕的罪行的证据。

"我对你做了什么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没有，"艾勒格拉说，"没有。你什么也不欠我。"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怎么了？是因为我和那个男

① 原文为法语。

人坐在一起吃饭吗?”

“你喜欢和谁一起吃饭都可以。你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但是你得知道大家都在笑你。”

“他们笑什么?”

艾勒格拉不愿意告诉她。她安静地坐着，一脸正经决断的模样瞪视前方。莫斯考维茨夫人以前还从未在她脸上见过这样一种神情。弗里达从餐厅出来，艾勒格拉赶紧站了起来，匆匆地朝她走去，推着她的轮椅进了她们的房间。莫斯考维茨夫人一个人被撂在走廊里，孤零零地坐在一把矮椅子上，从这样的椅子上单靠她自己是无法站起来的。她枉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是站不起来。最后，她把苏茜叫了过来，请她把自己扶起来。

“我可抬不动你，约兰达，”护士笑着说道，“除非我有台吊机。找别人吧。”

“雷恩在哪儿?”

“吃饭去了。”

“罗莎呢?”

“不知道。”

她等了很久。走廊里空空的非常的静。她一次一次地试着站起来，用尽了她所有的力量，她用拳头捶打膝盖，她喘息她呻吟——她又一次跌回椅子。

“苏茜，麻烦你去看看，找个人来帮我起来!”她恳求护士。

“怎么了?”苏茜说。“难道其他人没有吃中饭的权利吗?你就不能等那么几分钟吗?你怎么不在床上呆着呢?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你知道你自己站不起来的。你如果不是这么

胖，你倒是能够站起来。”

“不是这么回事，只是因为这些椅子太低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解释说，“在餐厅里我就能够自己站起来。这里这些椅子是给孩子用的。他们为什么拿这种椅子来？他们也许故意这样，好多一点困难，一帮虐待狂把这种矮椅子放在这里给腿上有病的人用。”

“你想让我怎么办？”护士问道。

一股巨大的倦意扑了上来。她再也没有力量争斗了。这原本是她躺在床上小憩的时间。她的身体呼喊着要求睡眠。她闭上眼睛，欢迎这使人解脱的负荷，她想要的只是越来越深地沉入到身体的后面去。她不知道自己在椅子上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什么惊醒了她，但是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见卡甘从门厅过来，很可能是从公用电话那里回来。他在她跟前停下轮椅，莞尔一笑：

“你在等我？”他问道。

一开始她没有听懂他的问题，也许她还处在突兀的惊醒所造成的惝恍之中。然后，她问：“家里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是的，”他微微一笑，“都很好。”

她沉默了，他看着她，好像在斟酌要不要告诉她什么事情，末了他说：“有一天我要画你。”而后他点点头向她行了个礼，走了。跟在他后面的费希曼瞪着她，眼里满是困惑，疑虑和不解。她又落回沉睡当中，直到她感觉雷恩身体的温暖和他熟悉的气味扑在她脸上。然后她睁开眼睛，看见他巨大的身影弯向她，他圆鼓鼓的脸，上面总有汗珠在闪动，狡黠地向她微笑，他粗短的手臂伸过来抓她的胳膊。

“你没有我可怎么办?”雷恩问，“难道你后半生就这样坐在这里吗?”说完，他哈哈大笑。

“有你在这儿我真是幸运，”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太谢谢你了，雷恩。你能在真是太好了。你是个好人。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法语。”

“我已经对你说过一千次了：这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难道我有几个法国妞陪我说话吗?”雷恩说道，又大笑了起来。他抓着她的胳膊，把她扶了起来，嘴里哼哼叽叽地抱怨她有多重，他得费多大的劲才能让她起来。

当她站在那里，倚着拐杖的时候，她再一次说：“你是个好人，雷恩。”

“为什么你不直截了当地说你爱上了我呢? 这有什么关系，这很不体面吗?”雷恩说，用他突起的散乱的眼睛检查她的反应。“吻我一下吧，约兰达，”他把脸凑到她的嘴边。她转开头。“至少吻吻脸吧，”他求道，“像我妈妈一样。”

他脸上喷出的热气模糊了她的视线，就好像一股蒸汽从他那里升腾了起来，飘进了她的眼里。

“真的，你是怎么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反抗地说，用手推开他的脸。“你应该觉得羞耻!”

她的手被他脸上的汗弄湿了，他看见她在拐杖上挂着的编织袋上擦拭。

“我让你讨厌了吗?”他在她耳边说道。“告诉我实话。”

“当然不了，雷恩。别这么说。”她想到自己的反应伤害了他，一时间不由地有些惶然。

“你为什么不爱我呢? 难道我长得不英俊吗? 难道我不是个男人吗?”

“你应该觉得羞耻，对一个老得足够作你母亲的女人说这样的话。”

“对我而言，你都能作我的祖母了，”雷恩说，“告诉你我二十八岁。这又怎么了？我在乎什么？有那么一条法律反对吗？有些男人喜欢年纪大的女人。难道你没读过报纸上那个家伙……”

她打断了他。“我不想再听到这些，雷恩。请留神你说的话。”

“怎么了？我说什么了？难道我说我想和你睡觉还是别的什么？我想要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吻。”

“如果你有礼一些，我会给你一件很好的礼物。别以为我忘了你。我不会的。再过几天，我的养老金就会到银行的。”

“你想什么呢？我想要你的钱？”雷恩问。“我是谁，阔女人的男伴吗？”

“你对我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害臊吗？”

“你不能用钱买我，”雷恩说。“如果你不是真的爱我，我怎么能要你的钱？”

“我不能送你礼物吗？一份小小的礼物有什么要紧？”

“我以为你的确爱我，就像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那样。现在我明白了，这全是一场戏。一直以来你就在耍我。你不是真的爱我，”他叹了口气，垂下眼睛。

“如果你不规矩点，我要对你发火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嘲笑一个腿上有病的年老女人像话吗？”

他扭过脸去，接着说道：“你恨我，”他的声音被笑声噎住了，“我爱你而你恨我。”然后，他急忙转身走了，肩膀上

下掀动。

屋里，艾勒格拉正坐在弗里达的床沿上，当莫斯考维茨夫人进来的时候，她们都收住话音，垂下眼睛，好像在地板上找什么东西。莫斯考维茨夫人走向壁橱里属于她的那个角落。那里挂着她的一些外套和睡袍，她从中取出一件外套，放在胸前，低下头看，因为屋里没有全身镜。突然，她的手垂了下去，衣服滑落在地上，她的心收紧了。一股绝望的憎恶涌向她，憎恶她的身体，憎恶她沉重的孤立的寂寞的存在，憎恶她内心的那个声音在对她说：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什么都已经逝去了，很久了，什么都不再了。

弗里达的女中音在艾勒格拉耳边低语，如同滚雷一般从房间的这一头推向那一头——出于某种原因，她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她像个小女孩一样在摆弄她的衣服哩。谁会去看她的衣服？他们只看她的腿。"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的腿吧！"莫斯考维茨夫人用她们的语言回敬了她一句。

"护士！护士！快来！"那个卧床不起的女人玛蒂尔达·弗兰哥在她的塑料罩里喊道。"护士！快点！"她再一次绝望地喊。没有人答理，她让艾勒格拉去帮她叫一个护士来。艾勒格拉走上走廊，但她没有很快回来。最后，她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床上用的便盆。艾勒格拉掀起玛蒂尔达·弗兰哥的被单，想把便盆塞到它该去的地方，但她的力气不够抬起这个躺在罩子里的女人，这个女人再也控制不住了，她便在了床上。"我拉肚子了，"玛蒂尔达·弗兰哥哭了起来，"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没事的，没事的，"艾勒格拉说。正在这时，弗里达的

全家来看她了，那两个小孙子，和往常一样跑在父母前面进了走廊。他们欢快地叫着冲了进来，扑向祖母的床前，突然间他们停住了。恶臭在房间里散布着，两个孩子困窘地盯着玛蒂尔达·弗兰哥，她正迅速拉过被单，掩盖她的耻辱。“他们今天来这么早干什么?”玛蒂尔达·弗兰哥叫道，“他们总是晚饭后才来的!”今天这么急做什么，我问你?”

艾勒格拉帮弗里达从床上坐到轮椅上，把她推到走廊里，她全家在那里等她。他们坐在离护士台不远的老位置上。

“他们干吗非得带孩子来?”玛蒂尔达·弗兰哥对正在穿衣服的莫斯考维茨夫人叫道。“这难道是孩子呆的地方吗，我问你?”

“这不是给任何人的地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悲哀地向她笑了一下。她已经换好了吃饭时的衣服，把一瓶香水，一些化妆用品和发夹之类的东西放进一个塑料口袋。一个护士进来给玛蒂尔达·弗兰哥清洗，又换了被单。当玛蒂尔达·弗兰哥开始责备她，倾吐她的积怨时，莫斯考维茨夫人离开房间，走进浴室。她打开这个永远是黑洞洞的房间的灯，察看她镜子里的脸。灯光柔和了脸上的线条。她微笑，同时，试着展开她双瞳的那抹蓝色。那袭深蓝的缀有白点的外套很适合她的脸色。

她喷了一点科隆香水，那是她为特殊场合留的，在脸上抹了一点润肤露，使面色明丽一些，又在前额，鼻梁和双颊拍了点橙色的粉；她仔细地上了口红，又尽可能地整了整头发，她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做过头发了。她在镜前站了很久，审视镜中自己的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展露不同的表情，

拽紧皮肤，直到皱纹从脸上消失才松开手，微笑又摆出严肃的神情，再微笑再变为一脸严肃，好像在检查这两种可能性的效果——这两种表情对她最为适宜。

今天，她很早就去吃晚饭。她在走廊里走的时候，她看见艾勒格拉坐在克拉拉边上，和弗里达一家人在一起，就如同她是他们中的一员，参与他们的谈话，巴结他们。莫斯考维茨夫人径直走了过去，和往常一样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拄着拐杖，高傲，旁若无人。

她在餐厅尽头的一张桌边坐了下来，面对着大门，背后是玻璃墙，透过去可以看见医院正前方的广场。过了好长的时间她看见他走了进来。进了门后，他停下了轮椅，环顾大厅。她知道他在找她，她垂下眼睑，作出一副沉思的模样。她一个人坐在桌边，她非常希望这次没有人坐到他们边上。

“约兰达!”他高喊，整个大厅都能听到。他的轮椅和她隔着几张桌子。他向她挥手：“约兰达!”

他显得有些狂乱，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这使她不安，有一点畏缩，让她担忧事情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但这回他至少没和费希曼在一起，这一点带给她某种程度的安慰。他们相互交换了问候和几句寒暄之辞，他直视她的脸，微笑着，什么也没有说，好像他发现了她的什么秘密，然后，他很快移开桌边的一把椅子，把轮椅推进空位，坐在她的对面。他浓密的头发是湿的，沾了水，或者上了美发油，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露出他宽阔高挺的前额。他的脸刮过了，透着一层淡淡的明亮的晕红。他面部的轮廓比中午时分显得清楚明晰。他脸部的美没有受到破坏，只是脖颈处有些松弛，面颊

有些垂陷，损坏了下颌紧绷的笔直的线条，只是在这些地方才反映出了时间之手的无情。他皮肤的苍白更强调了眼睛不同寻常的形状和颜色，这颜色在一天的不同时段显出不同的变化：现在，在瞑瞑的薄暮中，绿色开始消隐，棕色被凸显了出来。她不敢再次看见他金色的睫毛，但是，强烈的诱惑力毕竟大大地超过了畏惧之心。

"明天下午你坐着，我给你画幅肖像，"后来他说，"'约兰达之像'！这就是这幅画的名字。"

"啊，真的，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慌乱地说，她其后对这个建议所做的反应让她自己觉得那么冒失那么有阿谀之嫌，"为什么是我？"

"你知道为什么，"他回答说，然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逼视着她的脸，微笑着。接着，他补充道："请别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油画之类的，只是用墨水画在纸上。"他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支自来水笔，拿给她看。他可能是希望笔的无害的外形会驱散她的忧虑。"明天上午，我妻子会带新的拍纸簿来，我在电话里告诉她的。可怜的女人，她得从比尔谢巴[①] 坐公共汽车来这里。"

"你从比尔谢巴来的？"

"是的，"他悲哀地说，"对艺术来说，比尔谢巴可不是个好地方。我已经在那儿办过一次画展了。没有人来。只有家人，朋友和邻居。画家至少得在特拉维夫。他需要别人知道他的作品。在那里，没有人知道我。这就是比尔谢巴。"

---

① 以色列中部的一个城市。

盛有食物的盘子放在了他们的面前。“祝你胃口好，夫人！”[①] 他祝愿了一句，她同样地回答了他。她的眼睛下意识地落在他握着刀叉的手上。他的指头粗而弯曲，指甲翘起，坚厚丰隆，棕色里泛一些淡绿，好像它们生了锈，风干了，马上就要脱落的样子。她吃中饭的时候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呢？他的手放下了食具，搁在桌上，一动不动。她竭力地控制那一阵从身体内穿过的惊颤，抬起眼睛注视他的脸，为什么他停下来不吃了，他是否注意到他的指甲在她身上激起的反应。但她发现他既不在看她，也没有看他那双可怕的手。他的目光锁在她背后的玻璃墙上。他垂下眼睛对着她望了一会儿，说：“转过去，约兰达，快点转过去看外面。”

她照他说的做了，尽可能快地站起来，靠着拐杖，转过身去。

穿过餐厅的玻璃墙她看见医院前面的广场，广场外边是一片松树林，直直地斜入河谷中去，树丛外边有几座房子，房子外边是一带小山，在这一切之上是被夏日的夕阳映红的天空。这红色泻在笼罩地平线上的山峦的那层蛋青色之上，泻在山峦最高处的小水塔表面的泥灰之上，泻在平原上的那一方橘林的暗绿之上，泻在小镇的屋瓦上，泻在松树林银色的树冠上，泻在泊在广场尽头的停车场内的那些汽车的玻璃窗和金属弧线上，泻在空落落的广场的石板之上，灰色和红酒色的石板铺得错落有致，使广场看上去像块棋坪。整个的风景中不见一人，也没有一丝颤动。空气的澄净和这道景致沐浴其内的红色的光焰给了这个瞬间一种宿命的色彩：这个

① 原文为法语。

外面的世界仿佛已经停止了呼吸，每一逝去的时刻都减淡它的一分色彩，使它进一步逼近它的死亡。莫斯考维茨夫人真能感觉到卡甘凝视的目光穿过她的手臂，在他执着地盯着玻璃墙和墙外浴着红光的风景的时候。

她重又转过身，坐了下来。但他的目光仍旧落在玻璃墙上，一种出其的哀伤使他的脸阴沉了下来。她看着他的眼睛，为了不使自己去看他的手。当他觉察到她在看他的时候，他用低沉的声音说："我什么也不期待，对我来说，一秒钟一切就可以结束。我没有幻想。对我，还能有什么呢？"

莫斯考维茨夫人非常希望只有他们两人看见了这独特的风景，他们周围所有那些扭曲的，丑陋而愚蠢的家伙们都没有份。就好像他们两人是在欧洲的某家疗养院或者高雅的温泉相遇。她希望这个奇特的男人的突如其来的悲哀也是她自己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独有的瞬间。

"我，当我刚才在屋里换衣服的时候，想要去死。"他没有听见她在说什么，他是如此地沉浸于他眼前的景致和他的悲哀之中。"我的朋友，"她接着说，"可怜的人，艾勒格拉，她没有多久能活了，她病得那么厉害。她不在乎死亡，恰恰相反。但是一直以来，她害怕死亡来带走她的时候她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不想一个人和它一起呆在屋里，她说，可怜的人。"

当这些女人们上床的时候，弗里达让艾勒格拉打开一扇窗，使新鲜空气能进到房间里来。在这个晚上之前，她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莫斯考维茨夫人当下表示反对，她说外面的空气太冷，她对此很敏感。弗里达支持她的要求。其

他病人没有参与；她们中间的一些人正陷在乱七八糟的思绪里，什么也没听见也没听明白，另一些人根本不在乎窗子是开还是关。艾勒格拉站起来去开窗。

“别这么做，艾勒格拉，”莫斯考维茨夫人央求道，“我知道如果你开了窗，明天早上起来我会生病的。”

“不要理她，不要怕，”弗里达粗厉地对艾勒格拉说，“她不会有事的。万一她病了，那不是因为夏天的寒冷，而是因为门窗紧闭的房间里糟糕的空气。”

“我不是怕冷，”莫斯考维茨夫人绝望地叫道，“我是怕夜晚空气里的刺骨的寒意。夏天也有严寒。谁都知道这种严寒是很危险的，特别对于喉咙敏感的人。”

弗里达的男中音爆发出一阵蔑笑：“告诉我，我亲爱的艾勒格拉，也许你知道她从哪里听来这种疯话？她不可能是自己捏造出来的。编出这种胡话，倒真可以当天才了。谁不知道睡觉时应该开着窗户？这是健康的基本知识。就是在寒冷的国家，在冬天，我们晚上也都是开着窗的，好让干净的空气进到房间里来。更何况现在在以色列，在夏天！”

玛蒂尔达·弗兰哥是受不了别人用她听不懂的语言说话的，她对她们叫道：“你们什么时候能停止这种叽哩咕噜的东西？我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了。”

“要不我去拿一条毛毯来？”艾勒格拉用她们的语言说，声音温和，犹疑，也许是对莫斯考维茨夫人，也许对弗里达说。

她们俩谁都没有答理她，艾勒格拉的这个折衷的办法看来是无望了。她打开后廊和房间之间的窗子，但只开了一点儿，比一条缝宽不了多少，然后回到床上。

很久，莫斯考维茨夫人一声不吭。她打了四个喷嚏，擤了擤鼻子。后来，她开始咳嗽，粗嘎单调地干咳，她就这么咳了好久，直到几个病人开始埋怨她让她们睡不着觉。艾勒格拉在旁边的床上问道："要我给你拿一杯水吗?"没有回答。就算莫斯考维茨夫人想回答，她的声音也被堵在喉咙里了。她几乎透不过气来。最后，她喘了口气，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聚集起残存的声音，喊道："护士！护士！快来啊！"

没有人答理她。可以听见走廊上的护士台那里有一个护士在用俄语回电话，简断而明快。

"曼娅，曼娅哎！"莫斯考维茨夫人叫道，"请过来一分钟。窗口吹进来的风直灌我的喉咙，今晚会要了我的命的！"

"够了！别瞎扯了，够了！"玛蒂尔达·弗兰哥命令道。"她还要跟这窗搞多久，整个晚上吗?"

"艾勒格拉，我最后一次求你去关了窗，"莫斯考维茨夫人缓缓地对隐没在她旁边床上的那个单薄的身影说，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只能看见稀疏的头发在枕头中间留下一个黑点。艾勒格拉没有动。她睡着了吗？她对莫斯考维茨夫人的请求硬起了心肠吗?

"护士！护士！请快点来！"莫斯考维茨夫人又一次向走廊的方向喊道。护士已经打完电话，但她没有回答她的叫喊。莫斯考维茨夫人放弃了：护士能帮她什么呢？在这场意志的斗争中，她压根没有赢的机会。护士和医生们永远会站在弗里达一方，弗里达有一个富裕而有势力的显赫家庭支持她。一个孤单单的老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孑孓一人，是无法与名叫家庭的残酷无情的力量相抗争的，特别是像弗里达的

这样一个家庭。

虽然寒气已经遍布她的身体，病意开始让她感觉虚弱，她还是决意鼓起残存的力量，从床上起来做点什么。她抓起垂在头上的铁环，坐起了身子。在黑暗中，她认出了床脚的拖鞋，把脚伸了进去。脚底所感到的地板的冰冷和坚实让她惊讶，也鼓励了她，她心底涌起了一份希望，这一次她一定能站起来。她尽可能地弯起身躯，竭力从床的边沿站起来，她呻吟了一声，把手臂按在大腿上，下巴抵着前胸。她的屁股稍稍抬起了一些，眼看再努一把力她就能站起来了，可是她的身体对她来说太重了。她仍然没有绝望，没有停止努力，她身体以外的某种力量在鼓舞着她。她感觉她的身子像一个球在滚动，当她的身体倾到大腿之前，她的屁股抬了起来，于是，身体的重量全落在了膝盖上。但此时她身体的两部分出人意料地达成了某种平衡。她又呻吟了一声，可怕而剧烈的呻吟声刺入了房间的黑暗之中。她一点一点地直起了膝盖，伸出手抓放在床头边的拐杖。在她和艾勒格拉的床中间，有一段铁管在从走廊透进来的微弱的光中闪亮，但拐杖并不在她以为的地方搁着。所有的物体开始转动。沉重的感觉从她的腿上消失了，就好像她正站在悬崖的边缘。她周围的一切开始跌入急旋的恐怖之舞。失重的感觉和使自己屈服于这场充满诱惑力的舞蹈的愿望在她体内唤醒了一种远古的欢娱。但她的身体开始反抗这种背叛，呼喊秩序，她无力对抗它的专制。她重新靠向后面，膝盖慢慢弯了起来，疼痛的感觉回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量和绝望。她的手试着撑在床沿上。随着沉闷的一声，她跌坐在床垫上，在那儿摇晃了几秒钟。当她知道她已稳稳地坐着，当她的脚再一次感觉到

拖鞋下面冰冷和坚硬的地板的时候，她意识到在那短短的一瞬间发生了什么，意识到她曾被允诺了什么，她又失去了什么。她的心在胸膛中疯狂地跳动。然后，她说：

“我差点就死掉了，”她静静地说，仿佛自言自语一般。接着，她对黑漆漆的屋子喊道：“我差点就死掉了！”她把腿放到床上，慢慢地躺了下来，盖上被子。“弗里达要偿还这一切！”她叫道，“现在我病了。这都是你的过错，弗里达。你要付出代价。”

“相信我，艾勒格拉我亲爱的，我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弗里达叹了口气，“我什么都没对她做。谁都知道我动都动不了。”

“已经有人企图杀害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又一次提起谋杀的故事，“现在，他们又开始了。”

“够了！我再也受不了了，”玛蒂尔达·弗兰哥抱怨着。“啦—啦—啦，咿—呀—哈，她们永远没个完。你们难道不想让人睡觉吗？我的脑袋都要被你们抽干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终于入睡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她把能找到的都盖上了，但她还是不能挡住外面的冷风，风吹着她的脸，刺着她的鼻孔，被吸进她的鼻腔，渗入她的喉咙和肺部，肆意毁坏她的身体。她不住地咳着，她希望弗里达和艾勒格拉能够听见，意识到她们对她做了什么，感到后悔。但是对弗里达来说，除了别的东西，还有公正的睡眠在护佑她。当她清晨醒过来的时候，她决不会想到晚上屋里都发生了什么，甚至连这场争吵都想不起来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别人的痛苦是最不可能妨碍她的休息的事情。而艾勒格拉，她总是那么关注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各种需要，甚至在她

把她的要求说出来之前，她就已经满足了她的愿望，现在，她背叛了她，与她的敌人结成了朋友。艾勒格拉后悔吗？她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吗？莫非是弗里达给了她更多的服务费，而这个可怜的东西，因为无望的贫穷被迫答应了她？就算艾勒格拉背弃了我，我也绝不会恨她，莫斯考维茨夫人对自己断言说。

她越来越不舒服了。她的喉咙变得沙哑了，咳也咳不清，只是使炎症更加厉害了一些。一股痛楚涌上脖颈，侵入颈背和太阳穴，压迫腹腔神经。屋外的冷风围着她的床，像瘴气一样笼罩着她。一段新的记忆在她心头升起：那是在她到了这家医院的第一天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下午，照着护士长的命令，那个俄国护士把她扔进了半温的水里。她用她那一点点力气与护士抗争，但是没有用。她此时的记忆告诉她，那水如同冰一样冷，砭人肌骨，水碰到她肌肤的那一瞬间，她失去了知觉。但在那之前，她还有力量对护士喊道："别碰我的头发！别碰！"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冻得麻木了。她唯一能感觉到的是她头上护士的手指在给她的头发抹肥皂，在冰冷的水里清洗。她握紧拳头猛击护士的手臂，护士并没有停下来，她一只手抓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两只手，另一只手继续给她洗头。"纳粹！"莫斯考维茨夫人尖叫，又苦又涩的肥皂水流在她的脸上，刺痛了她的眼睛，"纳粹！这不是犹太人的医院，它比特雷布林卡更恶劣！"护士把她的头发最后清洗了一遍，松开了她的手。莫斯考维茨夫人摸了摸她的头发，碰到纠结在一起的发卷和凉凉的麻木的头皮。此刻，她也用手指顺了顺头发，以对自己证明记忆所呈现在眼前的场景只是一场恶梦。艾勒格拉还醒着吗？也

许艾勒格拉正在黑暗中看着她，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歉意？如果她哭了，艾勒格拉会听到吗？

第 二 章

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病了：嗓子发炎了，脑袋胀痛，眼睛火辣辣的。根据她的要求，护士给她拿来一个体温计。她的温度比正常体温偏高一些。护士只说了一句："你会活着的。"

"我告诉她们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怨懑地说，又用她残破的声音向护士解释说："晚上开着窗没有任何好处。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立刻就让我生病了。现在我该怎么办？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她又剧烈地咳嗽了起来，泪水冲进眼眶。"这都是弗里达的错！"她一边咳嗽，一边继续说道。"如果她想开着窗，窗子就必须得开着吗？这是什么，这是弗里达的家吗？整个世界都属于弗里达？"

"可以了，现在安静一点吧，"护士抚慰地说，"别说这么多，这对你的喉咙不好。"

她侧过身子，看了看艾勒格拉的床，想知道她的反应，但是艾勒格拉不在床上。

"她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弗里达用低哑的声音说道，清晨她醒来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还要粗得多。"人晚上需要

洁净的空气。如果没有洁净的空气，我睡不着。”

“人需要洁净的心，”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喊道，她又用她们自己的语言接着说：“你现在高兴了吧？如果我就这么死了，你会很满意吧？你真是个自私鬼，你只想着你自己，除了自己你谁都不管。就好像这整个世界是为你创造的。”一阵猛烈的咳嗽再一次打断了她，她把手放在胸口，就像生怕她的心脏受不了这种剧烈的掀动，会被震裂了似的。

“现在，她会把我们大家都传染上的，”那个男性化的女人用希伯来语低吼了一句，她把被子往上扯了扯，盖住嘴和鼻子，抵御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上飞过来的病菌。“这就是我所要的，”她说，“让我的孙子们来看我，让他们感染疾病，连亲吻的时候都会把病传染给他们。”

艾勒格拉从浴室进来，端着一个小小的塑料盆，里面装满了她刚洗完的内衣。当艾勒格拉走过弗里达的床的时候，弗里达用她们的语言对她说：“噢，我的天使，我亲爱的！我怎么才能谢你呢？你多好啊！”

“没什么，”艾勒格拉回答说。“没什么。”她的眼睛避开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悒郁的目光，里面充满了责备和痛苦，当她走向后廊去晾衣服的时候，这目光还一直跟随着她。

护士敦促莫斯考维茨夫人起床洗漱，然后换了衣服去吃早饭，但是她说：“我不行了。请相信我，我就像一个快死的女人。”

这时候，艾勒格拉已经挂完了衣服，回到屋里。她走到床边，弯下腰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那管莫斯考维茨夫人用自己的钱给她买的擦手油。她挤出比往常多得多的一大截油抹到手上。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直在看着她，但是艾勒格拉没

有理会她的眼神。

女人们大多已经到餐厅去了，只有那些卧床的病人还留在屋里，护士会把她们的饭送到床上来。

莫斯考维茨夫人费了半天的工夫想再睡一会儿，可是没能做到。最后，她决心起来。

在浴室里，她细细地审视自己的脸。眼睛底下红色的小细纹增多了，她知道这是因为一夜未眠，因为那扇敞开的窗户。她往脸上抹了一点合适的油，扑上粉，她以为这样能遮盖住晦暗的脸色，然后，施了点胭脂，涂上睫毛膏，用黑色的眉笔描了描眉毛。这一切做好之后，她又细心地整理发卷，头发早就需要理发师的护理了。当她回到房间的时候，感觉自己缓过来了一些，可以出去了。她打开壁柜里属于她的那一部分，踌躇了一会儿应该穿哪件衣服，或者，简简单单地套一件晨褛更好一些，因为这样表明她根本不在意她的外貌，最后，她挑中了那件绿色的洋装，袖子长长的，带着两排金色的扣子，尽管这件衣服太华贵了，而且，对一个夏日来说也太厚太热了。

朋友们从餐厅回来了。艾勒格拉端了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茶，一个装着两片抹了白色奶酪的面包的碟子。艾勒格拉停了一会儿，惊异地瞪着莫斯考维茨夫人冬日的盛装，但是，她马上压住了自己的好奇心，在莫斯考维茨夫人床边的柜子上腾出一块地方，放下托盘，什么也没有说。

“谢谢你，艾勒格拉，你真好，你还是同情我，你真好，真的，”莫斯考维茨夫人喃喃地说，“你看，我现在病了。”

这个头发稀疏的瘦削的女人没有回答。她细小的斜视的眼里闪过一丝压抑着的忧伤的微笑。

她们驼背的长着一张鸟脸的朋友克拉拉走进屋子，当她看见莫斯考维茨夫人正穿着冬天的宴会长装的时候，她停下来，靠着拐杖，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袖子，看着她那副俨然的神态，静静地笑了起来。也许她猜想莫斯考维茨夫人要去的地方和她盛装的原因。她最爱管别人的事，再加上满腔的兴致，她渐渐有了一种把人两两配对的独有的嗅觉。

护士也走了进来，说："怎么回事？你准备出门吗？转眼间你就没事了！你为什么还不吃她给你带回来的东西？你想绝食抗议吗？"

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浴室去看衣服的颜色——草绿色，她已有一阵子没穿了——很合适她的脸色。但是浴室里已经有人了，她走了回来，在床边的高椅子上坐下来等着。她的朋友一个接着一个去接受理疗或者职业治疗了，去长长的走廊里坐着。只有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还留在屋子里。饥饿开始噬啮她的胃，疼痛的喉咙渴望着一杯热茶。最后，她丢开了骄傲，咬了一口涂有奶酪的面包，啜了一口已经变凉了的茶。面包突然从她手里掉了下去，落在腿上，弄脏了她的衣服。她惊恐地盯着绿色的外套上闪着亮光的油污，虽然她发过誓，永远不恨艾勒格拉，但此刻，为了她所经受的这一切的烦恼，她开始责怪艾勒格拉，并且希望她不久就死掉——孤零零地死掉。

浴室空了。里面有一股恶臭。刚刚那个人忘了冲水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屏住呼吸，把她的毛巾弄湿了一个角，就急忙出来了。当她回到房间里，她站在床边，试着擦拭衣服上的油块。她用毛巾湿的那个角拭抹油斑，希望布料还没来得及吸入油分，然后，再用毛巾干的那一角抹干衣服，把毛巾

挂回原来的地方。她试着尽量忘记那块油斑，体会衣服是如何熨帖地包裹着她的身躯。当她走进走廊的时候，她看见护士长莎塔娜向她走来。

“你这会儿去哪儿，约兰达我的宝贝?”莎塔娜问道，又用一种充满讥讽的夸张的口吻补充说：“哗！你是多么漂亮啊！有人在这里办舞会吗，现在，在早上？在哪儿？告诉我。我也想跳舞。我都有好几年没有跳舞了。带我去你的舞会，约兰达!”

莫斯考维茨夫人轻轻地对自己说：但愿你的腿跳起舞来像我的腿一样。然后，她拄着拐杖向前走，嘴里无声地嘟哝着一句很久以前听来的咒语，保护自己不受邪恶的眼睛的伤害，把诅咒反施回诅咒人自身。她深信护士长有某种邪恶的力量。

她顺着走廊往前走，在通往男病号的病房的入口处停了下来，小心地左右张望了一下，但是没有找到她想找的人。于是，她回到她自己的病房区，从走廊尽头拐进了大厅。去访客室的路上，她必须经过公用电话，那里有一张圆桌子和一些椅子，椅子是比较高的那种，适合她用，她决定在那里坐下来歇一会儿，因为她的腿很疼。可是，等她到了有电话的那个角落的时候，她看见他和一个女人坐在那里，于是，她慌乱了起来。她原以为他和他的妻子会在访客室，她决定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不被他看见。

他们隔着圆桌面对面地坐着。她能够看见那个女人的背和严肃的发式，以及她挺直的头颅和颀长的脖子。在她的对面是他的脸。有那么一瞬间，他的眼睛对上了她的，她觉得，他这时的表情与前一天早晨的一样，传达出不解和怨

根。他马上把目光转回妻子的脸上，伸出两只手握住了她的，仿佛要强调什么似的，专著地听着她说话。莫斯考维茨夫人使出全部的力量，飞快地拄动拐杖。他会生她的气吗？他会怪她监视他吗？他会从此冷落她吗？他至少会听她解释吗？她是完全无意地走过公用电话的，她要打一个很要紧的电话，或者，她原来打算到边上的食堂买点东西，当她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坐在那里，这她完全没有想到，就赶紧调头走开了，把打电话或者买东西推迟到一个别的时间。她尽快地往前走。她优雅的厚重的绿外套，还有那两排金扣子，此刻在她看来是那么滑稽可笑。莎塔娜的嘲弄已经实现了，毫无疑问，这件尴尬事得怪莎塔娜那双恶毒的眼睛。

那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清脆可人。她抓住了一些用他们的语言讲的零散的词语和音节，但什么也没有听懂。当她经过他们的时候，在她尚未低下眼睛之前，还来得及看了一眼，这个女人的头发是赤褐色的，向后梳得光光的，在脑后绾成一个髻。她瘦削的身体裹着一袭黑色的无袖高领的长衣。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差距，这一点她可以肯定，但是，从中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她也不知道。

她继续往前走，进了访客室，在离门不远处的一把圈手椅里坐了下来。这种椅子很高，她完全可以自己站起来，而无需别人的帮助。从她坐着的地方可以看见走廊通向她那个病区的入口，还能看见通向医院出口的楼梯。她沉重地呼吸。她的腿很疼。喉咙麻痒的感觉又回来了。她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体温又在上升。这是一个正方形的厅，其中的两面墙是玻璃的，厅里亮堂堂的，没什么人。这里摆放着一些桌子、长凳子、椅子和圈手椅，墙上挂着几幅画，浮雕，还

有各式各样的手工品，都是病人或者他们的家人送的。上面写的话表明了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感激之情。她从来没有试着走过这么远，没有进过这个屋子，也没有在这里坐过，因为她压根不相信她的腿能带她走这么远，或者，因为没有人来探望她。她觉得热了，那件绿色的华丽的厚外套底下开始出汗了。衣领湿了，腋下也出现了汗渍。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呢？我在等谁呢？她生气地问自己。我病了，我应该躺在床上。她想马上回到自己的屋里，躺下来休息。周围的空旷使她感觉不舒服，大厅的空间有如巨大的圆穹压在她的头上。她用心地考虑了一阵子，是回病房还是留下来继续等待。然后，她合上了眼睛，想恢复一下精力，只短短的几分钟。她睡着了。

当她醒来的时候，从玻璃墙照进来的光告诉她，已经临近中午了。她从圈手椅里站了起来，拄着拐杖走近玻璃墙，在那里站住了，向外望去，外面是铺了石板的小广场，经过修剪的矮树，花畦和小山斜坡上的松树林。一辆出租车从高速路的方向驶过来，停在大门口。雷恩从里面下来，提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他向司机挥手作别，砰地关上了门，大步流星地穿过广场，最后，他从视野中消失了。她沿着玻璃墙走到头，向左拐了过去，又沿着另一面玻璃墙走了起来。她重新向外望去，看见一个优雅的花园，一条陡峭的水泥小径，小径的两旁栽着开了橘红色花朵的灌木丛，还有一块草坪，正中有一株大树。白色的圆桌子和白色的椅子散置在石板铺就的平台上。桌子的中间支着阳伞。一个人也没有，伞都收着。

她越是长久地望着花园，审视它的细部，她就越是肯定，在这一生中从未到过那里，她对朋友们讲述的那件可怕的事并未发生在她的身上，那是别的什么人的事，而这个人的记忆渗入到她的记忆中去了。花园的空寂和静默的美丽使她开始怀念她在特拉维夫的那间久已被遗忘的公寓，怀念那里熟识的令人愉快的遗世独立。

突然间，她记起卡甘的手指，弯曲的手指和干裂的指甲，带着龟壳的颜色。他现在一定还坐在公用电话旁边，和比他年轻得多的妻子一起，用他们的语言对她说话，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间，在他可怕的手指中间。那里有什么可被羡慕的呢？有什么可期待和盼望的呢？她能怀有什么样的幻想呢？这时，她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感觉到这个鬼地方傲慢和轻辱人的力量，这力量使住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无以逃避地成了陌生人。

一个小孩骑着自行车进了花园，顺着水泥小径滑行，用光脚板踩着闸。他下了车，把车靠在一张白桌子边上。他瘦小的身子裹在一身黑色的运动衫裤里。他的头是新理的，纤瘦的胳膊很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他从自行车上拿下一个绿色的大塑料篮子，放在地上，在里面翻寻了起来。他从篮子里取出一个袋子放在桌上。然后，他从中掏出一大瓶水，狠狠地喝了几口。他把瓶子搁回篮子里，用奇特的单脚跳的方式上了小径的斜坡，穿过狭小的后门进了大楼。她没有从花园收回目光。此刻，没有疼痛或者疲乏烦扰她，虽然她已用病腿站了这么久。她的精神逐渐苏醒了，她的心预告了，她们大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这个想法抚慰了她。

过了一会儿，那个小男孩拿着一些花园的工具回来了。

他把它们扔进围绕草坪中央的那株大树的树干的盛水池中，拾起一把锄头。他在草坪边上挖了起来。他挖了很久，锄头有节奏的回响传入玻璃墙。莫斯考维茨夫人能看到汗珠在男孩的背脊和肩膀上流动。他不时地用手腕擦脸，然后把留在长胳膊上的汗滴甩掉。最后，他扔下锄头，在洞的旁边跪了下来，把胳膊探进去，像是在里面找什么，又像在估摸洞的深度。男孩站了起来，又开始挖土，把松土堆在草坪的边缘。几分钟以后，他单脚跳到树那里，捡起他先前和工具一起扔在那里的一个木桶，走到小径另一边的水池边舀了一桶水，回到洞的旁边，把水倒了进去，动作非常的慢，好像不愿弄湿洞的边沿。他站了一会儿，看着注满水的洞，窄窄的满是汗水的胸脯一上一下有节奏地起伏着。不久，他重新走上水泥小径，跛着脚走到花园尽头，向左一拐，在篱笆后面消失了。他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台割草机。

她的膝盖开始发痛，她沉重的腿渴望休息，于是，她从边上拉过一把椅子，面对玻璃墙坐了下来。割草机的轰鸣声传了过来，她觉得那仿佛在掩盖什么阴谋，停下来既危险又诱人。在很久的一段时间内，男孩在草坪上来来回回，前前后后地穿行，一行接着一行。当他靠近她这边的墙的时候，他从视野里消失了，然后，又出现了，背对着她，后退着走向下一行。割草机的声音在她的耳里慢慢变得均匀而单调。它逐渐充填了她的脑子，不再是一种嘎吱嘎吱的噪音与马达的突突声的混响，不再是单一乏味的轰鸣，而成了一种喧哗，从中她听到了人声——从一个拥挤的地方传出来的人的尖叫声，好像他们正在遭受活活的焚烧。一开始，她由于恐惧向后缩了回去，而后，她开始听充满整个脑子的尖叫声，

努力辨别其中有没有字句，但她无法把人的声音从环绕它们的金属的回响中分离出来。割草机的响声突然停了下来，男孩在寂静中盯着那面玻璃墙，她就坐在后面，好像他感觉到了她看着他的目光。这时，她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这张脸丑陋而扭曲。他也是个残废人。

拉扉走下水泥小径，在自行车靠着的那张桌子的旁边坐了下来。那个小花匠坐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拉扉对男孩说了一句话，男孩点点头回答他。他们一起笑了起来。这是她头一回看到拉扉笑了。过后，他们都站了起来。男孩走到水龙头那边，弯下腰，用双手掬了水弄湿新理了发的头，弄湿手臂和胳肢窝。然后，他挺直了腰，冲洗他的腿，从脚跟一直到大腿。他一瘸一拐地走到放着衣服的椅子那里，拿起衬衫擦干了身子。他从篮子里拿出另一件衬衫穿好，套上长裤，然后，他看着拉扉。他们两人转身走向铺着石板的平台尽头的一小片荫凉地，在篱笆边上停了下来，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跪下来祈祷。

她看着他们，跟随他们的一举一动。鞠躬的程序，挺直，卧拜，在她看来如同是对即将发生的灾难的警告。她觉得她在与他们联手对抗那不断逼近的隐伏的祸患。一种奇异的力量与复仇心切的喜悦充满于她的胸臆，却不带一丝担忧的痕迹。只有悬而未决的烦躁：究竟还有多久，有多久？为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生？为什么这注定的折磨迟迟未来？

他们的祈祷延续了很久，而她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他们身上。正当她等待着那伟大的赎罪的咆哮从身外奔流而来，她听见身后大厅门口的方向有轻微的响动。她转过身，看见卡甘坐在轮椅上向她走过来。

他靠近玻璃墙，问道：“那儿怎么了？”

她看着他微笑的脸庞，意识到自己忽略了这张脸的美丽，那苍白的脸色，棱角分明的下巴显示出有力的性格和丰富的生活阅历，那双形状不同寻常的眼睛，此刻从玻璃墙透进来的强光给它染上了一抹碧绿的色彩，睫毛依旧保留着残忍的金黄色。她凝视着他的微笑，感觉到他再见她时的喜悦。他从轮椅中探出身子，把脸贴着玻璃墙：

“阿拉伯人的祈祷，”他失望地说。

“我以前从没见过，”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也许只在电视上看到过。”

“有什么可看的？”卡甘说，把轮椅转向她。“可怜的人，祈祷，信仰上帝。上帝是一种精神病。是得治好它了。”

他的话伤害了她，她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她刚刚看见的那两个人的祈祷现在好像成了一场白日梦。

他显然觉察到了她的不快。“你信仰上帝？”他问。

她说：“好人相信上帝。”

“我不相信。我不是好人吗？”

“你信仰什么？”她问他。

他沉思了一会儿。“我只相信撒旦，”他说，露出一丝冷笑。“我这样向他祈祷，”他垂下头，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做出祈祷或者恳请的样子：“‘噢，撒旦，怜悯我这无尽的不幸吧！’”①

她看着他，大为震惊。

“你不知道这个吗？”

---

① 原文为法语。

她没有听懂他的问题。

"没关系，"他说，然后，他四处看了看，好像在寻找什么。"泰雅带了拍纸簿来了。也许，明天我可以在这里画你？"他问。"这儿不错。"

"不，"她说，"这儿太远了。我想我不可能再到这里来了。"

"这个地方好，"他说，"光线好，而且，没有一天到晚的屎尿的味道。也看不到无处不在的惨事。相信我，约兰达，这儿对我们来说很好。"

她的目光停留在衣服的那块油斑上。

"我有些病了，"她说。"夜里，她们开着一扇窗，我发烧了，喉咙也有点疼。"

"你见到她了？"他突然问道，脸上一副得意的神情。

她佯装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我和泰雅坐在一起，你走了过去，"他说着向后面公用电话的方向指了一下。

"哦！没有。我没看见……我不知道你……我只是走着……"

"我对泰雅提到你了。"

"有什么可提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们在男病区的门口分了手，她继续朝自己的病区走去。她急不可待地想脱下这件被汗水浸透了的厚衣服，换上一件轻便的袍子。弗里达低沉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护士！护士！快来！救命！"叫喊声与充满侵略性的语调激起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愤怒：弗里达被她的家人宠坏了，他们总是立刻送上她想要的一切，因此，在有关她自己的事情上，她

的舒适，她的需要，弗里达向来喜欢过分夸张。一个护士进了房间，喊护士长来帮她。罗莎急急忙忙地赶进屋里，又回到护士台，拿起电话。等莫斯考维茨夫人到了屋里，她看见她们把艾勒格拉抬到一张高靠背的轮椅里。艾勒格拉神志清醒，眼睛睁着，但是，她看上去很累，脸色灰败。她经过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时候，轻轻地摇了摇头，也许对莫斯考维茨夫人，也许对自己，低声说道："没什么，没什么。"

她们把艾勒格拉推出了病房。

在房间里，弗里达告诉她，艾勒格拉起床的时候不知怎的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她看上去很受了惊吓，但是，莫斯考维茨夫人知道，弗里达不可能对任何人怀有真正的爱，除非这个人对她有用。像她这样一个被惯坏了的自私的女人怎么可能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呢？莫斯考维茨夫人觉得弗里达像一个打破了玩具的孩子。艾勒格拉只是她的玩具。

莫斯考维茨夫人换了衣服，在床沿坐了下来，注视着那块顽固的油污。雷恩走了进来，开始撤掉艾勒格拉床上的被褥。

"她会怎么样？她能活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他们会尽力而为的，"雷恩说，"医生说她没有几天可活了。"

她和弗里达，克拉拉一起去吃中饭。卡甘不在餐厅。这样更好，莫斯考维茨夫人对自己说，感觉松快了不少。她忘了与弗里达的争吵，喉咙也不再使她觉得疼痛难当了。再也见不到艾勒格拉的恐惧使她又一次靠近她的朋友们。她知道卡甘不在餐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亲口告诉过她，有

的时候护士用托盘把饭送到他的房间里去。她们总渴望去执行他的愿望，高兴地笑他的抗议和暗示性的话，让他做一切他喜欢做的事，不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对待他，从不强迫他起床，伸展四肢。他是那种女人们喜欢纵容的男人。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自私，只考虑自己，他几乎从来不听别人在说什么。但是费希曼在餐厅，坐在靠门的一张桌子边上，对面是一个跛脚的脑子有问题的老女人，为了她的缘故他正在表演睡衣的节目。莫斯考维茨夫人起先所感到的卡甘的缺席带来的轻松感过后，一种莫名的焦虑开始噬咬她的心。也许她有什么事做得不对吧，也许他已经对她的在场厌倦了。距离上一次做头发已经一个星期了。她不能就这样出现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因为他习惯于看一张比他年轻许多的脸。今天是美发师每周来的日子。

吃过中饭，她躺下来休息，好好地睡了一觉。在美发师该来的那个钟点她猛的一下惊醒了过来，但是，美发师并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夜晚临近了，美发师普尼娜还是不见踪影。走廊长长的，在护士台对面，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一把沿墙放着的椅子里，眼睛充满希望地盯着入口的地方。苏拉米，那个埃塞俄比亚护士，推着放有茶水的小车过来，斟好茶，然后把红色的茶杯递给沿墙坐着的女人们。

当她走近了，把茶递过来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说："苏拉米，你是她们中间最好的一个，你有一颗洁白的灵魂。"

那个埃塞俄比亚人笑了："不是这样的！我的灵魂也是黑色的。黑色更好。眼下黑色是最流行的。"

"当然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说得很对。有些

白人的心比黑人还要黑。这儿也有些人是这样的，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字。”

“但是黑色的心灵很好啊！”那个埃塞俄比亚人笑道。“你今天怎么了，约兰达？”

“美发师普尼娜没有来。我现在特别需要她。也许你知道他们把她的电话号码放在哪里了。我可以打电话问问她发生了什么事。以前，她还从来没有星期四不准时来的。”

“我当然没有她的电话号码，”苏拉米又笑了起来，拿手掠了掠她的卷发。

“罗莎在哪儿？”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她知道，她是她的朋友。也许你能问她要一下电话号码？”

“我做完这里的事就去帮你找她，”那个埃塞俄比亚人说着，瞥了一眼莫斯考维茨夫人悒郁的脸，这时候，她没有笑。“你为什么需要理发师呢？你的头发既干净又好看，我希望我也有这样的直发，那我就可以设计发型了。”

“为什么？你的头发多好啊，真的很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它真是好极了。”

“你想有我这样的头发吗？”那个埃塞俄比亚人问道，指了指她的头发。

莫斯考维茨夫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她喝了一口茶。“好极了，茶是热的，”她说，“我是多么喜欢热茶啊。你知道，来这家医院之前我从不喝茶的，我受不了茶叶。而现在我爱上茶了。”

“喝茶使人健康，”苏拉米说。

“我现在病了。昨天晚上我着凉了，她们开了一扇窗，我的嗓子疼极了。”

“我给大家都倒完茶后，再给你拿一杯来，”苏拉米说，她推着小车，继续给病人们斟茶。

莎塔娜在护士台出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本想以一种亲密友好的方式和她说话，但是，由于她此刻坐着的是一把没有别人相帮她就不能从中站起身来的椅子，而且，她也不想让护士长过她这里来，因为她都可以想象她那种充满嘲讽的反应，所以，她大声叫道：

“罗莎哎，我们的普尼娜怎么了？看看我现在都是什么样子了！”

“你什么样了？”罗莎问道。“我没有发现你和平常有什么两样的。”

“我的头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看！”

她把手放在头上，脸低了下来。

“你可以再等几天。你的头发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莎塔娜说。

“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惊恐地叫了起来。“几天？她今天不来了？”

“她病了。她病了的时候无法工作。你生病的时候干活吗？”莎塔娜问道。

“但是，我不知道她不来了，于是我等啊等的。一下我可以打电话给她？你有她的电话号码吧。”

“我不会给你任何电话号码的。她病了。你听不懂希伯来语吗？”

“让她来吧，为了我，我会专门给她付出租车钱的。我很急，真的，就像急救一样。”

“怎么了？有什么可急的？你可以等几天再做你挑剔的

头发。你死不了的，作为护士我可以向你保证。”

“几天!”莫斯考维茨夫人叫了起来。“几天！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又一次把手放在头发上，以显示灾难的严重程度。

“你和你的头发是怎么了?”莎塔娜诘问道，这一次，她的问题里有好奇的征象，不再仅仅是一种责难。“你以为谁都在看你的头发?他们在看你的腿呐，那才是他们看着的。你以为他们在看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说话?”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呢，我对你做了什么了?”

莎塔娜开始在她面前的台子上的一张纸上写了起来。在她写字的时候，她偶尔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上两句。她几乎不看她。她的声音平静，冷漠，的确，没有丝毫怨恨：“我并不欠你任何东西，只是医院的工作要求我这么做罢了。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私人的事我不帮忙。给你请理发师并非我的工作。我只给我喜欢的和喜欢我的人帮私人的忙。不是给那些叫我‘莎塔娜’的人，不是给那些讲各种各样从他们的大拇指里吸吮出来的有关我的脏话和谎话的人。你知道，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把你送上法庭，因为你到处说我企图杀你，说我把你的轮椅推下外面的小路，你跌了出来，昏了过去。你以为，他们不会把这样诽谤医院护士的人投进监狱吗?”

莫斯考维茨夫人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一时间，莎塔娜也沉默起来，好像她陷入了她面前的纸上的一个问题。然后，她放下钢笔，以一种探询的眼光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你以为怎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我什么都知道，约兰达，什么都知道，这里每个人说过的关于我的或者关于别的人的每一句话，我都知道。我什么都知道——而我保持沉默。因为我是个坚强的女人。一个坚强的人保持沉默。保持沉默并且等待。”

“这不是真的！”最后，莫斯考维茨夫人总算能发出一声惊叹以表示抗议。“我这一生中从来就没有说过那些话。谁告诉你的？也许是哪个恨我的人。哪个想要伤害我的人。他是怎么说我说过那样的话的？谁告诉你这些事的？”

“艾勒格拉恨你吗？她想伤害你吗？她是个卑鄙的人吗？”

“艾勒格拉？”莫斯考维茨夫人大大地吃了一惊。

“是的，但愿她平安。我相信她说过的每一句话。”

“为什么你说但愿她平安？”

“我不知道。可怜的东西，如果她还没有死，那么，明天或者后天她也会死的。她不是个说谎的人，她不像别人那样散播谣言。可怜的东西，她这一生中受了多少苦处，她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最后，她总该有一点点安宁。”

莎塔娜从身边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在上面记了一些东西，走到莫斯考维茨夫人身旁，把纸递给了她。“这是普尼娜的电话号码。我在乎什么？你可以打电话给她。她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我站不起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那么，你为什么老要坐在你站不起来的地方呢？”莎塔娜问道，这一次，她不耐烦地提高了语调。“雷恩！”她向走廊的另一边叫道，“上这儿来一下，帮约兰达从椅子上站起

来，要扶起她，我的力气可不够。”

雷恩从一间屋子里出来，走到莫斯考维茨夫人身边，用手抓住她的手拽她，直到她站起身来。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雷恩问道。“就因为我时不时和你开个玩笑?”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你是个这么好的人。”

“我还没告诉你，下周我就要订婚了，”雷恩说。

“真的?”

“是的。”

“太好了，雷恩，祝贺你。你多大了?”

“二十八，”雷恩说。

“别担心，”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三十岁之前都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觉得，他看上去至少有四十岁了。

“我不急，”他说。

“我将送给你一件很漂亮的结婚礼物，”她许诺说。

“不用了，谢谢，真的。我什么也不需要。我要的东西我都有了。这儿的活我也不再干了。她父亲要我去他那儿干。”

“真的?”莫斯考维茨夫人叫道。“这对你来说挺好的。我想，你在那里挣的钱会比这里多的。你干这么重的活，他们才给你那么一点钱，这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能够维持生活呢?”

“我不抱怨，”雷恩说。“靠这儿这点点钱我也能够勉强过活。到现在为止我什么也不缺。对我来说，这足够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妻子，一个家庭，就不可能了。”

“如果我没有这个选择的可能性，我也能对付过去的。那样，我们都会出去工作，不会活不下去的。而且，我也喜欢医院这份工作。但她父亲希望我去他那里做，去学学他的生意。她是独生女。”

“你是个好人，雷恩，”她再一次说，“我希望你能过上好日子，总有足够的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紧迫的感觉在她体内唤起了一种连她自己都不认识的力量。她又一次向电话台走去，打算给理发师拨一个电话。当她走到设有公用电话的那个角落的时候，她看见费希曼坐在轮椅上，正靠近那张圆桌子，当他看到她的时候，他拍拍手向她表示敬意。她还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高兴，她就看见卡甘站在最边上的一个电话亭里，背对着她。他使劲向前探着身子，尽可能地将轮椅靠近电话。她猜他正在等他妻子的电话，或者，他正亲密地和她说着话呢。但因为这时她的发式正处于不堪入目的状态中，她本想巧妙地抽身离去。可事实上，她最终决定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费希曼很快地挪动轮椅，在卡甘坐着的那个电话亭对面停了下来，堵住了通向他主人的路。费希曼向她转了转眼睛，嘴里含含糊糊地念叨着什么。她走向第一个电话亭，解开挂在拐杖上的手提袋的绳子，把放有电话币的钱包取了出来。她看了看手中的电话号码，开始拨号。卡甘挤在电话亭里的方式和笼罩在他周围的沉寂中有某种奇怪的因素。但考虑到这是他的私事，而且，她手头的事情的紧迫性也压倒了她的好奇心和担忧。

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了她。

“我可以和普尼娜说话吗?”

“你是谁?”那个男人问道。

“我是G. 医院的莫斯考维茨·约兰达。普尼娜每周都来给我做头发，今天她没来。我很担心她……她没生病吧?”

“她再不会去了，”那个男人说。

“不来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肯定自己没有听明白。“能和她说话吗?”

“她不在家。”

“她没病吧?”

“她再不会去那儿干活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和她通话?”

“你不可以。”

“但我可以额外付给她来回的车钱……”

电话断了。

她想再找一枚电话币，但改变了主意，她放下听筒。她精疲力竭地倚着拐杖，好像长途跋涉之后归来一样。她该不该明天一早再打电话过去，好好地说服她无论如何过来一趟? 她该不该请她给另外推荐一个美发师? 必须得找到个解决的办法。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的身上? 这些事情真的是发生在她身上，还是，另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占据了她和她的记忆，正在把她拽下斜坡，直至万劫不复的深渊? 疲惫彻底地征服了她，她在圆桌旁的一把椅子里坐了下来。她又扫了一眼最后的那个电话亭，醒悟到，卡甘在躲她。她看见他的肩膀和脖子正使劲往电话亭里挤，她甚至看见他的右手握着听筒，听筒躺在搁板上，而不是靠在他的耳边。她内心的某种东西向她发出警告。还有另外一种警戒心也冒了上来，正在试着压制回忆，驱散对他和另一个男人之间的联想，那个男人也有金色的睫毛。

“卡甘?”她对他叫道。

电话亭里没有传出回答。卡甘的肩膀和脖颈抽搐了起来。她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拄着拐杖向他走去。费希曼张开双手，抓住了她的拐杖，不让她往前去。

“卡甘！你怎么了?”她喊道。“出来，我看见你了！”

他向后拨动轮椅，弓着背对着她，猛然向左冲了过去，蓦地发出一声奇怪的吼叫，也辨不清是笑还是哭。莫斯考维茨夫人短短地尖叫了一下，然后，静了下来。他转过轮椅，面朝着她。他的脸上有一种傻傻的笑容，脸色比平常更显得苍白。他两眼红肿，脖颈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他的手不住地发抖。她细细地看着他，揣摩着，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约—兰—达！”他喊道，那声音是她所不熟悉的，他用一种奇怪而特别的腔调拼读她的名字，似乎他喜欢以半开玩笑半欣赏的方式让每个音节在口中滚过。“记着，这不是我们最后的话，约—兰—达！”他张开嘴，想再说些什么，但是，声音被笑声或者是呻吟堵住了，他把话咽了下去。过了一会儿，他制住了不听使唤的声音，说道：“这不是我们最后的话，约—兰—达，我们还有话对这个世界说！”

“你喝酒了，”她说。

“一点儿，”他说，“就一口，一小口。”

“你醉了，”她说。

“没有！”他反驳道，接着，又解释说：“他们不让我喝太多的酒。我腿上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喝酒?”

“我告诉你了，我只喝了一小口。喝一口酒是有好处的。连医生都这么说。约—兰—达，认识一下马塞尔·费希曼大

夫，我最好的朋友。”

她转过身去想要离开，他在她身后叫道：“人们应该团结友好，这你不知道吗？这里不是人世。这里是地狱。什么都完了，没有人还活着，所有人都罪有应得，那么，还留下什么呢？一点点团结，一点点爱，可能吗？我们是什么，天使吗，无论干什么都独自一人？”

她拄着拐杖逃一般地离开了电话亭。“再等一分钟！”卡甘说。“就只一分钟。”费希曼以让人吃惊的速度飞快地转动轮椅，绕到她的前头，又一次挡住了她的去路。卡甘放声大笑了起来：“你看见了吗，他多么爱我？不像你。”

她再也忍不住地掉下泪来。

“让她走吧，费希曼。她不爱我。”

费希曼把轮椅移到了一边，给她让开了通道。她从睡衣口袋里抽出一张面巾纸，抹去了眼泪。

“你信仰上帝，”卡甘说，“他为你做了些什么？”他从睡衣口袋中掏出一个扁扁的小瓶子，瓶子是半空的，他把它紧紧地抱在胸前。“她杀了我而我爱她。噢，撒旦，”他喊道，“怜悯我这无尽的不幸吧！”①

“噗！霍乱！”费希曼哀叫道。

“费希曼是特拉维夫的儿童医生，”卡甘说。“在特拉维夫，有谁不知道费希曼大夫？有多少的钱、朋友和荣誉？现在也都一无所有了。”

在回到病区的路上，她的眼泪干了。现在，每件事情在她看来都异常地清晰，都那么地简单，几乎是不言自明的。

① 原文为法语。

她独自一人活了五十个年头，不是为了在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的时候重新陷入同样的惨境中去，同样的忍辱负重的境地。她必须躲开他。她一下了这个决心，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

当她走进房间的时候，弗里达的男性的嗓音充满谴责地对她说："阿德拉来过，她找你却没找着。谁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惊恐而内疚地叫了一声："艾勒格拉！"

"她还活着呢，"弗里达说。

"她怎么样？"

"明显得很，她快不行了。"

"阿德拉想干什么？"

"她想让我们三个给她签一份宣誓书，说我们知道她是如何照顾艾勒格拉，知道她为她做的所有的事情。这样，以后办遗产继承的手续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遗产继承？"

"我告诉她，我不会在任何东西上签字的，"弗里达生气地说，"我告诉她休想。但她说，她会来找你谈，她说你一定能理解的。"

"我不会签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克拉拉也不会签的，"弗里达说。

她们一道去吃晚饭。卡甘已经在餐厅里了，和费希曼坐在一起。她和她的朋友们朝着餐厅尽头走去，她们的桌子在那里，当她走过他的身边，她注意到他的眼神在招呼她过去，他很快意识到，她不会走过去坐在他的旁边，于是，他看着她，仿佛在说：你会回来的。

克拉拉问道："你不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吗?"

她没有回答。当她们在自己的桌边坐了下来，克拉拉和弗里达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她把给理发师打电话的事告诉了她们。克拉拉说电话里的男人肯定就是普尼娜的丈夫，普尼娜肯定和她的情夫跑了。"这样，一切都清楚了，"弗里达用低沉的嗓音说道，因为她的音质很粗，所以，听起来总像是在谴责什么，即便她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

驼子克拉拉和往常一样静静地笑着，像只鸟儿似的伏在盘子上，飞快地啄取食物。"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她，"她说，"幸亏我不需要她，不需要她的劳动。"克拉拉的头发又稀又短。

弗里达却需要美发师的服务，除了理发和做发型，普尼娜还给她清除下巴和上唇的汗毛，修剪她过浓的眉毛。因此，弗里达把这桩事揽到自己身上，决定利用她和罗莎的友好关系，让罗莎在附近的镇上再为她们找一个美发师。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再听她们聊天。悔意越来越强地涌了上来，她后悔没有坐在他的身旁。她的位置在那边，而不是和这些女人在一起。她会失去他的友谊吗?他会不再和她来往吗?从她坐着的地方看不到他，但是，当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所露出的眼神，此刻在她的脑海中不住地盘旋回绕，不给她以片刻的安宁。直到她听见侍者满是责备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为什么不吃，约兰达?难道，所有的人都吃完以后，我还得专门在这儿守着你?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嘿?我有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有孩子，他们有时候也想见见我。还是，我问得太多了?"

当三个朋友离开餐厅的时候，卡甘和费希曼已经不在那

儿了。弗里达的家人正坐在走廊里，等她吃完饭回来。他们和佩雷斯·卡比瑞结伴而坐。这是个两肩宽阔的矮胖的男人，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脸色灰白，灰色的头发浓密而卷曲，围着脑门一圈，顶上是秃的。他坐在他们边上，拐杖抵墙靠着。他正在往他们的耳中杂乱不堪地倾倒话语，音调时而激昂而上，时而又神秘兮兮地降了下来。他在讲述他在英国军队中的日子，虽然身为德国人的俘虏，还在反抗外国人的占领。弗里达从远处看见了他，她飞快地推动轮椅，吼道："滚开！滚开！别在那里胡说八道。"佩雷斯·卡比瑞悲哀地看着她，伸开双臂，拍了拍腿，就好像在请求听众谅解，因为这意料不到的扰乱，他不得不中断演说。他把拐杖插到腋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朝着走廊里另外几拨探视者走去，这时，他扯开喉咙，唱起了他那首惟一的歌，那是从他的光荣的日子里留下来的："我的爱，永远爱我！"

莫斯考维茨夫人在离开这家人几把椅子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是她与弗里达打交道时候的习惯——远得足以表明，她没有介入他们，但又能听见他们说话，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她太疏远。她把眼光集中在电视屏幕上，正播放一个阿拉伯节目，她听到弗里达在对家人讲美发师普尼娜，她不再来了，讲艾勒格拉，就在昨天，她还和他们一起坐在这里，后来，她晕过去了，也许活不成了。但是，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听到弗里达提起阿德拉和有关宣誓书的可疑的要求。几个孙子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一开始，当佩雷斯·卡比瑞拄着拐杖唱着歌的时候，他们尾随着他，然后，他们跑进有病人在尖叫的屋子。他们的父母早已倦于起身领他们回来，便听任他们四处乱跑，克拉拉走了过来，在莫斯考维茨夫人身边坐

了下来，她也盯着电视，只不时地向那家人偷偷地瞥一眼，好像要在记忆里留下一些细节，以便将来可从中得到结论。

罗莎上完班回家。当她经过走廊，弗里达的女儿女婿赶紧站起身来，奉承地弯下腰，逢迎地笑着，他们对待别的医生护士，以及其他的医院工作人员都是这个样子。这时，克拉拉飞快地瞅了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眼，她说过，他们曾给过这些医务人员丰厚的礼物。

天开始变晚了，她还是没有一点卡甘的消息。他很肯定地说过，明天要给她画画的。他改变主意了吗？弗里达的家人走了，护士在走廊里挨屋走着，趁病人还没有上床，把药送到他们手上。他根本无法信赖，她对卡甘的怒火升了上来，他还没有过来告诉她他的安排。如果他要画她，她必须得收拾一下，尤其是她的头发，她已经有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做过头发了。她决心拒绝给他做模特，好给他一次教训。

这三个女人走进房间，弗里达说："如果她明天再来，告诉她，没人打算给她签字，她最好从我们这里走开，到别处去偷病人的钱。"

莫斯考维茨夫人上床之后，弗里达在边上徘徊。"好吧，就让窗子关上好了，"她用希伯来语说道，声调大得足以让满屋子的人听到，"这样，你就可以不用抱怨，这会让你生病。"然后，她继续以她们的语言絮叨着，好像她想阻止她睡觉，阻止她对她施展阴谋。莫斯考维茨夫人别过脸去，弗里达不再说下去了，但她仍站在那儿，看着她。莫斯考维茨夫人感觉到弗里达的眼光慢慢地移过她的脸，她被子底下的身体，她仿佛在寻找什么，然后，她听到轮椅移开的声音。

她闭上眼睛。一下子，疲倦压了上来，她再也动弹不了

了。慢慢地，岑寂慑住了她，一个确凿无疑的声音从宁静的心底深处升了起来，起初十分柔和，逐渐高了起来。那是她妹妹埃尔维拉的女儿，那个小婴儿罗莎丽娅的哭声。记忆就如同一首远古无情的摇篮曲一样拽着她。

“你现在在干什么？已经上床了吗？”她听到雷恩的声音。

她醒了过来，猛地睁开了眼睛。她以为他在和她说话，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的近。但是，他是在走廊里，从护士台往外打电话聊天，借以消磨夜班的时间。

“我叫多伦……你呢？这有什么不一样？有人给了我你的号码……现在电视里正放什么呢？我打扰你了吗？……好吧，好吧，别发火。”

显然，电话另一头的女孩重重地撂下了听筒，因为莫斯考维茨夫人听到雷恩又开始拨号，等待，又一次放下电话重新拨号。

“你已经上床了？……你不认识我……我有你的号码……等一等……多伦……这有什么分别……我只想和你说说话……为什么不呢？……你在干什么……我不是从家打的电话……这是个秘密……不，不，不是军队，是安全部。不，我不能……你怎么知道，也许你想认识我，到现在为止，还没人后悔认识了我，想一想……比方说，你觉得……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怎么了？……等等……”

他恼火地笑了笑。然后，他又开始拨号，电话另一头的人搁下听筒，他又重新拨一遍，就这样用不同的声音重复了好几次。莫斯考维茨夫人咳了几声，想引起雷恩的注意，但他却没有听见，他正全神贯注地玩着他的电话游戏。这时，

他降下声调，显出一种亲密的口吻，但尽管如此，她还是能清楚地听到，他正在向他不知名的对话者说着一些猥亵的话。那个对话者比她的前任可耐心得多，看来，她对这种游戏的兴味之浓丝毫不减于他。

"雷恩，到这边来，请帮帮我!"莫斯考维茨夫人喊道。

他稍稍放低了声音，继续他的谈话。她让他说完。然后，他进了房间，走到她的床边。

"怎么回事，约兰达?"

"我要上卫生间，但我起不来。"

"如果你愿意，我去给你拿个便盆过来，"雷恩提议说。

"不，不要。我想起来。"

"为什么不要呢? 你在我面前不好意思吗?"

她从床上坐了起来，把脚伸进拖鞋，然后，把手臂伸向他。他扶她站起身，她拉过拐杖。当她转过身，走过自己的床与艾勒格拉的空床之间的小过道的时候，她看到他仍旧站在那儿看着她。从走廊里射进来一束光，照在他的脸上。他古怪地对她微笑，好像在等她说话。在他光光的头和半明半暗的脸上，在他眼神散漫的突出的眼睛中，她看到一种明灭与惊人的美，那是她先前从没有见过的。他带着静静的微笑陪她走到卫生间，然后向走廊走去。当她走进卫生间，她想起来，袋子忘在了枕头底下，里面有她的钱包。

她从卫生间里出来，飞也似地赶到床边，当她的手摸到枕头下面的袋子，她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她弯着身子靠着拐杖，把袋子拉了出来，掏出钱包，开始数她的钱。走廊的光太弱了，于是，她拧亮床头灯。但就在这时，她的眼睛落在房间的另一头，看见雷恩躲在通向走廊的门边，从黑暗

中看着她。他们就这样久久地在沉默中对视。最后，雷恩慢慢地走出房间，回到护士台。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所措。末了，她把钱包放回袋里，也没有清点，重新塞到了枕头底下。然后，她出了房间，向他走去。他正在看报纸。

“雷恩，”她说。

他抬起眼睛，漠然地望着她。

“你是个好人，我知道。比这里所有的人都好。你帮了我许多忙。刚刚在房间里，我拿出钱包是想给你点东西，一点小礼物，好让你知道我爱你。就像一个母亲爱她的儿子。”

“多谢。我不需要你的钱。回到床上去吧。”

她走回房间，上了床。有一个房间的女人叫了一声，可能是出于疼痛，也可能是做了恶梦。莫斯考维茨夫人听到雷恩走过去安慰她。然后，他回到护士台，又抓起听筒，开始与无名姑娘的电话闲聊。过了一会儿，他的声音不再干扰她。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某种东西触动了她。当祷告和内省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她从心底呼唤上帝，希望能再见见艾勒格拉，哪怕就只有一次。

第 三 章

早上，雷恩的情绪很好，好像昨晚的记忆已从他脑中消抹而去。洗干净最后一点洗发水之后，莫斯考维茨夫人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走出卫生间。他下夜班回家的时候，在走廊里看见了她。他走上去，对她说：

“你的男朋友在找你，”然后，放声大笑。

“你为什么笑成这样?”她问道。

“我不知道，”雷恩说，“也许我太累了，”他又一次笑了起来。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也不明白有什么可笑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为什么要他而不要我? 难道我不比他英俊，不比他年轻吗? 我什么地方不够好，你居然不爱我?”

“雷恩，我不允许这样对我说话，你知道。”

“你不知道什么对你是好的。”

她把头发一卷一卷地卷在从另一个病人那里借来的卷发器上，重新用毛巾包上头发，以免着凉，然后，她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弗里达低吼道："你打算这样坐着晾头发晾多久？你大可以再等几天，等新理发师来了再说。有什么事急成这样？"

"你没必要插手别人的一举一动，"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永远不会告诉你我在干什么。"

弗里达生气地转过轮椅，出房去了。

过了一会儿，卡甘在门口出现了。"我能进来吗？"他问道，随即，转动轮椅进了屋。费希曼留在走廊里。她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欢喜还是因为难堪。

"您好吗，夫人？[①]"卡甘大声说道。

"你不该在我这个样子的时候来，"她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你什么也没说。"

"恰恰相反！[②]"卡甘说道。"现在这样很好啊！我给你画一幅裹头巾的像，充满了异国情调！"

"不。不行。我还没有准备好。"

"什么时候能好？"

她想了一会儿，看了看表："再过一个半小时。"

"为什么？"卡甘惊讶地问。"这一个半小时你干吗？"

她微微笑了笑，没说什么，他让步了。

"我到这儿来，"他说。

"可以，很高兴等你。"

她拆掉卷发器的时候，头发差不多已经干了。她梳好头发，几乎认不出浴室镜子里自己的脸。现在我看上去真的像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一个病女人，她对自己说。她的头皱皱巴巴的，像缩了水。稀疏的头发一绺一绺地耷拉在太阳穴上，了无生气，和苍白的脸庞一样，面容都已被皱纹的海洋吞噬了。发根处渐渐滋生的白发暴露了出来，细细的灰色纹路透现出下面的头皮。这一次，她上了浓妆：双唇的红，两颊的粉，眼影的蓝，眉和睫毛的黑，前额、鼻翼和下颌的铅粉的白。化完妆后，她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带着一种奇怪的满意的心情低声说道："像接完最后一次客的老娼妓。"

他在走廊里，背靠着墙，坐在轮椅中，离她房间的门不远，他的腿上放着他妻子从比尔谢巴给他带来的新的速写本。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他看不见她。去把长袍换成合适的外套之前，她细细地看了他一会儿。在那一瞬间，他在她眼中像一个孩子，一个听话的老小孩，在耐心地等待。她知道，他只关心他自己，她没有人可依赖。

"真可惜，你把毛巾拿掉了，"他说，当她走出去见他的时候，"刚才真的很好看。像缠头巾。"

"现在这样不好看吗？"她问道。

"也挺好的，"他漫不经心地说，"挺好的。"

他们向职业治疗室隔壁的一间小屋子走去。卡甘告诉她，有个医生听说他要画画，就把这屋子的钥匙给了他，这是一间没人用的屋子。但是，当他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却看到一张铺好的床和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面摆着几本书，用报纸包着皮的练习本和一个咖啡杯，杯里残留着一些咖啡渣。两把椅子上扔着衬衫和长裤，还有另外一些衣服和个人用品。窗子关着，屋里闷热的空气中滞留着陌生人的热气和味道。莫斯考维茨夫人打开窗，卡甘把一把椅子里的衣服堆到

另一把上，这样，她就可以坐下来了。他静静地端详了她一阵子，审视她的姿势，头的角度，让她把头转到左边又转到右边，昂起来又低下去，直到他满意了为止。然后，他问她是否可以把这个姿势保持一个较长的时间，她回答说，这个姿势她觉得很舒服。

他把速写本放在腿上，用左手拿着，翻开封皮和最先的几页，显然他已经画了些什么。他一直翻到空白的一页，用右手的手指慢慢地抚摸着纸页，好像在享受纸面光滑的感觉。然后，他从睡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墨水笔，旋开笔帽，握住了笔的一端。他看着她，头歪在一侧。最后，他放正脑袋，目光停在画纸上，开始在上面画了长长的几笔，轮流地注视她和画纸。屋里很静，她甚至听得见笔尖在纸上滑过的声音和他均匀的呼吸，那么柔和，就像人熟睡时发出的一样。突然间，她仿佛觉得他的手指在抚摸她的脸，像抚摸画纸那样，她甚至无法弄清楚，是对这种触摸的惧怕和嫌恶之心强烈，还是想让自己屈从的愿望更甚一些。她偷偷地向他抓在速写本边缘的左手的手指看了一眼，那些黑色的僵硬而弯曲的指甲。这些指甲会触摸她的肌肤，这种吓人的可能性丝毫不亚于她心底突然涌动起来的一个愿望，已经有这么多年了，某件一直未发生的事终于要发生在她身上了。

“为什么这张脸突然变得这么哀伤?”卡甘问道。

“我可以说话吗?”

“当然可以。只是不要移动脑袋。”

“我想起了一些事情。”

“你想起了什么?”

“我的朋友，可怜的人，艾勒格拉，她快要死了。她这

一辈子都在害怕一个人死去，她就怕这个。”

他继续画着，交替地看着她和画页。她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她说话。

“她希望在死亡来临的时候，能呆在这里，”莫斯考维茨夫人补充说，她并不是想告诉他这个，她只是想继续谈话，仿佛在试图推延一个即将宣布的判决。“只是想在我身旁，在她的朋友们身旁。这对她来讲是那么重要。只是不要在死亡到来的时候孤零零地一个人。而现在，有谁知道她身边是不是还有别人，当她……”

“我说，”他打断了她。他翻过速写本上的一页纸，在下一张纸上用粗线条画了几笔，然后，仔细地看了看效果，“我说：如果要死了——那么，就一个人死，像一条狗一样，没有什么多愁善感的虚饰。因为，当然了，死亡是一种生理现象，没有美，也没有什么秘密，只是结束罢了。对狗对人来说都是一码事。”

接下去很久，他继续画着，对纸上的画颇不满意。他又翻过一页纸，从头开始画起。现在，他几乎不再看她了。这么久保持一个姿势坐着，她觉得累了，便问他，是否可以休息一会儿。

“再等一分钟，”他要求道。“现在一切正好。请再多等一会儿。就几秒钟。”

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她坐在对面。他完全沉浸在面前的画纸之中，已经停止看她了。他所要的一切都在那儿，在纸上，每样东西都在他和他自己之间被决定，在他和画纸之间。她的在场对他来说根本无关紧要。

突然传来一阵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门开了，那个

小花匠出现在那里，她曾透过访客室的玻璃墙见过他。他向前跨了一步，又马上给吓了回去，一动不动地在原地站着，好像害怕地跑都不敢跑了。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这是怎么回事?”卡甘生气地说。“你要干什么?”

男孩一声也不吭。他长长的手臂开始发抖，于是，他把手臂紧紧地贴在身体两边，手指漫无目的地拨弄着短裤的边褶。他想说点什么，脸却扭曲了起来。他的耳朵红了，刚理过的头畏缩在脖子中间。最后，他总算挤出了一个字：“拉扉克……”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你是在找拉扉吗?”

他点点头，脸又扭曲了，说：“拉扉克……”

“你要做什么?”卡甘不耐烦地问道。“出去。”

“他是拉扉的弟弟，”莫斯考维茨夫人解释说。“我们在下面的花园里见过他，和拉扉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祈祷。记得吗?”

男孩缓了过来，一瘸一拐地走到屋角，拿起一个用白布裹好的小包，亮给他们看了一眼，好像在征询他们的允许。

“这是拉扉的房间，”卡甘低声说，向周围环视了一下，失望地对这个地方重新做了个估量。“这些东西是他的。医生说这个屋子上了锁，没人在这儿工作，这儿没有人，这屋子可以给我做画室，”他把钥匙从睡衣口袋里掏了出来，像是要证明自己的话。

“这是拉扉的房间?”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那个男孩。

“我哥哥……”男孩说。

“这里头是什么?”卡甘问。

男孩跪了下来，飞快地解开包裹。里面有几片白面包和

两个更小的包在白色的沾染了油污的外皮中的包裹。男孩动手解其中的一个小包裹。

有人在敲门，男孩充满希望地抬起了眼睛。罗莎走了进来，甜蜜地笑着，但当她看见那个男孩，脸色登时峻厉了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她生气地喊道。

“他是拉扉的弟弟,”莫斯考维茨夫人解释说。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我自己也可以告诉你这个,”罗莎说。“出去，赶快!”

男孩迅速绑上了他的包裹，把它夹在手臂底下，蹒跚地向房门走去。在门口的地方，他停了下来，含糊不清地说：“拉扉克?”

“出去！他有时间的时候会去找你的,”罗莎说着，指了指门。

“也许他有事要见他?”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男孩走了，罗莎气呼呼地嘘了一口气：“他是个笨蛋，你看不出来吗？他们把全家都带到这里来，他们最终还要接管这个地方呢!”然后，她转眼间换了一副表情，脸上再次布满了甜蜜的笑容：“你画得怎么样了？医生告诉我你在这里给她画画。让我们来看一看。”她走过去站在卡甘的轮椅后面，望着他膝盖上的画本。“真漂亮!”她叫道。“真漂亮！多像啊！哈，约兰达，你太幸运了，他能给你画画，你在画里多漂亮啊。你什么时候也给我画张画啊，拉萨尔？为什么只给约兰达画，不给我也画一张呢?”

他回转身子，不失礼数地向护士长微笑了一下。罗莎盯着莫斯考维茨夫人叫嚷道：“你今天可真漂亮，约兰达！这

新发型真有品味！画肖像再合适不过了！”

罗莎走了以后，卡甘翻转膝盖上的画本，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就是不让你工作。”

“这下，她可会给我苦头吃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为什么？”卡甘问道。

“你刚刚没有看见吗？她是那么嫉妒我，因为你同我说话，因为你给我画画。只要有可能，她就用恶毒的眼光鸩杀我。”

他爆发出一阵大笑，觉得非常好玩，他把本从膝盖上拿了起来，端详自己的作品。“这不可能，约兰达，你不可能真的这么想。我不信！”

“不，是这样的！你可以笑，但这没什么可笑的。那些忍受着这种痛苦的人是不会笑的。如果你不想相信，那你就不必相信。在欧洲，在以色列，都是这样的，我知道的。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懂得用邪恶的目光害人，而你却无法加以抵抗。你以为我是怎样才会从楼梯上摔下去的？我的邻居会拿邪恶的目光鸩杀人，她看见我下楼，便打开门说，就跟刚才罗莎那样说：你真美，你看上去美极了！一下子，我就从楼梯上摔了下去，摔断了腿。他们有魔法，这些人。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也许从撒旦那里吧。”

他从画本上抬起眼睛：

“‘噢，撒旦，怜悯我这无尽的不幸吧！’”①

“是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这是波德莱尔的诗，”卡甘说。

---

① 原文为法语。

“这无关紧要,”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这种事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这没什么可笑的。”

“那么，她将对你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好事，我可以向你保证。”

“约兰达，有关你的生活，我一无所知。涉及个人的问题，可以问吗?”

“我以为你不会感兴趣的。”

“我当然有兴趣。你有家，有丈夫和孩子?”

“在原来的国家里我有过一个丈夫。我们离婚了。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为什么?”卡甘问道。

“一开始的时候，曾有过伟大的爱情，后来，他开始恨我。爱是那么汹汹而来，汹汹而去。那时，我还很年轻，什么都不懂。我一无所有。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法国人。他在那里的领事馆工作。我们结婚了。在一起还不到三年。我们结婚以后，他开始喝很多的酒，一天到晚骂个不停，咒骂我是个犹太人，说他不想和一个犹太人生孩子。他很英俊，一头金发，像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但是，他的心很黑。他恨我恨得入骨。像个疯子一样。我想多半是酒精在作祟。那时候我真的很苦。他对我有极强的力量，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始终都在原谅他。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爱我，摘星揽月什么都想给我。后来，他开始入骨地恨我，对我来说，活着就和死一样可怕。最后，他终于想到离婚了，他把我的生活变得和地狱一般悲惨。他回法国去了，我再也没有他的半点消息。我想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但那真难啊。他们不让我再来过。于是，我来到了以色列。”

“后来呢?”

“后来我就一直独身一人。我过够了。”

“这么多年只一个人?”卡甘问道。

“是的。”

“在?你有一套公寓?”

“是的。”

“靠教师的薪水生活?”

“是的。过得并不轻松。”

“棒极了,”他说。“多少间房子?”

“两间。但是在五楼,没有电梯。那并不容易,对一个腿上有病的人来说,那么多楼梯。要想出门都不可能。一年到头就呆在楼里。幸好总有那么多事要做,有电话和收音机,晚上还有电视。”

“没有家庭,没有兄弟、姐妹,他们也没有孩子?”

“没有。”

“没有亲戚?”

“一个也没有。都在海外。没有人上这里来。如果我在那边结了婚,和任何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那边有了我自己的家,那么,我也不会到这里来的。我有过几个朋友。他们都已经死了。”

他默默地看着她。

“你呢?”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你昨天看到了。”

“她很年轻,”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是的。我结婚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很好的女人。但是,老夫少妇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她曾经是俄罗斯的舞蹈演

员。现在是比尔谢巴教小姑娘跳芭蕾的老师。她很不容易。我的日子也并不轻松。有的时候，她稍稍神经质。但她是个好女人。”

“有孩子吗?”

“没有，”他说。“孩子对老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人们说：老人就像孩子。”

他把画本给她看，带着微笑问道：“你想看吗?”

“为什么不呢?”

“还没最后完成呢，还有些东西得做，但已经能够看出一些了。”

他推动轮椅迎着她过去，靠近她的时候，他翻转画着肖像的那一页给她看。她所看到的是一个蜘蛛网状的东西。无数的粗线和细线横着，竖着，交叉着，直线和曲线，波形和圆环，密密匝匝的像地图一样，形成了山谷和巅峰，高地和斜坡，在它们中间，一张面容隐隐约约地浮现出来。这是一张空空的脸，空空的眼眶，眉毛有如青黑的瘀伤，鼻子的阴影，中间是凹陷的鼻孔，萎缩的嘴唇，一片灾难后的废墟，逐渐被蚕食的阴影，随着肌肉的死去而消亡。

她从画上移开脸去，用手捂住了眼睛。他把画本放在膝盖上，悄声说道，话语中满是惊异：“约兰达，你怎么了?”他的手指抚摸着她的手。她感觉到它们的温暖，它们的柔软，它们的坚强，以及它们所给予的决定与磐固的保证，可同时，她仍禁不住地想起它们可怕的使人嫌恶的外表。

“约兰达，”他再一次悄声说，“你怎么了?”

她把手从眼睛上挪开，审视着他的脸：“我看上去就是这样的吗?”

“这是我眼中的你。这不是摄影似的画像，这是绘画。这是我主观的眼睛看到的你的脸。”

“太感谢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更是出于痛苦而不是恼怒，“恭维备至，我不得不说。”

“这是艺术。你知道艺术吧？”

她把手从他的手中抽了出来。

“如果我想画摄影似的肖像画，我可以去埃拉特[①] 的饭店，给那里的游客画，能赚非常多的钱。但是，艺术完全是两样的。”

“如果你见过我在欧洲时的照片，我年轻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但约兰达，这不是一回事。”

“当然不是。今天，哪儿都是皱纹，今天，就和一块破布一样，你以为我不晓得吗？在这之前，我照了镜子，我什么都看见了。”

他看着他的画，细细地看着：“但这里面有力量，不是吗？你没有感到力量吗？”

“你把我画得像个女巫，”她说，“但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看到的我。”

“罗莎护士真的将邪恶的魔力施加到我们身上了，”卡甘悲哀地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看到了？”

他的眼神一片哀伤，午时的光从窗口射进小屋，给这双眼睛抹上了一层浅浅的棕色，他金色的睫毛亮亮的。他静静

① 以色列的港市。

地审视着她的脸。她很快地从拐杖头的手袋中抽出一张纸，拭去了顺着面颊潸潸而下的泪水。

他再一次拿起她的手，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像祈祷一般：

我的孩子，我的姐妹，
想一想甜蜜的友情吧，
到那里，我们生活在一起！
享受闲暇吧，
相爱直到死去，
在和那相像的地方！[①]

“我惟一的要求是不要让别人见到它，”莫斯考维茨夫人指着画像说道。“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卡甘说。

他松开手，从她手里拿过泪水浸湿的纸巾，擦拭她的双颊，有几处的妆容已被泪水冲坏了，又用一个画家娴熟的手修补余下的妆容，最后，他说：“好了，现在好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如果我化完妆后在镜子前面对自己所说的话你听到了，你就不再会觉得我那么纯洁了。”

当她走进过道的时候，弗里达和克拉拉激动地对她说：“阿德拉正在找你。”

---

① 原文为法语。

"艾勒格拉怎么样?"

" 还没死呢," 弗里达说。"所以阿德拉才那么急。"

阿德拉的语调催人泪下，她的表情也一样——这与她漂亮的充满自信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她长得高而壮，大约50上下，头发里已经夹着缕缕银丝了——尽管还不多——她也没有把它们染黑；很明显的，她简单的发式是出于她自己的手笔。莫斯考维茨夫人觉得，她如果在外貌的这一方面多用点心，将比现在远具魅力。她身上发出在夏季的溽热中长时间挤公车后所特有的烟味和汗的酸臭。她从来不用除臭剂，也很少换衣服。

她们刚刚互相问候了一声，阿德拉就忙不迭地搬了两把椅子到外面的阳台上，并请莫斯考维茨夫人和她一道过去。这条长长的阳台连接了屋子这一侧所有的房间，面对着一大片草坪。莫斯考维茨夫人就吹进阳台的风发表了一些保留性的看法，而后，她告诉阿德拉，严寒如何地险些要了她的命。阿德拉提出去取点什么给她披在肩上，还没等莫斯考维茨夫人解释清楚披肩放在哪儿，那个手脚麻利的女人已经回来了，把一条大围巾裹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的肩上，又用双手按摩了一会儿，这按摩的秘诀也许只有她才懂。

莫斯考维茨夫人问她艾勒格拉怎样了，阿德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作为回答，然后，她点燃了一支烟。她摊开双手以表示她的忧虑、绝望和无助，又摇了摇头，仿佛在说：无济于事了。

"我刚从那边过来," 阿德拉说，把烟灰弹过栏杆，落下草地去了。"他们只许我与她呆一刻钟。"

虽然她比莫斯考维茨夫人和她的朋友们年轻得多，而

且，她是在成年以后才流亡到以色列来的，但是，她毫无困难地说着她们的语言，只在极偶尔的时候，才能从音浪中捕捉到一丝犹疑。

“她已经离死不远了，”阿德拉补充说，她把烟喷向一边，朝着草坪，远离莫斯考维茨夫人，那熟练的动作让人一下子就能看出，她是个常与病人打交道的人。“他们给她输了血，谁知道这样能维持多久。医生自己都说不出来。我与那里的医生护士取得了联系，让他们尽一切可能救她。如果不是我，她早就死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整天都得守着她。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坐两站车过去，坐两站车回来，还得来回步行几公里。晚上，我得忙家务，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上帝知道我是怎样熬过来的。”

她在铁栏杆上摁灭了烟头，把烟蒂拿在手里，想找个地方扔掉。末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面巾纸，把烟蒂包在里面，又放回了口袋。

“今天，她看上去好了一点。我们说了几分钟的话。她有一颗圣人的心，那个女人。现在，只有一件事让她担心，那就是，我应该得到工作的酬劳。她用最后一点力量问我，有关我们之间的协议是否都实现了，从我开始帮她的时候她就答应我的东西，我是否都已拿到了。我照看她，并不是为了钱，这一点她很清楚，但是，她还是坚持说，我应该得到些什么。因为她知道，我为她所付出的辛苦。她要我发誓，必须做好这件事。她也问到了你。她爱你。她常常想到你。她请求你别生她的气，请求你宽恕她。我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但这是她要我告诉你的。”

“不！”莫斯考维茨夫人叫道。“告诉她，我根本就没对

她生气，完全相反，我从心底爱她，我总是祈祷她能好起来，回到我们中间。”

“她不会再好起来了，”阿德拉说。“她知道这是她最后的日子了。她想带着一颗清白的心离开这个世界，不想欠任何人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她让我来找你。她请求你在这些纸上签字。这是她对你的请求。也许是她最后的请求。”

“什么纸?”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情地问道。

“弗里达没对你说吗?”

“她说了点什么，但我没懂。”

阿德拉打开放在腿上的皮包，拿出一张迭好的纸，递给莫斯考维茨夫人。还没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她需要眼镜，那个精力充沛的助手已经站起来走进屋去，从她床边的小柜子里拿了眼镜，回到阳台。她的敏捷和主动着实使人惊讶。文件是用她们的语言写的，莫斯考维茨夫人仔仔细细地读着，想利用这点时间考虑一下，她应该怎么对阿德拉开口，怎样才能说清楚拒绝的理由。可是，究竟为什么她拒绝签字呢?她也不知道。阿德拉又点着了一支烟，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光在纸上掠过。文件中写着，阿德拉毫无保留地照料艾勒格拉，在过去的八年中，她满足了她的一切需要，在她住院期间，每周至少去医院探访两次，给她擦洗、涂油、按摩身体，因为已经毁坏了艾勒格拉的皮肤。文件中详细地列举了她为艾勒格拉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为艾勒格拉的缘故的各种跑腿活。莫斯考维茨夫人读完之后，把文件交还给阿德拉。这位干练敏捷的妇人马上递给她另一份文件，是由艾勒格拉·列维签字的。在这份文件中，艾勒格拉表达了自己对阿德拉的一片谢意。在过去的八年中，当艾勒格拉的两个兄

弟对她置之不顾，袖手旁观的时候，是阿德拉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她，为她做了一切。出于这个原因，艾勒格拉决定将公寓和公寓中所有的物品，以及死后银行户头上剩余的钱款遗赠给阿德拉。除了这份文件，还有一份等待弗里达·巴卡尔、克拉拉·郝塞考维茨和约兰达·莫斯考维茨夫人签名的宣誓书，以兹证明，在签名人在场的情况下，艾勒格拉·列维是神智清醒，头脑正常地写下这些文字并处理她的财产的，她没有受到任何身体、精神或者道德上的压力，也没有受到威胁或者被强加以暴力，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等等。这是她们国家的某位律师口述给阿德拉，是以她们的语言，用最严密的法律术语书就的。这位律师用打字机为阿德拉打出了这些文件，并用复印机复制了好几份。

“我不能签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为什么？”

“这上头说，在艾勒格拉写下这份文件并且在上面签字的时候，我是在场人，可这并不是事实。”

“你不懂的，”阿德拉嚷道。“这只是一个形式。重要的是你了解她，你了解她对我的想法和我为她做的一切。你当时是否在场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我不是律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实在不懂这些事务，我不能在上面签名，这里头讲的不是事实。”

“如果你真的爱她，你会签字的——为了她，不是为了我。因为这是她的愿望，而你知道这是真的。你知道我为她所做的。你亲眼看到的。而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爱。”

“那你为什么想要得到遗产?”

“我想要遗产? 你在说些什么? 有什么可继承的? 黄金、钻石还是水晶?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楼梯底下的一间屋子, 2 米长, 1.5 米宽。也就能塞进一张床和一个冰箱。你以为像这样一个地方能值多少钱? 我不想从她那里继承什么遗产, 别开玩笑了! 是她要给我! 她不想让她亲爱的兄弟们得到。放弃她的东西我会很高兴的。我要来有什么用? 但是, 我答应过她, 算是帮她的忙, 不让她的兄弟们染指属于她的任何物件。她的愿望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我必须要遵守诺言。因为对一个死人食言是最恶劣不过的罪孽和最危险的事。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坚决地回绝阿德拉, 不听她的入情入理而且颇富说服力的解释: 是因为她身上那股难闻的气味? 这是整日不知辛劳地苦干的人所特有的味道。还是因为她怕出庭作证和受人盘问的麻烦? 也许是因为她不得不自己弄头发? 而此刻, 她感觉头发如同一块头巾一般盖在头上, 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一种废墟所有的荒芜的感觉很快在她的头发上扩散开来, 她能感觉到它正在抚过她的头皮。某样事情正在发生, 使头发彼此分隔开, 使它们变得愈来愈稀疏, 变得平直而干枯。头发将会一小片一小片地掉光, 光秃秃的地方将会越变越大, 油腻腻地窒息着, 像死了的东西一样。她就这样站在阿德拉面前——虚弱而卑贱; 而阿德拉占据着一切优势, 正竭尽全力地从她这里夺取一些她尚未肯定是否给予的东西。

“我得先考虑考虑,”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语调中透出一丝不耐烦,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拿定主意的事情。”

"这有什么可决定的?"阿德拉坚持道,"我将简单地告诉她,你不准备为她做这件事,为她签个名对你来说是力所能及的。你知道,她为你做的会多得多。不过,谁都得自己拿主意……"

莫斯考维茨夫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拄好拐杖,对着门走了过去。阿德拉热切地望着她,莫斯考维茨夫人可以感觉到这个果决的妇人的双眼在盯着她的腿,审视它们的行动。

"天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也需要别人的帮助,还有谁可依靠,"阿德拉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继续往前走。

阿德拉站起身来问道:"我应该怎样对艾勒格拉说?"

"告诉她,我全心全意地爱她。告诉她,在我的一生之中,还从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像她一样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她这么说的时候,话语有如短剑一般刺着她的心:现在,她能够肯定,自己再也不可能见到艾勒格拉了,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艾勒格拉为什么把自己告诉她的事告诉了莎塔娜。"告诉她,我知道为什么她会以为我生她的气,我不在意,这根本不算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原谅她了。我永远不会对她生气。"

"我觉得很遗憾,"阿德拉说,"你会后悔没有在上面签名的——为她也是为你自己,不是为我。我只希望不会太迟了。这事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不了解你,也不关心你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她爱你,这在我是很重要的。"

她叠起纸,放回皮包里面。然后,她把皮包甩到肩上,追上莫斯考维茨夫人,紧紧地跟在她身后。"任何一个人到了这样的环境,"她轻轻地说,散发着烟臭的嘴贴近莫斯考

维茨夫人的脸，“任何一个处在这样环境中的人都会知道怎样更明智地行事，知道考虑一下以后将发生的事。”然后，她走开了，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吃中饭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到了卡甘那一桌上。他看起来紧张而忧虑。费希曼和他们坐在一起，对着她愉快地转着眼珠，贪婪地吞咽着盘子里的食物，比所有人都快地结束了午餐。卡甘长长地、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说道：“你是怎么吃饭的？吃得这么快有损健康。这样会得胃溃疡的，你想做什么？你这个医生，儿科医生，你连这一点都不懂吗？”

费希曼登时变得一脸严肃的样子。卡甘接着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有时，我爱他，可有时，我甚至不想看他。”

费希曼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或许他能听懂你对他说的话？”莫斯考维茨夫人担心地问道。

“也许懂，也许不懂，”卡甘说。

又一次，他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知道这类沉默是必须要预料到的——她知道如何退回自己的世界，消失无踪，并保持安静。

“约兰达，”末了，卡甘说，“我有件麻烦事，也许你能帮忙，可是，只有当你真的不觉得困难的话。”

“什么麻烦？”

“这事说来很不好意思。在这个礼拜天之前，我急需 50 镑。也许你能帮我？但是，一定得你不觉得难办才行。”

“可以，当然可以，”她说着，伸手去够拐杖上的手袋。

“不，不是现在，”卡甘厉声喝道，这样的语气她从未听他用过，“等一会儿，在我们离开餐厅之后。”

费希曼坐在那里，垂着头缩着肩。他的脸看上去一副痛苦的神情。他的头很大，光秃秃的，脸庞是滚圆的，耳朵尖尖的，棕色的睡裤一直卷到膝盖上方。突然，他看着她，像一个手推车上的婴儿一样，小而无助。她很同情他，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怜悯，甚至不敢对他微笑，因为她怕这样会引来卡甘的怒火。

“我为你画的画撕掉了，”最后，他说道。

“为什么?”

“你问为什么?”

她默默地不说话。

他们三人一道离开餐厅。在通往男病号区的门口，她把一张50镑的纸币塞到卡甘手里，他则迅速地掖入睡衣口袋之中。她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推着轮椅走进房间，先是卡甘，费希曼跟在后面。她对自己说：如果他依言在礼拜天把50镑还给她，这将证明他尊敬她，如果没有——她将疏远他，以免尊敬感觉痛苦和屈辱，这是她所无法忍受的。总之，如果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要钱，这就意味着事情麻烦了。是什么使她向他讲述她在原来国家中的生活，讲述她的丈夫、她的苦难，讲述她在公寓中的孤独，她就如同一个囚犯一样住在里面?他为什么向她问及她的公寓，为什么他想知道那是否是她的?

这些疑虑、担忧和她对自己所怀有的恼怒使她在下午怎么也睡不着。她与艾勒格拉和别的妇人朋友们的生活是多么愉快，直到一切开始在她头顶崩溃为止。她闭上眼睛，努力

舒展肢体，假装一切还与原来一样。在近来那些对并没有真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的记忆中，有一段从脑海中浮现了出来。这并不是做梦。她醒着，紧闭的双眼渴求迟迟不来的睡眠。她甚至试着从这段记忆中挖掘尽可能多的细节，而这记忆是她先前从未有过的，是从别的什么人的经历中凝聚而成的，这不是她的记忆，不知何种原因却储存在她的记忆之中。

她坐在走廊上的一把低矮的椅子中，光靠她自己是无法从这种椅子上站起来的，没有人帮助她。谁也不理睬她的叫唤，就好像他们都看不到也听不见，就好像她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人注意她，连那些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也不例外，他们的腿擦过她睡袍的边缘。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也许已过去了几天。她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连去洗手间的欲望也没有。她只想洗个澡，把喷头拧到最大，让猛烈的水流冲击她的身躯，再用滚烫的毛巾包裹起来，把这世界的渣滓从肌体上涤荡干净。但是，他们谁也不答理她。长长的走廊渐渐地空了，灯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只有靠近门厅的电梯旁边的那盏蓝灯还亮着，在走廊的黑暗中显得格外的微弱。当他们走近她的时候，她认出是拉扉和雷恩，但他们的脸空空一片，眼睛看也不看她。他们走到她身边，温柔地把她从椅子上扶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把手撑在她的腋窝底下，带着她走过走廊。她的脚无法着地，便有了一种失重的感觉，所有的疼痛也都消失无影了。他们到了走廊尽头处的那个房间，没有病人住在里面，这是个空屋。他们在那里停了下来，雷恩独自用强劲的双臂撑着她，拉扉将钥匙在匙孔中转了三圈，打开了门。屋子里漆黑一片，空荡荡的什么也

没有，既没有家具也没有窗户。在正对着屋门的墙边，艾勒格拉蜷缩在那里，露出侧脸。看到他们的时候，她站了起来，赤裸着身子，瘦骨嶙峋的。她显得十分的惊慌，背脊抵着墙，就好像要挤进墙里躲起来，一只手张开了盖着胸部，另一只则遮着羞部。从走廊里透进来一点微微的光，在开门和关门的那一瞬间，莫斯考维茨夫人看到她狭长的脸上覆盖着稀稀疏疏的头发，看到她斜眼中的光芒，看到她目眩地把眼睛调往屋子黑暗的那一边去，这时，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中猛然迸发出了渴求和爱意。

下午，陈医生来到了病房。他站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边，向她微笑。在所有的医生中，她最喜爱这个年轻的医生，他对她总是耐心而彬彬有礼。她正坐在床沿上，用一个护士给她的酒精棉花擦拭漂亮外套上的油渍。

"你感觉怎么样，约兰达?"

"我喉咙不舒服，不过，现在好多了，"她说。

"你的行走进步多了，"医生说道。

"理疗没什么用，"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对别的病人，他们采用不同的治疗和按摩，对我，只是抬腿，放腿。这根本不管用。"

"你必须多走动，"陈医生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再过一阵子，你就可以回家了。"

"回家?"

"当然！你总不想一辈子呆在这儿吧。"

"我怎么能回家呢?"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什么意思?"医生惊讶地说。

“离开了拐杖我寸步难行。我的腿还没好呢。”

“就是这样了，约兰达，”医生说道，“恐怕永远都是这样了。”

“但是，他们说过，手术以后……”她试图驱走这可怕的消息，就像这只是误传而已。

“是的，”医生说，“但是，骨头没有纠正好，再动一次手术是不可能的了。”

“为什么？让他们再来一次。直到我能走为止。”

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以安慰她。“不，约兰达，我们不可能再动手术了。你已不再年轻，你的身体经受不住的。”

她放下被油弄脏的衣服和酒精棉花，她的头落到了枕上。“我这一辈子都得靠拐杖走路?”

“没关系的，这并不是世上最糟糕的事，”医生说道，“你会适应的。”

“一个女人腿上有病，孤零零地住在四楼，你们难道可以把她遣送回家吗?”

“难道你想在这儿渡过你的余生吗?”陈医生问道。“你愿意把这儿当作你的家吗?”

“还是这儿好些，”她说，“我就一个人，没人能帮我。”

“那么，你应该去疗养院。你到这里只是为了康复，对你，我们再也无能为力了。只能找社会福利部门。”

他看着她苍白的面孔，俯身拍了拍她的肩膀，又说了一句，“没关系的，约兰达，你是个坚强又能干的女人，我知道我可以对你放心，”然后，他走出了房间。

弗里达推着轮椅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边，看着这个沉重的女人躺在床上，摊着四肢，脸上满是怒火。

“怎么了?”她责备地低吼道:“你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的余生都得呆在轮椅上。”

“如果我这辈子都得呆在轮椅中，我早自杀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自杀呢?”弗里达问道。“难道我没有走路的权力?你凭什么觉得高人一等?”

克拉拉走了过来，站在弗里达的一边，说道:“反正，你从不出门，那么，拄着拐杖出门和不拄着拐杖出门又有什么区别呢?谁也不看你。”

“有的时候我会出去走走的,”莫斯考维茨夫人争辩道。

“什么都会习惯的，约兰达。这也一样。比这还糟的事也能习惯。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克拉拉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愿意起床，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护士和朋友们请她起床吃饭，她用被子蒙着头，不加理睬。

护士长来了，站在她床头，用话鼓励她:“约兰达，是莎塔娜在和你说话!你不是很怕莎塔娜吗?我要杀了你——喔喔喔嚯!”她发出一种吓人的狼嚎一般的声音，然后，拖开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头上的被子。

“就让她自作自受地呆着，直到平静下来,”玛蒂尔达·弗兰哥建议道。“反正，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起来的。首先，她得去卫生间，在那里站上一个小时，把粉啊、胭脂啊、口红啊抹在脸上，还要整理她的头发，然后，她就会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多谢你的建议,”莎塔娜说着走出房间，在她身后，玛蒂尔达·弗兰哥用拉地诺语留下了一串长长的、粗暴的咒骂。

当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餐厅的时候，她本想和朋友们坐到一起，她们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盘子，但这时，卡甘用他最大的嗓门对她喊道："约—兰—达！约—兰—达！"他怪异地强调每一个音节，他兴奋的时候常常这样。于是，她不得不坐到了他那一桌。

女侍者是个一脸乖戾、脾气暴躁的老女人，卡甘恭维她的容貌。费希曼坐在他的旁边，卡甘称他为"我的兄弟"，称莫斯考维茨夫人为"我的约—兰—达"，佩雷斯·卡比瑞也在这一桌，自言自语地坐在那里，卡甘把他称作"将军"。盘子里的食物，他几乎碰都没有碰。

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桌上点着蜡烛，放在小碟子里。他们用红色的塑料杯喝茶，在那些允许喝酒的病人的杯中，倒入了一些甜酒。莫斯考维茨夫人举起了杯子，悲哀地说："平安珍重。"但是，卡甘没有回答她。一种恶作剧的神情闪过他的眼眸。他四下里看了看，在整个的餐厅里扫视了一眼，然后，倾着身体靠近费希曼的轮椅，把手伸向他的朋友的腿和椅边之间的空档，从那里抽出一个扁平的酒瓶。他迅速地打开瓶子，伏到桌子底下，大大地喝了一口。然后，他麻利地盖好盖子，把酒瓶放回原来的地方，用衣袖擦了擦嘴，直起身子，说道："我的约—兰—达，平安珍重！"

费希曼得意地笑着，拍着靠近大腿的桌布，愉快地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转动眼珠。

"你也来点吗?"卡甘问道。

"不，谢谢，"她冷淡地回答说。

女侍者走了过来，看了看卡甘的盘子，说道："你为什么不吃？你什么也没碰。"

"亲爱的，"卡甘说，"我吃得很慢很慢。别担心，我向你保证。"

女侍者俯身朝向他的脸，嗅了嗅。"你喝什么了？"她叫道。"谁给你酒了？你从哪儿得来的？"

"没有，"卡甘说道，"只从我的约—兰—达那里喝了一小口，只是尝尝。"

"你都干了些什么？你不能给他酒，"女侍者责备莫斯考维茨夫人，"他不允许喝酒。医生禁止他喝。你莫非以为我吝惜一点酒吗？"

女侍者怒气冲冲地走开了，费希曼叫道："噗，霍乱！"卡甘负疚地看了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眼，手好像祈祷一样放在一起："对不起，约—兰—达，对不起！这就是生活，谁都不是天使！"

"为什么你不能喝酒？"她问道。

他懊丧地挥了挥手。"他们说，服用他们开给我的药的时候不能喝酒。还有，如果我吃糖的话，伤口也不容易痊愈。我比谁都清楚我的身体。医生们什么都不懂。"

"但你是禁止喝酒的！"她不耐烦地说道。

"胡扯，我的约兰达，你有什么可害怕的？不管怎么样，什么是一个男人的生活——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还是别的什么？"

"如果这酒是用我给你的钱买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一边指着费希曼轮椅上的酒瓶藏匿处，"那么，我后悔我给了你钱。"

"噗！"卡甘说道。"这么粗俗地谈钱！对我，一个艺术家！你不知道吗，约—兰—达女士？"

在那一瞬间，她知道，他不会把她借给他的50镑还给她。

“那个准尉活像个疯子。他就是不能相信。我们一天得做多少事情，”佩雷斯·卡比瑞说道，“晚上，‘职责以外’。你，卡比瑞下士，你负责所有的人。上帝诅咒他……”

费希曼已经干掉了盘子中所有的东西，当佩雷斯·卡比瑞扯开嗓子唱“我的爱”的时候，他开始脱睡衣。她已不再怕看他裸体的样子了。费希曼随着佩雷斯·卡比瑞歌声的节奏用拳头捶打胸部，卡甘看着他，高兴地放声笑着。

“这有什么可笑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是个有意思的人，我爱他，”卡甘说。

“有什么可爱的？他甚至不懂你在说什么。”

“谈话并不是重要的，女士。重要的是感觉，重要的是心。”

一个护士走到费希曼身边。“如果你下次还在餐厅里脱衣服，我们就不让你进来了！”她说。“你听到了吗？你会什么吃的都没有，得挨饿！”她给他穿上睡衣，他驯服地没有反抗。“还有你，别再发出这种噪音！”她对卡比瑞说。“安安静静地坐着，吃饭。”佩雷斯·卡比瑞站了起来，支好拐杖，说道：“还有陆军运输勤务部的女孩！她们全都来了，大声喝彩，我唱道：我的爱……”他一瘸一拐地朝门走去，转过身子对整个屋子喊道：“立正！”然后，他走了出去。

“约—兰—达，”费希曼嘟囔道，“约—兰—达。”

“你看，”卡甘说，“如果他想说什么，他会说的。再说一遍：约兰达，”他要求说。

“约—兰—达，”费希曼说道，“约—兰—达。”

卡甘笑了起来。他的眼光遇上了她的，她的眼光冷漠、愤懑，一副不赞成的样子。“哦，你认为我醉了?”他问道。

“不是，”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我只是碰巧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已。你没醉，你只是想嘲笑我。”

“我爱费希曼。他是我的魔鬼。你知道魔鬼?”

她沉默不语。

“他照顾我。”

“他照顾你的酒，”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不，请别这么说，”卡甘说道，“这样的话我在我妻子那里已经听够了。”他用手掩住了耳朵。“我不想从你这里听到这些。对不起，约兰达!”

她甚至没有告诉他他们打算把她送回家去。他会关心这个吗?

“噗，霍乱，”费希曼说道。

她站起身离开了餐厅，就如同在逃避某种巨大的危险。一进到走廊，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如释重负。我独自一人五十年了——她想——不是为了让自己卷入一个病殃殃、醉醺醺的自私鬼的纠缠与侮辱之中。她又走了几步，停了下来。她的脚踝剧烈地疼痛起来。她略略地弯下身子，更多地靠在拐杖上，以减轻身体压在腿上的重量。她抬起头，向走廊看去。猛然间，她涌起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这是她这一生中第一次站在这里。以前，她从未如此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地方充溢着悲剧色彩的不人道的美。走廊里闪烁着一盏白色的荧光灯，白色的地板如同镜子一样平滑明亮，一面墙是胶刷的白色，另一面则是一块完整的玻璃，透过它可以看到一个狭长的布置优雅的内花园，结了顶，在灯光的照耀下像一个水

族馆一般。花园的背面是另一个病区的玻璃墙，那是男病区，整个病区的建构完全是女病区的翻版。男病区的玻璃墙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的墙，与女病区这边一模一样，墙上开着进入病房的门。同时，玻璃墙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女病区的白墙，有妇人们坐在墙边，通往病房的入口，病房墙上挂着的画和别的装饰品，还有病人家属送的匾额，以表示对医院的敬意和感谢。两边病区的走廊的相交处一头是餐厅，另一头是病区的出口。两头都有护士台，护士台设在走廊的中间，可通往花园。此刻，她的眼睛停留在护士台上。

在护士台边，几个护士正坐在那里，从深深的厚玻璃杯里喝着黑咖啡，一边看着礼拜五晚上电视台播放的阿拉伯电影。再过一会儿，她们就要开始把那些智力低弱的病人推回各自的病房，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像婴儿一样领到自己的床上。沿墙坐着许多病人。鲍拉是永远也记不清哪个是她的房间，这个时候，她正拄着拐杖从这个屋子走到那个屋子，寻找一张可以让她躺下来的空床。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她占据着别的病人的床，说什么也不肯起来，还威胁着说，要去把她父亲叫来。只有雷恩才懂得如何哄她：她会把瘦瘦的胳膊伸给他，当他用粗壮的臂膀把她抱到床上之后，她会对他允诺说，她的父亲会好好地酬谢他的。弗里达和克拉拉已经坐在护士台对面她们的老位置上了，弗里达总是为她的家人占上几个空座，不让其他病人坐，因为过不了一会儿，她的家人就会来看她了，这是他们每日的例行公事。不多时，会有一个护士到走廊里分发晚上服用的药，给那些想喝茶的病人送上他们上床前最后一杯茶。如果是雷恩当班，他会和护士们坐在一起，和她们调笑，惹得她们开怀大笑。从病房里偶

尔传出几声由于痛楚和恐惧发出的尖叫，或者是求援的叫嚷声，甚至这些声音也如同永无休止地拍打着海岸的安静的波涛一般，汇入流过走廊的缓慢而富有韵律的时间之中。莫斯考维茨夫人再也找不出一处更加真实和可怕的所在。

她在克拉拉身边坐了下来。弗里达的男低音是病区里再让人熟识不过的声音了，她正低沉而单调地说："他们为什么还不来？他们知道我在等着。他们答应我要把孙女蕾欧拉带来看我的，她已经有好几年没见我了。什么时候他们才会让我回家，和我的家人呆在一起，而不用老是这样在这里等他们。有些人就不知道能在家而不是在医院有多好。"

这时，弗里达的家人真的来了，她身边的椅子不够这一大帮人都坐下。于是，他们把她推往访客厅，克拉拉依旧坐在莫斯考维茨夫人身旁，她静静地笑着说："你看到他们是怎样奔向她？妈咪！奶奶！拥抱、亲吻、拍马屁，把她围得个严严实实。但是，带她回家又是另一码事了。她本来早该回家了。她没理由还呆在这儿。但他们不想接她回家。所有他们可以从她和她的丈夫身上得到的东西他们都已经得到了。还有一点点遗产在等待着他们。但是，只要能让她留在这儿，他们愿意付任何代价，这样，他们就不必带她回家和他们住在一起了。"

在回去上床的路上，莫斯考维茨夫人去了趟卫生间。从镜子里她看到一个陌生的妇人，正在侵犯她的思想和记忆，在她的脸上，重重叠叠地密布着细密的皱纹，有如蜘蛛网一样交织在一起，数也数不清。镜子里那张女人的脸十分地诡异。这张肿胀的脸因用力而颤动着，就仿佛这个女人想要对她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她从镜像前退了开去，逃离了

卫生间。脚踝又疼了起来，疼痛比离开餐厅时还要厉害。又一次，她不得不停了下来，靠在拐杖上，尽量减轻压迫双腿的重量。一般来说，早上总是疼得厉害些，晚上稍稍好些。疼痛从没有离开过她。但是，这次的疼痛是一种完全新的感觉。当她脱衣服的时候，禁不住呻吟了几声。直到她躺了下来，新的疼痛才消失而去，只留下原有的痛楚。有的时候，当睡意刚刚向她袭来，她感觉自己仿佛悬浮在天与地之间，飘过来飘过去，找不到一方土地可以安放她疼痛的双足。沉重的感觉离她而去，她就像一个没有重量的物体一样飘荡在空中。但这并没有给她一种解脱与轻松的感觉，恰恰相反，死亡与遗忘的惧怕充填了她，因为在那个怪异的瞬间，当腿上的疼痛完全消失不见的时候，她不知道她是否还是她自己，在她的脑海中，她已经和疼痛拴在一起，永远也脱不开了。

第 四 章

早上，当三个朋友离开餐厅的时候，费希曼向她们迎了过去，双手劲头十足地转动他的轮椅，克拉拉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的男朋友想找你了。"果然如此，费希曼使劲地招呼她跟着他。由于脚踝的疼痛，她比平时走得慢得多，他则在前面引导她。从餐厅到男病区的短短的一段路中，他三番五次地回过头以确证她是在他后面。他的表情十分严肃，一副焦虑的模样，其间几乎闪动着一丝智慧的火花。就算她不想跟他去，她也没有拒绝的胆量；甚至当他看上去如同一个纯洁无瑕的孩子的时刻，她也禁不住地感到一种隐伏的危险，这是他常常在她心中唤起来的。他的双腿已经截去了，但是他摆弄轮椅的时候却极其地敏捷和麻利，双手也强壮有力。当他们走到门边的时候，费希曼示意她呆在那儿，然后，进屋去了。这是礼拜六的上午，屋子里已经坐着探视病人的亲友了。她能听到女人和小孩的声音。费希曼回到门边，招手让她进去。

虽然以前她从未到过这个屋子，但她马上知道应该在哪儿找卡甘的床。她的目光落在了床头，落在他陷在枕头中的

脸，苍白一胜往昔。她走到床边。他的上臂插着一根管子。一个访客把自己的椅子递给她，她哀伤地笑了笑，对他的礼貌表示感谢，费希曼则把椅子推近床边。

她坐了下来，卡甘慢慢地将陷落在枕头中间的脸转向她，眼睛半翕半合地，对着她微笑。

“约兰达，”卡甘温柔地说道，看到了她他好像出乎意料。

“出什么事了?”

“昨晚上难受极了。还是死了的好，”卡甘轻轻地说道。他的嘴唇几乎都没有动弹。

“现在呢?”

“好些了。只是还发烧。热度会退下去的。疼痛却不会。”

他的满头银丝乱而湿，灰败的双颊上密密匝匝的是一些胡子茬。他的脸上又一次出现了困惑和愤懑的表情，这是她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时，她在女病区与他不期而遇，他们的眼睛偶尔撞上了。

旁边病人的床边坐着他的家人。他们把他们的孩子也一起带来了，孩子们在床和床之间走来走去，俯近躺在床里的病人，瞪视着他们的脸和残废的躯体。当他们过来站在莫斯考维茨夫人身边，倚靠在卡甘的床沿，他向他们微笑了，他甚至打响指来逗弄他们。但是，费希曼瞪着这些孩子，挥手驱赶他们，就想是驱赶一群令人讨厌的苍蝇。有一个大人注意到了，赶忙过来把孩子们叫了过去，让他们坐在祖父床边自己的位置上。

卡甘再一次说道：“约兰达。”

她轻悄悄地对他说道："人们总是没有头脑。他们为什么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来看我们？这对孩子不好。这只会让他们做恶梦。"

"你好吗？"卡甘问道。

"医生说，过一阵子他们就要送我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等我觉得好一些了，我给你画一张漂亮的画，"卡甘说道。

"我再也不能走路了，永远只能依靠拐杖，"她说。

"你一定得照料我，不让我做什么傻事，"卡甘说道，"不然的话，他们会截掉我的腿的。"

他把手伸给她，他的手就这样停留在空中，直到她明白了过来，把手放进他的手中。他的手就像死人的手一样冰冷。寒意逼进了她的身体，迅速在其中扩散开来。他的手在她的手心里握成拳头，第一次，她从这么近的地方看他扭曲的手指和墨黑的勾着的指甲。他的手指有如爬虫一样在她的手中蠕动。坐在她身边的费希曼突然间喃喃地说道："约兰达，约兰达……"

"他以为我这会儿已经死了，"卡甘说着，轻蔑地打鼻子里出了一口冷气。

"天晓得我什么时候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也许下个礼拜就得走了。医生没有说。"

卡甘的眼睛半闭着，金色的睫毛颤动着，一副随时都会睡着的样子。他的手垂到床上，莫斯考维茨夫人把手收了回来。费希曼挥手赶她离开，就想刚刚对待那些孩子一样。她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却只是徒劳。费希曼用手背猛烈地敲

她的腿，催促她。他的急躁感染了她，她转向访客："对不起，也许谁能帮我一下。"

孩子们的父亲走了过来，她把手伸给他，他使劲地拽她，直到她站到了自己的腿上，用拐杖支撑着身体。她谢了谢这个年轻人，他转身回到了家人身边。当他从她身旁走开的时候，她看到他把手伸进口袋，用力在口袋的衬里上磨搓双手。

将近中午时分，莫斯考维茨夫人走到值班护士那里，问她，是否可以用一下护士台的电话。

"怎么?"护士说道。"你难道不知道在这里打电话是不允许的吗？所以才设了公用电话给你们。"

"我走不了那么远。我的力气不够。还有，我疼得厉害，站都站不住了。"

"这是因为你走得不够多，"护士说道。"你老坐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然后，得要别人把你从椅子里拉起来。如果你多走动，力气就会变大。理疗的时候，你也不按照吩咐好好做，你什么都不会做，是不是？所以，你当然不能走路了。"

"他们要送我回家了。我必须给我的邻居打个电话，她有我的房门钥匙，她会让清洁工来打扫一下房间。这样，我就能回家住了。我的公寓已经关了九个月了。"

"很抱歉，"护士说。"你不能在这儿打电话。这是不允许的。"

"这不是真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我的朋友好几次在这儿打电话，你们只是不许我一个人。"

“你是可以在这里打，但不能打外线，”护士解释说。“这是两码事。”

“我可以付钱，”莫斯考维茨夫人提议说。

“我告诉你我没权这么做，你怎么就是不听。走开吧，约兰达。去问问罗莎吧。如果她愿意，让她给你在这儿打电话的许可吧。”

“我身边没有电话币了。”

“你可以明天去餐厅买一些。”

和每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一样，房间和走廊里挤满了访客。她曾经那么喜爱这样的时刻，她会穿上最好的衣服，化好妆修饰好头发，在陌生人中间来回走着，好让他们知道，她和别的病人不一样，她没有失掉她的尊严，她属于他们的世界，而不是这个死人的世界，等治愈以后，她就会回到家里，忘掉这一切，就像他们的探访结束之后一样。但是现在，她不再关心这些访客们会怎么想她，她也不再肯定，他们是否会注意到她。如果他们中的一个碰到了她，他会把手在裤兜里擦拭干净，在用这双手去碰他的妻子和孩子之前，他已等不及用肥皂去洗干净了。现在，当回家的时间迫近了，她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这里才是她真正的家。

艾勒格拉曾几次说，她不得不离开医院了，可每次，他们都把时间延后几个月。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向后拖延这可怕的一天。如果她知道的话，现在就能派上用场了。有一次，她曾想，等她痊愈了回家，她将带着艾勒格拉一道回去。她们将住在一起，彼此照顾，就和姐妹一样分享所有的东西，这样，对两人都有好处。当艾勒格拉死亡的时间到来，她会坐在她的身边，握着她的手，对她说：

别害怕，别害怕。她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艾勒格拉，她却只是怀疑地笑了笑，用她沙哑而疲惫的声音说道：“我的家在那儿，”然后，她抬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莫斯考维茨夫人也把她的想法对克拉拉说过。后来，艾勒格拉告诉她，克拉拉警告她别答应约兰达的建议，因为她只是想把艾勒格拉变成自己的佣人，当她再也用不到她的时候，她就会把她赶到大街上去的。在克拉拉的世界里是没有好心和纯洁的动机的地方的。

礼拜天上午，一个瘦削的身着黑衣的女人来了，她站在她们的门边，跟着莎塔娜，护士长把莫斯考维茨夫人指给她，然后，消失在走廊里了。这个黑衣女人立即向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走来。“罗兰达夫人？”她说道，伸出了她的手。“泰雅·卡甘，拉撒尔的妻子。很高兴见到你。可以和你谈一会儿吗？”

莫斯考维茨夫人和她握了握手。她感觉到她平滑、冰冷而纤长的手指紧紧地抓着她的手，好像要把她所拥有的最后一滴热量和精力挤出来一样。等访客放下她的手的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试着从床沿站起来，却没有能够。

“请叫个人来帮我起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解释说，“我的腿有病。”

“我帮你，”卡甘夫人说道。她抓着她的双肘，猛力拉起了她，几乎要把她凌空举起，莫斯考维茨夫人站住了。两个女人走出房，在走廊里坐了下来。首先是片刻的沉默。莫斯考维茨夫人低下了眼睛。她可以感觉到这个女人在审视她的脸和头发，她身上朴素的长袍。很容易猜想她会对自己说什

么。她依然感觉到这个女人抓着她的手臂时惊人的力量。

“拉撒尔对我谈起了你,”这个女人说道。“他说了那么多好话，我都嫉妒了。但是，我的确为他感到高兴，你知道。在这里有个正常的人，可以说说话，这有多好。他说，这里只有你们两个是正常的。我也这么觉得。那个老是跟在他后面的费希曼显然不正常。别人也一样，我想。他还能有谁呢?”

“他感觉怎么样?”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好些了,”这个女人说道，“但还没好。”她用长长的沉默和透人的逼视来强调她的话。

莫斯考维茨夫人抬起头来直视她的脸。这是一张狭长的脸，顺着鼻翼两边到嘴角各有一条深深的皱纹，像陡坡上的两条干涸的小河。她的眼睛很小，是棕色的，浓密的头发盘成一个厚重的髻垂在后颈上，两鬓一丝不苟地向后梳着，棕色的头发里已经散有一些的银丝，这使得头发从远处看起来明亮了许多。

“首先一件事,”这个女人说道，“把你借给拉撒尔的钱还给你。多少?”

“50 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不过，这并不重要。”

“不重要?”女人说，透着一种威胁的口气，她打开钱包，递给她一张 50 镑的纸币。

莫斯考维茨夫人嘟嘟囔囔地客气了一番，这是一种介于对事情所知甚微和对像钱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持有的超然感之间态度。但是，她如果不把钱从这个女人的手中接过去，看来她是不肯罢休的。

“我必须对你说，罗兰达夫人，他是不允许喝酒的。这

你知道吗?”

“他对我说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给他钱?”

“我不知道这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告诉我他需要这笔钱，于是，我就给他了。”

“不允许把钱给他!如果他手头有钱，他就会去买酒喝。还有酒，你为什么要带酒给他，如果你已经知道他不能喝酒?”

莫斯考维茨夫人惊呆了，一声不吭。

“为什么，罗兰达夫人，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带酒给他，”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那么，是谁给他的?”

“是他这么告诉你的?——是他说我给了他一瓶酒?”

“不是这样吗?”这个女人紧张地问道，细小的眼睛紧紧地充满质疑地盯着莫斯考维茨夫人。“你没有买酒给他?”

莫斯考维茨夫人默然不语。

“快点告诉我，我还有急事，”女人说道。

一种强大和骄傲的感觉充实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房。现在，她们是女人对女人，面对有病的一个，健康的这个不占据任何优势。她成了卡甘的同谋和伙伴，在他被禁止的事情上帮他、协助他。也许，这个女人在因此而责备她的这件事情，她真的做了，也许她真的就是那种该受诅咒的女人。

“如果你没给他酒——是谁给的?”这个女人问道。

莫斯考维茨夫人看着她的脸，微笑起来。

“你不在乎他们截肢?如果他喝酒，坏疽将葬送他的腿。”她直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睛，想看看她的话在她身

上引起的效果。“如果是别人拿来的，你为什么不说?”

“我不会对克格勃说的，”莫斯考维茨夫人安静地说。

这个女人愤怒地站了起来，向护士台那里的莎塔娜走去。她把谈话的内容告诉她，莎塔娜大声地说道，声音响得足以使莫斯考维茨夫人听得一清二楚：

“不管怎么样，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摆脱她了，这儿总算能有一点和平和安宁。越快越好，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她实在麻烦得很……”

下午，塞尼拉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医院。他们静静地挤在玛蒂尔达·弗兰哥的床边。她曾经和他们的母亲很是亲密，比其他所有的病人都亲近得多，当他们来探视的时候，她是惟一一个他们还会与之说说话的人。现在，玛蒂尔达·弗兰哥正在试着使他们振奋起来，让他们袒露心扉——希伯来语，拉地诺语，土耳其语，什么都试过了，却只是徒劳无功。两个大男人，被悲哀压弯了腰，他们刚从哀悼中直起身来，是无法安慰的。他们头上戴着硕大的黑帽，脸也没有刮过，作为丧亲之痛的标记——密密匝匝的是粗硬的短茬，覆盖着双颊，像柏油一样是青黑色的，只有一双眼睛更黑更深，忧郁得发狂。年长的一个艾尔伯特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手提箱，用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连口也不愿意开。年轻的一个维克多显然比他的哥哥要开朗一些，呐呐地说着什么，叹着气，艾尔伯特低吼道：“闭嘴。”

他们又一次陷入沉默，用心碎而期盼的目光看着玛蒂尔达·弗兰哥。从年轻的那个的口中，她套问出，他们是来感谢照顾了他们的母亲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在他们母亲生命的最

后时刻陪伴她的室友，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怎样着手这件事情，或者说，他们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医生们。所以，他们紧紧地黏着玛蒂尔达·弗兰哥，有如生了根一样坐在她的床边。艾尔伯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不住地点头。维克多觉得要克服悲痛是件天大的难事，他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大声地擤鼻子，这时，他的哥哥就怒气冲冲地责备地瞪他一眼。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玛蒂尔达·弗兰哥说道，“早上她去洗漱，愿她安息。过了一会儿，她没有出来。然后，她”——她指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看到她在那儿。躺在地板上，在靠近喷头的地方。而后，她吓坏了，冲了出来大声惊叫。拉扉马上跑了进去，把她抱了起来。她已经去了……”

当玛蒂尔达·弗兰哥讲述的时候，两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像被催眠了一样坐在那里。她讲完了之后，一种恼怒和失望的表情又回到他们的脸上。他们坐着，看着她，等待她继续往下讲。可是，不再有继续了，因为故事已经讲完了。

“愿她安息，她真好，”玛蒂尔达·弗兰哥补充说道，为了尽己所能地满足他们的饥渴，“一直都是乐于助人，对谁都是好声好气的。谁都爱她。她就像我母亲一样帮助我。看到我起不了床，因为他们在我这儿放了钉子”——她指了指臀部——“她总会过来问问我，是不是需要点什么。我想要什么，她就给我拿过来。夜里，她睡得还不满两小时，一分钟也不会多了。一大清早，天还黑着呢，大家都还睡着，她就已经醒来了——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钩针，开始干活。一

点光也没有，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着双手的感觉。多么神圣的女人啊，愿她安息，一个真正的圣人。”

他们还是坐着，眼睛里满是疑问，锁定在她的眼中，等待更多的东西。

“她是多么地爱你们啊，”玛蒂尔达·弗兰哥说道，“太爱你们了。一直以来，她只遗憾一件事情。”

两兄弟悲哀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表示自己的赞同。

“但现在也还不太晚，”她说道，使劲地看了他们一眼，看看他们是否明白了她的意思。

“现在，到她那里去吧，”她指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说，“她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她会对你们说的。”

他们顺从地站了起来，整齐一致得像一个人一样，带着他们的椅子，走到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边坐了下来。艾尔伯特又把手提箱放在膝盖上，用胳膊紧紧地抱着，他的兄弟擤了擤鼻子，准备聆听。“别那样，女人，”艾尔伯特咆哮道。

莫斯考维茨夫人看到他们的脸上黑压压的都是胡子，眉毛又黑又浓，眼睛里闷闷地燃烧着痛苦的火焰，她不由地吃了一惊。两个大男人坐在她的床边，如同雇佣杀手一样看着她，等待她说话。

她不知道对他们说些什么。玛蒂尔达·弗兰哥已经告诉了他们她是怎样发现他们的母亲躺在卫生间里，死了，她是怎样恐怖地惊叫起来。她还能找出什么东西来对他们讲呢？就算她搜肠刮肚地找到点什么，也许他们还不爱听，天晓得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在他们默默的哀伤里头有一种狂暴和野蛮的东西潜伏着，仿佛他们痛下了决心，要向任何一个夺去了他们的母亲的人报仇雪恨，无论这个人是谁，是人抑或

是神。末了，她想出一个安抚他们的法子。她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一个透明的皱在一起的塑料袋，从里面取出一条编织的小圆巾，那是塞尼拉送给她的，在他们面前铺展开来，说道："这是她送给我的礼物。这就叫做针钩品。多美哪！每一件她钩出来的活计都是最美的。我这一生将好好地收藏它，用我满心的爱。"

两兄弟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被悲哀惊住了，也许，是震呆了，他们的眼睛定定地看着那块圆巾。然后，艾尔伯特把手提箱平放在膝盖上，从口袋中掏出一大串钥匙，找出其中最小的一枚，打开锁。箱子里满是针钩的台布、餐巾和圆巾，成打成打的，也许有几百块，整整齐齐地叠着，一摞一摞的。莫斯考维茨夫人瞪视着打开的箱子，不能说一句话，这情境实在是太过出人意料了。一段长久的沉默落在了三个人的头上，笼罩着他们，包围着他们，就仿佛他们获准看到了人眼所不允许看的秘密。艾尔伯特低着头，把打开的手提箱举到胸前，俯下身把脸埋进那一堆布中。他的肩膀颤抖着。维克多擤着鼻子，沉重地叹息，这一次，他的兄长没有责骂他。眼泪涌入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睛。

"够了！"玛蒂尔达·弗兰哥从床上喊道。"你们这两个孩子怎么了？别再为你们的母亲哭泣了。你们最好去做她一直在等待的事情。去结婚生孩子吧。如果生的是个女孩，你们叫她塞尼拉，以纪念你们的母亲。"

眼泪所带来的亲密和友爱的感觉使莫斯考维茨夫人鼓起了勇气。"是这样的，"她对他们说，"独身一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我这辈子独身一人，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维克多解释道："他结过婚，又离婚了。只是我是个单

身汉。”

艾尔伯特的声音闷闷地从手提箱里传了出来：“你给我闭嘴。”

“如果你们想给她的灵魂以小小的慰藉，愿她安息，就去结婚，给她生几个孙子，”玛蒂尔达·弗兰哥说。“你们哭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起码不会哭出孩子来。”

艾尔伯特抬起了头。他的眼睛红红的，面颊沾满了泪水。他骇异地看着那些精美的针钩品，生怕他的眼泪永远地玷污了它们。然后，他摇摇头，摊开双手，像是要表达他的无助。“我不知道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他低哑地说道。

“把它们卖给旅游商店，”莫斯考维茨夫人建议说，“这是手工品，可以赚很多钱的。”艾尔伯特摇了摇头，维克多解释说：“教堂的人让我们去送给穷人，或者送到医院去，要不然就给军队里的士兵。”

“够了，够了!!”玛蒂尔达·弗兰哥嚷道。“别再说这些台布了。为她的灵魂做点事，愿她安息。想想她是多么爱你们，为着你们没有结婚，她一直以来心如刀剐。德系犹太人，”她转过去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他们是不在乎结不结婚的，他们甚至以此为荣。但是我们西班牙系犹太人，谁听说过有谁不结婚的?”

“除了我们的母亲，”维克多哽咽地说，“这世上再没有一个女人适合男人了。”

“闭上嘴，我要杀了你!”艾尔伯特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咆哮道，声音在房间和走廊里回荡。

“你听到了吗?”玛蒂尔达·弗兰哥向莫斯考维茨夫人叫道。“年长的这个四十五岁，另一个四十二。这就是他们说

话的方式！”

“是因为悲伤，”艾尔伯特解释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锁，插入手提箱的两片锁页之间，锁好了它。接着，他站起身来，他的兄弟跟着也站了起来。

“夫人，”维克多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因为你为我们的母亲所做的一切，愿上帝给你健康和精力。”

然后，他们拿起椅子，又回到玛蒂尔达·弗兰哥身旁，静静地等待着。

“回家去！”玛蒂尔达·弗兰哥说，“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会再来的，”艾尔伯特说道。

“不！不要再来了！一天到晚在挤满了又老又病又残废的病人的医院里晃荡，你们是想干什么？在她，愿她安息，在她活着的时候，你们是有理由每天来这儿，但现在呢？对年轻人来说，这里是不健康的。”

“我们会来看你的，把你看作是我们的母亲的朋友，”维克多说道。

“这对你们不好，相信我。如果你们想帮帮我的话，那么，去帮我问候一下我的女儿利娜吧。”

她把他们两人研究了一番，然后，她的目光落在了年轻的弟弟维克多身上，他的脸看上去更加细致一些，脾气更加温和，心灵也更加敞亮一些。“如果你愿意，”她对他说，“请代我问候她。告诉她礼拜一来看我，告诉她我需要她。我把地址给你。记下来！”

“有电话吗？”

“不行，别打电话！电话坏了。你自己过去一趟。去拜访她。你怎么了，你是害怕还是怎么?”

“如果我告诉他，他会去的，”艾尔伯特说道，“为了母亲的缘故，他会为你做一切事情。”

一个护士走了进来，帮一个病人收拾，她请兄弟俩出去呆一会儿。玛蒂尔达·弗兰哥对维克多说：“快写下来，有笔和纸吗?”

“我不需要写下来，”维克多说道，“我会用心来记的。”

“如果你不记下来，你就不会去的，”玛蒂尔达·弗兰哥说道。“现在，你去外头等着，等护士收拾好了，再进来。听到了吗? 等着，过会儿再来!”

他们离开房间，站在走廊里四处望着。也许，最终会有一个医生出现，也许，会有人告诉他们迄今为止还不知道的有关他们的母亲的事情。拉扉走进走廊，手里抱着一堆浸满粪便的床单，这是他刚刚给病人换下的。他们转向他，问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医生。他用一个问题作为回答：“有什么事吗?”从他的回答中，他们做出推断，终于有一个医生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这个年轻人有一副孩童的身躯，大而重的脸庞，小小的眼睛里目光散视着，他不安地站在他们边上，把那捆臭气熏天的床单放到身后。但他们对这股恶臭丝毫不以为异。他们解释说，他们要致敬，感谢医院为他们的母亲所全力做出的一切。当他们提到她的名字的时候，拉扉告诉他们，他就是用双臂把她从卫生间的地板上抱起来的人。他们颤动着，抓住他没有拿东西的那只手，恳求他和他们坐一会儿，尽可能多地把这件事的细节告诉他们。拉扉又是尴尬又满是歉意，呐呐地说，他还有急事要办——不管怎么说，

他刚刚已经把能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紧紧地拽着他的手，哀求他把他所记得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什么也别隐瞒。

“医生，如果你现在很忙，那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吧，”维克多恳求说，“告诉我们怎么办。”

艾尔伯特跟着说：“愿上帝保佑你。”

拉扉害怕了起来。他的心告诉他，他碰上麻烦了，他的礼貌在自己的脚边下了个陷阱。他焦急地四处张望，在走廊上寻找一个能救他的人，但是，他看不见一个医生或者护士能帮助他。

“过两三个礼拜吧，”他说，“三个礼拜之后再来，和医生们谈谈。”

“太感谢你了，医生，”艾尔伯特说，“愿上帝保佑你。”

他们放开他的手，他又把床单夹在手臂下面，对他们说了声再见，急匆匆地走开了。在拐向男病区之前，靠近护士台的地方，他回过头来，又看到了他们。年轻的那个，显然想再碰碰运气，转过身去，希望能找到什么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年长的一个提着箱子，用力拽着弟弟，经过走廊向出口走去，最终，他们都消失在黑暗之中。

第二天早上，卡甘一个人坐在餐桌边上，穿着一件勃艮第酒红的布袍。克拉拉对她说：“他在等你呢，你不过去和他坐在一起吗?”莫斯考维茨夫人犹豫了一下，弗里达低吼说：“你在想什么，难道你以为，如果你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们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过去吧，好好享受一下。只可惜他的朋友不在。”

她向他走去，在桌边坐了下来。在他的酒红色的新布袍的衬托之下，他刮过的脸更加显得苍白。

“你好吗，拉撒尔?”第一次，她直呼他的名字。“你感觉怎么样?”

“好一些了，”他回答说，“你关心这个?”

“当然。”

“星期六以后你就再没来看过我。”

“有一次，我去了，从远处，我看见你的妻子在房间里。”

“你为什么不进来？她想见见你。你应该认识她，她是个好人。”

“我已经认识她了。星期天，她过来，对着我吼叫，说我给你钱给你酒，说你会得坏疽病，他们会截去你的腿。”

他用手捂住了眼睛。他扭曲的手指和棕色的弯曲的指甲抚过脸颊、眼睛和前额，用它们黑色的指尖摸索着前进的路。

“没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我受得了。但是，你为什么对她说，是我给了你酒?”

“不，约兰达，你不明白!”他把手从眼睛上移开了。“我告诉她，我从你这儿拿了50镑。就这么对。我是为了让她还给你。”

“是的，她把钱扔到了我脸上。”莫斯考维茨夫人观察他的反应。“这个——是她带给你的?”她指着布袍，问道。

“对。好看吗?”

“各人品味不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脱下布袍，平放在膝盖上。

“别喝酒了，拉撒尔，请别再喝酒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我知道。喝酒以后，我说话就不文雅了，”他说。

“不，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你自己，”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不久，我就不在这里了。他们要送我回家。”

他吃了一惊：“回家？什么时候？”

“我已经告诉过你几次了，你甚至连听都没有听。”

他静静地想了想。

“费希曼呢？”她问。

“他在做什么检查。”

“是他给你酒的吗？”

“他怎么能够？他有腿吗？”

“那是谁拿来的？某个医务人员？雷恩？”

“这有什么关系？”

“为着钱雷恩什么都会干的。”

“约兰达，”卡甘说道，“我的约兰达要走了。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医生说不用多久。可能几天，也可能一个星期，或是两个。”

“我必须得抓紧给你画张画，”卡甘说道，“这样，能留下点什么。”

“有什么可画的？”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约兰达，怎么了？”

“你所看到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

“为什么？”

“一切都不对劲了，”她说。“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和你

说的一样。”

“也许是你情绪不好,”卡甘说道,他的眼睛望着她,里面充满了同情和理解,这是她从未在他这里见到过的。“约兰达,如果我能帮助你,请告诉我……”

“后来,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女人,头发垂落在一起,那张脸,满布着皱纹。就像你在画里画的那样。你认识的是她。不是我。她不是我。她不正常。渐渐地,她把思想灌输到我的头脑之中,把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记忆灌输给我。但这与我的生活没有关系。那不是莫斯考维茨·约兰达,相信我!那是别人。一开始,我想,她会离开的,但是,现在我知道,她永远不会走开的。没有机会了,和你说的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在往这个方向行进,你躲不开,直到终了。”

“这是颓唐,毫无疑问。你必须让他们找个心理医生来帮助你,”卡甘提议说。

“当我累了的时候,腿就疼痛无比,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属于我的,什么是属于她的。你以为这是心理问题。不,不是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你不相信这些,但是,我知道这是怎么开始的。”

“鸩人的眼睛,”卡甘说道。

“对。你可以笑话我。”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他的手指抚摩着她拽紧的手,她的手渐渐松开了。突然间,他笑了起来:“约兰达,我们把

这儿变成了我们自己的梅耶林[1]。你信吗?”

她没有说话。

“你知道梅耶林?”

“当然，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们为什么不吃?”她听到女侍者一向怒气冲冲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了起来。“你们在等什么？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吃完？你们今天发什么疯了?”

“拿走吧，”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帮帮我。我不想看它。”

“怎么？它让你难受吗?”女侍者问道。“这食物有什么可让你难受的？别人没有谁抱怨我们的食物。”

“天天都是这些东西，”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都是这些东西?”女侍者说道。“是这么回事吗？你要来个惊喜？要什么，比如说？您夫人想点些什么菜?”

女侍者离开之后，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对别人，他们从来不这么说话，就只是对我这样。他们是如此憎恶我。”

卡甘说道：“医生检查过之后，我来带你去画室画像，给你画一张美丽的肖像。”

她依旧穿着长袍，也没去卫生间化妆。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染发了，发根处的白发露了出来。在她眼中，白发的地方就像坏损的头皮一样。当卡甘来接她到他所谓的画室去的时候，他又穿上了他的新布袍。费希曼跟在他后面，像一条狗跟在主人的脚后，她无法忍受。

---

① 梅耶林是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皇家狩猎区，1898年1月30日王子鲁道夫·弗兰茨与情人玛丽亚在此双双自杀，成为轰动一时的“梅耶林命案”。

“费希曼也要去吗?”

“为什么不呢?”卡甘问道,“他不会捣乱的。”

“我不喜欢他在一起,”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卡甘一下子陷入了困惑之中,不知所措,他先是看看她,然后又看看费希曼,最后,他对他说:“现在,你回去吧。到别处去吧。”

“约兰达……”费希曼喃喃地说。

“走开!”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他们向理疗室旁边的小房间走去,费希曼仍旧站在原地,目送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冻结了。

卡甘从睡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他们走了进去。房间里再也没有拉扉的东西了,没有他或者别的什么人存在的痕迹。卡甘在他们身后锁上了门。她在空桌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卡甘看了她一会儿,把轮椅推到他觉得最理想的角落。

“就这么坐着,很好,”他说。

他把拍字簿放在膝盖上,把画过的纸页翻过去,压在下面,用手小心翼翼地抚了抚空白的那张纸,和她记忆中一模一样。再一次,她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和入睡的人一样轻而漫长,她听到了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他的眼睛专注地停留在面前的纸上,只是偶尔才向她的方向瞥上一眼,就好像要确证她仍旧在那儿。她不再觉得他的手指在她面颊上的触动。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对她而言,他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就如同他们坐在里面的陌生的屋子一样,就如同从窗子里射进来的陌生的光线一样,就如同从她上唇沁出的细小的汗珠一样,她却无法抬起手来擦拭它们,就如同在陌

生的身躯一样，这身躯的重量总有一天会击倒她。就好像她对她自己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就好像死人彼此间是陌生的一样。

卡甘把画过的纸翻了过去，抚了抚新的一页，飞快地扫了她一眼。她的脸一定是垂了下来，因为他鼓励地对她笑了笑，问道："累了吗?"她还没有回答："不，不累，"他就已经再一次把眼睛调转到画纸上，表情专注了起来，笔尖重新开始在纸上划动。

那一天是星期三，12 月的一个星期三，是一个多云的温和的冬日。在离开公寓之前，她犹豫了一下，是不是应该把阳台的门关上，还是让它开着，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她已经把前门在身后锁上了，这时，她决定再进去把阳台的门锁上，也许天会下雨。她走进小厨房，正当她抓住把手要关门的时候，她看见波尔蒂夫人站在窗边，在对面的楼里，看着她微笑。波尔蒂夫人穿着一件自己裁制的衣服，料子十分明亮，领子开得很低，敞袖，装饰着金属扣和蝴蝶结，她的长发染成青黑色，松松地垂在肩膀上，脖颈上挂着项链和各种各样的珠子。眉毛和眼圈涂成黑色，一边的面颊上点着一颗大大的美人痣。已经有好几个月，波尔蒂夫人没有再在正对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厨房的窗边出现了，也没有打电话来诉说她的苦恼。她一定是才从巴特亚姆的医院回来。她的脸看上去从没有像这天早晨笑起来的时候这么可怕，突出的上唇涂得血红。莫斯考维茨夫人装作没看见她，关了阳台的门之后，她又去浴室取了点东西，就在她往前门走去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她知道是波尔蒂夫人打来的，她走了出去，锁好门。当她站在楼梯间的时候，电话铃依旧在她的

公寓内响着。

她开始往楼下走去，每下一级台阶，腿上的疼痛就增加一分。她沉重地呼吸，不时呻吟几声，呻吟声在整栋楼里回响。每下三到四级，她就停下来歇一歇，和往常一样，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和往常一样，她知道，退路是没有的，因为，她已经和美发师约好了，她预定的出租车随时会来到，在正对楼口的地方等她。到了第三个楼梯间，艾德勒夫人的门打开了。艾德勒夫人经常帮助她，莫斯考维茨夫人也总是留一把公寓的钥匙给她，以防万一。艾德勒夫人听到了她的呻吟，拿了张椅子出来给她。莫斯考维茨夫人坐进椅子里，从她邻居递给她的杯子里喝了一点水，叹了口气，指了指自己的腿，她所有痛苦的根源，然后，说道："就像一千把刀子在捅。"隔壁一家公寓的门打开了，那个可恨的霍恩夫人出现了，她围着一块羊毛围巾，以保护耳朵不受风寒。"你的头发多漂亮呀，莫斯考维茨夫人!"霍恩夫人说。"你还去干什么呢?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头发，我压根不找美发师。"

"我问你了吗?"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胡说些什么?"

霍恩夫人短促而轻蔑地笑了一声，以表示她没有受侮辱，心照不宣地向艾德勒夫人微笑着，用手做了个满不在乎的手势。她继续站在门口，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点着头。从搬到这幢楼的那天起，莫斯考维茨夫人就开始讨厌她，尽管她找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霍恩夫人总是热情洋溢地向她打招呼，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帮助她，但是，莫斯考维茨夫人尽可能地避开她，满怀怒火和怀疑地拒绝她的建议。现在，她再也无法忍受霍恩夫人裹着围巾看着她和点头的样

子了，她拿起手袋和装有各种各样头发护理品的塑料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谢过了艾德勒夫人，往楼梯走去。她走了几级台阶以后，疼痛又开始把呻吟声从她的喉管里撕扯了出来，她听到了出租车的声音，车子总是很早就到了，按着喇叭，她希望能有人下去和司机说一声，让他再等一小会儿。她回过头，看到艾德勒夫人已经走进房间，关上了门，但霍恩夫人还站在那里，看着她下楼。就在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头看她的时候，她的手从她靠着的扶手上滑了开去，她失去了平衡。在她的记忆中，失去平衡和从楼梯跌落之间的那一秒钟依旧是活生生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她，把她举了起来，猛力掷了下去。

走廊里有人在转门把手，当他没能把门打开时，便开始敲门。卡甘从画纸上抬起了眼睛，疑惑地看了她一眼。敲门声还在继续。他推着轮椅到门边，打开门。费希曼站在门口，像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们微笑。

卡甘责备他说："我叫你走开，你为什么还来捣乱？"

费希曼试图把轮椅推进屋里。卡甘的眼睛询问地望着莫斯考维茨夫人。"也许，就让他进来吧，可怜的人，他不喜欢呆在外面，"他说。

"不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我不愿他进来。相信我：我不能。"

卡甘对他说："走开，"把他的轮椅推到外面。

费希曼坚持着，但显然没有用全部的力气，因为卡甘顺利地把他推到了屋外，然后，他关上门，重新锁好。

卡甘推着轮椅回到原来的地方，马上，他又重新画了起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觉得这一次要比上次长许多。她从口袋

里抽出一张面巾纸，擦掉了脸上的汗水。卡甘打破沉寂，说道："今天这张画会漂亮许多。你不会再哭了。"

一阵有节奏的重击声又在门上响了起来，慢慢地变成了撞门的声音，还伴随着呻吟和啜泣。卡甘叫道："他想拿我的生活干什么?"说着，推着轮椅过去，打开了门。费希曼正在用头撞门，前额鲜血淋漓，面颊泪如泉涌。当他看到他们，他低下头，嘟囔着。他的胸部在半敞的睡衣下面颤动。

"你为什么不走?"卡甘问道，细心地审视他的脸，"你今天怎么了?"

费希曼站在原地。"这样根本无法工作!"卡甘说，怒气冲冲地合上膝盖上的画簿。然后，他四处看了看，好像在找寻什么，把轮椅推到莫斯考维茨夫人跟前。费希曼推着轮椅进了屋。"你想看看吗?"卡甘问道。"不用多久就完成了。"

"不，不想看，"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也许下次吧。"

"为什么?"他惊讶地问。"今天画得很好。我把你画得很美。"

"那不是我。"

"如果你没看过，你怎么能知道?"

"你看到的我不是我。"

"那你是谁?"卡甘不耐烦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约兰达……"费希曼喃喃地说，眼睛红通通的。

他们走出房间，卡甘锁好了门。拉扉在走廊里向他们走来。"出什么事了?"当他看到费希曼前额的伤时，他问道。"他摔倒了吗?"

"他用头撞门，"卡甘说。"像这样……"他做了一个撞

击的动作。

拉扉推着费希曼的轮椅向护士台走去，一个护士给他包扎伤口。卡甘推着轮椅跟在他们后面。

莫斯考维茨夫人对拉扉说："我看见你弟弟了。他是个不错的男孩。"

"是的，"拉扉说道，"他是个可怜的人。"

"他的腿有病吗?"

"对。一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子。但他走得很快。他很强壮，能干活，"拉扉说。"他是强壮的孩子。比我还强。"

"他没上学吗?"

"没有，"拉扉说，"他不是那块料。他是个好男孩，但不适合去学校。他天生如此。"

"你现在睡在哪儿?"

"楼梯底下。"

"你在那里能学习吗?"

他耸了耸肩，没有回答。

"我到过你原来放东西的那个房间。他们把你从那里赶出去了吗?"

"是的，"拉扉说，"再不许住在那里了。"

"你弟弟呢，他现在晚上也在这儿睡吗?"

"是的，"拉扉说道。"我们一起住在楼梯下面。"

"你知道吗，我是教法语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法语。懂法语有好处。"

"多谢你，"拉扉说道。"不是有充足的时间什么都干的。"

"你是个好人，拉扉。我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

他羞怯地哼了几声，呐呐地说了句谢谢。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想学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你是个有头脑的人，心肠也不错。我坚信你会成为一个名医，帮助大家。”

“谢谢你，”拉扉说道。

“我有一次看见你在下面，在花园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和你弟弟一道祈祷。那场景美极了。相信上帝的人是好人。”

“那是为我弟弟祈祷的，可怜的人，”拉扉说道。“我并不想祈祷。是我弟弟求我的。”

“他是对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祈祷是好事，相信上帝是好事。你不信仰上帝吗？”

拉扉耸了耸肩。

“明天，我父亲就要来了，来杀你们，他也杀，”鲍拉叫道，她坐在沿墙的一把椅子上，用手指着拉扉。

“你为什么这么说？”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拉扉不是个好人吗？”

“好人他也杀，”鲍拉说，“一个也不剩。”

“你是个恶女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你以为怎样，以为他不会杀你吗？”鲍拉说。“你也杀！”

克拉拉在屋里，和她的女儿在一起。她坐在床沿，她的女儿正把她的东西收拾进一个个的大塑料包里。克拉拉脸色灰白。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当莫斯考维茨夫人问她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她没有回答。

“他们要把她送到疗养院去，”弗里达低吼道，语气中满

是不祥之感。

那女儿说道："他们不让她再呆在这里了。相信我，我们已经用尽全力了。"

克拉拉张开嘴想说点什么，肩膀和驼背抖动着，但她的声音低不可闻。

那女儿说："我们为她找的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

玛蒂尔达·弗兰哥从她的床上喊道："哪儿都要比这儿好。这里的人都是些杂种。他们什么也没给我们做，你叫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来，病人喉咙喊哑了他们也不管。你还是最好离开这里！"

莫斯考维茨夫人向克拉拉走去，抚摩着她的白发。克拉拉抬起她满是泪水的眼睛。

"也许，你还是离开这儿好？"莫斯考维茨夫人用她们的语言说道，她的声音那么奇怪，她都无法相信这是她自己。

克拉拉惊呆了，伸长脖子，集聚了全身的力量，轻轻地说："我不想死，约兰达。在那种地方，他们不让你活着。"

"这不是真的，"那女儿说道，她听得懂她们的语言，却用希伯来语说话，"谁对你说这种瞎话的？"

"我知道，"克拉拉低声说道，面容僵硬，"我知道的。在那里，他们很快就把人干掉。他们给人吃特殊的药丸，结束生命。好给其他人腾出房间来。"

"你去的是个好地方，"那女儿说道，"那里的人不会做这种事。"

"我想活，"克拉拉轻轻地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再活一阵子。"

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了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面巾纸，掩上了眼睛，她的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克拉拉的女儿对她说："别担心。我们会观照他们好好对你的。我们认识那里的经理，每隔几天就会来看你的。"

弗里达向那女儿抱怨自己不幸的命运："你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她用希伯来语对她说。"本来，我们都在一起。先是艾勒格拉走了，现在又是克拉拉，不久，约兰达也要走了，谁都离开了，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在这里 谁都没有！为什么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我不想一个人在这里。"

"你也是个好东西，你都说些什么?"玛蒂尔达·弗兰哥从她的床上喊道。"你说没人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上帝禁止这么说！我们成什么了？我们都已经死了吗？我们是什么，狗吗?"

"你什么都不懂!"弗里达的男低音斥责道。

"我忘掉的东西，你这辈子都不会知道，"玛蒂尔达·弗兰哥说。

"我是指，说我的语言的朋友，"弗里达说道。

"感谢上帝，我们再不用听这种话了。不管怎么样，我是受不了的：咿—呀—哈，没日没夜的，我的头都要破了。"

"我不想死，"克拉拉喃喃地说，也许是对她女儿，也许对自己，"我还想活一阵子。"

最后，她们两人走进长长的走廊，那女儿提着装满她母亲的衣物的大包小包，克拉拉拄着拐杖，蹒跚地跟在她身后，弗里达和莫斯考维茨夫人殿后。佩雷斯·卡比瑞在男病区的走廊里唱着他惟一的歌。在病区门厅的入口边，她们停

了下来，莫斯考维茨夫人向这个驼背俯下身去，拥抱她，亲吻她，克拉拉在她耳边喘着气，轻轻地说，“如果你想活着，别相信任何人。”

莫斯考维茨夫人请求那女儿在纸上写下克拉拉要去的那家疗养院的电话号码。那女儿把塑料袋放在地板上，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个打印的信封。正当她忙着找笔写下号码的时候，克拉拉轻轻地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要来有什么用？你打算给谁打电话？我已经进了坟墓了。”

“我的爱，永远爱我！”佩雷斯·卡比瑞的歌声在走廊里回响。

克拉拉和她的女儿走进门厅。克拉拉拄着拐杖，比往常走得更加慢，比往常显得更加苍老，她的女儿不时地停下来，等她赶上去。莫斯考维茨夫人看着她们，直到她们从视野里消失，那一刻，她意识到，她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克拉拉了。

第 五 章

午餐时，卡甘再次向她借钱。他微笑着，直盯着她的眼睛看她的反应，好像在审视她。她犹豫了片刻，说："我也想喝一点。"

"真的?"卡甘颇感吃惊。

"能怎么样呢?"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如果酒能使别人快活，就让它也使我快活吧。"

"我们回自己的房间。"卡甘说。

"但只有我们俩，不要他。"

卡甘冲坐在他旁边的，全神贯注于午饭的费希曼挤挤眼。"为什么?"他最后问道。

"我怕他。"

"有什么好怕的?"卡甘笑道，"他像个孩子，我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孩子。"

"我可不爱他。"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走出餐厅后，她悄悄地在他手里塞了一张五十镑的钞票，然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睡午觉。她闭上眼睛，可久久不能入睡。世界在收缩，退却，她一无去处，直到天

光淡去。假如她放任自己被卷入这种虚空，记忆就会像幽灵一样来纠缠她。她回想起在那个房间度过的可憎的寒夜，那些惹人烦心的嘈杂人声，它们侵蚀她的基底，冲击她的城墙，进犯她的存在，直到最终压迫攫取了她。把头埋在毯子底下咳嗽的老妇人，像小偷一样躲躲藏藏，无望地希冀自己不会被人察觉，她每隔几秒钟就会爆发出一阵尖锐、突然的咳嗽声，就像是一只着了魔的钟。在老妇人邻床上躺着的埃尔维拉在梦中打鼾呓语，婴儿罗莎丽娅的哭声将她吵醒后，她一面低低地嘟哝着，一面拖着沉沉的脚步走到摇床旁去哄孩子，不停地晃动摇床。一旦埃尔维拉站着睡过去而停止晃动摇床，婴儿的哭声就会越来越响，继而会从她嘶哑的小嗓子里爆发出一阵充满威胁的可怕的尖叫，此后摇床有节奏的晃动和它底下地板的吱吱叫声又会重新开始。就在这种声音的掩护下，老妇人的咳嗽声会变得越来越长久、大胆而放肆，这种机会往往能令她大松一口气。

每一刻都像在抢夺属于她的东西，直到除了激烈的恨意和不可磨灭的复仇的渴望外，她被抢得一无所剩。她不停地诅咒他们，不停地嚅动因憎恨而焦干的嘴唇，她甚至诅咒婴儿罗莎丽娅，在内心渴盼一个熟悉的、可爱的神明的出现，渴盼它的救助。

她起床后去阳台上坐着，阳台的扶栏之外延伸着大片的草地，草地周围是一圈树篱和白杨，再往外就是点缀着高一、两层的房舍的、山势舒缓的小丘，几排柏树和一小片柑桔树丛。下午的太阳刚过最高点，没有一丝风的迹象来缓减下午的炎热。沉重的寂静只被那个男孩子手里修枝的剪子的

有节奏的咔嚓声打断。那是拉扉的弟弟，他站在一架手梯上平剪树篱。当他打开剪子时，他的双肘向外支出，身体前倾，好像振翅欲飞；当他合上剪刀时，他站直身体，随着一声金属的碰撞声他放下双肘。这个动作按其本身的速度循环反复，直到他下到地上来，搬动梯子，重新爬上去继续工作。当他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时，他一直拖着跛腿，但他却行动敏捷而迅速。他不时地从树丛中拣起剪断的树枝，扔到地上，然后再把它们在树篱根下聚作一堆堆。他全心全意地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没有停下来休息，也从不东张西望。突然她的眼睛被拉回阳台，这阳台连接着这一层每一个病房。她看到几码之外，雷恩靠在扶栏上，注视着她，静静地等她注意他。

“你为什么不在床上?”他问。

“我在这儿休息,”莫斯考维茨夫人回答说：“我睡不着。”

“那等你离开这儿后怎么办，等你一个人在家时你如何对付?”雷恩问道。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以前一直怎么对付来着?”

“这会儿有了轮椅，可比以前难。如果你喊不来雷恩，谁能帮你从椅子上起身。”

“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可以帮忙,”雷恩说：“即使你恨我。”

她满腹犹疑地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知道那不是真的。”

“没关系,”雷恩说。

“你怎么帮忙?”

“我跟你说过我很快就不干这个了，我和另外几个同行打算为那些不能自理，需要职业化照顾的老人开办一个特殊家庭，一种高级别的，有专家医生和一流的设备，一个漂亮的地方。人数不会超过二三十。”

“那是养老院，”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可我不想去养老院呆着。”

“那你就得有人在家日夜看护你，你负担得起这笔费用?”

“难道去那样的地方我就负担得起？我想那会要很多钱，我的抚恤金不够的。”

“把你的公寓卖了。”雷恩说。

她苦笑了一下。

“有什么大不了的?”雷恩问，“你会有一个新家，你可以要一个特别房间，完全属于你自己的，你会比在家里过得更舒心，什么都不缺，有人服侍。你可以接受理疗，由最好的医生来给你做检查，你的一切都会被照顾得无微不至。另外，你会有人做伴，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第一流人物，还有大学教师。”

“可是万一我不喜欢那里，我回哪里去?”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雷恩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感到他身体的热息像蒸汽一样包裹了她的脸，这使她觉得有些难为情。他笑了。“你当然会喜欢那儿的，因为我会在那里的。”

“我需要我的房子，”她说：“我哪儿也不去。”

“到时候你会再也在家里呆不下去的。”雷恩说：“你什么都干不了，甚至连冲一杯茶都是一个大问题，你没法自己

洗澡，自己起床，甚至不能求助，叫救护车。然后，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会被送去一个由外行人办的养老院，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赚病人的钱，并且尽可能快地摆脱他们，以便给后来的可怜虫腾地方。相信我，那样很可怕，我看过这种地方。"

"对我来说，请人去家里照顾我更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那样我也可以帮忙，我们有高水平的上门服务的护士，我会给你选派一个称职的值得你信赖的女护士的，因为你不能随便请一个人上门，我就知道有的护士……"

"你说过你有事要找你女友的父亲，"莫斯考维茨夫人提醒他，"那个你打算和她结婚的姑娘。"

"当时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雷恩说。

"那你不打算娶她啦?"

"不，她不是一个严肃的女人。"

她笑了，摇了摇头，雷恩也大笑起来，"你看，你不相信我，你认为我是个骗子，对吧？相信我是对的。"

她没说什么，只是继续笑着，摇头。

"你为什么觉得我在撒谎？说吧，约兰达，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对你撒过谎?"

"你每次说的都不一样。"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恨我，这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雷恩笑着说。

"等我从这儿走的时候，你会从我这儿拿到一些东西，它们会让你明白我并不恨你。"

"又是钱吧!"雷恩说，"但我不要你的钱，我只想帮你，你却不让。你想让我替你好好安排一下吗?"

“再说吧，”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得想一想，首先我得回家，试试看会怎样。给我你的电话。”

“把你的给我会更好些，”雷恩说，“你离开后我会与你联系的。”

莎塔娜的声音在走廊里响起来，她在叫雷恩。

“别把我刚才说的告诉别人，这是机密，在我辞去这儿的工作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我以名誉担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着，雷恩已经跑进了走廊。

拉扉的弟弟修剪完了草地左边的树篱，他把所有剪下的枝叶聚在一起，在花园的角落里堆成一大堆。他再把梯子拖到更远的树篱那儿，爬上去开始干劲十足地剪起来，身体按着一贯的节奏、重复同样的一弯一直的动作。这时，莫斯考维茨夫人暗自想道：他不过是个难看的发育迟缓的阿拉伯男孩，我是在北特拉维夫有一套公寓的法语老师，可他却生活得比我好。这个结论并未使她泫然欲哭，自艾自怜，或者使她对世道愤懑不平，而只是让她觉得疲惫与困倦，她回到房间，躺上床，立刻就睡着了。

晚饭时，卡甘又穿着那件他妻子给他送来的勃艮地浴袍，一头浓密的白发向后梳得服服帖帖，脸刚刚刮过，散发出一种以前她从未在他身上闻到过的剃须膏的清香，费希曼吃完了饭，面无表情地挨着他坐着，对她的存在熟视无睹，在像这样的时候，她有时会想费希曼其实听到和明白一切，却又骗过了他们两个。当问起她为什么不高兴时，卡甘的眼底含着笑。

“腿疼得厉害，”莫斯考维茨夫人道，“和以前不一样。”

“会没事的，”他说：“一切都会过去，每个人终将康复。”接着他用一种亲密又不无诱惑的低语轻诵那些她早已熟知的诗句：

我的孩子，我的姐妹
想一想甜蜜的友情吧
到那里，我们生活在一起！
享受闲暇吧
相爱直到死去
在和你相像的地方！①

他的这种新鲜活力，好心情和愉快乐观有些让人生气，在她看来就像为躲避同情她的处境而玩的小孩子的把戏。她说：“昨天他们把我的朋友克拉拉从这里带走，送到一家养老院去了，她不愿意去，她知道去了那儿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最后在走之前，她这样跟我说：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谁也不要相信。”

“为什么要说这些可怕的事情，想那些要死在养老院的人？脑子里总想着这些可不好。你知道这里有娱乐室吧？嗯，我是今天才知道。大家玩玩牌、下下象棋或玩点别的什么，正常人和其它病房的病友。这里也有正常的人，而我们却不知道。就像我吧，我现在就要去和一个从集体农场来的女人下象棋，她是我以前在农场上认识的，我见过她象棋玩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得怎样，我可是很久没有玩过了，这回我们就可以看看我的脑子到底怎样啦。你为什么不也去玩玩呢？这对心情有好处。玩牌你会吧？”

“我不会，”莫斯考维茨夫人答道：“我觉得不大舒服。”

“你瞧！”卡甘说，“一切都是因为抑郁沮丧，你一定得做点什么，得和健康人呆在一起，摆脱沮丧。你知道娱乐室在哪儿吧？紧挨着大会客厅的就是。”

“不，我不想去，”她说，“而且我对着那个和你下棋的农场女人也不感兴趣。”

费希曼突然把自己的轮椅从饭桌边向后摇开，摇过通道，出了餐厅。卡甘眼光随着他，说道：“可怕的家伙，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吞噬他。”

她几乎什么也没吃，等着卡甘喝完茶，两人一起离开餐厅。分手时候祝他下棋时走运，然后她去坐到了弗里达和她的家人一起。

这次只是弗里达的女婿带着一个孩子来的，因为另一个孩子病了，做妈妈的就留在家里陪他。弗里达告诉女婿他们如何在她失去艾勒格拉之后又把克拉拉带走，告诉他约兰达不久也会离开她，她又感慨自己将终了此地的事实，埋怨医生最后不会放她回家。她的女婿解释说，医生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神圣不可违的，尽管他们也同样盼望她回到家里来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不会拿她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冒险，不管这样做的花销有多大和每天来医院探望有多麻烦。“可是毫无起色，”费里达说，“腿我是再也不会有了，而且除此之外，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一样。他们在等什么呢？”

“妈妈，”女婿说，“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得照

他们说的去做。”

那么，卡甘应允在那间屋子里就他们俩要一醉方休的诺言呢！她不是给过他五十镑买酒吗？而他从未提起此事。每天他看起来都不同于前一天，每天都有新的态度和品性，要了解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简直是不可能，最起码他会把钱还她吧？他是不是记得她曾经给过他钱这回事？当然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信誉问题，而且最终是对他来说她是什么的问题。

她开始厌烦了弗里达和她女婿的谈话，但是现在克拉拉已经不在这里了，不能再和她交换眼色，不能再听她讲关于人类的伪善的看法和结论了。因为坐的是一张高椅子，她无需帮助就站了起来，开始沿着走廊往前走。走到头时，她感到脚踝疼得难受。当她拄拐杖时，她试着把身体的重量放在另一条腿上。她的双腿很快就累了，她停下来在门厅里歇了一会。你得多走路，医生曾经说过，可她几乎根本就不走。她决定继续拄着拐杖走下去，不去管脚踝的疼，走到公用电话她又停下来歇一歇。那个角落光线昏暗，空无一人，她差一点抵挡不住诱惑，要在圆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但她害怕到时她会没有力气站起来，哪怕是从一张高椅子也不能。在小卖部关着的窗户上贴着一张价目表，尽管是在半昏半暗中，她还是看清了它。当艾勒格拉还在她身边的时候，她经常叫她去给自己买一罐她喜欢的苹果汁和柠檬饼干。不用说，她从未问过价钱和数过找回来的钱，因为她相信朋友的忠诚。自从艾勒格拉走了，她就再也没有吃过苹果汁和柠檬饼干。现在她渴望它们。它们会怎样地让她精力充沛，情绪高涨，焕然一新啊！她决定第二天等小卖部开门的时候，

她要一直走过来给自己买苹果汁和柠檬饼干。

她继续走着，来到来访者休息厅的门口。休息室的两面外墙是玻璃的，玻璃墙外夕阳正在西沉，而室内已经灯火辉煌。客人坐在扶手椅中，周围是她不认识的病友。佩雷斯·卡比瑞拄着拐杖站在一群人旁边。他们坐在那里，和一个坐在轮椅中的老妇人说话，他们当中没有人注意到他，莫斯考维茨夫人向右拐进了休息室对面的走廊，走到一间小一点的房子，房间的两扇门都开着。她贴紧门口站着，肩抵着墙向里凝视，有人坐在四张桌子周围玩象棋，他在离门最远的桌旁坐着。她从背后看着他，穿着他的新勃艮地浴袍，低着头，双肘支在桌上，两只手按着太阳穴。在他的对面，在一张轮椅里坐着从集体农场来的棋手，她不停地飞快地扭动她又宽又方的肩膀，先从他的右边，接着又从他的左边探出身来，露出她短粗的脖颈，剪过的灰色头发和唇间的香烟。

在被里边坐着的人发现之前她就从门口撤回身子，将拐杖转了个圈，开始往回走。对苹果汁的回味，让她浑身不自在，这种热望的折磨甚至超过脚踝的疼痛和膝盖的虚软。如果此刻她是在家里，她就可以打电话叫杂货店的送货孩子送来几罐，就可以马上滋润焦渴的喉咙，这种需要变得如此的急切、强烈，以致于她觉得心脏都快不行了。

一个拄着拐杖的瘦高男人和一个拎着一只小衣箱的女人从会客厅里走出来，佩雷斯·卡比瑞拄着拐杖跟在后边，嘴里语无伦次地哼着他曾经唱过的爱克雷监狱里的希望之歌，嘟哝着关于库柏上尉该死的勤务兵，关于陆军运输勤务队的姑娘们和曾经背叛到刑事调查部的叛徒的有关事情。

莫斯考维茨夫人停下来，等他们从自己身旁走过。干渴

和反常的劳累使她觉得心力交瘁。她继续往前走，但当她走到公用电话亭时她精疲力尽，双腿再也不听使唤了，她决定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休息。紧挨着最后一个电话亭的黑暗中闪现出一个光亮的秃头，是费希曼，他藏在那里想伏击她。乍一见他，她大吃一惊，差点失去身体的平衡。她用尽最后的一丝气力，撑住拐杖，跃进最近的一张椅子里。

现在她全神贯注地审视他的脸，力图猜出他的企图。他的脸严肃而令人困惑，他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她开始颤栗，不知是出于虚弱还是恐惧，徒劳地想站起来。可以听到远处来自会客厅和病房嘈杂的回声，但他们的周围却为寂静压制着。

"你在那儿搞什么鬼?"她喊了出来，只为驱散心头的恐惧，因为她知道他不会回答。"走开，走开。"他静静地坐着，如同一尊雕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的，那是双半眯缝着的、充满了仇恨和固执的小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就坐在黑暗中互相盯视。突然他摇动轮椅，飞快地通过电话亭和她坐着的椅子之间的窄道。她盯着他，看见他到了会客厅门口，在那里拐进了右边，消失在眼前。她看到走廊里一男一女和一个孩子朝她迎面走来，是弗里达的女婿，他的儿子和未穿制服的莎塔娜。弗里达的女儿、女婿经常在莎塔娜晚班时顺路用车载她回家。她无意中听到弗里达的女婿说："那对你有好处，罗莎，对你有好处。"他们走过去时没有看到她，她冲他们喊道："劳驾，你们能帮我站起来吗?"

"约兰达!"弗里达的女婿吃惊地叫起来，好像在电话亭的角落里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是他最意料不到的事。莎塔娜走过来，抓住她的肘部，帮她站了起来。

"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自己站起来的。"莎塔娜说道。

"我去打电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突然，我的腿……"

那三个人早就走了。

当她走到病房的走廊时，雷恩碰见了她并问道："你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的苍白?"

"我渴死了，"莫斯考维茨夫人道："我必须马上喝水。"

她在挨着自己房门的走廊里坐下来，他去给她拿来一杯水。她喝完了，又要了一杯，他回去再拿来一杯给她。他站着看她喝水。她喝光了第二杯水，叹了口气，轻松地冲他微笑。

"我走得太多，"她说，"把自己搞累了。"

"你上哪儿去了?"雷恩说道。

"去会客厅了。"

"那又不远，"雷恩说："就在这边上。你走得不够，你已经不习惯走路了。"

她惬意地被他的体温和气息包围着，曾经对他的好感又回来了。她把手放在他粗壮多毛有些汗意的前臂上，凝视着他的脸。"你是如此的强壮，"她说，"你给予我力量，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他没出声，用游移的目光上下打量她，带着一丝模糊的、了解的微笑，然后他把胳臂抽出来，说道，"没有雷恩，你会怎么办?"

鲍拉拄着拐杖走近他们，脸上含着邪意。

"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不想听你想要说的，回你自己的房间吧。

"没有人会活着，"珀拉说，"你会像狗一样死去。"

"真丢脸，"莫斯考维茨夫人骂道，"你还当过老师呢，难道这是一个老师说的话？"

"老师也会死的。"鲍拉说。

雷恩笑了，走过去坐到护士值班台。

"顺便问一下，也许你知道今天是几号？我什么都记不住。"珀拉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把脸扭向电视荧屏。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用阿拉伯语交谈。她经常这样坐着，看屏幕上的人们，这个时候他们通常说阿拉伯语。她审视他们的发型、脸庞、服饰和动作，猜测他们是哪一类人，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直到画面模糊成一片，她闭上眼睛，当她觉得自己要睡着了，就弄醒自己，睁开眼睛，透过玻璃隔墙看看男病房那边的走廊，然后又回到电视上来。这时正开始播放阿拉伯语新闻。她的头垂了下来，但她不许自己睡着，她晃动身体以保持清醒，很长时间她就同这种要把她拽向同自己深处的力量抗争，就在八点之前，她看到玻璃隔墙那边费希曼快捷地通过男病房的走道，过了一会儿，卡甘也走了过去。

第 六 章

第二天早上，卡甘和她一起坐在早餐桌旁。他说道："我对医院感到厌烦讨厌了，这么久没有看过外面，就好像世界都不存在了似的。哪儿的人们看不到星空，哪儿就是地狱。你真幸运就要离开这儿了。"

"昨天的棋下得怎样?"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哈，很不错。但她更厉害些，我的脑子已经老了，而且我又很久没玩了。"

"她赢了?"

"对，"卡甘说，"而且赢得很快，三盘，我一盘都没赢。"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那一定让你难受了吧。和女人打交道你一向很自在，一向习惯她们对你唯命是从。"

他惊讶地笑了："你为什么这么说? 这不是事实，这是对我的恭维，但不是事实。"

"你有酒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当然，"卡甘说，"我们今天去画室，理疗之后，我要练习用拐杖走路。"

“很好，”她说，“你一定得保持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我会健康的，约兰达，我现在对健康有强烈的渴望，我要离开这个地狱，回到常人的世界。”

“你说过：这里将是我们的麦耶林，”她提醒他。

“那不过是个玩笑，”卡甘说。

“是的，我知道，”她说。

当医生来查看时，莫斯考维茨夫人抱怨她脚踝的疼痛。陈医生检查了她的踝部，在几处地方按了按，并问她疼不疼，他让她活动脚踝，还说他们得给她照一张X光片。一直站在他身边的季夫医生转过去同莎塔娜低语，护士长在她手里的夹板纸上写下了一些什么。

“在你回家之前，我们会解决你脚踝的这个问题的，”陈医生说道，“我们将尽力为之。”

“我什么时候能走?”她问。

“快了，”医生回答。

“那我什么时候能走?”弗里达的男中音吼了起来。“为什么每个人都能走，而最后剩下的人只有我?”

医生们走后，莫斯考维茨夫人去浴室照镜子。头发扁平而零乱，发根的灰白在蔓延，在额头的发际线那儿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几绺不听话的头发在最奇特的地方向外支楞着。那张脸让她觉得比任何时候都陌生，那上面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想起自己，她厌恶它的表情，所有嘴边，眼周细小的皱纹和脸颊，下巴上粗大的褶子都让她觉得自己像一只精致易碎的器皿，一只被跌落，摔成碎片，然后又被一双勤巧的手粘补起来的器皿，尽管是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地粘补起来的，曾经的风采却已荡然无存。那跌落和破碎是在什么时

候？眼睛也一样，那不久以前还能从两条细缝中露出来的淡淡的天蓝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在松垂的眼睑之下，再难显露出来。镜中这个紧紧和自己相连的陌生映像使她充满了仇恨和一种破坏的欲望。

在约定的时间卡甘穿着新浴袍出现了，浴袍深暗的勃艮地颜色突出了他的眼睛，它们如同他的声音一样依然闪烁着青春。过去几天来他的那种乐观安详的情绪使他看起来有一种遥远而优雅的神采。他的膝上放着画纸，她不知道他是想再次画她，还是仅仅做为走进那间被他称作画室的房子的借口。钥匙在他的浴袍口袋里，他们进去后他把门上了锁。他冲她诡谲地笑笑，像是一个熟知女性所有公开的和隐秘的小性子的经验老练的男人，一个对女性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到意外的男人。

“理疗做得怎样?”莫斯考维茨问道。

“不错。她对我很卖劲。我现在已经能用拐杖走路了，以后我还能抛开拐杖。”

“对我她什么也不做，”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抬腿，放腿，两分钟以后就完事了。她从不给我按摩，对其他人可就不这样。”

“也许对你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你的腿将保持现状。”

“也许吧，谁知道。”

“我必须像从前一样走路，和出事前一样，”卡甘说着从浴袍里掏出那瓶酒。“我还没有活够。”

“没有人知道等着她的是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酒瓶不是满的。他从袍子的口袋里拿出一只红色的塑料杯，打开酒瓶，倒进酒，然后把杯子端给她。她看着杯中的

液体说："你也喝吧。"

"当然，"卡甘说。

她小心翼翼地把舌头浸到酒中，因为那辛辣的味道又缩了回去。她喝惯了周五晚上餐厅的甜酒。

卡甘笑了："要很快喝下去，约兰达，瞧我，"他把酒瓶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然后屏住呼吸，好像要扑灭喉咙里的烈火一般。"就这样"，他说。

她两大口喝光了红塑料杯中的酒。一开始她只感到酒精的烧灼，但随后一阵战栗涌遍了全身，她的双肩不由地耸了耸。当她抬起头，睁开眼时，她看到卡甘带着一种模糊而奇怪的笑容注视着她，像一个久经历练的老手。一阵暖流慢慢袭上她的心头，胸房里仿佛有些什么被激活了，心跳令人愉悦地变快。她的双腿开始失重，她几乎都感觉不到紧挨着大腿的椅子，双脚似乎触不到鞋子的内底，感觉不到地板。有时候深夜醒来她就有这种感觉，悬浮于天地之间，像一个没有重量的物体四处飘荡，永远不能落在坚实的土地上。现在与这种感觉相伴而来的是一种惊喜愉悦的放松，她举起空杯，卡甘往里又倒满酒，这回她一饮而尽，她颤抖了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一只无形的手开始慢慢地摇晃她，一前一后地十分舒适地摇着，像一只温软、慈爱的母性的手摇晃摇床里的婴儿。她不再害怕，身体因为强忍笑意而阵阵痉挛。

"拉撒尔，你为什么不喝?"她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十分遥远，而且陌生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我已经喝过了，"卡甘说，"这就够了，不能再喝了。"

"这就够了?"她爆出一阵大笑，身子不停地摇晃，你不愿意喝，因为你害怕了。"

他饶有兴味地看着她。

“再给我一点。”莫斯考维茨夫人命令道。

“不，约兰达，不能再喝了，你不惯的。”

她大笑起来，身体都拧歪了。

“小声点儿，外面的人会听到你的。”卡甘说。

“你害怕了！”她喊道，“再给我一点儿，我可不害怕。”

他又给她倒了一点儿，她立刻喝了下去。

“再要我就不给了，”卡甘说，“今天足够了。”

“再多一点你怕什么——怕死还是怕你妻子?”莫斯考维茨夫人一边问一边只是笑个不停。

“如果你不安静些，我就走。”卡甘说。

她放轻了声音，但还是止不住地笑，“我原以为你会喝酒。我以前认识有人可真是会喝。”

“你丈夫吧。”

“对，他能一气喝光那样一瓶，而且什么事也没有。”

“喝过后他就用棍子揍你。”

“是的，什么事他都是一条路走到头。爱，就爱得全心全意，恨，也恨得刻骨铭心。无论如何，我是爱他的，我从来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他爱我，恨我都像个疯子，他什么都不怕，任何事任何人包括上帝，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拉撒尔为我喝一点吧。”

“我不想喝得太多，对我没好处。我得保持健康，用腿走路。我已经能靠拐杖走了。”

他从瓶子里啜了一小口，盖上瓶盖，又把它放进袍子里面。“够了，今天就算喝完了。”她瞪着他，可眼前一片模糊，“你怕你妻子，”她说：“我没什么可怕的，最好还是一

个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干蠢事。我感觉很好，拉撒尔。我拥有的多于我的需要。相信我，一个年老体病的男人有一个年轻的妻子不好，没有人知道别人脑子里想什么，不可能进去看看，是不是？即使是夫妻也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一方比另一方还要自私。年轻女人独守空房，丈夫离家远远地住进医院，她会做什么？她难道不想做做梦，如果某个不错的年轻人冲她微笑，她难道不会动心？”

卡甘笑道：“你在胡说八道，约兰达，你喝醉了，我以为不会看到你喝醉的样子。”

她开始深呼吸。“我感觉很好，”她说，“不知身在何处，也许是另一个世界？”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眯缝着的眼睛巡视了一下四周，审视着他模糊不清的脸庞，努力想看清楚。她扫视了一遍屋里的墙壁、桌椅、地板，好像她在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刚刚睡醒一样。她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如此的轻盈，放松，让她充满信心，以至于她想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站起来，感觉一下双腿，看看是不是还有任何痛楚的痕迹。她以反常的急速从椅子上站起来，弯着膝盖，伸着胳膊站了几秒钟，就像一个要跃入水中游泳的人。她努力想保持平衡，但是当她想站直双腿时，突来一阵头晕目眩，使她仿佛置身于漩涡之中，脚也踩不住地板。有一刻她差点向一边倒去，但是那只无形的母性的手扶住了她，把她的手引向椅子的扶手，让她的身体坐了进去。她跌在椅子上，空洞洞的体内心跳如鼓。她满满地吸了一口气。汗水令她觉得前额和颈项寒意阵阵，唇上也冒出了一排汗珠。透过蒙在眼前的那层薄雾她看见卡甘在稍远处注视着她，模糊的脸上一派严肃，她听见他的声音在说：“这对你不好。”

她体内的空洞在扩大。如鼓的心跳摇撼着空洞的边缘，使其越来越薄。她和坐着的椅子一起左摇右摆，觉得自己好像晕船了一般。他闭上双眼，紧紧地贴住椅子。某种力量在她体力爆发，直袭心脏，将它拧扭起来。她只想哭，除此之外一无所求。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哭的，因为她并不后悔，自怜，但是泪水比她强大，是一种生理需求。它们冲入她的眼眶，顺着脸颊流下来。她静静地坐着，纹丝不动，好像怕打断了这一刻。一种解脱和扩张的感觉让她远离了自己，也许是离得太远了。这种感觉极似于她多年来记得的快乐的感受。

一种奇怪的慵倦向她袭来，等她醒来睁开眼睛时，周围的世界已经静止下来，她觉得自己像被打了一通，遍体鳞伤。她的头重得抬不起来，她看见卡甘远远地离她坐着，背冲着门，一只手捧着画板一角放在大腿上，另一只手握着自来水笔画着。他的表情坚定，眼睛盯着面前的画纸，她看了他好一会儿，可他毫无知觉。当他抬眼朝她看时，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但立刻又恢复了严肃，继续做画。她觉得胸口沉闷，太阳穴隐隐作痛，是那种节奏分明的疼痛。他不画了，把画纸拿得远一点，细细地观看，随后他合上画夹，定定地看着她，他那双好看的曾经拥有金黄的睫毛而此刻不过是一种臆测或一个遥不可及的记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残忍的微笑，一种仿佛要以爱意和无法满足的渴望令她心碎的微笑。

“我真羞愧，”她说着把脸埋进了手里。

他甚至没有走过来握她的手以表安慰。“我们必须得走了，约兰达。你能走吗?”

她用从晨褛兜里掏出来的纸巾擦了擦已经干涩的眼睛。“我喝得太多了，”她呜咽地说。

“我并没给你倒很多，”卡甘说，“其实没多少，只是你不习惯而已。”他看了看表。“你能挺得住？”

她从椅子上起身，靠在拐杖上，身体疼得像被人痛打了一顿，但是她的腿还是承受了她的体重，她走了几步，来到他身边，“我可以看看画吗？”

他打开画夹，把画拿给她。这次画上只有寥寥几根线条，画上的女人深陷在椅子里，头懒懒地垂在肩上，脸给遮住了。在那头蓬蓬乱发之下，只能看见她多褶的下巴，松懈微启的嘴唇，尖尖的鼻头下的一只鼻孔和皱巴巴的脸颊，手从椅子两边垂下来，削瘦的手指微微握拳，晨褛的开襟露出了她一只粗大的膝盖，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柱子的柱头部分，而柱基则是一只拖鞋，另一只远离了它的同伴，在晨褛的下摆边缘探出头来。画上的这个女人毫无生气可言。

见她一言不发，他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她不是活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卡甘笑了：“我把它叫做‘入睡的约兰达’”。

“这不是入睡，而是死，死人看起来就是这副样子。

他没有回答，却看了看自己的画，笑了。随后他走出屋子，等着她跟出来，再把门锁上。他们看到费希曼迅速朝病房入口处退去，在靠近男病房区的一则停下来，低着圆圆的光头，双唇紧紧裹住无牙的嘴。

卡甘的脸阴沉下来。“我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老是偷偷跟踪我。”

“我感觉不舒服，得马上去浴室。”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完

转进了女病房区。

她沿着走廊走着，努力想掩饰自己的虚弱，尽可能挺直酸疼的躯体，显出自己一贯的样子。她担心自己无法及时赶到浴室或是浴室可能被人占用，这种担心比疼痛的感觉更强烈。她的眼睛紧盯着面前拐杖的支柱和拐杖下一行行退去的瓷砖，对于其他的她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快到浴室时，她加快了脚步。浴室里没有人，她进去锁上门，伏在洗手池上呕吐起来，唇间发出的奇怪声响与其说是放松的叹息，还不如说是反抗的呼声。她久久地站在那里，头伏在洗手池上，像长时间劳累之后一样喘息。她觉得稍稍好了一些，洗了一把脸，把笼头拧到最大，让急速的水流冲干净池子。因为没有毛巾，她就撩起晨褛的下摆擦干手和脸。

她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闭上眼睛。她虚弱得一动不能动，她没有马上睡着，但合上眼睛休息让她觉得好受些，很长一会儿她就这样半睡半醒地躺着，后来就沉睡了过去。醒来时她唇干舌燥，她慢慢地侧过身子，看见艾勒格拉坐在邻床上。这张床在她走后一直空着，她的身体是如此的瘦小，以致于完全淹没在灰色的晨衣里，稀疏的头发更见荒芜，细窄的脑袋仿佛又缩小了，她弓着背坐着，黑瘦的手臂从宽大的晨衣袖子伸出来，手耷拉在膝上。她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屋外的阳台，脸上一副平淡、冷漠的表情。她们的眼睛相遇了，莫斯考维茨夫人不敢张嘴，唯恐吓跑了眼前突来的一切。她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说不出她的平静是出于极度的虚弱抑或是静养的结果。然后她向下移了移身体，把腿挪向一边，在床沿坐了起来。她俩面面相觑地坐着，莫斯考维茨夫人一言不发，最后她还是伸手要与她相握，就像她过去

常做的一样，但艾勒格拉退了退，把手藏在身后。

“最好不要碰，不卫生。”她说，嘶哑的声音虚弱而单调。

“怎么回事?”

“我体无完肤，什么都可以直接进到肉里去。”

莫斯考维茨夫人看了看艾勒格拉细小的手臂，那上面满是溃疡。难道她的皮肤就像一件褴褛的旧衣裳，四处开洞为了显露出里面裸露的躯体，展示一无遮护的活生生的血肉?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医生跟你说过吗?”

“没有，”艾勒格拉说，“不用他们告诉我，我自己就知道。”

“它传染? 你是这个意思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不，是谁都可以感染我，那样的话我就完了。”

“可我又没病，怎么会感染你呢?”

“每个人都有病，”艾勒格拉说，“健康人也一样。”

莫斯考维茨夫人困惑地望着她。“我不明白”她说着，弯下腰试图从床上起身。

“我几乎都认不出你了，你变了很多。”艾勒格拉说。

“头发?”

“是的，你看起来老了。”

“我感觉不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她站起来，拽过拐杖，伏在上面，等着自己战胜虚软。

“你要去哪儿?”艾勒格拉问道。

“我去弄点喝的。”

“坐在床上等着，我去给你弄。”

“怎么能这样?”莫斯考维茨夫人惊诧地说。“我不愿意

让你去。”

艾勒格拉已经起身，“为什么不呢？一切都会和以前一样，我可以做所有你愿意让我为你做的事。”

“你有力气？”

“有，什么都没变，我可以走。”

说着，她从她朋友的床头柜上拿过一只杯子，去了浴室，立刻又回来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又重新在床上坐下来，很快喝光了水，仍是觉得渴。

“我得去给阿德拉打个电话。”艾勒格拉说，“她还不知道他们把我送回来了。要是她去了那边会找不到人，我不想让她白跑一趟，当我回来时，会给你从小卖部把苹果汁带回来的。”

“我不想问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真的不想，我甚至不知道这段时间你是怎么过来的。”

“没什么，”艾勒格拉说，“我还活着。”

“他们给你输血了吗？”

“是的，输了，”她面对她站着，笑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照她说的做了，艾勒格拉拿起钱，数了数，放进了晨衣的口袋，然后走出了房间。

莫斯考维茨夫人扫视了一遍房间和里面躺着的病人，以确信刚才的一切不是幻景。艾勒格拉的床是铺好的，那些熟悉的东西堆放在床上和小柜上。弗里达走进屋子，用她绝望的男中音问道：“她在哪儿？她在哪儿？我听说艾勒格拉回来了！”

“她很快就会来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

“你见过她了？”弗里达问。

"见过了。"

"所有的人都见过她了，除了我!"弗里达抱怨道。

"她刚才就在房间里。"

"我刚刚一直坐在那儿织我的挂毯来着，什么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她要来，我怎么会知道呢？你事先知道吗?"

"不知道。"

"哈，感谢上帝，我的艾勒格拉又回到我身边了，"弗里达叹息一声，"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弗里达悻悻地盯着她，企图猜出她对她隐瞒的东西。艾勒格拉回来时，弗里达摇着轮椅迎上前去："我的宝贝!"她喊道，"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甚至不知道你是否活着真让我难受，我可真是遭罪了！你问约兰达，我可是日夜不断地想着你。你怎么样，感觉如何?"

"还好，"艾勒格拉说，"和平时一样。"

说着，她把一只灰白色透明的塑料袋放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床头柜上，里面装着一罐苹果汁和一袋柠檬饼干，"它算我请客，"她指着饼干说。

"我来出钱，"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不，算我的。"

"你又在替她干活?"弗里达愤愤不平地问道，"在你经过这一切之后，她还让你为她拿东西？你又不得不像个仆人似的侍候她?"

"一切都和从前一模一样，"艾勒格拉道，"我就是要这样。"

"哈!"弗里达笑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她一直和她的

男朋友呆在一起，两人一直同饮共餐，他来叫她，然后连着几小时两人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

莫斯考维茨夫人打开果汁罐，贪婪地喝着，随后她又弄开饼干袋，吃了两块，又喝了更多的果汁。“这对我很好，艾勒格拉，我太渴了，上帝保佑你。吃点饼干吧，我没碰过。”

“不，谢谢，我不想吃。”

“她说他给她画过像，”弗里达笑着说。

“行了，弗里达，”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别胡说了。”

弗里达走近艾勒格拉，“我的宝贝，我是多么担心你啊，没有你我遭了多少罪，”她说着，把手冲她伸过去。

“你千万不要碰我，”艾勒格拉说，“对我不好。”

“为什么，怎么回事?”弗里达吃惊地问，“在那边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

“他们做他们不得不做的。”艾勒格拉说，“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在这儿。”

“阿德拉说他们给你输血了，”弗里达说。

“他们给我输了，”艾勒格拉说，“是这么回事，阿德拉说的都是对的。”

“哈!”弗里达吼了起来，“你想象不到她求我们做什么，求我们在什么纸上签名。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缘故，约兰达一定就签了。”

“我让她去找你的，”艾勒格拉说，“我让她告诉你说是我求你在纸上签名的，我以为你不会反对，我现在还这么求你。我欠她太多了，即使我再活一百年也无以回报她。”

“他们打算送约兰达回家，”弗里达说。

艾勒格拉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眼底含着探询。

“是的，是真的，我很快就得走了，这是他们的想法。”

“可你离了拐杖还是不能走。”

“我再也不会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骨头没有合好，他们又不能再做一次手术。”

“去找别的医生，”艾勒格拉，“没准他们能做点什么。”

“阿德拉呢?”弗里达忽然问道，“她的手怎么样了？她也不碰你?”

“她碰我时戴橡皮手套，就像医生一样。”艾勒格拉解释说。

午饭时间到了，但莫斯考维茨夫人宁愿在屋里呆着。她向艾勒格拉解释说她吃苹果汁、饼干吃饱了。她的朋友什么也没说，但莫斯考维茨夫人相信她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失望，于是她决定同她们一起去餐厅。当她们选好了一张空桌子时，她希望背门坐着，但是另外两个先她坐到了桌子的那一面，她只好别无选择地坐到她们对面，脸朝着大厅的入口。弗里达开始描绘当她看到克拉拉向女儿恳求不要被送进养老院的时候她是如何地心摧胆裂，她为他们对那个可怜的妇人的所做所为感到震惊，还说她的家人可以为她作证，他们看着她受苦，却无从安慰，她整夜都不曾合眼。艾勒格拉听着她说，不时也同情地摇摇头，但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直都清楚她的眼睛是在自己脸上搜索。她不安地盯着门口，希望他不要来，希望自己不要见到他。早上的事件已经在她的头脑里模糊起来，就像一场恶梦，所有的细节都已被遗忘，只有恐惧和羞愧留下一点苦涩的沉淀。

鲍拉拄着拐杖朝她们走来，显然是想在他们的桌边坐下

来。这次莫斯考维茨夫人希望这个女人在自己身边坐下，这样的话就没有地方让别的什么人来坐了，可是弗里达直冲她摇手："我不愿意你坐这儿，"她朝她嚷道："你去别处吧。"

"这地方是你的?"鲍拉问道："你有它的地契?"

"没有，它属于你父亲，"弗里达说，"我知道，走开!"

"命运如利箭一般刺透她："她也将死去……"鲍拉念道。

"她在咒我!"弗里达喊起来，"滚到那边去，巫婆!"她指着一张空桌子。"我们不要你挨着我们。"

女侍走到她们的桌旁，"你要什么，鲍拉?"她问，"你吃完了，回自己的房间吧。"

"我还没吃呢，"鲍拉说。

"你吃过的，我亲自给你拿的饭，你现在出去吧。"

"那不是真的，"鲍拉抗议，"我有一个星期没吃饭了，你们决心要饿死我。"

"你饿吗?"女侍问道。

"又不是你的饭，"鲍拉说，"这里没有东西是你的，一切的一切都属于我父亲，你们所有的人都靠慈善过活。"但就在一刹那间，她的气恼不翼而飞，换以之一派尴尬、明瞭的表情。"对不起，夫人，"她对女侍说，"你认识我吗?我记心不好，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再是人类的一员了。"她开始去别处找座，像一个迷失的幽灵在桌椅间游荡。

卡甘进了餐厅，在门里停了一下，戴上眼镜四处张望。他的眼睛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遇上了，盯住看了一会儿。她垂下眼睛，等她敢再抬眼看时，他仍就坐在门口向厅内张望，最后他把轮椅摇向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看到他不会过

来和她坐在一起，也不会过来叫她去另一张桌子和她坐在一起，她如释重负。从她坐的地方可以看见他的背影，无疑他在餐厅找过她，无疑他也看到了她，因此为什么他决定不到这儿来？难道看到她的脸使他想起了她早晨令人恶心的行为？过了一会儿，费希曼也进了餐厅，在桌间的过道吃力地摇动轮椅，他撞上了鲍拉的拐杖，把它撞到了一边。鲍拉惊叫起来，多亏了站在她身后的一个护士及时地抓住了她的胳膊，她才没有摔倒。卡甘回过头来看了看费希曼，一脸因平静被打扰而不高兴的表情。护士冲着费希曼大叫大嚷，把他的轮椅推回门口，让它转了个圈，推了出去。卡甘的眼睛再次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相遇，这次她觉得他在冲她笑，居心叵测的微微一笑，她不置可否地轻轻一点头作为回报。

鲍拉在一张桌旁坐下来，一脸茫然。女侍在她面前放了一杯水，她连碰都不碰。等她醒过神来，她喝了一口水，开口要吃的："我两天没吃饭了。这些寄生虫不停地胡吃海塞，我却不得不忍饥挨饿。顺便问一下，今天几月几号？"

她们吃完了。弗里达向后推了推轮椅，开始朝门口摇去。艾勒格拉也站起身，可莫斯考维茨夫人请她陪自己再坐一会儿，艾勒格拉明白过来，在她的对面坐下。等弗里达走后，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们等到他走吧。"

"你们吵架了？"艾勒格拉问。

"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可我行事如此荒唐，以致于再见他会令我无地自容。"

"你做什么了？"

"他让我喝酒，然后我就胡言乱语，我喝醉了。我自己当了一回傻瓜，一开始他原以为我很高贵，可今天我表现得

像个老妓女，一看到他我就会想起这些，我真希望再也不用面对他。你离开的这些日子，我变了许多。”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而且你不再细心侍弄你漂亮的头发了，”艾勒格拉悲哀地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睛固定在大门处。终于她合上了它们，一半是因为放松，一半则是因为疼痛。

“他走了?”艾勒格拉问。

“走了。”

走廊里阿德拉朝她们走过来。活泼而兴奋，脸色因发热和用力而泛红。她冲莫斯考维茨夫人轻轻一点头招呼，就和艾勒格拉进了房间。莫斯考维茨夫人跟着她们进去，上床躺下来午休。阿德拉从包里拿出一块小毛巾进了浴室。一会儿后她回来了，一面擦着湿手，一面大步走到房子的一角。那里放着几块白色的隔屏。她拽出两块来拉到艾勒格拉的床边，这样的掩藏也是前所未有的。莫斯考维茨夫人竖起耳朵想听清楚她俩在隔屏后的低语，但是什么也听不清。令人紧张的长久的寂寞与不耐烦的声音交替着，最后她听见拉锁飞快拉动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刺耳的尖叫：“是阿德拉打开她的大旅行包，然后传来的是往艾勒格拉身上涂抹婴儿护肤油的熟悉的声音，拍打揉捏，在那沉寂的片刻总会让她想象阿德拉的双手触摸那被禁止触摸的肉体的情形。

这个过程结束之后，阿德拉折起隔屏，把它们又拉回了屋角。艾勒格拉穿着晨衣躺着，筋疲力竭，汗流不止，两眼紧闭着。阿德拉挨着她坐下，把艾勒格拉对她轻声说的话写

在小笔记本上，然后她开出一张支票。艾勒格拉睁开眼睛，在上面签了字。最后阿德拉站起来，走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床边，查看她的脸看她是否睡着。

“她说你愿意签名。”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着在床上坐起。

阿德拉拿过她的包，取出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连同一支钢笔一起递给她，并给她指出签名的地方，莫斯考维茨夫人签完名，又重新睡下。

“你不会遗憾的，”阿德拉说，接着又看了看弗里达的床，“她睡着了。”她失望地说。“她也得签名，”她对艾勒格拉道，“告诉她别惹麻烦。”

“她会签的，”艾勒格拉说，声音虚弱。

阿德拉走了，艾勒格拉一动不动地闭眼躺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盯着她那饱经折磨的窄脸，脸上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依然满是婴儿油膏，又黑又细的胳膊，在油膏光泽下更显干枯，艾勒格拉睁开眼睛，转过头来看看她。

“怎么回事？”她问。

“没什么。在餐厅我们几乎都没时间单独谈谈。”

“现在不行，”艾勒格拉答道，“她按摩完后我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

“也许按摩对你不好？”

“我不知道。”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再理她。她的头十分沉重，脖子、肩膀的肌肉无时无刻不疼痛难忍。她的身体依然记得早上的不幸，仅仅只过了几个小时，对卡甘的羞愧和害怕就在艾勒格拉回来的惊喜之中变得模糊，幽远起来，她再次在心里重温

了那一刻的感受。干渴又一次来侵扰她，要与她屈从于遍布全身的瘫软的想法一争高低，这两股难分伯仲的力量为占据她的灵魂而战。

拉扉走了进来。推着一张床朝房间一侧的空地走去。她叫住他，举起床头柜上的杯子："帮我个忙，拉扉，"她说，"给我拿杯水，我渴极了，可又起不来。"

他去浴室端来了水。"非常感谢，你是个好人，"她对他说，很快喝了水，叹息一声，他一直站在她的床边。

"你好吗，拉扉?"她问。

"好，"他说。

"你弟弟呢?"

"也好。"

"也有好心的阿拉伯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一个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得有副好心肠。你的心肠好，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他没作声，垂着眼帘呆在那里，最后他鼓起勇气说：

"那个房间，……你还去吗?"

"不，我再也不去那儿了。"

"那本是个学习的好地方，现在我没地方可去了。"

"那你再问问吧，"她建议："也许现在他们会同意的，谁都不去那里了。"

"非常感谢你。"

"拉扉，请你再给我拿杯水来，我还是渴。"

他又给她端来一杯水。

醒来时，她愣愣地呆了一会儿，因为搞不清自己在哪

儿，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她去浴室洗了洗脸。擦干后，端视着镜中的自己。那张回视她的脸看起来熟悉亲切而可感，不再是那个曾经迷失在陌生地域的懒散的老妇人，她觉得自己体内有一些东西已经变得外力无法穿透，它护着她。她冲镜中的人影谦顺而浅浅一笑，然后她去了走廊坐在艾勒格拉身旁，“现在我感觉好多了，”她对她说，好像回答一个不曾问过的问题。艾勒格拉的气色也好了些，一双小眼睛前所未有的机警善问。艾勒格拉在喝茶，等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她身边坐定，她从茶台上倒了一杯茶给她。不一会儿，卡甘出现在走廊的一头，拄着一根拐杖，一步一停地蹒跚而行，当他移动那条坏了的腿，把重重心放在它上面时，脸痛苦地扭曲起来，慢慢地他离她们坐着的地方近了，迈步前他休息片刻，朝莫斯考维茨夫人点点头，脸上露出自豪的笑容。莫斯考维茨夫人嘴里嘟哝着：“好，很好！”以使他不疑心自己妒嫉他要恢复健康，重返常人世界的努力。

等他朝着餐厅方向沿着走廊走远了，艾勒格拉才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当然算得上是个英俊的男人。”

“是的，而且教养也好。他是个有名的画家，还办个人画展。”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但他不是好人，他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他自己，除了自己还是自己。”

卡甘走到走廊的尽头，拐进了男病房一翼看不见了。几分钟之后，她们听到了他的尖叫，护士们都朝那个方向跑了过去。

“是他，”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在一千个人的声音中我都能认出他的来。”

“他摔倒了，”艾勒格拉说着站起来，想过去看看是怎么

回事。

“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道，伸手拉住了惊诧莫名的艾勒格拉，“是别的什么事，我知道是什么，一清二楚。”

她都不知道自己这种强于任何目击证人的确信从何而来，但是，它就她的体内一如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只等时机一到，就会应召显现。她无法理解自己是怎么了，从午觉奇怪地醒来那一刻起，她就觉得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被封锁住了，她的感觉超出了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她被笼罩在一种可疑的平静之中，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遥不可及，仿佛她还在沉睡，先前的醒来也不过是一切梦境。她对卡甘，对他的出事一无所感，不在乎他的死活，甚至连艾勒格拉都变成了覆盖着那块地方的阴影，是过去的幽灵般的影子，不久就将离她远去。

在男病房的走廊，玻璃隔墙的另一面，人们来去匆匆，莎塔娜回到护士值班台，她们听到她在召唤救护车司机，在沿墙放着的椅子上坐着的几个妇人询问护士长出了什么事，她报以冷冷的沉默，又去了男病房区。

弗里达从门厅回到病房，一脸震惊骇然，从男病房来的一个病友给他讲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低沉的嗓音轰响起来，投向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光犀利而饱含责备：“那个和他形影不离的疯子用一把从厨房偷来的刀扎进了他的胃，现在他们要送他去R医院做手术。”

莫斯考维茨夫人笑着点头肯定了弗里达的话，艾勒格拉关注地看着她。

“在这个医院就会出这种事，”弗里达说，“我害怕呆在这里，这里还有好一些人能做出同样的事来。为什么他们让

这些人和我们呆在一起，为什么不把他们送进疯人院?”

“费希曼人呢?”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谁是费希曼? 我都不知道他叫费希曼，”弗里达不屑地道，“我是什么人，他的一个朋友? 我想警察很快就会来把他带走的，第一次看见他在餐厅脱睡衣捶打自己的胸口，我就知道他是个危险的疯子，我就害怕，他们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 我猜他的家人应该有联系，这里的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成了什么了? 我再也不想呆在此地了，等我的家里人听说这件事，他们会马上带我回去的，他们一天也不会让我多呆的，我了解他们。”

然后他们看见卡甘躺在床上，沿着男病房的走廊被推了过来，推到了大厅的电梯口。透过隔墙玻璃几乎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当他的床迅速地通过走廊顶灯的光线时，他头顶的输液包像是突然着火一般，瞬间光芒四射，就像在漆黑、无星的夜空一闪而逝的，一颗孤独的流星。

弗里达的家人来看她时，莫斯考维茨夫人和艾勒格拉坐在近旁，喝着茶，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弗里达给女儿、女婿讲述卡甘的同室病友告诉她的一切，讲叙她的恐惧，她怎样差点晕倒和她如何害怕继续留在医院。她恳求他们当晚就带她回家，他们尽力安抚她，告诉她他们与护士长的谈话，护士长解释了发生的事件，并向他们保证已经采取措施以免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

“可那个疯子不是还在这儿走来走去吧?”弗里达问，“谁知道他接下来会干出什么来?”

“不会了，”她的女婿说，“明天一早他们就会送他进疯

人院。同时他们还把他关进了单人房，他甚至无法从床上脱身。”

“警察呢？”弗里达问，“为什么他们不叫警察来？”

“他们报了警，警察正在处理这件事。”她的女儿说，“正在着手防范类似事件的发生。”

“要审讯吗？他们不打算把他送审？”弗里达问道。

“他们当然会把他送审，”她的女婿道，“别担心，他们不会放过他的。”

“我想除非在家里，我是一刻也不得安宁，”弗里达说。

她的家人起身想走时，弗里达突然哭起来，她女儿拥住她：“你担心得太多了，”她女儿说，“去睡吧，等你早上醒来就把什么都忘了。”

他们走的时候叫了护士长，她值完班和他们一起走了。弗里达一直瞧着她们，直到他们消失在走廊尽头，她自言自语：“为什么他们如此害怕带我离开这里？我在家里会有什么事？”

两个护士坐在柜台后看电视，几个病人已经回房休息，莫斯考维茨夫人什么也没对艾勒格拉说就站起身，沿着走廊朝前走，经过房间门口她没有进去，而是接着朝餐厅方向走去，艾勒格拉担忧，奇怪地望着她，整个晚上她都行动怪异，路上雷恩从一个房间里出来，“我必须多走路，”她对他说。她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她朝那个方向去，但是她感觉应该如此，她走下去，来到走廊尽头，她朝身后看看，只有艾勒格拉在望着她，她走近最里头的那一直是锁着的空房子，抓住把手推开门，走了进去。

屋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他躺在惟一的那张床上，正对

着门，除了床和床头柜屋里空荡荡的，莫斯考维茨夫人把拐杖拄进了屋，在身后关上门。他醒着，看到她进来，他抬起了头。她靠近床，看看他，他又圆又平的脸上有一种深邃的平静，浅淡的小眼睛跳动着她从未见过的安详的聪慧。他紧闭双唇，裹住无牙的齿龈，就像要压抑某种突然的冲动，终于他张开嘴，轻声唤道："约兰达，约兰达……"

她感到体内有某种轰塌，冲陷了封锁她的城墙，冲她的心脏淹将过来。

床单下面他失去双腿的身体小得像一个孩子。她伸出手，触了触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温暖，睡衣因汗水显得潮润，她抚扶着他的肩膀，他把头放在枕上，合上眼睛，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她的双手。忽然，他开始哼唱起来，像轻声悲戚的低泣，然后他唱了起来，是一首无首无尾的怪歌，不时地被长久地沉默打断，在她听来似乎能听到意地希的词汇，她觉得屋子里不只是他们，好像有什么人从某个地方望着他们，她被恐惧抓住了，这尽头的屋子可能把她关在里面，让她永远也出不去，她想跑开，可怎么也无法从他身边和他奇怪的歌声中跑开，她想他是为她而唱的。突然，他的歌声戛然而止，睁开眼睛，看着她，吞了一口唾液，轻声叫道："约兰达"她把手从他的肩头抽走，斜靠在拐杖上，退到门口。她打开门时，他从枕上抬起头。再次喊道："约兰达——"可她走了出去，撞上了门。

走廊里已空无一人，雷恩和两个护士在看电视，看见她时，他们吃惊地盯着她，雷恩叫道："你为什么还没上床?"

"我这就去，"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鲍拉穿着睡衣从一个房间里闪了出来，朝她走来，"对

不起，夫人，”她说，“也许你知道这儿的衣帽间在哪儿?”

莫斯考维茨夫人和她一起走了几步，指了指她房间门口和门口左边的角落。

“谢谢，夫人，”鲍拉说，“所有的地方都被占了，我没有床睡觉。”

“行了，”雷恩喊道，从柜台后走出来，“晚安，约兰达，”他说着走到鲍拉身边，把手放到她背后，带她回房，“说得够多的了。”

“对不起，先生，”鲍拉道，“你为什么要插进来? 难道你没看到我在同那个女士说话? 夫人，”她喊，“夫人，请稍等，也许你能告诉我现在几点?”

艾勒格拉已经睡着了，或者是闭眼躺着等她回来。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床边，看着她，她十分清醒，知道自己会睡不着，很长时间她就那样坐着，艾勒格拉翻身，叹气。对莫斯考维茨夫人来说，她的叹息是如此的熟悉，是对疲痛的抱怨和屈从，此刻她才彻底懂得艾勒格拉确实回来了，就躺在她旁边，好像这才是她们真正的相遇。

第 七 章

清晨她早早地醒来，艾勒格拉已不在床上。随后她看见她从浴室出来，端着病人用来洗衣的塑料小盆，走到阳台去晾衣服。莫斯考维茨夫人发现她昨晚换下来的，挂在靠床的椅背上的晨褛和内衣不见了。艾勒格拉进屋时，莫斯考维茨夫人冲她摆手示意自己已经醒来，并朝她微笑。艾勒格拉急匆匆地走进浴室，再端出满满一盆洗好的衣服去阳台晾晒。干完了活，她进屋坐在床上，往手上抹油。

“我是想在他们其他人起床后把所有的地方都占光之前洗好衣服，”艾勒格拉说道，一脸自满的样子，“现在它们已经在晾着了。”她往手上抹好油，就起身来到壁橱前，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架子上拿出一套干净内衣。“你要穿哪件晨褛?”她问。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也许你就不该沾肥皂。”

“为什么?”艾勒格拉问，“我用你送我的护肤油，手没有受到损害。”

“那衣服上的脏东西不会沾在你手上?”

“衣服又不是人。”

"谢谢你，亲爱的艾勒格拉，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不是还如此付我钱吗，"艾勒格拉说，"一切都与从前一样。"

"请把蓝色的那件给我。"

当三个朋友从餐厅回来经过走廊尽头的房间时，莫斯考维茨夫人走到门口，推了推门。门没有锁，屋里是空的，既没有床，也不见任何人影。

"能劳驾你告诉我你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吗?"从他们的身边挤过来的莎塔娜问道。

"我原以为费希曼在这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这个病房没有费希曼，"莎塔娜说完用力将门关上。

"他们把他送进疯人院了?"弗里达问。

"不久我也会被送进疯人院的，"莎塔娜说着走了。

"我可不再怕她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们就要送我回家了，她还能把我怎么着?"

午饭前，莫斯考维茨和艾勒格拉来到阳台上。艾勒格拉从绳上取下已经晾干的衣服，叠好，进屋把它们放进壁橱，再出来时，她坐到莫斯考维茨夫人身边，说道：

"你原来的发型很好看，为什么要和它过不去？为什么不让它保持原样?"

"什么都不能总是保持原样，"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因为他?"艾勒格拉问道。

"可笑，我甚至都不关心他出了什么事，他是死是活，不关心我还能不能再见他，就像我从未碰见过他这个人。"

"可你的头发何错之有?"

"他给我画像，"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从他画的像我知

道他怎么看我。他拿我当一个巫婆，把我看成一个疯女人。”

“为什么?”

“他给我画像的时候，莎塔娜闯进了我们呆的屋子。‘真漂亮，约兰达，真漂亮，’她说。可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从我到这儿的第一天起，她就是这样对我的。”

“巫术?”

“对，她恨我，从那个医生说我有一头漂亮头发那天起。当时她就站在医生身边，听见了这句话。我注意到了她的眼睛，它们就像火一样在燃烧，我发誓。我那时并不知道她爱他，而他对她根本不屑一顾。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番话告诉她，我不在乎，我不再怕她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沉浸在自己这番激烈的言辞中，但随即她又后悔了。

艾勒格拉若有所思地望着阳台前面的草坪。莫斯考维茨夫人懂得为了避免不愉快，她们应该马上讨论此事，彻底解决它，摆脱它对她们的烦忧。

“你为什么告诉她我给她取了莎塔娜这个外号？你为什么不去告诉她关于她想杀我的一切？出了什么事，艾勒格拉？我无法理解。”

“难道她没有告诉你我已经对她说了吗?”

“她告诉我了，她还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艾勒格拉茫然地看着她。“有什么不好理解的？我不得不告诉她，为了让她说服他们把我留在这儿，我能给她什么？除此之外，别的我还能给她什么呢？我无处可去，要在我以前住的屋子里过冬简直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心情平静，我知道自己会死在这里，而不是在那边，在那间屋子里孤零零地像一只老鼠一样死去。现在我没有别的家了，这里就是

我的家。这儿，我已经习惯了，想死在这里。我必须给她一点什么报酬，可我有什么可以给她的呢?”

“你把其它的一切也都告诉她了?”

“关于你的?”

“关于我或其他人的。”

“没有，并不是老有事情要说。但是她总是什么都想知道，对任何事她都感兴趣。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生你的气，相信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很愿意拥抱你来表示我仍然喜欢你，就和从前一样，而且我是真心诚意地原谅你；但是我不能拥抱你。”

“你有什么好和我生气的？那对你有什么区别？反正你不久就要回家了。你和莎塔娜还会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一切又会关你什么事？你就要过你自己的生活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不管我还能活多久，我会一直想着你。我是如此希望你来和我住在一起，希望我们俩在一起互帮互助。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直到最后一刻。”

“不会有足够的时间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愣了一下。“你知道……什么时候?”

艾勒格拉没有回答，而是说：“如果你想让我高兴，就梳以前的那种发型吧。”

“真的，你真是如此希望的?”

“真的，我想看你从前的样子。”

“发型师普尼娜突然走了，现在又来了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她手艺怎样？我会和她在星期四约个时间的。”

"我这一生中没有被男人爱过，"艾勒格拉说，声音里没有丝毫的痛苦或是抱怨，细长的斜眼睛朦朦的，脸上浮着一丝隐隐的笑意，仿佛是带着渴望，好奇和谅解探询自己的生命。"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爱。没有男人拥抱过我或是吻过我，也许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父亲这么做过。我甚至不知道人感觉起来是怎样的，我有过千万种猜测，但是我敢肯定在真实的生活里，那是另一番样子。有一次我曾经想请你告诉我，请你仔细描述，好让我有一番身临其境的感受，因为你结过婚。但是我不好意思开口，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看我。"

她伸出双手，像是要表达对自己命运的不解和屈从。"可是我不认为自己长相难看或令人讨厌，恰恰相反，有人说过我漂亮，可惜我这里没有以前的照片，不然你就可以看看了。我会叫阿德拉带来的。也有男孩子对我感兴趣，想要认识我，邀我出去，不仅在过去的那个国家是这样，来了以色列后也如此。但是，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事实，因为没有时间。那时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又卧床不起，没有人照顾他，我的两个弟弟帮不上忙，而且他们也不愿意。他们一个是白痴，什么都不会做，另一个成了家，大部分时间又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是个危险人物。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不得不包揽一切，他们总是依赖我，把所有的事都留给我。事情就这样过来，一年接一年，日子过得飞快。我已经失去了生活，可直到今天我还是个童女，而且将以童女之身死去。"

"不管是童女还是女人，你都会失去生活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要回家去等死。"

"这就是你的感受，"艾勒格拉惊讶地问道，"我原以为

你喜欢生活。”

“最近我变得多愁善感，我在偿还一笔旧债。”

“什么债?”

“为生活欠下的债。离婚后，我收到我丈夫的补偿金，是法郎，我把它换了，换成许多我们的钱。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找工作，希望认识新的人，重建生活，重新开始。这时我的母亲和妹妹来了。我妹妹带着一个孩子被丈夫遗弃了。她们从躲避战乱的地方回到镇上，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裳外一无所有，没有地方睡觉，还饿着肚子。事情就这样简单、明了，她们没有别人好去投奔，我又能有什么选择? 她们俩和那个孩子搬来和我住。在搬来之前，她们连问都没问过我，很让人难受。对她们，对那个孩子来说，我都是不体面，十分不名誉的，我不能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家里，不能和任何人共同生活，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我让她们明白是她们毁了我的生活。有时夜里睡不着，我心里充满了气愤和仇恨，我眼睁睁地躺着，身边是她们的床和孩子的摇篮。我听着她们在我身边沉睡，自己却无法入眠。我诅咒她们。一夜又一夜，我清醒地躺着，诅咒她们，因为她们毁了我的生活。我静静地诅咒着，蠕动嘴唇，全心全意地诅咒。我如此的恨她们，如此的绝望。

“别以为我那时不知道，我知道终有一天我得偿还。但是那时我还年轻，还自信，又是如此地渴望生活，而且我毕竟没有把她们赶出去，那是我的家，付租金用的是我的钱。我本来可以对她们说：你们另找别处吧，我要过自己的生活，不久我就是想过也晚了。但是，我没有说，我知道她们没有地方可去，如果她们不和我住，就得露宿街头，沿街讨

食。我开始教法语，靠给高级官员家庭做私人教师挣一些钱，我让她们住在我的家里，吃我的食品，但到了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心底暗咒她们，整夜整夜的暗咒。我知道如何诅咒。当着她们我什么也没说，但她们感觉到了，她们明白我是怎样看她们的。我在她们的眼里看到了这个，她们不停地求我原谅，一听这个我就受不了。我自己什么时候才会被原谅？我必须为一切付出代价，这到什么时候才算到头？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谅解？”

星期四下午莫斯考维茨夫人履行了她对艾勒格拉的诺言，和新来的发型师约好时间做头发。当发型师恭维她头发好看的同时又责备她对它的忽视的时候，她的心被欢乐和骄傲充涨起来。发型师花了几个小时来做她的头发，莫斯考维茨夫人享受着发型师给她洗头时手指的轻触，享受着毛巾有力的按擦，梳子在发间的来回和梳齿在头皮上的摩擦，享受着染发剂浇上头皮的刺痛感，剪子嚓嚓的声响，头发顺着卷发器卷动时每一根发丝被绷紧的感觉，漫长的等待烘干的过程，享受着卷发器松开后，吹风机里吹出的热风，发刷的刮刷和发型结构一层层地形成，以及最终做好头发时喷洒的定型水的芬芳。这一切就像她重新见到家中久违的家具、餐器和其它的财产一样。自从她把自己宣判给现实和屈从，自从她与镜中忧郁的映像讲和以来，她又一次重温了那个关于新做的发型能让一切变样的幻想。不过，现在在她看来，这个幻想也不免有些滑稽。

发型师完成了工作，收了钱，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来到浴室镜前，再次看到衰败多褶的脸与一头泛着玻璃光泽的

棕发之间的可怕的对比，感觉十分怪异。她冲着镜子微笑时，蓝色的眼睛透过细窄的眼眶熠熠闪光。当她走进屋里时，艾勒格拉发出一声羡慕的轻叹。她们坐下来享用苹果汁和柠檬饼干，这是艾勒格拉买来以视庆祝的。

守丧的三十天还没有完，塞尼拉的两个儿子就回到医院来探视。他们的胡须长长了，又浓又密，像两张黑色的面具遮住了脸和脖劲。他们进了病房，径直走到玛蒂尔达·弗兰哥的床边，哥哥艾尔伯特在她旁边的空椅上坐下，弟弟维克多站在他身后。很长一会儿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注视着她。终于，维克多说道："我们刚刚去墓地看过母亲。"

玛蒂尔达生气地喊道："你们是怎么回事？够了！不要去管墓地和母亲了，开始过像人的生活吧！"

两人都没做声，艾尔伯特苦笑地点了点头，好像他事先就猜到了这些话，也没指望她会说别的。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玛蒂尔达·弗兰哥问，"难道你们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成天不是围着病人、老人就是死人打转？"

"我们得跟医生谈谈，"维克多说，"是他叫我们来找他的，但我们不知去哪里找他。"

"你们跟医生还有什么好谈的？现在他还能做什么？你们想怎样？要他治好她——愿她安息？要她起死回生？"玛蒂尔达·弗兰哥问。

"我们和他约好的，"维克多说，"我们说好来找他谈谈。"

"那就去问问那边的护士，她会告诉你们医生在哪儿

的。”

“护士说医生现在正忙着，因此我们在等他，”维克多说，“他必须告诉我们该怎样……”

“你怎么这样啰嗦？”艾尔伯特低吼了一句。

鲍拉走了进来。她不停地在各个房间游荡，搜寻她失去的地盘。她来到莫斯考维茨夫人碰巧空着的床边，在床沿坐下，脱掉拖鞋，正要躺下。这时，玛蒂尔达·弗兰哥冲她大喊：“那不是你的床！你躺下来干什么？”

“请原谅，夫人，”鲍拉说，“这地方是你的吗？你是这里的主管？你凭什么插手？”

“床是她的，”玛蒂尔达·弗兰哥说，“她去浴室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回自己的房间去。”

“你错了，”鲍拉说，“这的确是我的床。”说着，她将头靠在枕上，在床上伸直了身子，盖好床单。“我得睡一会儿，”她说，“我有五天没有合眼了。”

“她来了！”玛蒂尔达·弗兰哥宣告。

莫斯考维茨夫人进来了，看到屋里那两个戴着黑须面具的高大男人不由愣住了。

“她都睡到了你的床上。”玛蒂尔达·弗兰哥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从屋子的另一端叫了起来：“鲍拉！”她尽可能快地赶到自己床边，一把抓住似乎已经睡熟的鲍拉，摇了起来。鲍拉睁开眼睛，脸上流露出一种可怕的痛苦。“回你自己的房间，回你自己的床上去！”莫斯考维茨夫人嚷道：“你为什么要睡在别人床上？”

“夫人，”鲍拉说，“我不认识你，但你看来是好人，你为什么要在我度过如此多的无眠之夜后还来打扰我睡觉？”

"可你睡在了我的床上!"

"不,夫人,这是我的床,你可以去问管理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要一张床,他们也会给你的。请不要烦我了。"说完,她再次阖上眼睛,脸上带着一派天堂般的安详。

莫斯考维茨夫人掉转拐杖,出门去走廊求助。"鲍拉在我的床上!"她冲莎塔娜喊道,"快来把她带走。"

拉扉站在护士值班台边,穿着平常的衣服,他弟弟,那个小花匠,也和他在一起,手里紧紧地抓着一个满满的塑料提袋。莎塔娜对拉扉说:"你去把她从床上弄走,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让你弟弟在这儿等着。"她指了指靠墙的一排椅子。

"雷恩在哪儿?"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他知道怎么弄走她。"

"我也知道。"拉扉自豪地。

莫斯考维茨夫人随拉扉一起回到屋里。

"请务必要他们把床单换了,"她要求道,"我可不能再睡在上面。"

"可以,"拉扉一口应允,"我来给你换。"

拉扉朝莫斯考维茨夫人床边走近时,艾尔伯特看见了他,立刻他认出了他,尽管他没穿医院制服,艾尔伯特脸上一亮,站起来,朝他走过去:"医生!医生!"

"我们刚才还在找你,你还记得我们吗?我们是已故的塞尼拉的儿子,"维克多说,"我们和你有个约会。"

"起来,"拉扉对鲍拉说道:"我会带你回自己的床,你随我来。"他伸出双手,抓住她的手,将她拉起来。她反抗,将手挣脱出来。

“让我休息吧，”她哀求道，“我没有力气起来，我一定得睡一会儿。”

“什么医生，哪个医生？”玛蒂尔达·弗兰哥说，“你们和他有什么事？”

“跟我来吧，”拉扉劝道，“我要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他抓住她的肘部，将她拉起来坐直。

“真残忍，”鲍拉说，“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把我从床上拉起来。”

“我们就是和这个医生有约会，”维克多向玛蒂尔达·弗兰哥解释说。

“现在起来，”拉扉恳切地，“起来吧。”终于，他让她站起来，并把拐杖递给她。

“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父亲的地方？”鲍拉说，“知不知道他可以把你赶出去，以便让这个地方安宁下来？顺便问一下，现在几点？”

“夫人，”维克多对她说，“这个医生是好人，他帮过我们的母亲……”

“闭嘴，”艾尔伯特吼道，“否则我会打烂你的脸。”

“你们俩疯得像两只水鸭，”玛蒂尔达·弗兰哥道。

鲍拉挪脚走动，拉扉紧走了几步，想赶到她前面离开房间，溜进走廊。但是，艾尔伯特起身，站到他面前，挡住了他的路：“医生，请等一下……”

“你们想要他干什么？”玛蒂尔达·弗兰哥说，“难道你们的脑子有病？他不是医生，而是一个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维克多重复道，“一个阿拉伯医生？”

“什么医生？是个阿拉伯工人，他不过是这儿的一个保

健工人。”

“放开他，”维克多朝他哥哥喊道，“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阿拉伯人。”

艾尔伯特后退了一步，眯起眼睛打量拉扉。“阿拉伯人?”他嘟哝着，“你是阿拉伯人?”

拉扉肯定地点了点头。

“就是他在你们的母亲，愿她安息，摔倒之后把她从浴室抱出来的。”玛蒂尔达·弗兰哥说。

“一个阿拉伯人抱我们的母亲出来?”艾尔伯特又咆哮起来，“他们竟让他碰我们的母亲?”

然后，拉扉的身上就遭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立刻摔倒在地。随着他倒地的那声短促的闷响，传来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尖叫，她瘫倒在床上，手死死地捂住嘴，想阻止自己再发出尖叫。艾尔伯特朝躺在地上的人狠狠地踢了一脚，拼命地把他摇来晃去，“谁允许你用手碰我们的母亲?”艾尔伯特呻吟着，声音沙哑，因痛苦狂怒而哽塞。

玛蒂尔达·弗兰哥喊道：“混帐，你们俩！你们把他怎么了？他是个好孩子，可怜的家伙，让你们的灵魂见鬼去吧!”

“我们现在怎么办?”维克多满怀惊恐地低声问道。

那个本来在乖乖地等候哥哥做完工作然后一道回家的小花匠来到房门口，手里拎着那只硕大的塑料袋，往里偷看。他惊恐地瞪大了双眼，飞快地单脚跳进屋里，在他哥哥的身旁跪下来，摇着他的肩膀想要唤醒他。他发出一声可怕的惊叫：“拉扉克！拉扉克!”[1]

---

① 拉扉克：是拉扉的昵称。——译注

地上的躯体轻微地扭动了一下。俯卧着的拉扉伸长了脖子，轻轻地把头从地板上举起，血顺着他的下巴流下来，立刻他的头又沉重地掉下去，地上的血迹流散开来。男孩的手颤抖起来，塑料袋掉在了一边，一件脏乎乎的衬衣从里面滚出来。他开始号淘大哭，泪水打湿了他变形的脸。“拉扉克！拉扉克！”他啜泣着，再次拍打哥哥的背，力图让他醒来。他红通通的眼睛扫视了一遍屋里所有陌生的面孔，然后他低下头，缩起肩膀，用那双粗大的手遮住脸，轻轻地抽咽起来。

听到孩子的尖叫声，一个护士进来要把他带走，可当她看到地板上躺在血泊之中的拉扉时，她又一头冲进走廊，找人来帮忙去了。

维克多说：“我们离开这里吧，事情要搞糟了。”

“别害怕，胆小鬼，”艾尔伯特不屑地嚷道，“你已经脱不了关系了。”

莎塔娜跑了进来，后面跟着雷恩，她先瞧了瞧坐在地上哭号的孩子，又看了看俯卧着的拉扉，最后她将目光定在了拉扉后面的艾尔伯特和玛蒂尔达·弗兰哥床边的维克多。她薄薄的嘴唇气得直颤，但她什么也没说。她和雷恩正要朝拉扉过去，但艾尔伯特紧握双拳，警告他们不要走近他脚下的猎物。

“让你们的灵魂见鬼去吧，你们两个混蛋！”玛蒂尔达·弗兰哥高喊道，“你们都不正常，脑子有病，你们该蹲监狱！”

“他抱歉，”维克多说，“他不是有意的。”

“你能不能少废话？”艾尔伯特低声吼道。

走廊里的一些病人想挤进来看个究竟，莎塔娜赶到门边叫来一个护士，让她站在门口挡住想进来的人，她自己则走到走廊里，剩下雷恩留在病房里，坐在一张空床上，一脸悲哀无助的表情。

一时间屋里一片死寂，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人说话，除了走廊里传来的电视声音，孩子哭泣时抽鼻子的声音和艾尔伯特因愤怒而沉重的呼吸声之外。从天际那一带柔和的小山，开裂的红色土壤，从昏昏欲睡的泥路，深绿的柑桔树丛，从尘埃遍布的柏树大道，旧房的瓦屋顶，从山边的松树，黄昏暗淡的光线穿过后廊偷偷地照射进来。那是一种触人情怀，浸染着夏末那种迟迟不愿散去的薄雾的。淡红的光线，它将屋子笼罩在一层半透明的薄纱之下，隐去了屋中的一切细节，模糊了人脸的轮廓，让所有的运动和低语都凝固、沉寂下来，直到这儿不再成其为医院的一间病房，而是通向漫漫长夜的无尽的旅途上一个临时的路边小站。

莫斯考维茨夫人合眼躺着，心绪飘摇起来。她回到了家里，眼前一一闪过小门厅，起居室、卧室、浴室。她逐一查看了家具、摆设、小工艺古董、地毯、窗帘和墙上的挂画，在一张想象的清单上逐次勾去这些物什，想看看自己这么长时间之后能否记得所有细琐的东西，依据每一项的名字来查看它们的形状、位置和保持的状况。财产让她有一种安全感，让她重新找回了自己，仿佛它是介于她和陌生外界的一堵保护墙。她来到卧室，床没有铺，罩着新被套的羽绒被散乱地靠墙堆在床上，被套还是她摔倒不久之前邻居艾德勒夫人给她买的，是粉红底衬蓝色条纹的那种。床上的情形跟那天早晨她起床后没什么两样，就是在那个冬日的早上她出门

去发廊的。她脱去衣服，光着身子睡到床上。尽管是在炎热的夏天，她还是盖上了厚厚的羽绒被。被子触到肌肤，起先是凉凉的、陌生的感觉，随后暖意就一点一点地渗进她的身体，轻抚她的腹股，爬上胸口，拥住她的胸房，又滑至臀和大腿，这暖流在她体内流动，像是要在这将死的肉体唤出新的生气来。她感到胸口一阵尖锐的刺痛，以前在喝醉的时候，她就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不过不如此刻强烈罢了。她分不清这种感觉是真正的快乐，抑或仅仅是欲望而已。

医院负责保安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身材矮胖，穿着凉鞋，牛仔裤和一件橙色的无袖 T 恤衫，腰带上还挂着一支手枪。他在一个肌腱发达的、负责维修的小伙子的陪同下走进病房，在他们身后是医生和护士长。保安员和那个壮实的小伙子站在拉扉和艾尔伯特之间，后者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眯缝着眼睛，好像在揣摩他们的气力。保安员说了一声："走"，就伸手去抓艾尔伯特。

艾尔伯特说："别碰我，我会跟你们走的。"

这时维克多才鼓起勇气对保安员和他厉害的随从说话："他是好人，但有些神经质。我们出身良好，大家都认识我们，你们都知道我们的母亲，愿她安息，我们很像她，我们不是坏人，一切都是因为丧母的痛苦，他才精神紧张，对那个阿拉伯人出手过重。"

"傻瓜!"艾尔伯特嚷道，"你什么都不懂。那个阿拉伯人杀了母亲，他们都有罪，他们所有的人——"他一边喊着，一边指了指在场所有的人，包括护士长、医生、床上的病人，尤其是玛蒂尔达·弗兰哥。他抬脚朝屋外走去，但走得很慢，不慌不忙。保安员握着手枪在他后面跟着。

医生在拉扉身边跪下来，把他翻转过来，让他脸朝上躺着。他的脸上全是血，有一会儿他睁开眼睛，想动动头，但由于剧烈的疼痛，他只发出了几声虚弱的呻吟。

维克多急忙冲入走廊去追他的哥哥和押他的两个人。他冲他们喊道："阿拉伯人睁开眼睛了，头也动了，他还活着，没事了，你们可以放开艾尔伯特了！"但是，那三个人一起进了门厅，从眼前消失了。他又回到病房，向医生和护士长哀求："你们不知道他可是个好人，不知道他是如何热心帮助别人的，还有他做的那些善事。他为犹太教教堂安了一个洗手用的盆和水笼头，免费的，一文未取。我以天主的名义起誓，他不是坏人。他后悔了，会道歉的。请让他们放了他。"

医生把拉扉抱起来，放在一张椅子上。他的头沉沉地垂在肩上，受伤的下巴仍血流不止，连衬衣都染红了。"试试站起来，走走看，"医生说，"我们送你去诊所，好吗?"拉扉睁开眼睛，努力想说什么，但最终只能点点头。医生和雷恩一起让他站起来。一直坐在地上的小花匠也跟着起来，他把掉了的脏衬衣重新塞入塑料袋，嘴里再次发出尖利、怕人的叫喊："拉扉克！拉扉克！"

"是他的弟弟，"莎塔娜对医生解释说，"他在这儿当花匠，他们本来打算回家过一个阿拉伯节日的。"

医生和雷恩各自撑住拉扉的腋窝架住他，扶他慢慢地走出房间，他弟弟在后面跟着，一面走一面哭。

一个护士拿来一只桶和一块抹布，拭去了地上的血迹。维克多无所适从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最后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用手遮住脸，不住地长嘘短叹。

艾勒格拉进来，在她的桌边坐下，她喊了几声“约兰达！”，可没有听到回答。莫斯考维茨夫人躺在原来的床单上，大睁着眼睛，一动不动，莎塔娜走进屋里，她看见维克多，不由得怒容满面。“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她叫道，“回家去，今天你们在这儿闹的已经足够了。”

“小姐，我在等我哥哥，”维克多说，“你们什么时候放他？”

“你去警察局吧，在那儿你会找到你哥哥的，”莎塔娜说。

“警察局？”维克多说道，一脸愕然。他叹了一口气，站起身，又在屋里徘徊起来，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拍打自己的大腿。“我们本来是想为医院做点好事，想送来一件礼物作为对母亲的纪念和对医生、护士的赞誉，可阿拉伯人把一切都搅了，”他哭丧着声音说完走了出去。

“约兰达，”艾勒格拉说，“到吃饭时间了。”

“她怎么了？”莎塔娜问，“感觉不舒服？为所发生的事感到难受？如果不是她小题大做，非要把鲍拉从床上赶走，拉扉早就平平安安地回家了，什么事也不会有。那些除了自己从不为任何其他事情着想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非立即得到自己想要的不可，从来就不替别人想想。”

“她走了，”护士长离开后，艾勒格拉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得起床吃饭。起来吧，求你。”

“我一定得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嘀咕道，眼睛仍旧合着。

“我去给你端些茶来，”艾勒格拉提议道，“它会给你力气的，”说着她站起来，不一会儿就端着一杯茶回来。

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床上坐起来，看起来十分憔悴。她慢慢地啜着茶，问道："你从哪儿弄来的?"

"护士房里有一只电热壶，还有袋茶和糖。"艾勒格拉说。

"他们怎么会让你进去?"

"我求的，"艾勒格拉说。

"如果是我，他们就不会让进的。"

艾勒格拉悲哀地笑了，不再作声。

雷恩进来对莫斯考维茨夫人道："有人打电话找你。"

"有人打电话找我?"

"对，"雷恩说，"一个你认识的人。"

住院以来还从未有人打过电话给她。她来到护士值班台，莎塔娜带着不屑的表情将听筒递给她，听筒那端传来了卡甘清晰、年轻得一如既往的声音。

"约兰达，你好吗?"

"你自己怎么样?"她警惕地问道，"你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今天我可以下床了，能用拐杖了。你呢?"

"还那样。出事后，我很担心你。"

"我不回那个医院了，你很快就会回家，记下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吧。"

"等一下，"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完向一直在一旁听着他们通话的莎塔娜要笔和纸，护士长不情愿地拿给她。

等她说完电话号码，她说："我也把我家里的号码给你吧。"

"不，不必了。你有我的电话，等你回了家给我打好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他坚持让她打电话给他：难道是为了节省电话费？（她早就疑心他小气吝啬。）或者也许是他妻子从中作梗，如果不这样她更容易监控他的电话？

“拉撒尔，你伤得厉害吗？他们给你动手术了？输血了吗？我还担心他杀死了你。”

“不，没什么，没什么危险，一点小伤而已。他们缝了针，现在只等伤口愈合就行了，不久他们就会拆线。费希曼怎样了？”

“我想他们把他从这儿送走了，我找不到他。瞧瞧那个疯子都对你干了些什么？”

“事情颇有戏剧性，可怜的费希曼，谁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我们是应该同情他，”莫斯考维茨夫人肯定了他的话。

“对，当然，”卡甘说，“一般来说我们应当同情所有的人。现在我得挂电话了，这边有很多人等着打电话。高兴些，约兰达，保重身体。我很高兴在医院认识你。”

“我也是，拉撒尔，我也很高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你。”

“也许，”卡甘说，“我们再通电话吧。再见，约兰达。”

将听筒放回时，她的手不住地颤抖。

“你新做的头发真漂亮，”莎塔娜说。

“谢谢，”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声音里流露出明显的冷淡。她在心底暗咒她，并用那个特殊有效的方式将毒眼回掷到抛施者身上。

她回到房间，疲惫以极地跌坐在床沿。“是卡甘，”她对艾勒格拉说，“从 R 医院打来的。他没事了，已经能走了。

他把家里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回家后给他去电话。”

“你知道吗?”艾勒格拉说，“他打电话来让你很高兴，可你还说自己不关心他的死活。”

“他说他很高兴在这儿认识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着用手遮住了眼睛。

第 八 章

一天早晨她比以往早醒来。她立刻睁开眼睛，把头转向朋友艾勒格拉的床。她坐在床边，睡衣和床单上血迹斑斑。见此情形，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禁低声地惊叫起来。

艾勒格拉那双像中国女人一样的、细小倾斜的眼睛看了看她："我夜里起来小解，"她轻声道，这里疼得厉害，"她指了指胃下，好像活活地被烧烤一般，而且还出了很多血。我用水洗了之后，觉得不碍事了。重新睡到床上后，慢慢地好了些，但血一直在流，只是我没感觉而已。现在他们会把我怎样？送我回R医院？我不愿意去，那儿不是我的地方。我就愿意呆在这儿，直到最后。现在不疼了，可我害怕再去小解，可是还不得不去。"这是她第一次毫无掩饰地描述自己的病痛，不再推说：没事，没事。

进来叫病人起床的护士在艾勒格拉的床边停了一下，看了看沾满血污的睡衣和床单，又走开了。另一个护士一言不发地进来换了床单。艾勒格拉依旧穿着那件血淋淋的睡衣，她终于忍不住，还是去了浴室。莫斯考维茨夫人跟过去，将耳朵贴到门上倾听。一开始她什么也没听见，接着她听见了

艾勒格拉的呻吟，像是死死憋住的痛苦叫喊被层层包裹的回声，再接下来是长时间放水冲盆的声音，等这个声音停下来，艾勒格拉打开了门。她脸色惨白，眼睛通红，身子斜倚着门框，不敢再迈一步。最后她还是挪动了脚，可每走一步都是如此的痛苦，以致于她几乎都要瘫倒下去。她拎着长袍的下摆，两条腿分得开开的，以一种奇怪的，青蛙似的跳跃回到床上，一边跳一边呻吟着。莫斯考维茨夫人跟在她后面，看见鲜血从她两腿之间滴落在地板上，沿浴室到床边滴了一路。艾勒格拉坐在床上，低低地哀吟着，头垂埋在手心里。莫斯考维茨夫人来到她面前，倚着拐杖问能为她做些什么。她透过手指轻声答道："打电话叫阿德拉来。你可以用护士的电话，告诉她们是替我打的。"

莫斯考维茨夫人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找出一张纸和一枝圆珠笔，记下电话号码。令她欣慰的是护士值班台那儿坐着的是雷恩。他刚值过晚班，一脸的倦意。听完她的请求，他从她手里接过那张纸，拨完号将听筒递给她。阿德拉家里没人接电话，她怕万一是拨错了号，就请他再试一试。他又拨了一次，递给她话筒时脸上颇有些不高兴。电话还是没有人接。

艾勒格拉躺着，身上仍旧是那件沾血的睡袍，有人把早餐送到了她的床头。医生在每日例行的巡视的时候，检查了她流血的地方。她闭上眼睛，像是不敢听诊断的样子；但是医生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声地和莎塔娜以及另外一个护士讨论了一会儿，然后他继续巡视，最终和两个护士一道离开了病房。艾勒格拉睁开眼睛。"她一定会来的，"她说，"我需要她的时候，她总会来，尽管相隔遥遥，她也能感觉到我对

她的呼唤。”

莫斯考维茨夫人感到一阵晕眩，眼前一片昏黑，恐惧涌上了喉头，她愕然四顾。这一切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再也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的亲密，忍受这种共同不幸的命运。它们侵蚀她的边界，占据了她的身心。往昔孤独的声音在体内深处升起来，警示着危险，呼唤救助。某种东西在她内部爆裂开来。她走进浴室，站到镜前，看着需要修剪、染色、梳理的头发和应该重新修整的眉毛。松弛多皱的脸就像是罩了一张面具，显露的只有冷淡漠然。任何外界的痛苦都无法攻陷这堵遮掩着她本来面目的城墙，他人的苦难也无望侵占这座新建的城堡。尽管表面看来，这城堡不过是由沟谷凹凸和时间之手随意隆起的层峦点缀的工程。只有眼睛还属于过去的面颜，从细窄眼眶射出的两道清冷的蓝光，仿佛一对忠诚的卫士，受命前来保护她的生命和告诫这场斗争的残酷。

午休时，阿德拉出现在走廊里，一派精力充沛，汗流满面的样子。护士告诉她艾勒格拉的情形，她点头听着，没有发问，好像她对这一切早有预知。随后她来到病房，走近艾勒格拉的床，将手袋和旅行包放在脚旁的地上，在床沿坐下来。她低声地同艾勒格拉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转脸冲莫斯考维茨夫人点头问候，后者则同样以报。她用胳膊抱住病人的肩膀，帮她起床，陪她朝浴室走去。莫斯考维茨夫人翻过身来，背对着艾勒格拉的床，试着睡着。玛蒂尔达·弗兰哥拄着拐杖走进来，髋部的石膏夹板已经拆除。她一边走，一边嘴里不停地呻吟、诅咒，直到走近自己的床她才哭叫一声躺了下去。莫斯考维茨夫人气冲冲地嚷道：“安静！你没看见

这儿有人在睡觉吗?”

玛蒂尔达·弗兰哥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说道:“她那只肥母牛怎么了? 这里是医院,不是旅馆。”

“安静!”莫斯考维茨夫人又喊。

“你叫你妈安静些,老巫婆!”玛蒂尔达·弗兰哥说,“你自己整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的时候,别人吭过一声吗?”

艾勒格拉和阿德拉从浴室出来,艾勒格拉裹着一条大浴巾,阿德拉让她攀附在自己肩头,一手扶住她,一手替她捏住浴巾的角。她们来到床边,阿德拉打开浴巾,将它平铺在床上,艾勒格拉躺了上去。起先阿德拉拽过浴巾的一边盖在艾勒格拉身上,轻轻地拍打了片刻,然后她又摊开浴巾,帮艾勒格拉翻身俯卧着。她从自己的大包里拿出那瓶婴儿护肤油,涂在艾勒格拉的肩头、后背和臀部。莫斯考维茨夫人一听到这熟悉的、腻人的按摩声,就急切地想象往常一样,转过身去观看,但她终于还是忍住了。

也许她真是一个老巫婆,她对自己说,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也许她体内确实潜藏着这样的能力,却已经忘却那些能将它从沉睡中唤醒,号召它加强她的防御,告诉她如何行事的古老咒词。只要她可以,比方说,将她背后的一切匆匆收卷起来,再飞到世界的尽头,只要她可以从一条奇迹般的捷径被遣返自我,被放回自己的城墙之内,就像一座漂浮在孤独与沉寂海洋中的岛屿一般。

她抛开这样的冥想,在床上翻了个身。她很高兴床头柜挡住了艾勒格拉的脸。阿德拉弯腰伏在艾勒格拉裸露的躯体上,她呈浅棕色,瘦小干枯得如同一个未发育的女孩。阿德拉将她在浴巾上慢慢地翻转过来,让她仰面朝上。她没有戴

手套的手指在那双光滑细小的大腿上，在瘦骨嶙峋的髋部，塌陷的腹部，细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乳房和整个油光光的躯体上轻轻按摩。艾勒格拉的肋骨在皮下明显突出，皮包骨头的手臂摊在枕头两旁，手心朝上，活像一个乞丐。阿德拉分开艾勒格拉的双腿，把油倒进手心涂到她的阴部。随着一声沙哑、短促的痛苦呻吟，艾勒格拉全身颤栗起来。阿德拉的指尖插在她的阴唇里，来回轻轻地活动。她又从瓶里倒了一些油，在原处再按揉了一会儿。她这样做的时候，她将脸贴近艾勒格拉，在她身边轻声呢喃着。病中的女人轻笑起来。

阿德拉完成了她的工作。她在浴巾边擦了好一会儿手，又用手背拭了拭脸上的汗水，无言地笑着。然后，她捡起艾勒格拉沾血的睡袍，叠起来，出了门。艾勒格拉一动不动地躺着，胃部随着呼吸的频率一起一伏。稍事休息之后，她抬起身子，这样床头柜就不再把她的脸和莫斯考维茨夫人隔开了。她冲她笑，但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反应，艾勒格拉的脸又掉了下去。“现在好多了，”她说，“我不会出血了。”

“能好多久?”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连自己都为话里干涩、冷淡的腔调感到惊讶。

艾勒格拉没有回答，依旧以原来的姿势躺着，身上盖着压在下面的浴巾的一角，她的脸再次被小柜遮挡起来。阿德拉拿了一件干净的睡衣回来，将它放在床上，又从包里拿出一块小毛巾，去浴室洗手。出来后，她坐在艾勒格拉的床边，从手袋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记下病人的要求。病人嘶哑、单调的声音说道：“请把我以前的照片带来，在衣橱顶上的一只鞋盒里，我要给约兰达看。

莫斯考维茨夫人走出房间，来到护士值班台，问在哪儿

能够找到罗莎。他们告诉她护士长正忙着。她在走廊里坐下来等她，她等不及要回家了，很久以来她从未对这个决定感到如此的坚决、确信。走廊里一片空寂。从玻璃隔墙那侧的男病房区传来佩雷斯·卡比瑞响亮的、倾诉心声的歌唱。他熟悉的歌声像一个不祥的预兆飘过走廊："我的爱，永远爱我吧！"哪儿都找不到护士长，莫斯考维茨夫人又愿意回房去，她拄着拐杖朝大门走去，从下定决心的那一刻起，她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在她体内滋生，让她走起来也不那么费劲了。

她经过病房区的入口，来到电话亭时她去小卖部买了一些电话币，一罐苹果汁和一包柠檬饼干。她在电话亭对面的圆桌边坐下，心满意足地吃喝起来。此后，她站起身，继续沿着走廊来到大会客厅。她走过去，朝右拐进娱乐室。一些病人坐在几张桌边玩着不同的游戏，那个从农庄来的橡棋手就坐在离门最近的桌边，这次她没有坐轮椅——身旁立着一根拐杖。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在方阔的肩上频繁的左顾右盼，唇间香烟烟雾袅绕。她对面坐着一个消瘦戴着厚眼镜的灰发男子，他正埋头看着棋盘上的各个棋子。

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娱乐室，从桌子中间经过，一一打量着游戏者的面孔，她决定不下坐在哪里。屋里有一种令人舒适的安宁，惟一的声响是骰子跌落的响声，发自游戏者的短促的笑声和偶尔的评说。晌午的光线从窗口照进来，给游戏者抹上了一层自信、轻松的光彩。角落里的扶手椅中坐着一个穿护士服的女人，看起来她是在自告奋勇地为大家读报，莫斯考维茨夫人把拐杖拄向了一张坐着两男一女的桌子，他们看来比别人要年轻、快活些。在她还未来得及请求

他们同意她坐下之前，那个自愿者就急忙走过来，问过她的姓名后，将她介绍给在坐的病友。桌边的人也做了自我介绍，并帮她坐下，给她解释多米诺骨牌的游戏规则。他们让她先看他们玩一圈，然后再加入。因此，她便有机会把他们几个仔细地打量一番，从近处看他们显得要比从门口看老一些，也不那么活泼，但是他们的希伯莱语讲得和本地人一样流利，一举一动都像是来自正常世界的人。她感到心脏猛地抽缩了一下：来自正常世界的人这几个字突然在她身旁回响起来，从她力图忘却的受伤的情感和渴望的沉睡中苏醒过来。

这一圈骨牌的赢方是芭梯尔，那个坐在她对面那个戴假发的女人。她满意地笑着，颇为自豪地向四周顾盼。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洗了洗 黑色的骨牌，并把它们分发给在坐的四人。莫斯考维茨夫人学其他人的样子，把牌堆在面前，可当芭梯尔说："该你了，约兰达，"她就变得茫茫然，不知所措，她没有看手里牌的点数，而是望着身边的玩伴，暗自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且和他们一样正常感到庆幸。加入到他们游戏之中的快乐使她无法把注意力放在游戏本身上。

约瑟夫，两个男人中挨她坐着的那个，探过身子来看她的牌。"这个，你有，"说着他从她手里的牌中抽出一张，放到桌上别人出的牌旁边。"你明白了吗?"约瑟夫问。莫斯考维茨夫人点点头。这种友好亲密的关系很让她欣慰。他们继续玩牌，直到大卫——桌上的另一个男人，看了一下手表，要求他们暂停一会儿。"新闻，"他说完从轮椅里拿出一台晶体收音机，放在桌上，把它拧开。他们听着新闻，邻近桌上的人，以及那个自愿读报人也都在竖耳倾听。

莫斯考维茨夫人趁着牌戏中止的机会再次细细观察她的牌友们。大卫身材短粗，有一张黝黑的、具有东方人特点的面庞，鬓发和胡须里仍有不少黑色的发丝。她觉得他比另外两人好看些。他一手支颐，手肘撑在桌上，黑色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活力，双手肥阔，手指粗大，就像是一位工人。约瑟夫，更高更瘦些，是个秃头，只在太阳穴和后脖颈上还长着几根稀疏的白发。他年龄比大卫大，眼睛细小而浑浊，听新闻的时候它们是闭上的。他的手白皙纤小，手背上布满深色的大块斑点，又长又细的手指几乎是透明的。芭梯尔则是一个表情活泼乐观的小个子女人，因为宗教的或别的什么原因戴了一头假发。新闻播完之后，大卫关掉收音机，将它放进轮椅里。

"轮到你了，约兰达，"大卫说。

弗里达坐在女病房区的走廊里，脸上写着明显的悲哀。当她看见莫斯考维茨夫人时，她冲她喊了出来，男性化的声音里含着严厉的道义上的指责："你去哪儿？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克拉拉死了！"

"克拉拉？"莫斯考维茨夫人骇然问道。

"我女儿打电话告诉我的，她听克拉拉的女儿说的！"弗里达厉声说道，为自己成为消息来源这种独一无二的处境洋洋自得。

"我都忘了克拉拉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但并无惭愧，"我完完全全把她忘了。"

"你忘了？"弗里达十分愕然，一时语塞，但很快又重新进攻，她粗厉的声音又响起来，语气强烈而具有威胁："她

昨天死的！死在养老院！她绝食，他们就送她去医院，用导管给她喂食！他们又把她送回养老院，可她动都不去动食物！他们拿她没法子，她不愿意下床！她不想活……”

陈医生从走廊那头过来，在护士值班台前站住。莫斯考维茨夫人赶忙走近他，不管弗里达仍在说个不停。

“早上好，医生，请原谅我的打扰，”她对他说。

“没事，约兰达，你要什么？”

“我要回家，我想回家，”她飞快地说着，从眼角瞥见了弗里达投来的不满的目光。她正将轮椅摇近，要偷听她和医生的谈话。

“当然！”他说，“确实是时候了。”

“什么时候？”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你就这么急着离开我们？”

“我必须回到正常世界去。”

“你说得对，”医生说，“我很高兴你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记得你原先可是害怕回家的。”

“我感觉比以前好些，走路也比以前多，以此来恢复腿上的力气。”

“我们会再给你检查一次，如果一切正常，你在本周末之前就可以回家。”

“我也要回家！”弗里达嚷道，她已经沿墙回到原先的地方，“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也要回家？为什么不让我也走？什么时候才轮到我？”

医生没答理弗里达，当莫斯考维茨夫人谢过医生转身回房时，她又喊：“也许我也要绝食饿死！”

艾勒格拉坐在床上，穿着那件灰色的宽大晨楼，“你听

说发生的事了吗?”她问,“可怜的克拉拉。”

“我知道了。”

“我现在好了,”艾勒格拉说,“我洗了衣服,你没有太多要洗的。”说完,她指了指门廊里晾着的衣服。

“没必要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过几天我就回家了。”

她解开挂在拐杖上的布包,拿出钱夹,走到艾勒格拉的床头柜前,在上面放了一些钱。艾勒格拉合上眼睛,摇了摇手,以示她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这一行为的抗议和坚决的不同意。莫斯考维茨夫人把钱夹放回布包,再将它系到拐杖上。两人默不作声,一会儿之后艾勒格拉开口说道:

“原谅我让你不得不这样看我。”

“到家我就什么都忘了。”

“你曾经说过只要你活着就不会忘记我。”艾勒格拉惊讶地说。

“我必须忘记,否则我就不会有活下去的力量。”

“你还说过我们要一起住在你家,像姐妹一样互相照应,”艾勒格拉说,沙哑、虚弱而单调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的责备和其它任何情感,仿佛她是独自一人沉浸在回忆之中。“你在这儿呆得太久,你说过等我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你会在我身边,你会握住我的手,不让我在那一刻孤零零一人躺在屋里。”

“一切都会变,”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曾经喜欢过我,可现在你不再如此。但是,事情也该这样,我不会活多久了,你得忘记死去的,你是对的,你什么都不欠我的。我不是在埋怨:过去你对我很好,好得我

都配不上。”

“我必须坚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有阿德拉,我什么人都没有,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

她走到壁橱前,打开一扇橱门,一面检视衣钩上挂着的冬夏衣服和架子上叠放的内衣,一面寻思如何把几个月集聚起来的东西带回家。东西有些是由某个护士,有些是由雷恩替她买的,作为报偿,她给过他们小费或假装信任他们,尽管有时他们不是忘了带回收据,就是拿来些引疑的收据。她毫不怀疑他们会伙同店主一起欺骗她。这次她还得请雷恩帮忙,她得让他帮自己买只衣箱。

午饭时,她坐在一张空桌边,离弗里达和艾勒格拉坐的那张不远。她几次发现她们在看她。弗里达在说话,艾勒格拉满面倦容地听着。不难猜到弗里达在说她的坏话,以便让艾勒格拉对她心生恨意。但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过去,她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忘却之中,甚至食物的淡然无味都被用来提醒她和这个地方的疏远,提醒她启程返回自我的那一刻的将临。

她把盘子推到一边,瞪视着玻璃墙方向,俯看医院的大门。从她坐的地方,她只能看见通向医院大道旁边那座峻峭小山上的松树树顶。正午的阳光灼射着她的眼睛。有几个大拉窗敞开着,一丝微风从松林中吹来,穿过餐厅,轻抚她的面颊。鲍拉拄着拐杖曳足走过桌间空道,她下巴垂在颈上,嘴唇不住地嗫动,发出模糊不辨的声音。她每走几步就停一下,抬起长着钢丝似硬发的头,眼睛在厚厚的镜片下眯缝着,表情严厉地扫视厅内,搜寻她失去的地盘。莫斯考维茨

夫人望着她，无声地示意她过来坐到她的身旁。鲍拉立即遵从了召唤，拄着拐杖朝她走去，在她对面坐下。“这是我的饭，”她马上说道，拉过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托盘，捡起勺子就吃起来。

莫斯考维茨夫人看着她。鲍拉缓缓地抬起一勺凉汤送到嘴边，噘嘴吹了吹，无声地咽下去，然后她再重复这一程序，每喝一勺都小心翼翼地用袖子拭拭嘴。喝完汤，她又津津有味地吃起煮菜和剩下的鸡肉来。

女侍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怎么还给她吃？她今天都吃过三次午饭了。”

“让她高兴吧，”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吃不下。”

“在家里你就能给自己做好吃的，”女侍说道。

“这吃的是我的，”鲍拉说。

“你父亲在哪儿？”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他什么时候来？”

“我认得你吗？”鲍拉满腹疑云地问道。

“你总是说：他会来，他会来。可他没有来。”

鲍拉将刀叉放在托盘里，望着她。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她的眼睛看起来就像两条死鱼。她用嘴唇裹紧假牙，将它弄出来，用舌头舔去上面的食物碎屑之后，又把它放安回原处。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不记得星期几，几点钟，几号，”鲍拉说。

“你父亲永远都不会来。”

“请原谅，夫人，你看来是个很好的人，”鲍拉说，“我认识你吗？”问完她就要起身离开。

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说：“坐下！”

弗里达男性化的笑声从她朋友的桌上传来。莫斯考维茨夫人朝那边瞟了一眼，看见她们在望着她。

“你父亲来这儿要干什么？告诉我！”

鲍拉静静地注视着她。

“你不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鲍拉笑了，试图把眼光集中在她身上。她张开嘴想说什么，但马上又后悔了。她向四周看了看，探过身去把头凑近莫斯考维茨夫人，神秘地低语道：“我曾经是人类。”说完，她紧张地摇摇头，用手遮住厚镜片，低下头去。

“他们会死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每个人都会死吗？”

鲍拉盯着她，镜片后面的两条死鱼活跃起来，仿佛在无形的轻波里游动。

“他们会不会像狗一样死去？”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我累了，还有急事，我得走了。顺便问一下，几点钟了？”

“你父亲会不会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根本就没有父亲，你都这么老了，他不会活着了，你父亲早就死了。”

“难道你认识我？”

鲍拉起身，抓住拐杖，曳足走进桌间空道。她四下张望，走到一张没人的桌边坐下。餐厅的人几乎走光了，鲍拉拍打着桌子，高声喊道：“到底有没有人给我端饭来？”

莫斯考维茨夫人进屋时看见艾勒格拉端着一盆干衣服从走廊进来。她来到壁橱前，把盆放在地上，打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橱门，把衣服一件件地叠好放在架上，将晨褛用衣架

挂起来。艾勒格拉一次次地弯腰直立，在别人看来，她好像在向曾经在壁橱里显过身的某位家神祈拜。然后，她将空盆放回浴室的原处。等她回到床上准备午休时，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说："十分感谢，其实你没有必要再这么做了。"

她从手袋里拿出钱夹，翻了翻里面的钞票，发现她的钱不够回家各项准备的花销。她还不得不麻烦雷恩或别的护士去镇上的银行替她兑换一张支票，在长久的住院期间她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她把手袋压在枕头下，躺下来休息。但是，此刻她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出院的准备上，集中在为回家后独居生活不得不买的东西和必须做的杂事上。由于担心也许会遗漏什么，她又坐起来，从小柜的抽斗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预先写下一长串要做的事情。当她从笔记本上抬起头时，她发现艾勒格拉正在注视她。她们的眼睛相遇了，艾勒格拉闭上她的，在枕头上将脸背过去，留给莫斯考维茨夫人她细窄、几乎秃光的后脑。但是艾勒格拉的眼光，尽管和她只有短短一瞬的接触，它还是紧紧抓住了她，让她浑身不自在。它敲打着她的墙壁，从缝隙往里窥探，像小偷一样潜入。那眼神含着一丝笑影，带着一种顺从、无私的同情，一如那些彻底放弃爱的希望的人的眼光。

莫斯考维茨夫人无法承受这样的眼光，她起床来到阳台上。阳台上没有椅子，她只好靠着扶手站着。她合上眼睛，让它们慢慢适应外面耀眼的光线。围有树篱的宽阔草坪和相隔一定距离从草坪里长出来的白杨的纤长树影慢慢地映入她的眼帘，再远处是一带低矮小山和山脚下簇拥的房舍和一座水塔，几片桔树林，几条公路和成行的树木，一块块赤裸的土地在阳光下发出金属般的光泽，最远的一道山影衬在天

际，消融在薄薄的雾霭之中。在这片辽远的天地中看不到一个人，也没有任何动静来惊忧它的安宁。从主道上传来过往汽车的声音，隆隆作响的引擎发出一种遥远而单调的嗡声，不久这一切又很快隐去。她把眼光收回到花园，那里，在沉睡的下午的表皮下，在草丛难以察觉的颤动中，在树叶上跳荡的阳光里，在从地面升起的烙热、透明且闪亮的水汽里有什么东西在不安地骚动着。

“约兰达，”她听见雷恩的声音在她肩后响起。她心脏猛地一缩，等再次平静下来，她为自己站在那儿的样子感到羞愧，好像她意图跳下楼去却又被人撞个正着。

“你为什么这样，”她喘息地，“偷偷摸摸地从后面上来吓人一跳？你也许会把人吓出心脏病的。”

他笑了，对自己的恶作剧颇感得意。“你怎么不休息。”

“过几天我就回家了。”

“我知道。”

“我需要你。”

“等一下，我去搬把椅子来。”

他走进屋里，再出来时粗壮多毛的胳膊上挂着两把椅子。他们脸朝着扶手坐下。

“我会在这儿想念你的，”雷恩说，“因为对我来说你有些特别，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需要一只衣箱装东西，还需要去银行换钱，我会给你一张支票。”

“可你不会想我，你不会思念雷恩，对吧？”

“你什么时候能替我跑一趟？我急用。”

“明天早上，行吗？多大的衣箱？”

她用手比画了一下衣箱的大小。他抓住她的一只手，紧紧握着。她喜欢他汗津津的手指包住手的感觉，喜欢他温暖的脸贴近她的，喜欢他熟悉而独特的气息。他整个粗壮的身体都散发着健康与力量。

“你是个英俊的家伙，”她说，“可太胖了。你怎么不节食?”

“很多女人看中我现在的样子，”雷恩说，“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喜欢自己的样子。”

他松开她的手，从椅子上起身，站到她身后，把手放在她后颈上，开始抚摸，按摩她的肩膀，他的触抚在她身上激起一阵颤栗，她不知这是出于快乐还是恐惧。“我怎么办?我就是喜欢成熟女性，”雷恩贴着她的脸低语，他温暖而令人迷醉的气息弥满了她的耳际，滑过她的脸颊、颈项，向下传到肩头和胸房。“她们也喜欢我，因为我知道怎么让她们快乐。如果一个女人对我好，她就会从我这儿得到好处。我知道怎样让她自我感觉年轻、美丽和被人渴慕。

“雷恩，别说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又在开玩笑，请你正经点吧。”

“我可没有开玩笑，”雷恩轻声地，“而是在给你提一项建议，我会去你家的，假如你愿意的话。我会去一次，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的。”

“我为你感到羞愧，”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为你，也为我自己。”

“难道你不配快乐，不配感觉年轻?”雷恩低声说着，再次挨她坐下，这次她看来不是忍俊不禁的样子，而是一本正经。“有什么好羞愧的?”他说，“这很正常，难道你不爱

我?”

“我爱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轻轻答道,为自己的话感到战栗,“我爱你。”

“你不会后悔的,”他站起来,“给我支票,我去买你需要的东西。”

莫斯考维茨夫人瞧了瞧她的拐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她不管去哪儿都带着的手袋没有挂在老地方。她忘了它在枕头下面,这段时间以来她就一直把它遗忘在那儿。她又一次体会到某种静待现实中显现时刻的消息带给她的奇特的平静。远离周围发生的一切,仿佛在半睡半醒之间,她感到自己不过是某种遥远力量的手中玩物,但这种被动让她充满自信和力量,她站起身,雷恩跟着她进了屋,艾勒格拉在床沿上坐着,看见她时,她避开她的眼睛,脸上有一种痛苦焦渴的表情,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床沿坐下来,从枕头底下拿出手包,取出支票簿,她签了一张支票,把它递给雷恩,他瞅了一下,将它装进自己的钱夹,再把钱夹放到后面的裤兜里,出门而去。

莫斯考维茨夫人立即掏空自己的钱包,把钞票在床上散开,一张张地数着,然后她把眼光从床上放着的钱上收回来,望着艾勒格拉的脸,责备地看了她一眼,艾勒格拉回视着她,点点头,好像她正读着她的心思。

“少了五十元,”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她的钱,莫斯考维茨夫人轻轻说道。

艾勒格拉的眼睛更细了,若有所思地盯着她,像是在等她的下文。

“我本来要给你,可你不要,现在它不见了。”她指着床

上的罪证说道。接着她把钱装进皮夹里，把手袋系到拐杖上，拿起化妆包进了卫生间。

好一会儿之后，她出来了，头发齐整清香，脸上化了浓妆。她停在壁橱前，从衣架上取下那件因为艾勒格拉的缘故弄脏的绿色洋装，站在床边换上，一个护士走进来，来到弗里达床边，帮她坐进轮椅，当她正要转向另一个病人时，她的眼光落在莫斯考维茨夫人身上，后者因穿着闪光的绿装而光彩照人，脸上的浓妆重彩怵目惊心，“约兰达!”护士叫了一声，惊诧的笑声不禁而出。

“就这么好笑?”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不是好笑，而是足以让看见你的人吓死!”玛蒂尔达·弗兰哥喊道。

“我又没跟你说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和你说话有辱我的尊严。”

“可真有尊严!”玛蒂尔达·弗兰哥苦笑，“穿戴齐整四处招摇，脸还画得跟阿·哈米德时代的老妓女一样!”

莫斯考维茨夫人眼盯着她，嘴里念念有词。

“瞧她正诅咒我，去她的!”玛蒂尔达·弗兰哥说，“你们看见了吧?你们都可以作证她在咒我，这个老巫婆，让所有的诅咒都报应在她自己身上，上帝保佑，阿门!”

护士说：“行了，安静，别吵了。”

“别在意，约兰达，”艾勒格拉嘶哑、单调的声音说道，她还没有放弃重新找回往日好感的希望，“这衣服适合你，真的。人人都将看到：你现在显得多么年轻漂亮。”

莫斯考维茨夫人出门来到走廊里，从一间病房里传来一声女人痛苦的尖叫，像一头固执的野兽一遍又一遍地叫着，

没有一个护士起身去看看，一听到这企图突破她城墙的叫声，莫斯考维茨夫人就怒火中烧，她渴望独自一人倾听寂静，渴望沉入空洞的安宁。

“噢!”一个可恶的声音惊动了她的耳膜，她的身子痉挛了一下，“你看起来真是光彩照人，约兰达！你要去找男人?”护士长在她身后问道，从头到脚将她打量了一番，不怀好意地笑着。

她知道此刻自己看起来几乎跟她的邻居，懒惰的波尔蒂夫人一样，但她不在乎——她只知道，她必须不同于其他病人，因为她还有活力，而她身边的人，不管是病人还是护士，不过是想将她遮盖，是想让她和他们一起碎裂的阴影。她离开病房，那双愿意承受任何艰辛的腿在拐杖后面迈着，自作主张地把她引向小卖部，柜台里的女人已经清理了所有的纸报箱，正要打烊，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全新的面目，她嘟哝了一句，问她要买什么。她把一罐苹果汁和一袋柠檬饼放在柜台上，收了钱，拿眼角瞥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眼里带着犹疑和复仇的快意，莫斯考维茨夫人在靠近公用电话的圆桌边坐下来，没打开果汁罐和饼干袋之前，她看见一个男人，坐在轮椅里的男人挤进了那一排的最后一间电话亭，她只看见了他隆起的、穿睡衣的肩膀和后脖颈的一部分，浓密的白发向后梳着，长至衣领，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仿佛被惊诧吓瘫了，痛苦和渴望吞没了她。她尽量伸直脖子，想看看他的脸，哪怕只是一点点，但是他的侧脸被电话筒遮住了。她能看到他拿听筒的手背，但手指和指甲却被遮住了，他说话声很低，甚至听不清他讲的是哪种语言，但是他是卡甘的可能性将别的所有想法都拒之脑外。

她感到仿佛迄今为止只在梦中经历过的事情发生了：就像在意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和平平常常的环境下与多年前去世的恋人的重逢。如同一个被揭穿的骗局，他借口说自己根本就不曾死去，只是被人误传死了而已。但是，他的缄默令人不寒而栗，对此次不期而遇有一种不加掩饰的恼怒。他急于离开，却又欲言又止地不肯讲的离去的理由，他不肯对保持联系和再次见面，哪怕仅仅是一次，作出任何明确的承诺。焦急的阴影笼上他的面庞，眼光游移不定，表情无动于衷，言辞吞吞吐吐，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也不再能像她所希望的那样行事，好像他受制于某种力量，而这种力量让从前的他荡然无存，而只是保留了他如同贝壳一样的躯壳，作为阻碍时间之手的屏障和掩饰背叛行径的伪装。

她没有碰放在身前桌上的苹果汁和饼干，而是如此热切地盯着挤在电话亭里的人影，以致于那个男人显然感觉到了她的眼光，因为他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她。

通常死去的人并不是在梦中向他们的亲人显身，而是在街上的一个路人的形象向他们显现，他的脸庞，他的身体，他的步态，他的一切就站在你眼前。尽管这不是你第一次看到这种幻景——它的结局已定，而且每次都是一样，你的心一次次地被拉到梦的边缘，它无力对抗迫使它转换视角，迫使它赶到彼时彼刻而不致错过消失的刹那的力量。那个陌生人与他的附身分开来，如同间谍一般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男人的脸瘦长，长着两道浓密、粗犷的黑眉毛、薄薄的嘴唇和突出的下巴。他惊诧莫名地望着她，一顶由棕黄两色毛线编织的小便帽系在他的头发上，用一只女用发夹别住，

他的耳朵十分阔大，他再次把脸转开，身子探入电话亭里，这样就连他被长直发盖住的后脖颈也看不见了。

拉撒尔不可能死去！她的心告诉自己。她从拐杖上挂着的袋里拿出记事本，再从钱夹里找出几枚电话币，走近离桌子最近的电话亭，她翻着记事本，直到找到他们上次通话时他告诉她的号码，她拿起话筒，往投币孔里塞了两枚硬币，拨完号后等着。随着拨号的最后一声喀搭声，耳筒里就一片沉寂——不是那种机械空号的沉寂，而是紧张无声的寂静，仿佛距离在凝神屏息，她喊：喂！喂！可没有回答，直觉告诉她那端有人在听着，却不肯回答，最后她放弃了。又重新拨号，这一次，在她耳边响起的是清晰明确的信号音，一阵突来的恐惧攫取了她，也许他真的出了什么事。线的那端有人拿起话筒，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一个她还清楚记得的声音，说道："喂！"莫斯考维茨夫人用手捂住话筒，等着。那边的女人提高嗓门喊道："喂！喂！拉撒尔吗？拉撒尔！"又用他们的语言说了几个词，莫斯考维茨夫人慢慢放下电话筒，那个坐轮椅的男人仍在最后的电话亭里轻声讲电话。

她返身回到圆桌旁，拿起苹果汁和饼干津津有味地吃起来，清凉酸甜的饮料使她因激动而干渴的喉咙十分受用。他还没有回家，因此他的康复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慢一些。为什么这个消息给她的快乐并不少于知道他没死？她细嚼慢咽了几块饼干，饱了之后，她把饼干袋放进挂在拐杖上的手袋里，然后喝光了苹果汁。

最后那个电话亭里的男子长叹一声，挂上话筒，把轮椅从电话亭里向后倒出来，朝她摇来。尽管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椅子和电话亭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让他通过，他还是在她面

前停下来，把自己丑陋的面容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她眼前。看见他让她无法承受，她立即站起身，拄着拐杖出了电话亭角，向左拐到会客厅。他紧紧地跟着。快到会客厅门口时，她回过头来看见他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停着，他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一把梳子，摘下发夹别住的便帽，从前往后地梳着头发。等他再把便帽戴上，把梳子放回衣袋时，他抿着细薄的嘴唇冲她笑了。

在会客室的尽头佩雷斯·卡比瑞正挥舞着他的拐仗，面对一群病人和来客，朗声重复他混乱的回忆录里的片断，他畅快淋漓地辱骂以色列的敌人，高唱“我的爱”。那个丑陋的男人靠近她，低声呢喃着什么，她假装没看见，朝右拐进了娱乐室。还在门口她就发现早上玩牌的一群人已经散了，只有约瑟夫坐在那儿一人玩着牌，她朝他走过去时，他吃惊地抬头看她。

“啊！日安！”他出声喊道，稍停一会儿又补充道：“你打扮得可真漂亮！”

坐轮椅的男人也进来了，走到他们的桌前。

“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你一个人玩，”她说，语调半是惊讶半是不赞成。

“单人纸牌戏。”丑男人嘀咕了一声，声音几乎听不见。

“别的人呢？”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约瑟夫耸了耸肩，细瘦而几乎透明的手指拿出牌堆里最上面的一张，眼睛扫视着在面前排成行的牌。

“在欧洲，”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有些女人能用牌算出人的一生，你相信吗？”

约瑟夫微笑地瞧着手里的牌，没有回答。莫斯考维茨夫人瞥见从农庄来的象棋手独自一人坐在靠门的老地方，烟灰缸里的烟雾在她面前缭绕，她望着莫斯考维茨夫人，拍手。

“胡说八道，”丑男人哼了一声说道，“胡说八道!”

“我就相信，”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也相信诅咒和毒眼。我在生活中亲眼见过。”

约瑟夫抬起浑浊不清的眼睛审视她：“毫无疑问你今天显得不一样。一开始我都没认出你来。”

“普林第。”丑男人嘟哝。

“你叫阿曼达?”约瑟夫问。

“约兰达，”莫斯考维茨夫人回答。

“对”，约瑟夫说，“你们互相认识吗?约兰达—沃尔夫。”

她和丑男人相互点头，沃尔夫又冲她咧嘴一笑，他皱起粗重的黑眉，低声道：“请原谅我这样说话，我失声了。”

“过几天我就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对约瑟夫说，“我在这儿都住烦了，住厌了。”

丑男人轻笑。

“我必须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请原谅，我这么说，”约瑟夫歉意地，“但是这样的确太浓了。”他指指脸来说明自己的意思。

“这样我感觉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这么化妆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别的什么人。”

丑男人再次无声地笑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今天一个快死的女人偷走了我五十元，都是快死的人了还要钱干什么?”

“带进棺材，”丑男人轻声说道。

约瑟夫把面前摊开的牌聚作一堆，飞快地洗了洗。

“而且我总是帮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她需要什么我给她什么，我很同情那个可怜的女人，真心喜欢她，可她却偷我的钱。”

“你会玩拉米[1]吗？”约瑟夫问。

“从前会，现在忘了。你只要告诉我怎么玩，我马上就会。”

他给她解释牌戏规则。

“今天早上在这儿的你的朋友，怎么没来？”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约瑟夫检查在手里成扇形展开的牌，把其中的一张从一处调插到另一处，皱皱眉，又调插一张，最后抽出一张，面朝上放在桌上，然后他用木然的眼睛越过耷拉在鼻子中间的老花镜看着她，“我不知道，”他答道，停顿了一下。“我不认识他们，”他最后说。丑男人从牌堆里抓出一张。

“我还以为你们总在一起玩。”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该你出了，约兰达，”约瑟夫说。

“他认识我，”丑男人轻声地，“我们住同一间病房，两张床挨着。

“他说话怎么这样？”莫斯考维茨夫人问约瑟夫。

“是由于手术，”丑男人低声说着用手指摸了摸喉咙。

怀着想赢的急切心情，她哆哆嗦嗦地整理手中的牌，把它们展成扇形，她从牌堆里抓出一张，手指立刻自动地把它

---

① 拉米——即用一幅或两幅纸牌供二人或多人玩的一种牌戏。——译注

插入正确的位置。一阵混杂着恐惧和快乐的战栗流遍她全身，心跳加快了，仿佛她是在以自己的生命作搏，她觉得双手好像在遵从某种上面的指令，她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她看了看两个男人，她们的眼睛盯着自己的牌，毫不疑心她可能会赢他们。她用颤抖的手指捡起他们不要的牌，再把自己不要的打出去，一会儿之后，她摊开手中的牌。他们疑惑地看着，丑男人又发出他那空洞喘息的笑声，眼睛从粗重的黑眉之下细细地审视她，好像疑心她搞了鬼。约瑟夫也摊开手中的牌，他只差一张就能完成那手牌。接着他把纸牌收拢，用各种各样令人惊叹不已的灵巧手法洗牌。他提议再玩一圈，但是莫斯考维茨夫人对自己的胜利和重新对自己的力量产生的信心感到心满意足，她摇摇头，一种惬意的倦意占据了她。本来她可以继续高高兴兴地坐在那里等一会儿，但是，眼前的丑男人和他那双粘住她不放的眼睛实在让她无可忍受，她看看表，站起身。

“已经晚了，”她说，“很快就吃晚饭了。”

约瑟夫继续洗牌。

当她出了娱乐室，她发现丑男人仍坐着轮椅跟着她，在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她偷偷往后瞅了一眼，他还在后面，她站住了，等他跟上来。

“你为什么跟着我?”她问。

他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句。

“我听不清，我听不清你说的话。”

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伸开手表明自己无法提高声音。她扶着拐杖朝他弯下腰。

“你要怎样?”她厉声问道。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类似的东西，"他哑声说。

"你从未看见过什么?"

"一个如此的女人……一张有着如此脂粉油彩的脸，它吸引了我的心。"

"你应该感到羞耻。"

"我都鳏居十七年了，"丑男人说，"单身过了十七年。"

"那么你为什么跟踪我?"

"也许我们可以坐一会儿，聊一聊，聊聊天总没什么吧?"

她直起身，转过去背冲着他。走了几步后，她回过头看看，他还在后面跟着。

"你觉得自己长得怎样?"她问他，"告诉我。"

"别人说一个男人，只要不是只猴子，就足够好看了。"他低声地。

"谢谢恭维。"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无声地笑了起来，脸上焕出光彩，也许他把她的讥讽理解成有意挑逗，他的自信高涨起来："我打赌，你这辈子有过很多男人。"

"你呢，你有过多少女人? 也不少吧!"

"只有一个，"他神情严肃了，"一辈子只有过一个，直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一个人，一直是一个人。"

"我不相信上帝，而且我行我素。你不害怕?"

他浓重的黑眉毛皱起来，好奇地望着她。

"你没看到打牌我是怎么赢的? 我不会这种玩法，以前也从没玩过，这是一生中的头一次。"

"我不在意，"丑男人轻声说，把发夹从头发里拔出来，

脱掉便帽放进睡衣口袋里。“你瞧，”他笑着说，“看到了吧，我并不害怕。”

“请别烦，我，”莫斯考维茨夫人强硬而有礼地说道，“不要再跟着我，我不能看你。”

他从口袋里拿出梳子，从前额向后颈梳了几下。

“不管怎样，只有几天我就回家去了。”她补充道。

“我也是，”丑男人说，“你住哪儿?”

她没有回答。

“你看我有多老?”他问。

“我没这个兴致。”

“比看起来要小。”他用手指分开上下嘴唇，“都是自己的，”他低声地，“没有‘出桥’[1]，也没有一颗假牙，全是我自己的，看看吧。”

“你不认识我，也许我有丈夫，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

他左右摇了头，“结了婚的女人不会像你这样四处招摇的。”他轻声说道。

“我不是独身，”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已经有人了，请不要再打扰我了。”

病房的走廊里病人沿墙而坐，看着电视里的儿童节目。值班台的两个护士在她身后高声说笑。看见她经过时弗里达愤然地瞪了她一眼，凑近艾勒格拉耳朵低低地说了些什么，艾勒格拉挨着她坐着，手里握着她空空的红色茶杯。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浴室，站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脸，汗水洗掉了几

① 出桥：想办法，出点子。

个地方的妆。她进屋拿出化妆包，对着浴室的镜子她用纸巾擦拭汗湿的妆，重新扑上厚厚的粉，在眼睑上涂上眼影，染黑弓眉和从眼皮下露出的睫毛尖，在颊上刷上桔黄的胭脂，把唇抹成鲜亮的红色，然后她整理头发，把古龙水倒进手心里，然后再抹到耳后和脖颈上，双手互相搓搓，举起来送到鼻端，吸进一股芳香。最后她审视镜中的人影，满足地笑了。

第 九 章

第二天早晨，莫斯考维茨夫人醒来时，艾勒格拉的血又流到了床上。关于新身份的回忆在她脑中一闪而过，她立即克制住了要起床去看那个病女人的冲动。她看着她躺在那儿无声地啜泣，她知道她哭不止是因为疼，也因为羞愧。莫斯考维茨夫人从枕头下拽出手袋，系到拐杖上，走进浴室。一路上她小心翼翼，以免脚和拐杖沾上从艾勒格拉的床到浴室这段地板上发黑的血迹。

等她再回到屋里时，护士长已经站在了艾勒格拉的床边。“阿德拉今天来吗？我们得跟她谈谈，我们必须看看怎样安置你，我很抱歉，但每晚这样我们受不了，这里不适合你，你需要另找别的合适的地方。”

“没有早早地了结真是遗憾，”艾勒格拉说，永远嘶哑的嗓音依然如故，“他们送我去那边的时候，要是早了结有多好！现在这样对我有什么用?”

罗莎指示一名护士替艾勒格拉取来干净的睡衣和床单，还叫她洗去地板上的血迹。

“今天你要去 R 医院做一次检查。”护士长对莫斯考维

茨夫人说，“等他们来接你时我会通知你的。”

“我什么时候回家?”

“如果检查没事的话，明天你就能走，”罗莎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九个月了，还不够?”

“我也要回去。”

“祝贺你!”罗莎说，“请帮我一个忙，去做检查时不要像昨天那样，把脸涂得跟个……我不想说是什么。”

“跟个老妓女一样。”玛蒂尔达·弗兰哥说。

“多谢你的帮助。”罗莎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想诅咒罗莎和玛蒂尔达·弗兰哥，可是她找不到赋予咒词效力的必要的激情。她阴郁地穿上晨衣，来到餐厅，在一张空桌边坐下来。她开始怀疑钱包里的钱再次被偷了。她解下拐杖上的手袋，打开钱包，将里面的钱数了一遍，算来算去，她还是觉得少了二十元。装钱包的手袋整个晚上都在枕头下压着，即使起床上厕所时她都随身带着。那么艾勒格拉是如何得手的呢？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费劲地去找答案——对她来说光是发现钱少了就足够了。它使她头脑清醒，精力充沛，重新赋予她强有力的感觉。

雷恩送来了替她买的衣箱并把从银行换来的钱点给她。她慷慨地报答了他的帮助，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收据。他瞧了一眼她塞进他手里的钱，笑着把它放进兜里，和平时一样说道：“你知道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钱，因为对我来说你不同寻常。”

“我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相信你，你对我一样不同寻常，雷恩。”

病房里其他病人在场并未防碍她伸出手去抚摸他汗津津

的脸颊。在她的抚摸之下，他闭上眼睛，静静地站着，她感到粘附在她手掌上的温润向她传输着他的力量和活力。

“真遗憾你昨晚没值班，”她把手从他的脸上放开，“你没看见我怎么化的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人人都为此愤愤不平。”

雷恩笑着说：“你为什么这么做?”

“这样他们就该知道我什么都不怕。”

艾勒格拉慢慢地在床上坐起，试着站起来，但是被疼痛征服了。她用手捂着脸坐了一会儿之后，再次试着起床。当她终于站到地上时，一声痛苦的呻吟脱口而出，她弯着腰站着，两腿分得很开，双手插在胯上。雷恩过来问她有什么事。

“我要去小解。”艾勒格拉呻吟着。

“你躺下，我去给你拿个便盆来。”雷恩主动地说。

“不，”艾勒格拉说，“我不要。”

她把睡袍下摆提至膝盖，蹒跚着朝浴室走去。

雷恩看着她每走一小步都要停下来，转身看看后面的地板，再走一步。等她听不见了，他轻声说道：“这里不是适合她的地方。”

“她去了那儿会出很多血，会流得满地都是，”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看见这个我可受不了。”

艾勒格拉走进了浴室。

“你说都这样了她还活着干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继续说，“要是她早死了不是更好吗?”

“怎么了? 你一直很喜欢她，你们总在一起，而她总为你干这干那的。”

“我本以为她是个好人，以为她喜欢我，可现在她偷我的钱，即使是晚上我把钱包压在枕头底下睡，她都偷。”

雷恩皱了一下眉头，说：“我不相信。”

“真的，是真的，她为什么偷？一个快死的人她要钱做什么？”

“你也认为我偷过你的钱，”雷恩说，“你以为我不知道，我们是同类，我知道的，我知道你的心思，我看它们，就跟看报纸一样。”

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做声。

“我陪你去做检查，”雷恩说，“你高兴吗？”

“我当然高兴，是你替我安排的。”

“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罗莎刚刚告诉我。”

“罗莎，”莫斯考维茨夫人愕然地，“什么？难道她不知道，这么一来我会高兴？她从来只给我使坏。”

“你怎么这么说？事实不是这样，罗莎还可以。”

“有一阵子，我叫她‘女魔头’，现在我认为，这么叫是抬举她了。”

他笑了，“如果你愿意，”她说，“我可以帮你装箱子。”

罗莎喊走雷恩，告诉他已经叫车子送他们到R医院去。莫斯考维茨夫人要去浴室，修饰打扮，可艾勒格拉在里面插了门，从水流的声音判定她是在清洗血迹。莫斯考维茨夫人只好凑合用她粉盒里的小镜子。雷恩去取轮椅。

罗莎进来，看见她往脸上抹粉。

“我跟你说过去做检查不要把脸画得跟昨天似的！”她呵斥着，“这是医院，不是妓院！”

“这只不过是面霜，是一点点面霜而已，”莫斯考维茨夫

人平静地说道，笑容甜美。“别担心。”说完，又轻声地咕哝了一句。

“你认为你的诅咒能把我吓住？”罗莎说，“吓不倒我！你爱怎么诅咒就怎么诅咒，莎塔娜可不怕！”

雷恩回来后，莫斯考维茨夫人坐进轮椅里，他推着她飞快地穿过医院的走廊，滑过楼梯旁边的斜道，从一个边门出来。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着白色桌椅和折叠伞的小花园里。当他推着她沿着陡峭的水泥路穿过花园时，她说：“别这么快，雷恩。”

他放慢速度，说：“你说过你什么都不怕。”

“这地方是谁的？谁来这儿坐？”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楼下病房的病人。”雷恩说，“怎么了？”

“就在这个地方罗莎曾经想杀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是什么意思？”

“真的！我来医院没几天，我自己坐着轮椅来到这儿，她突然偷偷地从后面上来，使劲地推了一把我的轮椅，我一直滚下去，直到连同轮椅摔倒，自己给压在下面。”

雷恩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知道你不相信，但真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她为什么要杀你？”

“你不明白？她很快就感觉到我和她，正如你说过的，是同类。她不愿意我在这儿。”

从小花园出来，他推她上了从主道通向医院前门的车路，在那儿他停住轮椅，自己在附近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肘撑在膝上，用手支住额头，一言不发地坐着。路边松树丛替他们挡住了耀眼的阳光。莫斯考维茨夫人摘下墨镜用纸巾

擦了擦。她望着雷恩，后者突然起身，脱掉汗湿的医院白长袍，露出里面的短袖衫，然后他又在石头上坐下，把叠好的长袍放在大腿上，在膝盖上拄起胳膊，前额放在手背上。短袖衫的一角翻卷起来，露出了毛茸茸的腹部，他的腹部在裤腰上凸出来，因汗水而闪闪发亮。他不时地抬头看看路上有没有出租车过来，瞅一下手表又低下头去。她了解这种时刻，他的情绪会无缘无故地突变，他会陷入一种阴郁的沉默。她知道在这种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保持距离。

最后雷恩打破寂静，嘀咕道："他怎么还不来？"说着他站起来，披上工作服大步走上公路，站在那儿直视着前方。她望着他的侧影。由于直射的阳光，他用手遮住眼睛，脸仿佛因为痛苦绷得紧紧的，肚子在短袖衫和裤子之间鼓出来。对他的爱使她感到心痛。

一会儿之后，他回来把她推上公路、出租车开过来，靠近他们停下。雷恩打开后车门，把手伸给莫斯考维茨夫人，她抓住了，从轮椅里站起来，和他一起走到车边上，他用胳膊围住她的肩膀，帮助她进去坐下。他飞快地叠起轮椅，拿着它绕到汽车后面，把它塞进行李箱，然后他关上后门，拉开前门坐到司机旁边。她本来希望他会坐到自己身边来。

司机显然是认识雷恩，他几次试图搭讪，但是见雷恩只是不耐烦地应付，也就作罢。出租车拐到主道上，莫斯考维茨夫人望着路旁的景色，对久违的外界完全没有她预期的感受。没有什么能抓住她的眼睛，引起她的兴趣，让她想起被遗忘的事物。此刻，她只能看到雷恩的后背，他宽厚的肩膀，粗大的脖子，和肩上曲卷的黑色毛发，它们从他汗渍的短袖衫上面钻出来，他的气息和体温充斥了整个车箱。经验

告诉她，她不能信赖他，不能相信任何人，但是心的呼声更加有力，它告诉她雷恩是她的盟友，是庇护自己的神秘的力量的中介。

“打开广播吧！”雷恩说。

司机拧开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让她昏昏欲睡，炎热潮湿以及雷恩的气息都让她昏沉沉的，她又一次感受到那种要沉入自身的强烈欲望，又一次感到大地从她脚下滑走，自己仿佛悬挂于天地之间，轻悠悠地，甚至长久相伴的痛苦也消失了，她的头垂到胸前。等雷恩在R医院门口唤醒她时，她浑身大汗，脑中混沌一片。他帮她从汽车里出来，坐进轮椅，推她走入门厅，在电梯口停下来。她从手袋里拿出一张纸巾拭脸。

“你想不想喝点什么？”雷恩问。

“想，麻烦你。我都忘了夏天是什么样子了，那边我们不觉得热。”

“你会想念我们的，”雷恩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着离开？”

“为了正常的生活。”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一切都不会再正常了，你要喝什么？”

“苹果汁，谢谢，拿钱去吧。”她打开手袋。

“不必了，我请你，那边有一台售货机，我不知道有没有苹果汁。”

“我要请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着递出她的钱包。

他接过钱包，打开往里看了看。“这样你事后可别说我偷你的钱，就像你现在说艾勒格拉一样。”

“你不相信她偷我的钱？”

“老年人总是以为别人在偷他们。”

“我不像他们，我还没老糊涂。”

他把她留在电梯旁边，自己朝大厅的一角的售货机走去。她的眼光追随着他，还没有完全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但她不在乎会发生什么事。她旁边站了好些等电梯的人。雷恩回来把钱包连同一罐果汁和吸管递给她。“喝吧，它会让你好受的，”他说。电梯门开了，他们和其他人一齐被吞了进去。他们在要去的楼层出来，雷恩推着她走过医院的一条走廊，来到医生的房间。他把轮椅停在那儿，自己去办公室办理手续。莫斯考维茨夫人从动手术和住院的时候起就记住了这间病房，在此之后她被转送到G医院去静养康复，但是此刻从走廊经过的病人或护士，她一个也不认识。她打开易拉罐，慢慢地啜着自己喜欢的酸甜饮料，她的神情活跃起来。

走廊的尽头一个男人摇着轮椅朝她过来。她屏住呼吸，害怕再次被拖入幻景的魔力和最后幻灭的伤痛之中。她不再喝饮料，而是把眼睛盯在那张白皙的面容上，盯着那头光滑浓密从额头梳向脑后的头发，盯着那件勃艮地颜色的布浴袍。为什么他在这里的出现会让她如此吃惊？在她给他家打电话之后，她已经料到他还在R医院，为什么见到他她的心情没有喜悦？

“约兰达！”他清晰、年轻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他在她面前停住，笑着，丝毫没有吃惊的样子，仿佛这次相遇是他一手安排的。他没有刮脸，白色的短须更平添了一贯的苍白，并使脸部轮廓稍稍模糊起来。她已经忘了他英俊的脸庞，他形状不同一般的眼睛里浅棕色的虹膜金色的眼睫，她

也忘了它们一向在她身上唤起了那种奇怪、焦渴的感觉。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做检查，我明天回家，你好吗? 拉撒尔?”

他把轮椅摇近些直到两张轮椅紧挨在一起，他伸出那双冰凉得如同死人一般的手握住她的手。

“我还没回家，”他说，“出了些问题，我的伤口合不上。”

“是费希曼弄的那个。”

“不，那不算什么，而是腿上的伤，出事时弄的。”

她低垂双眼，看到他可怕的指甲，想起了那些令人羞愧，叫人害怕的时刻。“你将遭遇到什么?”她问。

他闭上眼睛，梦幻般地笑着，充满着激情地低念道：

“噢，安息吧，老船长，到时候了！
　　我们起锚吧！
这个国度使我们烦忧，安息吧！
　　我们要出航了！”①

“你又在喝酒?”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他没有回答。

“说实话，拉撒尔。”

他点点头，脸变得严肃起来：“偶尔喝一小口。”

“这儿也有人帮你带酒?”

“总是有人帮忙的。”

---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他抽回自己的手。

“他们怎么把你留在这儿?”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为什么不接你回去?”

“哈!”他笑道，“我走运，上级这么替我安排的。”

“你不想回那边去?”

“一点儿也不想！像那样的地狱可不是我呆的！我可不要再看见人人都是一副丑陋至极、半死不活、半疯半傻的样子，听见从早到晚的尖叫和闻到那种无处不在的粪臭味。那不是我的天地，约兰达，在那儿我如何生存? 这里不一样，有年轻人，甚至士兵。

“那里也有正常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在娱乐室里碰上一些以色列人，他们一起玩牌，谈论新闻，跟外面的人一样。”

“你知道费希曼什么事吗?”卡甘问。

“不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在哪儿? 他们把他怎么着了?”

“在他那样对你之后，你为什么还要替他担心?”

他不响了，望着她的脸，呆了一会儿，又说：“你要一个人生活?”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喜欢独居，我感觉强壮，不害怕。”

他不相信地笑了。“你有我家里的电话号码，”他说，“打电话给我。”

“你什么时候回家?”

“不知道，”卡甘说，“情况没有变化。”

“要是你喝酒，伤口就难愈合。你一定不要喝了，你为

什么没有不再碰酒瓶的毅力?”

“不，酒没什么，相信我，医生一无所知。”

“或许你想死去。”

“真的，我处境尴尬……也许你能帮我。”

“你想怎样?”

“也许你可以借我二十元，我有急用，下星期我邮寄还你。”

“我这儿一分钱也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没带来。”

“十五元呢?”

“我真没有，我没带钱来，这个是雷恩给我买的。”她是说果汁，说完喝光了最后的一点。

“十元怎样?”卡甘喃喃地。

令她欣慰的是她看见雷恩回来了。他朝他们走过来，招呼过卡甘，问过他的情况后，他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们得进去了。”

“你有我的电话。”卡甘说。

“对。”

“很高兴见到你。”他对她说，抓起她的两只手，举到唇边吻了一下。

雷恩推动轮椅，卡甘在他们后面喊：

“约兰达!”

她回过头看见他挥手笑着，但是当他们的眼睛相遇之后，他的笑容消失了，代之以一种不解怨恨的目光，就像那回她在被推着到理疗室的走廊里第一次看见他时的表情一样，她知道自己再也不会见他了。

在送他们回G医院的出租车里，雷恩挨着她坐着。经过一段长长的沉默之后他说：“你仍然爱着他。”

“我不知道，不像从前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我看见他怎样吻你的手。”雷恩愠愠不乐地。

她审视着他的脸，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取笑自己，但是他的表情严肃认真，向外鼓出的眼睛里蕴含着愤怒和怀疑。

“你为什么提这个?”

“你不知道什么对你好?”雷恩说。

“他是艺术家，不同寻常。”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那我就寻常了?”

她没说什么，感到他的眼睛在自己身上来回游移，仿佛在搜寻答案。

“我还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开玩笑，什么时候说真的。”她最后说道。

“他不会让你觉得年轻美丽的。”雷恩说。

“他会有什么事?”

“他们会截掉他一条腿，”雷恩说，“而且在那以后，他们很可能还要截去另一条。”

“这儿也有人带酒给他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这没什么区别，即使不喝酒，他也将失去他的腿，他已无可救药。”

她把手背贴到雷恩温暖汗湿的面颊上，他没有躲避。

“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尊严，雷恩，”她对他说，“尊严是最重要的，比财富、美貌、教养都要重要得多。”

他转过脸，惊讶地看着她。

“一个没有尊严的男人，”莫斯考维茨夫人“你是不会真爱的。”

出租车驶上了通向G医院大门的路。浸沐在正午阳光下的空旷的广场曝露在令人头晕目眩的强光下，上面了无人迹。红灰两色的方格瓷砖就像一个巨大的棋枰闪光冒气，把上面透明的空气都衬得闪亮。修长的白杨一动不动地立在广场和草地之间，没有投下一片荫影。几部汽车在停车场上饱受酷暑的折磨，停车场靠近一道爬满深红色九重葛的短墙。广场残酷的美丽和耀眼的阳光压迫着莫斯考维茨夫人，此刻她有些相信她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她特拉维夫的家这个事实了。轮椅穿过方格瓷砖，沿着台阶旁边的斜坡往上走，雷恩在她背后吹着一支令人神伤的调子。

门厅里的习习凉气在她身上唤起了一种愉快的倦怠和身旁的雷恩给她的安全感。他们在她病房所在的那层出了电梯，迎面袭来的被卡甘称为粪臭的恶臭令她一阵恶心，此时她觉得自己的城墙不足以抵挡。房内阿德拉坐在艾勒格拉的床沿上，那个病妇裹着晨衣躺着，眼睛闭着，脸和胳膊闪着按摩油的微光。当雷恩推着莫斯考维茨夫人来到靠床的拐杖旁边时，阿德拉抬起头，对她作出一副知情者的笑容。

“你要回家了。”她用她的语言说。

“明天上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我祝你走运。”

“十分感谢。”

雷恩帮她站直，把拐杖拿到她面前。

“我要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你可能从来都不知道。”阿德拉说。她从袋里拿出一张纸，仔细看了下，撕下有字的一

半，将空白的那一半垫着手袋放在膝上，飞快地写着。将纸条递给莫斯考维茨夫人后，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通讯录问道："你的号码和地址呢？"

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了，她记下来。雷恩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阿德拉转向艾勒格拉，莫斯考维茨夫人拿起毛巾要去浴室，雷恩跟着她，他没有出门而是跟着她进了浴室。

"你和那女人有什么关系？"他问。

"没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她要我的电话，怎么不可以？"

"你想开玩笑，还是没意识到她盯上你了？你将是她的下一个牺牲品，她会像粘住艾勒格拉一样粘住你不放，你会像艾勒格拉一样完结。"

"我什么都不欠她的。"

"你不了解她，她会来给你做她所谓的按摩，告诉你她如何如何喜欢你，关心你，告诉你她只想帮你，不收钱，你不必给她分文，一切都是出于喜欢，但是最后你会在各种纸上签名，还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那样你就完了。"

"我不是老糊涂。"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她知道怎么哄人，她勾结律师，但是最终警察还是会掌握她所作所为的证据，把她送进监狱的。但到那时，你将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她会把你推进某个肮脏的养老院，让你死在那里还对她心存感激。"

"我不怕，你可以照顾自己。"

"我只能是提醒你。做你认为合适的，但是有一点我得搞清楚：你会不会带我走？谁能真正帮你？她不是护士，不知道怎样护理，她没受过职业训练，瞧瞧她对艾勒格拉干的

一切。”

“感谢上帝，我跟艾勒格拉情况不同。”

“艾勒格拉也不是从来就是这样，她一直希望艾勒格拉死，好把她留下的东西弄到手。”

“艾勒格拉一无所有，又能留下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凝视着她的脸，好像要揭穿她隐藏的意图：

“你信任我吗? 会不会带我走?”

“信，”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信任你。”

他抚摸着她的后颈，“你不会后悔的，没有人能给你我能给你的东西。”

等他走后，她洗了手，拭干，审视着镜中那一无遮拦的脸。头发应该染成黑色，她暗自决定，而不是棕色，脸上的粉底要弄淡一些，几乎成白色，唇膏、胭脂、眼影、眉色都应该更突出。她眯着眼睛，试图想象整个印象，她觉得自己的决定是对的。

她走上阳台，倚靠在扶拦上，眺望花园。草地疲软无力地延伸着，树木灌丛里也没有一息生气。如同一群在岗位上熟睡的幽灵般的哨兵，白杨一动不动地站着，彼此间距离相等，旁边是分隔两个世界的树篱。她为什么不给卡甘钱买酒? 此刻这个问题在她的意识和关注里苏醒过来。卡甘为十五、十元而恳求的脸色浮现在她眼前，不肯离去。他看着她时，心里一直在揣摩，向她借钱是为了试探她，而不是因为他真需要她的帮助。他不是说过：总是有人帮忙。她猛然意识到自己在这次测试中失败了。她眼中的卡甘不再卑劣可恶，对他急于留在 R 医院远离她的憎怨变成对他不曾高估

她这个事实的承认。她又一次渴望有他在身边，渴望分享他的生活和他一起走到路的尽头。

回到屋里，阿德拉正把自己的东西塞进旅行包，她在艾勒格拉床边弯下腰，在她耳边低语，把她的脸捧近自己，久久地抚摸她的颊，终于她吻了吻她的额头，直起身擦了擦眼，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脱下穿去做检查的晨衣，往身上撒了一点古龙水，换上一件干净的晨衣。

"她是好人，"艾勒格拉轻声说，"也许她也会帮你。"

"我不需要她帮。"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她还要替我筹办坟地和墓碑，所有的一切。"

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说话。

"你又该做头发了。"艾勒格拉说。

"我知道。"

"我没拿过你的钱。"艾勒格拉说。

"我不想谈它，明天等我走了，我要把一切忘掉，忘掉我曾在这儿住过。"

午饭后，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休息，而是去给邻居艾德勒夫人打电话。鉴于她星期五就出院，但又不知道几时能到家，她已经列出了最急需的杂物、蔬菜的清单。艾德勒夫人手里一直有一把她公寓的钥匙，这样等送货人从店里来时，她可以接过送来的东西，把它们放进冰箱冷藏。艾德勒夫人对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就要回家的消息表示高兴，她让她稍等，好让她去拿一张纸。莫斯考维茨夫人戴上老花镜，听见电话里传来邻居在远处的声音："莫斯考维茨夫人明天回家。"以及她丈夫回答的声音："是吗？我还以为她再也出不

来了呢?"

念完清单后，莫斯考维茨夫人为给艾德勒夫人添的麻烦致谢，并向她道别。然后，她来到小卖部，买了一罐苹果汁，坐下来浇灭喉咙的干渴。她一边喝着，一边浏览记事本，看看为准备回家还得做什么安排。突然，她发现那个难看的沃尔夫坐着轮椅朝她靠近。他踌躇地注视了她片刻，然后笑容在他整个又长又窄的脸上荡漾开来。

"是你吗?"沃尔夫轻声地问，"那个哪里去了?"他用手指轻拍自己的脸，"这么光光的?"

"你不喜欢吗?"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昨天那样更好，"他轻声说，皱起粗重的眉毛，闭上眼，摇头晃脑地表达她昨天的样子留给他的印象之深。

"这样我们就不会结婚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沃尔夫无声地笑起来，"你一整天去哪儿了? 我到处找你，娱乐室的人说你可能会去那儿，他们还等你玩拉米呢。"

"我没时间，明天我就回家了。"

"我知道。"

"你来打电话?"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不是。"沃尔夫轻声道，"只是打发时间。"

她慢慢地啜着果汁，眼睛盯着他丑陋的脸，用发夹别住的棕黄色编织帽和毛茸茸的耳朵。厌恶和憎恨部分地恢复了她曾担心已经舍她而去的力量。

"这个时间大家都该上床休息。"她说。

"我无法入睡。"他低声说，"自从昨天看见你，我就无法入睡。"

她起身走开，他在轮椅里跟着她。她来到会客厅，朝娱

乐室拐去，他喊道：“那儿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今天早上玩拉米牌的戴假发的女人之外。”

芭梯尔坐在娱乐室的一张桌前写信，看见莫斯考维茨夫人来到桌边，她合上信纸，笑着同她打招呼，“早上你去哪儿了？”她问，“我们玩了拉米，约瑟夫说昨天你赢了。”停了一会儿，她又说：“还说你昨天涂脂抹粉的，不同一般，我没看到真是遗憾。”

“今天我去R医院做检查了，明天我就回家。”

“就明天吗？真可惜，我们还没有机会了解对方。”

已经在桌边坐下的沃尔夫轻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玩一盘？”

“不，”芭梯尔说，“我没这个心情，检查怎么样？”

“还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如果他们让我回家，就表明一切正常。”

“正常的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呢——就正常不了。”沃尔夫轻声说道。

“医生并不是什么都知道，我对他们就不再有信心了。”芭梯尔说，“就在今天我还在报纸上看到一桩发生在美国的可怕事情。他们送葬到墓地，突然听见从不远的坟里传出声音来，有人喊：‘救命！把我弄出去！我还活着！’他们赶到坟前掘开它，打开棺材——那不是犹太人墓地，他们发现了一个睁着眼睛的大活人，指甲、头发有这么长，他就那样躺在里面，没吃没喝，幸亏有人听到了。他们把他从棺材里抬出来送回家，直到今天这个人还活得好好的。”

沃尔夫无声的笑道：“不，不是这样的。我也看了那篇文章，它可不是这么说的。”

芭梯尔反驳道：“我看到的报上就是这么说的，你看的怎么说跟我无关。”

“不是在一座老坟里，而是他们送去下葬的那个人。他们正要把棺材放进去的时候，他就开始喊他还活着。千真万确的是，等他们打开棺材，他们真的发现他还没死。是医生搞错了，要不就是他们把同医院别的什么人搞混了。他们给他打了一支药效很强的针，他很快就睡死过去全然不知所发生的事情，直到他在坟地里醒来。要是他们把坟填上，他就没有空气呼吸，最后只能闷死。”

“那他的头发和指甲怎么长那么长？那需要时间，对吧？”芭梯尔为自己的说法辩护。

“报上根本没提头发和指甲。但是人死后头发和指甲会继续生长是人所皆知的事实。”

“你看的什么报？”芭梯尔问。

“和你看的一样。”沃尔夫轻声回答。

“真可惜，我把我的扔了，不然我就拿给你看。”芭梯尔说。

“犹太人不躺在棺材里下葬？”莫斯考维茨夫人急切地问道。

“当然不！”沃尔夫惊愕不已，“你难道不知道？”

“他们就那样给埋进土里？”

“不好吗？”沃尔夫哑笑。

“那如果有人要求不一样，如果他们在正式的遗嘱里写出来呢？”莫斯考维茨夫人追问。

“这是法律。”沃尔夫哑声说，“犹太人就是犹太人。”

“用不用棺材，有什么区别？”芭梯尔问。

“怎么可能这样和各种各样的动物，蠕虫昆虫，别的不同的东西一起躺在地下，不受尊重?”

“死人起身时，没有棺材犹太人更容易出来。”沃尔夫哑声说，弄不清他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

芭梯尔看了看手表，拿起她的信纸和笔道声再见就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站起身来，但沃尔夫厉声说道：“坐一会儿，你为什么总是躲我？难道你就不能和一个人好好说几句话?”

“我约的发型师快来了。”

“现在是休息时间，他们不会让发型师进来的，坐下!”沃尔夫粗暴的命令道。

她坐下，“我还得准备好些东西。”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要是别人你就会留下，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怎样?”

“告诉我，夫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人们看到一个男人被痛苦、孤独和不幸压得喘不过气来却漠不关心？相反，他们躲开他就像躲麻风病人。我们是什么？畜牲？不是犹太人？就拿我来说吧，鳏居了十七年，孤零零一个人在家里，就像一条狗。孩子们都出国了，两个都走了，总是一个陪着另一个，我几乎不认识我的孙子孙女。他们一年或两年回来一次，呆上一个星期，我们各过各的日子。要是我有个女儿，事情也许会不一样。女孩会关心人。还有就是亲戚朋友，他们一个不剩，全去世了。教堂里倒是有一群人，可却是我没有往来的陌生人。因此在我所剩的，上帝允许的时间里我如何度过?”

“最糟的是在家，我需要一个妻子，一个合适的妻子，

看着好看，也能共同生活。但是没有，十七年了什么都没有。没有结果，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只有形形色色的护士和管家，但她们只考虑钱、财产，想得到我在遗嘱里把钱留给她们。没有女人的十七年，我从来就没习惯过，我还能活多久?”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

“因为你适合我。”

“可对我，你不适合。”

“为什么? 哪一点不合适? 唯一适合你的是好莱坞明星? 你不了解我，怎么知道我不合适?”

“我愿意一个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不打算结婚。”

他的薄嘴唇、尖下巴抖起来，“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一个人? 我不理解，为什么不两人一起? 你会孤零零地躺在坟墓里。我是个健康男人，等我出了轮椅，我就能没有任何麻烦地生活。你有拐杖，两人一起更好。”

“不用拐杖我也能走，”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什么都能做。”

“那么同情心呢? 你没有同情心?”沃尔夫问，乱蓬蓬的黑头发底下的那双浑浊的眼睛因狂怒而缩小了，“你难道不明白，我就像那个在坟墓里呼喊的男人? 他很幸福，人们听到了他的喊声，让他出来了。没有人听见我，我甚至没有嗓子大声疾呼，好让别人听见，我不得不呆在底下闷着，你明白我的话吗?”

“在一个老人之家，那里有伴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莫斯考维茨夫人建议。

“我为什么要去老人之家，我有家人，而且我还不老，我只是看着老而已。那是因为我独居了十七年，而我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生活。我有房子、有办法，我可以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过像人的生活，只要我有合适的女人。我还没有活到要去老人之家等死的地步。我喜欢自己的房子、邻居、教堂，我喜欢生活。老人之家都是些什么人？什么样的女人？我需要一个……一个适合男人的女人。我对女人仍然有想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还没老去，我还像一个年青男人，对一个像我这样信教的男人来说，生活中没有妻子是一种罪过。我的脑子会闪过可怕的事情，关于年轻姑娘，甚至是小姑娘的，你听见了吗？小姑娘！我对自己感到羞耻，我羞于对你讲这些，但我肯定你会理解。我需要身边有一个合适的女人，让我的生活重新走上正轨，独身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对我没有好处，邪恶的本能胜于现实。如果一个人总是处于饥饿之中，那他除了食物还会想到别的吗？”

“我不信教，”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正相反，昨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不信仰上帝，现在我得去发型师那里了。”

他疑惑地望着她：“等一下，对我讲实话，你为什么要涂脂抹粉，还要穿着那样一件衣服到处走，如果你不想让人来？难道它不像一种邀请？那到底是为什么？为谁？”

“反正不是为你。”她说着站起来。

“而且我打电话时，你一直盯着我看，好像在传递某种信号，我看见的。”

他的丑陋使他的话带有一种不真切的亲密，低哑的声音让她的心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憎恨和恶心。“从背后看我以为你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我认识的好看的男人。”

“好看！好看！谁在乎好看！我们是孩子？谁说的男人一定要好看？女人不在乎男人长得好不好看，至少体面的女人不这样。”

“我就在乎。”

“真有胆量说这个！一个你这把年纪的女人，这样说话成何体统？”

她从桌边走开。

“那我就一点都不好看？一点都不？”

“也不，但只有你的头发，就因为这个，我才把你认作别人的。”

她从晨衣兜里拿出梳子，刮了刮头发。“你在这儿有人吗？”他问。

“我昨天就跟你说过我有人了，就是为他我才化妆的。”

“求你告诉我是谁，”沃尔夫哑声说，“是这里的哪个人？”

“你最好躲开他，他可能会是个卑鄙毒劣的家伙。”

“你也卑鄙。”沃尔夫叹了一口气，“你说话的方式，你没有犹太人的良心，看见你我真倒霉，真高兴你明天就走了。”

弗里达坐在护士值班台对面，她低沉的声音响彻整条走廊，嚎叫、安静、又嚎叫，就像一头与屠夫搏斗的牲口。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过她身旁时，她用指责的眼光盯着她，眼睛哭得红红的：“他们都是骗子！”男人似的女人低吼着，“全世界都是骗子！”莫斯考维茨夫人进屋后发现艾勒格拉的床不见了，弗里达跟着她进来。

“她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弗里达呻吟着，“一秒钟内全完了，我是第一个发现的，她从来未睡成那个样子，他们喊不醒她，我立刻就知道喊也没用了。我都不忍心看她，她是如此美丽。他们把她从床上抬起来时，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女孩，一个小女孩。”她又嚎叫了一声接着说：“我知道，下次就该我了。如果他们不把我从这儿接走的话，就快轮到我头上了，但是他们不想认我回家。他们是骗子，都是骗子，整个世界全是。人人都只顾自己，他们以为我不明白，他们一直对我说假话，以为我相信他们。他们不管我的感受，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他们的舒适、方便。等我的时限到了，他们就能摆脱我，把我所有的钱财弄到手，这就是他们感兴趣的。要是他们愿意，他们本可以请个医生或护士在家里照顾我，可他们太小气。这里便宜，而且他们不必整天看着我，不必听我唠叨，他们以为我不知道？我向来就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出于为自己也为他们的脸面考虑，因此人并不愿真的看清自己。”

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走廊里等发型师。茶车过来，埃塞俄比亚护士苏拉米把茶倒进红塑料杯递给沿墙坐着的女人们。

“这是我在这儿的最后一天，”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倒茶。”

“你还记得你自己从椅子上起不了身的那会儿吗？”苏拉米说。

“现在好多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很快我不用拐杖也能走。”

“只有我还像个婴儿车里的小娃娃。”弗里达呻吟道。

喝完茶，莫斯考维茨夫人起身沿着走廊朝餐厅走去。来到最后一扇门前，她四下里看看，试了试门把手，门没有锁，她走进去，在身后撞上门。屋里十分昏暗，等眼睛适应了黑暗，她看见靠墙放着的床和床上躺着的人影，床旁边立着一根拐杖。她不敢走近，而是倚门站着，一心一意想看清床上躺着的是什么人。人影起身在床沿坐下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脱口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手就去摸索门边的电灯开关。等她打开灯，她看见鲍 拉用手罩着厚眼镜，挡住刺眼的光线。

"太残忍了。"鲍拉说，"不管我上哪儿都要把我赶走，你为什么不让我休息，我都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

床单上有一大片乌黑的血迹。

"你在这儿干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我认识你吗?"鲍拉问。

"这不是个好地方，回你自己房间的床上去。"

"这就是我的房间，夫人，这就是我的床。我得躺一会儿，我骨头酸痛，我累了。你看起来像个好人，体谅体谅我吧。"

"我带你回床上去。"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我罪责深重。"鲍拉说。

"这张床是一个死去的女人的。"

"现在别说了。学生还等着呢，请安静，"鲍拉说，"我什么都不认得。"她闭上眼睛，轻声地呻吟着，像是处在不断的痛苦之中。

"那是她的血，那个死去的女人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她美丽动人，直到死亡，那个女人。”鲍拉说。

“她的血里有病。”

“饶恕我，天主，我罪责深重。”鲍拉说。

“上帝忘了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不记得我们，听不见你的话。”

“饶恕我，天主，”鲍拉喊道，“我罪责深重。她，那个女人光艳照人地死去，沉沦……”

“别去碰那血，不好！”

“一无所剩，一切都逝去了，”鲍拉说，“我记忆力不行。我曾经是人类，你信吗？”

“我知道。你当过教师，我也当过，是法文教师，你会法文吗？”

“法文？”鲍拉茫然地，“我会吗？”

“出来吧，这里不许进来。”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鲍拉躺回床上，“这是我的床，谁也别打算拖走我的，我也有权利拥有一张床。”

“这里不允许进来。”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年复一年地不得休息片刻，吃不到一口饭，喝不着一滴水。”

发型师随时都可能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只好听任鲍拉睡在床上，走出去又把门在身后带上。但是，不一会她看见鲍拉从屋里出来，大敞着门，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时不时地停下来往某个房间里窥视。她朝前走着，走到沿墙坐在椅中的女人当中，在玛蒂尔达·弗兰哥对面站住了。

“请原谅，夫人，今天几号？”鲍拉问。

“这是你现在最急于知道的事情？”玛蒂尔达·弗兰哥说，

“除了日期外，别的你都记住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鲍拉说，“我不是人类。”

“美好的早晨!”玛蒂尔达·弗兰哥欢呼道：“你终于发现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随发型师进浴室洗头发，然后她坐到床边的椅子上，解开像包头布一样裹着头部的毛巾。发型师把工具袋放在床上，递给她一面镜子，好让她看着自己做活。

“今天我要染黑色。”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黑色?”

“对，最黑的那种，你有吗?”

“好，”发型师不大赞成地说，“我什么都不说，我有黑的，如果你真要染的话，你可以染成黑色。”

“黑色怎么了?”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对你，棕色更合适。”

“可我想要黑的。一直是棕色，都让我厌烦了。给我染你所有的最深的黑色。”

她举着镜子的手突然战栗起来，她看到了身后空荡荡的墙壁，那里曾经是艾勒格拉的床，她再也看不到她漆黑的头，全部的容颜，再也不会用她嘶哑的声音低语：‘这样适合你，约兰达，这样更适合你。”漫长沉闷的一天，造成的疲倦突然强烈起来，这种感觉落在她身上，如同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她的肩头，把她变成了这个陌生、不快的女人手中的玩具，而她却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富托付予她。她双目轻合，拿镜子的手无力地落在腿上，头软软地垂在胸前，但是在睡着之前，她觉得发型师轻轻地拿走了她手里的镜子，固执地把她的头摆成了她想要的姿势。

发型水的甜香味道和吹风机吹到她脸上和头皮上的热风唤醒了她。她睁开眼睛，知道自己睡着了多时。发型师完成了活计，举起了镜子，可莫斯考维茨夫人的眼睛避开了。此刻，她最渴望的是独自呆着，去静静地体会变化。因此，她赶忙付钱给发型师，打发她走了。然后她抓起化妆包进了浴室。带着满意的心情，她欣赏着自己的头发。现在剩下的只有让脸和新的黑色发型相配。她在浴室呆了很长时间，出来时她的脸几乎和邻居波尔蒂夫人的一样。额头和面部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白色粉底，嘴唇涂成鲜红色，两颊是两块桔黄，深蓝色的眼影盖住了眼周，眉毛画成轮廓分明略宽的黑方形。她走近壁橱，拿出那件因为艾勒格拉弄脏的绿洋装，扣好洋装从上到下的所有纽扣，她径直走上后廊。

夜色将临，花园里洒水器在转，草地上水与光一起闪烁流动，生命在草叶之间张扬。一个像熊一样懒惰、消沉的东西伸开四肢趴在草地上，尽情享受飞溅的水花和落日的余辉，任凭不断消逝，并为后来者替代的时光抚摸自己。不久，它就会伸展自己，丝毫不为自己的赤裸感到羞愧。看到它，她的心就像被一个野蛮、危险而又受宠爱的孩子搅动着。有那么一刻一种要将身跳下阳台和它相会的冲动占据了她，但是她永远都爬不上那道矮墙，永远都无法把腿举过墙上的铁栏。她抬眼望向树篱边的杨树——花园古老的卫士，已经从午睡中苏醒过来。杨树轻摆枝条，像是友好地点头问候——它们的树叶不停地抖动，变换着颜色：灰绿、银绿、灰绿、银绿——并且告诉她：她已得到认可。

吃晚饭的时候她回到屋里。玛蒂尔达·弗兰哥从走廊里进来，一看见她就立即站住了。好长一会儿她静静地站着，

以愤怒、愕然的眼光盯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等她回过身来，她大声喊道："快来啊！大家都来看她吧！她把自己打扮成死神的信使回来！"她朝地上啐了一口，用她的语言低低地诅咒了一句。

"怎么回事？你怎么了？"当她去餐厅在走廊里遇到雷恩时，他问道。

"罗莎在哪儿？我想让她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罗莎撞车受伤了。"雷恩说，"她这几天不会来上班。"

"伤在腿上？"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对，"雷恩惊讶地，"你怎么知道？"

她哭了，继续往前走，雷恩怀疑而关切地望着她。嘲讽的眼光，护士们的品评和女侍讥讽的问题都增强她对自己力量和神秘特性的信心。她一个人坐在餐厅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这次她满心讨厌的食物吃起来十分可口。弗里达进了餐厅，她女儿推着轮椅，女婿走在一边。他们在门口朝厅里扫看，直到日光落在莫斯考维茨夫人桌上，他们走过来，盯着她看了片刻，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言不发地把轮梯推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对面，分别坐在她的两边，弗里达用手捂住嘴。

"她不想吃。"她女儿说。

"也许她想被用导管来喂。"女婿说。

"明天约兰达就回家了。"弗里达低沉的声音啜泣着，"只有我没有家，你们夺走了我的家，夺走了我的生活。"

"不是这样，妈。"女婿说，"我们愿意你回来和我们一起住，但是医生不同意。"

"你们出钱让他们把我留在这儿！"弗里达说，"你们以

为我不知道？我知道你们的全盘打算，我要改写遗嘱。会有律师替我办的，我知道去哪儿找，你们什么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

女侍把盘子放在她面前，她用刀把它推到桌子的一头，“我不吃，从今天起我什么也不吃，直到饿死为止。还不如约兰达那样单身一人，没有家，有一些蛇蝎心肠的家人有什么用?”

“医生答应在几周时间内放你走。”她女儿说。

“假话!”弗里达喊道，“你们一直这么说，你们把我葬送在这儿，想把我扔在这儿等死。”

“我答应你，妈，瞧，约兰达都听见了，她是我们的证人。”

“约兰达明天就不在这儿。瞧，她如何打扮自己，她如此快活，她快要回家了。”

“你得吃东西，”女婿说，“如果你不吃，他们会强迫你吃，会给你插管子，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谁都别想强迫我吃，我要像克拉拉一样了结自己，越快越好。过两天我重写一份遗嘱，从我的房子里搬出来，那不是你们的房子，是用我的名字登记的。你们去找别的房子，花你们自己的钱，你得到你父亲留给你的所有的钱，房子是我的，我要把房子租出去，我需要钱，快搬出去!”

“艾勒格拉的死刺激了她。”她女儿说。

“我不像艾勒格拉那么穷!”弗里达抽泣道：“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对付多少年都可以，还请得起私人医生或护士日夜照看我。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你们想看到我像狗一样死在这里。”

“你不明白。”女婿说。

“我什么都明白!”弗里达吼道，“她本来是个好姑娘，爱我。是你把这一切塞进她的头脑里，唆使她怎样除掉我，拿走我的一切，你只考虑钱。不管有多少你都不会满足，你要钱打牌，要钱出国旅游，要钱去证券交易所，你只会浪费，糟踏钱，像你这样的人应该给关进监狱。”

“也许你能够劝劝她，”女儿向莫斯考维茨夫人恳求，“把情况给她讲明，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

“我就要回家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已经不算这儿的人了。”

她站起来，穿过餐厅。她一边走一边听见背后弗里达的男中音在说：“我在这儿再也找不到人说话了。现在她也要走了，我一个剩下的人都没有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过走廊，雷恩站在值班台附近，疑惑不满地看着她，“你想让我帮你收拾东西吗?”他问。

“晚一点，”她说，“我现在要去别的地方，有人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约瑟夫、大卫和芭梯尔坐在娱乐室里玩多米诺牌。她走近他们的桌子，一等他们认出她并且从惊诧中恢复过来，芭梯尔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声。约瑟夫说：“安静，安静，这并不好笑。”

大卫，那个眼底充满活力，须发间仍有不少黑色的东方男人，笑着说道：“它有特别的理由?”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明天回家，我来说再见的，很高兴认识你们。”

“愿意和我们玩一会儿吗?”约瑟夫问。

“不了，我还有事，得把所有的东西装进箱子。”

从眼角望去，她看见难看的沃尔夫坐在轮椅里，在屋子另一边看报纸。他抬起头，望着她，一开始他好像没认出她来，只是出于好奇地看着，但是猛然他杂乱的眉毛皱起来，神情变得愤怒。她转身离开了娱乐室，知道他在后面跟着。快到会客室时，她站住了，转过身来，他走近她，哑声说：

“我告诉过你，我不想看见你，你为什么还来？”

“在这儿我能去我自己想去的地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这是公共场所。”

“贱人，贱人，”他呼吸沉重起来，“我不该看这种东西，看你把脸弄成什么样子，像你这样的女人只有地狱里才能见到。你这样四处招摇，是为了挑逗。”

“又没人逼你看。”

“怎样的女人才敢在有人的地方这么招摇，”他用手遮住眼睛，“你就像……我不想说那个字，贱人，快从我眼前走开，从我记忆里消失——不要看也不去想。”

她朝会客厅方向走去，听见他在背后嘀咕。来到大厅门口，她再次转身，他就在她旁边，眉毛因狂怒而颤抖。“可怜我吧，夫人，我求你，请别让我再看见你，我跟你讲过我自己，我是信教的犹太人。你要明白：我是不应该看见如此东西的，你为什么笑？什么值得你这么高兴？一个男人快被痛苦和不幸闷死了，你还笑。我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她从他身边走开，进了会客厅。黄昏的余辉洒满了玻璃长墙，渗进大厅，和日光灯的光芒交融在一起。病人和他们的访客成群结队地坐着，或轻谈或静坐。佩雷斯·卡比瑞站在屋子中央高谈阔论：“别为我明天的离开感到难过。我有

很多事情要安排，不需要太久，我很快就会回来。大家又将重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你们也还将听我讲反纳粹的战争故事——但愿纳粹这个名字和关于他的记忆一去不返，听我讲我们在埃里兹，以色列的事迹，我们怎样打败外国侵略者，永远地把他们驱除出去。”最后他猛地向后一甩头，高声唱起：“我的——爱，永远爱我吧……”

第 十 章

莫斯考维茨夫人陷进扶手椅中，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自己怦怦乱跳的心平静下来。她很渴，却无力站起来走到冰箱那儿，医护人员下楼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他们是把她放在一张椅子里抬上四楼，经过了所有邻居的公寓。几张门只打开一道窄缝为的是偷偷地瞧一瞧这难得的情形，有几张门在她经过时则大大地敞开着以示对她的欢迎。最最热情的要算霍恩夫人，她来到楼梯平台，酷暑中仍用那条羊毛围巾裹住头以保护耳朵，她以浓重的鼻音宣布："太好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家来了！你好吗？噢！这个我以前可从未见过。可惜我就没有人用椅子抬着送进屋子。对我来说，爬楼梯也不是闹着玩的事了，相信我，有时我爬了一半就站着想：哦，我已经走不到家了。你看起来真不错，莫斯考维茨夫人。真的，比以前强多了。"

在她消失在楼梯转弯处之前，莫斯考维茨夫人看见了她邪意的眼底隐含着的一丝恶笑。

她的公寓笼罩在幽暗之中。窗户窗帘大阳台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以免屋里受到阳光的照射。再过一两个小时室内就

会令人窒息，她就不得不打开窗户、阳台。行走让汗水湿透她的衣服，在医院她根本没受过夏天酷暑的罪，总有一丝微风不停地吹过病房和走廊，他们有时还不得不关上阳台的门。一声清亮的铃声打破了屋里的寂静，接着又是一声。过了几秒钟她才想到是客厅里的电话。她试了一次又一次，还是无法站起。电话持续固执地响着，但是，她担心的不是必须接电话，而是害怕自己陷在椅中出不去，而又没有人来救她。电话铃不响了，屋里充斥着她自己呼吸的声音。她再一次用手握住椅子扶手，带着愤怒与绝望，竭尽全力地往下猛地一撑，她从椅座上站起来了，她一点一点地直起身，左右摇晃了几下，她迅速地抓过拐杖。

卧室里的床是铺好的，艾德勒叫来的清洁女工丝毫没有留下那个冬日的痕迹。那一天，莫斯考维茨夫人出门去的头发，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她进厨房时，电话又响了，她回到客厅，拿起听筒。正如她猜测的，是波尔蒂夫人从隔壁打来的。

"我刚才给你打电话，可你没有接，"波尔蒂夫人说。"你打开厨房门，就能看见我。"

"我刚进来，还没来得及动。"

"我看见他们怎么用救护车把你送回来。"

"你仍成天站在窗口?"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他不让我出门，用锁把我锁在屋里。"波尔蒂夫人说。

"我很久不在家了。"

"我打过很多次电话，总没人接。"

"我在医院，几乎一整年。"

"我也是。"波尔蒂夫人说："他又把我送进巴特——亚

梅。我还是上周出去过的。”

“我得去收拾屋里的东西，”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甚至还没顾上换衣服。”

“去把厨房门打开，我等着。”

莫斯考维茨夫人放下听筒，来到厨房把朝着小阳台的门打开。她看见她凭窗站着，脸画得像个洋娃娃，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裸露的肩头，她穿着一件黑色闪亮、有白色缎带装饰的衬裙，脖子上挂着一圈珠链。

波尔蒂夫人一看见她，就朝她挥了挥手里的听筒。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到客厅，把电话搬上饭桌，面对着厨房阳台坐下，这样一来她们就可以看见对方。

“他打我打得十分可怕，”波尔蒂夫人说：“几天前他又想杀我。在最后一刻他住手，我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了。”

“从进屋起我就没来得及喝口水，”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着用手拍拍胸口，表示她感觉不胜疲惫，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应付这个女人的耐心是从哪儿来的，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挂断这种恼人的希伯莱语闲聊电话。

“他老是叫我：疯子，疯子，在巴特——亚梅医院，医生本人都说不过是精神抑郁症。我要么想死，什么也不做；要么想活。一旦我想活，我就变得热血沸腾，变得有一点疯狂，因为我心情痛快，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总不能因此就把一个人关在屋里吧？假如起火了呢？谁来救我出去？”

“他爱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是个好人，把生命都给了你。”

“我知道，”波尔蒂夫人悲哀地，“但是他不适合我，他老了，不会跳舞。而我，只想整天唱歌跳舞。还好他的家

庭——如此平平常常，都是大街上的人，跟他们在家都无法交流，你千万不要嫁给出身平常的人，我这辈子的所有麻烦都是因此而来。

有人在敲门。

“有人敲门，”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想开点儿，波尔蒂夫人。”

“你总说波尔蒂夫人，我的名字不是波尔蒂，菠尔蒂是他，我叫贝蒂，说贝蒂。”

莫斯考维茨夫人挂断电话，毫不费力地从椅子上起身去开门。艾德勒夫人进来，走进厨房拉开冰箱门。她给她看先一天替她买的食品，并把帐单交给她。莫斯考维茨夫人要马上付钱给她，但艾德勒说：“着什么急？你这样是想让我晚上睡不着觉？”但是莫斯考维茨夫人还是坚持要立即还清欠款，她拿出纸笔来算钱，艾德勒夫人又加上了清洁妇的工钱、邮费——她的信是由好心的邻居帮忙收了，再转寄到医院——大部分的银行结单、帐单和给几家慈善会的捐款。莫斯考维茨夫人付清钱，对她的费心表示了感激，艾德勒夫人则询问对方的健康状况，问她打算如何对付一个人在家的生活，最后她一如既往地表示愿意随时帮忙。

等她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走进卧室，从衣橱里挑出一件晨褛换上。然后她来到浴室，对镜查看自己的面容，汗水损坏了她为回家特意扑上的浅色粉底，但黑色的发型还完好如初，她用纸巾拭去残存的眼影、眉色和唇膏，洗了手和脸，再好好擦干。在镜子下面的搁板上的老地方放着那瓶旧面霜，莫斯考维茨夫人均匀地把它涂在脸上，再用指尖轻轻按摩。面霜之下冒出了一些汗珠，她用纸巾轻轻吸去——

种惬意的清爽包住了她的脸，她来到厨房，在饭桌与冰箱、洗涤槽与炉子之间的狭窄空间练习使用拐杖。她又看见波尔蒂夫人站在窗前朝她挥手。她关上开向小阳台的门，找到艾德勒夫人替她买的新鲜咖啡，按自己以前一贯喜欢的方式冲了一杯。但是咖啡的味道让她觉得奇怪，就像烟灰一样难以下咽，她把嘴里的残渣吐进洗涤槽，用清水漱了漱口。她的家里从来没有过茶叶，可是在医院，她已习惯了茶的味道。

她再次走进卧室，想把东西从医院带回来的箱包里拿出来，可是她无法说服自己去动它们，仿佛它们不属于她，或是被他人的接触污染过一样，她把它们推到卧室的一角，扯下床上的床罩，把从冬天以来一直就在床上的鸭绒被掀到地上。她躺下来休息。

等她醒来时，她不知道是几点，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床头桌上的闹钟多月以前就不走了，手表早几天就不准了，戴着仅仅是装饰而已。紧闭的公寓热得令人窒息，她全身睡衣床单都被汗水湿透。久久地，她神情恍惚地躺着，摊开手脚一动不动。

屋外的声音渗进来，有人在练习吹号，有人把收音机或电视机的音量调到了最大，声音在整个里院回荡。一种沉闷有节奏的颤声在屋内一遍又一遍的轰响，好像有人用拳头使劲地敲打在她脑后的墙壁上。她坐直，努力想要站起来，几次徒劳的努力之后，她终于站了起来，把晨楼披在汗湿的睡衣上，走过去打开窗户和阳台的门，一时外面的噪音涌了进来，比先前要大得多。伴着杂乱可怕的音律，号声力图湮没收音机电视机里播音员响亮的声音。

院子里有一棵巨大的波斯紫丁香，它的根在她想象中，

是由污水浇灌的，它的枝条迎着她阳台窗帘伸展开来。此刻当她把百叶窗拉开来，讨厌的枝条就刺穿过来。她上一次不辞辛劳地用厨用剪刀将它们剪去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透过窗叶缝，她仔细地望着其他俯瞰庭院的窗户，希冀发现噪音的来源，但是里面昏暗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还有一些窗户则隐在了丁香枝条后面。嘈杂敲击着她的头，像狂风一样在她四周呼啸而过，她不知转向何方，她在自己家里找不到栖身之处。

她拉了一把阳台椅进浴室，坐在上面冲凉，这个方法是她在医院学会的，她出来时感觉凉爽些，夜幕已经降临。从早晨起她就什么也没吃，因此她去厨房做了一些吃的，坐下来吃。在医院她总是能从走廊里的大电子钟和规律的日常作息来判断时间，但现在时间的问题困扰着她。公寓里一片漆黑，她拉开灯，拧开电视，因为她不敢坐低矮的扶手椅，就又从厨房拽来一把椅子放在起居室，坐下来看电视。基于电视的希伯莱语节目，她猜大概有八九点钟了。但是她听不清楚。刺耳的噪音——尤其是压倒一切别的声音的歌手的尖细的叫喊和其杂乱的音乐伴奏——从外面涌进来冲击着她，让她的心里充满了仇恨和狂怒。她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喊道：

“安静！安静！关掉收音机！这是怎么回事?”

她无法相信是自己的声音在喊，她不认识这个声音。透过窗叶，她看见对面公寓里的人们站在窗口或阳台上，抬头朝喊声传来的方向看，为了不让人看出自己在阳台上，她一动不动，直到他们回到各自的所在。号声停息了，可其它噪声仍猛烈如前。电话响起来，她回到屋里，拿起听筒。

波尔蒂夫人说："是你喊'安静'，对吧？"

"那样坐在屋里简直无可忍受，"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人都会疯的。"

"打开厨房门，你能从窗户看见我。"波尔蒂夫人说。

"我感觉不舒服。"

"我根本不在乎外面的声音，它令我愉快。我无所事事，而他又不让我去。因此我只好在窗里看着别人。听他们的音乐。我需要声音。埋到土里就安静了。你看见我的猫了吗？她不让我去找它们，可它们却一直在等我。现在波尔蒂要同你讲话。"她丈夫接过听筒：喂，莫斯考维茨夫人，你好吗？欢迎，祝你健康，一直都像现在这样。日日夜夜，噪音越来越严重，叫他们别吵了也没用。我给警察局打电话，警察来了，可没安宁一天，又一切照旧，什么都没用。都是那些在这儿租房住的年轻人，他们听闹哄哄的音乐，几小时几小时地听，只有贝蒂爱听这样的噪音。刚才，我去上厕所（对不起），贝蒂打开了阳台的灯，打开所有的门窗，像女战神一样在那儿乱舞，身上只穿着内衣，人人都看得见，这些日子贝蒂很糟，上星期她在家里点着了火，邻居都报了火警，现在厨房一半被熏得黑乎乎的。现在家里没有煤气，只用电。以后会怎样？"

"她有病，"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当然，"波尔蒂说，"怎么办？杀死她？贝蒂是我妻子。要播新闻了，再见。"他挂断电话。

在卧室里，她耳朵贴在床头的墙上倾听那可怕的嘈杂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整个下午这两种声音都在摇撼着她的房间。她出门来到楼梯平台，那儿噪音更加强大、尖锐，回声

弥满了整个楼梯井。在紧邻她家的那家的门垫上躺着一双破旧的运动鞋，靠墙放着满满的一塑料袋垃圾。袋里渗出的深色液体顺着楼梯顶端流成一条细线，直滴落到第一级台阶上。她按门铃，按了两次都无人理会，直到第三次门才开了，噪音迎面扑出，一个头发零乱的瘦高青年站到了门口，身上除了一条短裤外没穿别的，他睡眼惺忪地问她有什么事。

“是声音，”莫斯考维茨夫人问，“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么吵的声音，这么响，请弄小点儿。”

“音乐？”

“我住这儿，”她指了指自己公寓的门，“墙那边，是一个有病的女人。”

“他们说没有人住那儿。”年轻人说，狐疑地盯着她。

他大概二十岁左右，零乱的头发是黑色的，脸上有一种茫然的表情。他是新来的房客。她认识以前的那个，一个阴郁孤独的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们在楼梯平台上碰见过几次。但那个女人一直不理睬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招呼。她能看见他身后的房子，它本来是按和她的一样的结构来建造的，但是被改装得面目全非：分隔卧室和大厅的墙给拆掉了，大厅和阳台之间的墙以及两扇门也不复存在。整个公寓变成了一个大房间，几乎没什么家具，除了房顶上那盏电灯在裸露的地板上投下的一团白光之外，房内昏暗不明，一只靠垫躺在那里，旁边是一大瓶嘶嘶冒气的碳酸饮料和四散的报纸。房内没有姑娘，也没有表明有姑娘存在的迹象。

“谁说的？”

他耸耸肩，没有说话。

“我在医院里住了很久。”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好吧，行了，”年轻人说。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在电视机前坐下，周五晚上的娱乐节目已经开始。隔壁公寓传来的嘈杂的音乐声减小了，但并没完全消失，作为一种背景衬托着电视的声音，此刻她发现很难把精力集中到电视节目上，因为那背景声音总让她想起那个睡在隔壁那套被改装成一间幽暗空荡的大屋子的公寓地板上的年轻人。

渐渐地她的恼怒退去，心绪也平静下来。一股从海面吹来的轻柔凉爽的微风穿过屋里。一次性在厨房椅子上坐这么久有些难受，她决定冒险，再试试扶手椅，她一向坐着看电视的那把。她从别的扶手椅上扯下靠垫，把座位垫高一些。此刻她才觉得自己是真正回来了。娱乐节目演完了，接下来是一部电影。几分钟以后她就意识到自己无法跟上剧情。快速变换的希伯莱文字让她的眼睛不堪疲劳。卧室墙后的声音消失了，她听见年轻人撞门锁门的声音。显然他是出门寻开心去了。

天晚了，外面的噪音变得微弱、遥远。她的时间表完全乱套了。尽管下午睡了长长的午觉，但身体还是不断地向她发送疲惫昏乱的信号：住院的长长的几个月让她习惯了早睡，而现在她猛然一下回复到原先的规律。除了等着听波尔蒂夫人的尖叫，她无事可做。那是将近半夜的时候，波尔蒂夫人挣扎着要出去。她丈夫揍她，强迫她吞下能使她安静下来的药片。只要波尔蒂夫人在家，这就是每晚必然上演的节目。空调机单调的嗡声此刻愈发清晰可闻，隔着几所房子她听见了聚会的声音，断断续续的谈话、一阵阵的哄笑和先前

敲击着她床后墙壁的音乐。从林荫道的方向传来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间或夹杂着笑语，警车和救护车的汽笛在远处的街道哀鸣，偶尔有摩托车尖锐的呼啸声划破夜晚越来越深的寂静。

不久，波尔蒂夫人尖叫起来："警察！警察！他要杀死！我要出去，快来人啊！他要杀死！"尖叫声很快平息下来，这标志着莫斯考维茨夫人上床的时间到了。她关掉电视，走到阳台上。院子那边一些公寓里的灯已经灭了，一些里面则闪烁着闪烁着电视屏幕的蓝光。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接着听见他母亲抚慰，哄他入睡的声音，片刻之后哭声停止了。顶层的阳台上有三对夫妇在玩牌。她试图合上百叶窗，好把窗帘拉上，但是丁香树枝卡在窗叶里，她用手指将树枝顶出去，可它们又刺穿进来，她放弃了，来到卧室，卷起窗帘，朝外眺望。屋顶上面挂着一片黑色的天空，空洞而厚重，了无星辰，莫斯卡维茨夫人想着，年复一年地看不到一颗星辰。

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睡眠中度过，她从未想过自己会需要如此多的睡眠，无论是夜晚还是白天，而且睡得愈多，睡觉时就愈警醒，对声音也愈敏感。破晓时分，波斯紫丁香上的鸟儿就会在她敞开的窗外叽叽喳喳，奇怪地叫着。勤劳，早起。精力充沛得要命的主妇们会以她们沉重、暴裂的拍打地毯的声音迎接朝阳。收音机播报的早间新闻随处可闻。旧货商一早就会街前街后地转悠，用扬声器高喊："收购废品！"锤子的敲击声、电锯的长鸣，从最后那栋需要修缮的公寓楼传来的砖头砸落到地上的声音。整天音乐不断，

到下午这种合声中又汇入电视里的各种声响。一直是这样吗？她不记得了，或者在她不在的漫长几月中发生了某些事情，某些导致这种袭击的事情？通常莫斯考维茨夫人要花去一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入睡，然后她的睡眠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又会爆发出新的声响将她吵醒，有时她会走上阳台，大喊“安静！”但是现在邻居们不再理会她的喊叫，甚至不会走近窗户或阳台看是谁在喊。只有像自己庇护神一样凭窗守坐的波尔蒂夫人会打电话过来宣告她听见了喊声，抱怨自己的不幸。尽管睡掉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莫斯考维茨夫人还是会在做饭、刷碗、洗衣服的当儿时时感到疲惫困倦。

在岁首节[①]前一天，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给医院打了电话，但他们帮她接通病房后，一个护士接了电话。一听到她的声音，莫斯考维茨夫人高兴地喊出来：“苏茜！你好吗？我是约兰达。”

“我能帮你做什么？”苏茜问。

“大家都好吗？医院情形如何？”

“好，”苏茜说，“你想跟谁讲话？”

“罗莎呢？她回来上班了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回来了，”护士说，“要我给她带个口信吗？”

“不用了，雷恩是不是在那儿？”

“不，他值晚班，你要什么？”

“弗里达呢，她还在医院吗？”

“在，她现在正在做理疗，我没有时间说话，有工作要

① 岁首节——即犹太教中的新年。——译注

做。”

“请代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莫斯考维茨夫人请求道。

“新年快乐，”护士说着挂断电话。

莫斯考维茨夫人久久地坐在电话旁边，试图想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她和住在医院里的约兰达有什么联系。医院里的约兰达存留下的都被装进了那只衣箱和那些硕大的塑料口袋，它们在她回家的那一天都被她推进了屋角，直到现在她依旧不敢碰它们，但是，那个地方的信使，原先急速消退过，此时在敲击她的记忆，朝前推挤，站到她面前，就像一个长途旅行回来的老熟人，向她传递另一个约兰达的形像。对从前的追忆就像一个被发动的装置运转起来，再也无法停下来。如同那株以污水为生的丁香树的枝条，它们在窗叶间生长缠绕，朝阳台慢慢侵入，先前的自我张开双臂要来拥抱此时的新我，仿佛期间什么也不曾发生。

院子里传来的剪枝挖土的声音惊扰了她的午睡，她起床，披上一袭晨褛，来到阳台，透过百叶窗朝外窥觑。她什么都看不见，但她毫不怀疑声音就是来自那边，她喊：“安静！”一个男孩动了一下，现在她的视界里，他倚着锄头，抬头望着四楼，用手挡住刺目的阳光，搜寻喊声的源地。立刻她喊了出来：“拉扉！”把手伸出窗叶挥着，好让他看出她的所在，他的弟弟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举着那把巨大的树剪，他站在拉扉的身边，也抬头望着那只在阳台窗外挥动的手。现在她心里不再有丝毫怀疑，“拉扉，是你吗?”莫斯考维茨夫人喊道。男孩没有反应，“我是约兰达!”她喊，“你还记得我吗?”

对面楼里的一个邻居叫道：“安静！安静！”她知道有人

在模仿自己。

两个身影从她的眼前消失了，她又听见他们在院子里干活的声音。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到卧室，回到床上，但是她知道她现在再也不会入睡了。这样一个巧合带来的强烈的惊讶，也许还有焦渴，让她的心跳沉重起来，她记起在那个遥远的日子，她是如何地沉浸在自我深处。她躺在病床上，设想回家，设想自己如何赤裸地躺在床上，不顾夏天的酷热，拉过白绒被盖上，记起羽绒被那起初有些陌生的触抚，一点一点地触入她的体温，抚平腹部的皱褶，裹住她的胸房，在她体内缓缓流动，在她僵死的肉体上激起新的活力，那种彼时将她湮没的醉意，那种她说不清是真正的快乐抑或不过是欲望的醉意。

电话响了，波尔蒂夫人说："刚才是你在喊，和人说话，对吧？他们吵到你了？坐到厨房去，那样你能看见我。"

"我累了，想睡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为什么不安空调？那样就能关起来，一整天屋里都会凉凉快快的，就像我们这样。"

"你知道我的腿有毛病，我不行，那样会长风湿病。"

"波尔蒂喜欢空调，因此就能关起门，就能满屋子凉快。我不喜欢这样，我希望什么都开着，我喜欢噪音，因为它总是热热闹闹，总是有很多人在外面，他说：你疯了。现在他又想送我去巴特——亚梅，他不愿意我在家里。他有一个女人，我知道。"

谈话结束后，莫斯考维茨夫人从冰箱里拿出一罐苹果汁，坐到厨房的桌旁，穿过阳台门，她看见波尔蒂夫人打开窗户，慈爱地呼唤垃圾箱边的猫。她听见年轻的邻居在楼梯

平台和某人说话，语气颇不友善。莫斯考维茨夫人起身走近前门，从窥孔朝外窥探。年轻邻居站在那儿和拉扉争吵，她奔进卧室，披上晨衣，打开门。两人都看见她。拉扉立即垂下眼帘，他上身赤裸，大汗淋漓，短裤也是汗渍斑斑，他手里握着一个拖把，脚边放着桶和抹布。

年轻邻居对她说："把你的证明拿给我看。"

拉扉从后裤袋里掏出钱包，从里面拿出一张破破烂烂的证明递给年轻人。他带着一股老练的神色研读片刻，又把它还给拉扉。

"你要他干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你怎么让阿拉伯人来这儿干活? 有一天她会拔出刀来杀死个把人的。"

"他是好人，我认识他很久了。"

"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这个星期才开始在这儿干活，"年轻人说，口气咄咄逼人。

"我在别的地方认识他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放他走。"

"我要同房管会说去。"

"我也要同他们说，让他在这儿干活，"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不管怎样，他在这儿转悠不安全，"年轻人说，"前些天他们还揍了一个在伊本——格维若街道一个工地干活的阿拉伯人，他去店里买冷饮，几乎被他们杀死。"

拉扉的弟弟蹦上台阶，站到他身边，气喘吁吁，他的眼睛在拉扉和邻居两人之间急切地转来转去。

"他是谁，"邻居问拉扉。

“这是他弟弟，”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为什么要替他回答?”

“他是我弟弟，”拉扉说，“是这儿的花匠。”

邻居扮了一个鬼脸，失望地扬了扬眉毛，转身背对着他们下楼了。拉扉的弟弟用阿拉伯语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拉扉简短地低声回答之后，从桶里捞出抹布，拧干系到拖把把上，好像声明他要继续干活和了结此事的决心。

“拉扉，你怎么样? 我很久没见你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我不认识你，夫人，”他说，“我以前从未见过你。”

“在G医院，你在那儿工作过，你不记得约兰达，不记得她总是帮你?”

“我从未在医院工作过，也许是别的什么人，”男孩坚持说，不敢与她对视。

有一刻疑虑爬进她的心里。难道是记忆在欺骗她? 也许根本就是她的想象，也许是别的女人的记忆，就像一个来自从未存在过的想象中的过去的幽灵一样，侵占了她的脑海。那个弟弟又用阿拉伯语说了些什么——她还记得他的歪嘴——她对自己头脑清醒的信心回来了，平台上其他公寓的门拉开了，邻居们站在那儿看着，听着。

“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愿意好好想想?”莫斯考维茨夫人问，她提高嗓门以使邻居们都能听见，“你知道我只想为你好，我在医院认识你的，你在那儿工作，我还知道你是个好人，喜欢帮助别人。不久你就要进大学学习，而且一定会成功，因为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我这么说，因为我当过老师，而且你会成为好医生，帮助病人，大家都将喜欢你，敬重

你。

男孩的脸上突然闪过一阵战栗，这与他年轻的年龄不相称，他垂下头，她看见他眼底的泪光。拖把从他手中滑落，掉在扶手上。他飞快地转开身子，站到保险箱旁边，脸冲着墙，右手捂着面颊，汗淋淋的肩膀忍不住地颤抖。他弟弟一瘸一拐地走上去，抓住他的胳膊，用他奇怪的、尖细的声音说："拉扉，拉扉，"兄弟两人谁更坚强是一望即知的。

莫斯考维茨夫人对拉扉说："进来，我去给你拿点儿喝的。"

他连忙走进她的公寓，他弟弟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她把他们领进厨房，拿了一瓶凉水和两只杯子放在桌上。拉扉坐下，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把脸从她的注视下转开，然后他给自己和弟弟倒水，两人静静地喝着，最后他说："十分感谢，夫人。"

"你怎么跟我说这些，拉扉?"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你不愿意去想医院里的我？你生我的气?"

"我从没有在医院工作过，"他说，"我擦楼梯，我弟弟在花园里干活，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一直叫我拉扉，可那不是我的名字。"

"也许你可以帮我做点什么？我付你钱，你每周来擦楼梯时，帮我把垃圾送到垃圾箱去，因为我无法下楼，你知道我的腿是怎么回事。"说完她提了一笔钱数。

"我可以帮你弄整个房间，"拉扉主动说，"整个地方都会干干净净的，你会看到我活干得不错。"

"我有一个做清洁的女工，"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多年来她一直在帮我做。"

“那好。”

“但是你每周来擦楼梯时，到我这儿来，我把要拿下去的垃圾给你。”

“多谢，”拉扉说，“今天有吗?”

他兄弟两人站起身，她指给他看垃圾桶 ，他拿出里面的塑料袋。他和弟弟正要走，可她叫住他，让他等她去拿钱。她手里拿着钱回来时，说道：“别在意，拉扉，清洁工作不是脏活，甚至连垃圾都不脏。只有人，人的心灵才有干净肮脏之分。你是个干净的人，这才是重要的。”

“谢谢你，”拉扉说着走到楼梯平台上，手里拎着垃圾袋，尽管泪水已经干了，眼睛仍然避开她的。

“还有一件事，”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跟我来一下。”

他把垃圾袋靠墙放在保险箱下面，随她走进公寓，他弟弟跟在后面。她来到阳台，让她看伸进里面和百叶窗窗叶纠缠在一起的波斯丁香树枝。

“我剪不了，以前我用剪刀剪过，现在它们剪不断了，太粗，也许你可以用你的大剪刀来剪?”

拉扉用阿拉伯语对他弟弟说了几句，那孩子就转身去了平台。

“这树不好，是从阴沟里长起来的，不卫生，最好是把它整个砍掉。没有人需要它，它只能带来尘土和疾病，为什么不整个砍掉?”

他摊开手表示此类规划不是他能做主的事，“只有楼管会的人说了才行，”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可以做。但必须是楼管会的人让我们做。”

他弟弟拿着修枝剪回来，走近阳台窗户，剪去侵入进来

的树枝，然后他迅速地爬上他从阳台角落里拽出来的一架梯子去剪更远更粗的枝条。现在，她可以卷上百叶窗，把窗帘拉向两边，敞开阳台正面的大部分。

等他们出了公寓，她再次从窥孔向外窥视，她看见拉扉提着垃圾袋下楼去了。一会儿后他回来，开始用劲地擦洗她门前的平台地板和下面的台阶，直到他擦到下一层平台，从她眼前消失。院子里剪枝和锄地的声音再次响起。她走上阳台，看见拉扉的弟弟把剪掉的树枝、拔掉的荆棘杂草耙到一起，堆到后一栋楼的篱笆旁边。拉扉显然干完了自己的活，来到院子里加入到弟弟的活中。兄弟两人把树枝装满红色的大塑料袋，拎到公寓楼的一角。当他们把所有的树枝都搬走之后，拉扉拧开院子里的水龙头，俯身弯腰用手捧水浇到头和眉上，洗完脸、胳膊和胳肢窝、胸腹之后，又把脚举到龙头底下，用手擦洗着，他的弟弟坐在地上看着。拉扉洗完之后，关上水笼头。他弟弟站起来，蹦到楼前看不见的地方，拿了一只塑料袋回来。他从袋中拿出一条毛巾递给拉扉。他擦干全身之后，把毛巾搭在肩上，抬起头，逆着强光的眼睛眯缝着。在把院子周围各楼的正面扫视一遍，他站在丁香树的一侧，脱下短裤，只穿内裤。他从塑料袋里拉出一条牛仔裤，飞快穿上，套上衬衫，把脚插进凉鞋。然后他开始把弟弟推向龙头，但是那孩子躲开了。或许他在说服弟弟洗洗，但没有成功。拉扉朗声笑起来，一次次地试图把弟弟推向龙头，但是每一次他弟弟都闪开了，一边还做鬼脸，大笑，声音又高又尖，他们的笑声回荡在院子里，莫斯考维茨夫人站在阳台上，透过拉开的百叶窗久久地望着他们像两个小孩子一样嬉笑玩闹。有一会儿她觉得他们的笑声有些恶意。从窗

户和阳台望去，她发现对面楼里的一些人也在望着楼下。拉扉和弟弟抬头仰望她的阳台，她不知道他们能否看见她，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笑声还在继续，莫斯考维茨夫人疑心他们是在嘲笑她。

最后，他们拾起包裹、工具，走出院子。她走进更加空荡，更多地向外敞露的公寓。下午噪音的袭击开始向屋里弥漫进来。

第十一章

大约两个星期后的一个正午时分，门铃久久地响起来。等她起身朝门走去时，铃声又响了，这一次更加有力。阿德拉站在门口，肩上挎着手袋，手里拎着一只大大的塑料袋。一阵强烈的汗酸味混合着香烟和汽车尾气的气味随她一起飘进来。她径直走到厨房，从塑料袋里拿出几只裹着的玻璃杯和一只小金属锅放在桌上，随后她从冰箱取出一瓶凉水，倒了一些在杯子里，点着一根烟，四下搜寻烟灰缸。由于公寓里没有烟灰缸，她就用一只从碗橱里找来的玻璃茶托代替。

“我敲门的时候你在睡觉?”阿德拉问。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这个时间?”

“我总是感到累，不得不睡觉。白天夜里我都睡不够。”

“这不利于健康，会长褥疮的，你的身体会不再运转，你会再也动弹不了。你想死吗?”

“死要来，就会来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不怕。”

“你是怎么了?”阿德拉斥责她，“上次我在医院看见你时，你还是那样坚强快活。”

“疲惫在吸我的血。”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胃口呢?”

“不太好。”

“我们一起吃午饭，我带来了一些自己做的吃的，我们都喜欢的。”

阿德拉起身走近炉子，点燃一个煤气灶，把阀门拧到最小，再把小金属锅放在上面，锅里放着肉丸和番茄酱。随后她打开一层碗橱，拿出莫斯考维茨夫人的一只金属锅，把玻璃盘里的填馅的辣椒和炖蔬菜倒进里面，她加进一点水，把锅放在炉眼上，点燃火。做这一切时，她动作迅速而自信，就像是这家中的一员，对厨房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只小橱都了如指掌。她留在炉子前，站在那里守着食物以免烧焦，不时地搅动一下，加上点水。

“你来之前为什么不来个电话?”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我知道你会不同意。”

“我高兴你来。”

阿德拉摆好两人的桌子，又点上一支香烟，等着食物烧热。

“你应该有人帮忙，”阿德拉在烟幕之后说道，“一个女工来帮你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

“我有一个清洁女工，她一周来一次，我让他们送货上门，对我来说这就行了，我能对付。”

阿德拉关掉一炉火，往每人的盘子里拨了一只塞馅辣椒，“祝你胃口好!”她说。

“午饭后我要给你一个惊喜，”阿德拉说，她瞅着莫斯考维茨夫人吃，“你瞧，你还是有胃口的。”

“它十分可口，”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像以前的饭。”

等她们吃完了辣椒，阿德拉又端来肉丸和炖菜。

“你不该为我这么辛苦。”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为什么？我高兴。我不得不来特拉维夫，然后我就对自己说：我最好去看看约兰达，看看她过得怎样。你答应过保持联系的，你记得吗？”

“记得，雷恩后来还为我把地址给你冲我大喊大叫的。”

“当然，”阿德拉说，“他担心这样会碍他的事。”

“什么事？”

“你不知道？他有一个同伙，一个狡猾的律师，冒牌的法学博士，戴着一顶礼帽，留着一撇胡子。他们的眼睛盯着那些没有家的出院病人，他们去家里看望病人，用各种各样的故事吓唬他们，一个人生活如何危险，劝说他们把房子签到自己名下，把他们送进串通好的养老院。病人往往不知道签的是什么，可怜的家伙们，不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我认识一个女人，可怜的人在那儿，她几个月就死了。他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动物一样，饿他们，让他们脏着，甚至打他们。他们只盼病人死了好把床空出来让给底下的牺牲品，可怜的女人们怎么办？她们什么都没剩下，无家可归，她们只得乞求怜悯，而那帮人恰巧没有怜悯心，他们只对一样感兴趣，那就是钱。他们甚至连医生护士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你的雷恩，很多人掉进了他的陷阱，不久他和他的同伙就会给抓起来投进监狱的。但是到那个时候，会有多少可怜无辜的受害者在那个地狱里死去？”

“他会说各种甜言蜜语，恭维一个女人，许诺让她重新年轻……”莫斯考维茨夫人笑着说。

“他是个令人厌恶的家伙，一个女人如何忍受和他在一起?”

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作声。

“你不同意?”阿德拉问。

她们吃完饭。阿德拉把盘子堆到洗涤池里，擦干净桌子，说：“现在我们要喝咖啡。”

“我再不能喝咖啡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不喜欢那味道。”

“难怪你整天想睡觉，我要给咱们冲真正的咖啡，你会发现自己喜欢它的。”

她立刻找到了咖啡袋，自从莫斯考维茨夫人回家那天起它就在那儿没动过。她打开袋嗅了一下，显然味道还令她满意。然后她找来咖啡壶，把咖啡和糖一起煮开，倒出来，端着杯子和那只她拿来做烟灰缸的茶托走进起居室，在沙发里坐下来。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她对面的那张垫高的扶手椅上，喝着味道有些奇怪但还不坏的咖啡。阿德拉燃着一支烟，把她的大手袋放在膝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只皱巴巴的信封。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她死的前一天，她要我从家里把照片带来给你，以便让你能记住她。”阿德拉说。她从信封里抽出一叠照片，摆在莫斯考维茨夫人前面的桌上，然后静静地注视着她，一边吸着烟等她看那些照片。莫斯考维茨夫人拿起它们，照片旧了，有些已经退色和撕坏了。

二十岁左右的艾勒格拉，又高又瘦，穿着一件短袖浅色的洋装，黝黑的肤色十分明显。她的黑发曲卷而浓密，几乎与中国女人无异的倾斜的眼睛，含着迷惘的笑意，突出的颧

骨赋予她的面容一股肃穆而神秘的神色。

“真漂亮。”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十五岁的少女艾勒格拉，站在另外两个搂着她的肩的少女之间，在古老国家的一家公园里的一张快照，照片太模糊以至于都看不出她的面部特征。四十岁的艾勒格拉，已经看得出像她生命晚期的样子，头发没有以前卷曲，剪短了，脸比以前圆，但还光滑，眼光疑惑。

“如果你同意，”阿德拉说，“我想让你把这张给我，我特别喜欢这张，我一张她的照片也没有。”

莫斯考维茨夫人又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然后她把它放在阿德拉面前的桌上。阿德拉说：“你可以看出她有多好。”

“而且漂亮。”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三十岁的艾勒格拉，站在一个大约六十岁瘦削的男人身边，男人穿西装打着领带，坐在一张轮椅上，他头发半秃，窄窄的胡子就像是画在唇上的一条线。她的手放在他肩上，几乎没有接触，好像她怕给他再加负担。轮椅的另一边是两个年轻一些的男子。其中紧挨着轮椅的那个，看着和艾勒格拉相像，好看的样子。

阿德拉说：“那是她一生都在照看的生病的父亲，那两个是她年轻的弟弟。”她的手指指在照片上，指甲有一道黑边。“这是那个傻子，”她指着两个中更好看的那个，“这个是马克，那个罪犯。”

莫斯考维茨夫人看不够艾勒格拉；看不够这张整个家庭照片上保留下来的她眼睛和头发的亮黑；看不够她脸上明朗的笑容，那种安详纯真的笑容；看不够她转向轮椅的颀长脖颈和那只轻轻搭在父亲肩头的手。

“他要同我打官司，”阿德拉说，“可我不怕他，我一切都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光明磊落，他必输无疑，还得偿付律师开庭费用。你也替我签了字，她告诉你关于我的事，你亲眼看见我为她做的一切。不管早晚，只要她需要，我立马就来，直到最后。我用沐浴和按摩帮她维持生命。她的身体保持年轻，即使是最后，她全身长满褥疮，浑身都是，包括女人的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除非你看见，你不会相信的。一切都如此年轻、美丽，直到最后。我还操办了丧礼、墓碑，所有事情，那是她想要的。

艾勒格拉是小姑娘的时候，鬈发耷在额前系一条黑色校服围兜，抱着一个布娃娃，以母性的关怀低头看着它。

电话响了，阿德拉起身去接。莫斯考维茨夫人猜是谁打来的。她听见阿德拉说：“我是她的朋友，等一下，我去叫她。”

“你应该看看当它们看见我在阳台上的时候是如何欢蹦乱跳的。”波尔蒂夫人说，“它们如此的喜欢我，我从屋里给它们扔好吃的。”

“我现在有客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们坐在厨房里的时候我看见她了，”波尔蒂夫人说，“你们一起吃饭，她到你家已经好一会儿了。”

“再见，波尔蒂夫人。我晚点再跟你聊，现在我得去陪客人。”

“我也要去看看我的猫，但是我出不了门，你能听见他们叫我吗？贝——蒂，贝——蒂……”

“再见……”

“波尔蒂有女朋友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挂上电话，回到起居室。

“你的朋友?”阿德拉问。

“一个邻居，这可不行。”莫斯考维茨夫人拍打着太阳穴。

“你疼吗?”阿德拉问。

“疼我已经习惯了，但是我感觉虚弱，总是极其疲惫，没有力气，浑身都要散架了。也许你的按摩会有帮助?”

“什么话，你的血液会重新流动，身体会苏醒过来，你会感觉自己活生生的。”

“你愿意现在就做吗?”

“刚吃完饭做不好。”

“那什么时候?”

“哪一天我来给你做一次，让你看看是怎么回事，”阿德拉说，“但是一次效果不会持续多久。你应该考虑有规律的治疗，那样我们两人就需要订个协议。”

“就像和艾勒格拉那样?”

“对。”阿德拉说，“想想吧，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可以以后再详细谈。”

五十至六十岁之间的艾勒格拉，和在医院的时候没什么两样。拍的是从肩往上的部分，她的头发开始变灰，短短的，梳在耳后，脸上是无力的侮慢的表情。看不出来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但她的眼睛没有看着镜头，眼里流露出一丝不满，仿佛她是违背自己的意愿被说服拍照的。

“你有什么要说的?”阿德拉问，“我去洗盘子，与此同时你可以考虑考虑我的提议。”

“包括公寓和别的一切?”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你先考虑一下，”阿德拉说，“看看是否值得。”

她轻快地走进厨房，立即传来了放水的声音和洗涤池里锅碗相碰的声音。一会儿之后，她回到起居室，在毛巾上擦干净手。“你的腿会重新有力气的，”她说，“你将不再需要拐杖，你将能够下楼，到外面去。”

阿德拉终于留下很快联络的许诺走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拿着那叠照片，去躺下休息。在床上，她一张一张仔细地看着，从里面挑出最好的几张。她久久地凝视着那张艾勒格拉眼睛转向一旁，眼底流露出抗议神情的照片，那神情里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对厄运甘愿的屈从。莫斯考维茨夫人阖上眼睛，手无力地垂到床上。毫不费力地，她在记忆里唤出了艾勒格拉，就像她从前在想象中朝她显现一样——背冲墙站在最后的那间屋里，手遮掩着袒裸的躯体。在门开关的刹那从走廊射进来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她短发的头上投下一环光晕，她的眼睛因躲避眩目的灯光，转向屋里昏暗的一侧。

下午迟迟醒来时，莫斯考维茨夫人发现睡眠对她的裨益。疲倦消失了，她感觉身体强壮了些，从外面冲进她公寓的号声和其它噪音也不似以前那样令她恼怒。她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晨衣，坐在厨房照阿德拉的样给自己煮咖啡。电话铃响了，通过敞开的阳台门她看见波尔蒂夫人站在窗前，朝她挥舞着电话筒。

“每天在他出门之前，他都想带我去看我的猫，去街上散步，”波尔蒂夫人说，“只要我穿老太婆衣服。我为什么要穿老太婆衣服？现在波尔蒂讲话。”波尔蒂先生的声音从线

的那端传来："你好吗？莫斯考维茨夫人，我希望还不错，贝蒂今天都做了些什么？她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扔下去喂猫，鸡蛋、冻肉、蔬菜、奶油，里面所有的东西，家里什么吃的也没剩下，院子里到处是垃圾。我一回家，就有邻居冲着我喊：'瞧瞧贝蒂今天干的事，瞧瞧她怎样从阳台上扔东西。'我亲自去打扫院子，不得不这样，是吧？那么多猫在楼下，不只我们的，还有从各处跑来的，都在院子里撕咬拖拉。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堆，脏成那样你总不能拿回家吧。"

"也许多让她出去会好些？"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她心肠热，不能成天给关进屋里。"

"我对贝蒂说：'早晨，在我工作以前，我们可以去街上走走，去垃圾箱那儿看她如此喜爱的猫，但是拜托——穿合适的衣服。'我怎么和贝蒂走在街上，而贝蒂只穿着内衣，整个身子都露着，头上缠着烂布？即便是贝蒂在家里，还有人从窗口往这儿瞧，又招手又大笑。我们不知道自重？可贝蒂说：'不穿老太婆衣服。'我问你：'合适的衣服难道就是老太婆穿的？'"

"我能和她谈谈吗？"莫斯考维茨夫人建议。

"贝蒂现在在阳台上和猫说话。请你等一下。"

他放下话筒。莫斯考维茨夫人听见他远去的脚步声和他哄贝蒂离开猫来和她说话的声音。

"你让他讲他女朋友的事了吗？"波尔蒂夫人问，"他说他去工作，可他退休了！退休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他整天和姑娘们在一起，而我关在屋里，门上了三道锁，要出去是不可能的。我无事可做，这样哪怕是健康人也会给闷出病来，我现在已经得了精神抑郁这种毛病了……"

“他会每天陪你出去，但是你要穿他叫你穿的衣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就像一个老太婆那样？我怕丑。”

“难道你还年轻？你老了，我们同岁。我穿你那样的衣服吗?”

“我们不是同岁，我还没老，”波尔蒂夫人说，“我只是比你胖，因为老是在吃，我停不下来，因为给关在家里无事可做，不久我打算节食。”

“你说过一千次你要节食，结果什么也没有。”

“那些衣服我穿都太小，”波尔蒂夫人说，“这回我真的要节食，明天早晨就开始。”

“你就没有大一点的衣服?”莫斯考维茨夫人问，“我给你，我有一些好货色，如果我穿合适，你也就可以穿。你愿意穿吗?”

“如果它漂亮的话，”波尔蒂夫人说，“你不怕我毁了它?”

“没关系，我已经不穿它了，我又出不了这房子，庆幸你的腿好，有力气出去，还有一个好男人带你散步。”

“你要给的那件是老太婆衣服吗?”

“叫他来接电话，我让他过来拿。”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看到了吧?”波尔蒂先生说，“没有能谈话的人，贝蒂又不好。”

“我要把一件适合她的衣服给她，你带她上街的时候她会穿的，她答应我了，你过来拿吧。”

“太感谢你了，莫斯考维茨夫人，我几分钟之内就过来。”

她挂断电话，来到卧室里放衣箱的地方，箱子自从她出院回家的那天被推到屋角就没动过。她犹豫了片刻，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把衣箱拉过来打开。洋装、便装和内衣叠放在一起，和最后一晚雷恩给她装箱时一样。她掀起了几件衣服的一角，直到找到她为波尔蒂夫人选定的那件洋装。那套有洗不掉的污点的洋装，她把它拽出来，扔到床上，再阖上衣箱，把它放回屋角。然后，她叠好那件衣服，等波尔蒂先生过来。

他们从没有来过她家，她也从未拜访过他们，直到现在她也没有面对面地同他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说过话，只通电话。几年前他们搬来住进下一个门洞，在四楼，与她的公寓相对。一天，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厨房阳台的绳上晾衣服，波尔蒂夫人从窗户中看见她，喊她并向她要了电话号码。立刻她就打电话过来。从那时起她几乎每天同她通话，有时一天几次。起先她丈夫还为妻子有电话胡说向她道歉，后来有时也加入到谈话中来。那时候波尔蒂夫人还被允许出门，莫斯考维茨夫人有时候看到她在院子里走动，长发披散在肩头后背，穿着古怪的衣服，在垃圾堆旁边又喊又叫地同猫玩耍。

他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铃。她开门后，他同她握手。看到她的拐杖，他脸上浮现一抹失望而慌乱的表情，“不会总是这样的，”波尔蒂先生说，“只有开始这一段。”

“很快就一年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他是个瘦小的男人，长着一张相当精致的脸，戴一副双光眼镜，稀薄的白发一丝不苟地从汗水晶莹的头顶梳向后颈。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在我家有空调。”他说。

“对我的腿不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她客气地请他坐下，但他有礼地向她道谢，解释了自己拒绝的理由，“贝蒂一个人在家。”

她把衣服拿给他时，他惊叹于它的美丽：“不能是白送吧？这么贵重的东西。或者，我出钱？”

“不，算件礼物吧，我不需要了。”

“十分感谢，莫斯考维茨夫人，我很多次要买衣服，我付得起钱，但贝蒂说：‘给老太婆穿的。’没有人能和她说话。现在又有新问题：我去找姑娘。退休的人，在我这个年纪？天大的笑话，不是吗？我有一份半天制工作，给保健品进口公司做帐，在乔治王街。退休金在今天不够用了。我整天呆在办公室里，绝对没有出去过，工作太多。姑娘们！我只爱贝蒂，她是我这一辈子的妻子。请原谅，贝蒂成天打扰你。”

“我也爱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就像一个小女孩，她有小女孩的心灵。”

“贝蒂有病，她好坏不分，”波尔蒂先生说，“冰箱里什么吃的都扔去喂猫，我昨天才去的超级市场。生活对贝蒂来说就像是梦，是幻觉。”

“她有病，可怜的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幸运的是你是个好人。”

“我一直爱贝蒂，但她从没爱过我。从一开始贝蒂就说：‘波尔蒂不好，不会跳舞。’她家境良好，而我出身平平，那她为什么还要嫁给我？我强迫她的？莫斯考维茨夫人，如果不幸，生活就像地狱。”

第二天电话一早就响了，把她从梦中惊醒。波尔蒂夫人站在窗前，穿着那件绿洋装，欢快地挥着手。波尔蒂先生在

电话里说："莫斯考维茨夫人，早上好，谢谢你的漂亮衣服。什么都再合身不过了，可是贝蒂不愿意扣上扣子，整个上身都敞着，连胸衣都没有一件。这样我怎么带她出去?"

"叫她来，我同她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波尔蒂夫人通过电话喊道："太感谢了！你看到它有多合身吗？这是穿去跳舞的衣服，我知道。它真是给我的礼物?"

"是的，"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因为我爱你，而且我要每个人都看看你是多么的漂亮。但是为什么不穿胸衣？你需要胸衣，穿上一件更好看。"

"不，"波尔蒂夫人说，"我不需要，这衣服把什么都绷得紧紧的。"

"那么扣上扣子，别人什么都能看见不好。"

"他们看不见的，只有中间的一点点。"

"现在最新的潮流就是把扣子扣到顶，"莫斯考维茨夫人说，"年轻姑娘们都这么着。"

波尔蒂夫人沉默了片刻。最后她说："我扣上两个，行了吗?"

波尔蒂先生接过话筒："如果贝蒂扣上两个，我就和她到院子里去。"

须臾之后，莫斯考维茨夫人看见他们手挽着手在院子里散步，沿着通向放置垃圾箱的角落的硬面路慢慢前行。波尔蒂夫人的体重的确增加了许多，洋装裹在她肥胖的身上太紧了。她比莫斯考维茨夫人矮了许多，裙裾都拖到了地上。当他们走近垃圾箱时，她从她丈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跑上前去寻找她的猫，嘴里一边发出快活的叫喊。她丈夫站在稍远

的小路上，不安地搜视院子周围的楼群。

艾勒格拉大约四十岁时的侧影，从柔和的脸部骄立着她尖削的鼻子。这是那一堆照片中她唯一戴耳环、抹了唇膏的一张。又一张与她父亲和两个弟弟的合影，她的眼睛直视着镜头，脸上的笑容是莫斯考维茨夫人与她在医院共处的时间中从未见过的。晚年的艾勒格拉：在一张小快照里，坐在一张折叠椅上，也许是在自己家里，头发已经稀落，已经剪短，眼睛费力地眯着想看清远处的东西，双唇微启，仿佛在以她一直沙哑的声音低语：没什么，没事。

那天晚上，莫斯考维茨夫人早早地坐下来给卡甘在Beersheba的家打电话。拨号时她的手指犹豫了片刻，怕万一是他妻子接电话。她决定这一回也是只要听到她的声音她就挂断。确实是她妻子接的电话，但是令莫斯考维茨夫人惊讶的是她听见自己十分有把握的说道：

“卡甘夫人？您好，我曾经和你丈夫一起在G医院住过，我打电话是想问问他现在怎样。他已经回家了吗？”

“没有，他还在医院。您是若兰达（yolanda发成Rolanda)?”

“对，”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好吗？”

“不好，若兰达，不好。他们截掉了他的腿。”

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说话，而在想：是挂断的时候了。

卡甘夫人说：“您不知道会是这样？”

“他们什么时候截的？”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上星期。”

“现在情况如何?”

“他们认为坏疽没有了，现在的问题就看医生是对是错。”

“是因为酗酒?”

“医院的医生说不仅是因为这个。但是我们的朋友，医生，说法不同。我想我也大概明白。我告诉过您会是这样的，你记得吗? 在R医院也有人给他带酒。现在拉撒尔看到它的后果了，也许他会戒掉。”

“我没有给他带过酒。”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您给他钱，”卡甘夫人说，“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也许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样的，嗯，您怎么样? 能走吗?”

“只能靠拐杖，成天一个人闷在家里，十分难受。”

“去有人的地方会不会好些? 老人之家呢?”

“那儿更糟，G医院好一点。”

“多保重，若兰达，我明天去看拉撒尔，我会告诉他我们通过话。他肯定会高兴你打来电话。他有你的电话号码吧?”

莫斯考维茨夫人告诉她自己的号码，“他几时能回来?”她问。

“我不知道，”卡甘夫人说，“也许再过一星期，我们再联系。他肯定会想跟你说话的。在整个G医院，除了那个可怜的不正常的人费希曼之外，他只喜欢你。和你聊聊对他会有好处的。手术后他受的打击很大，现在他对一切都很悲观。很遗憾，你不能去看看他。”

放下话筒之后，莫斯考维茨夫人仍然在电话旁边的凳子

上坐着，令她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个不幸的消息并没有真正触及她的心灵。她越审视自己，就越清楚地意识到她和卡甘之间的恩怨已经了结，因此他们的关系只不过是一场竞赛，他的胜利本是如此肯定，但现在他被击败，跌落下来。他的境况不比她强，甚至更坏。手术之后，他就不再是先前的卡甘，现在他们是平等的。她没有幸灾乐祸，但她有一种正义被伸张的强烈感触。难道可能是她时常对他感到的渴望仅仅源于她想知道两人之间这场竞争的结果和想看到正义被伸张？

她记得他曾经夸口说自己很快就能像别人一样，迈着两条健康的腿在正常的世界里行走。她还记得他凌人的傲慢，仿佛他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夸耀由于误会才临时混迹于G医院这个被他称作地狱的地方的一群活死人当中。他说他们的宣判不适用于他，还说他不属于这个死人的世界，而属于另外那个在外面等他的世界，他的这种虚饰此时看来是多么的悲哀啊，他知道事实。失败根植于他体内，他疼爱地培育它，为自己内心和求生欲望一样强烈的自暴自弃的想法设防。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比在他周围走动的其他死人和他自己多多少活力。上次他们在R医院相遇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他已经屈服，甚至放弃了虚饰。她不再懊悔自己没有理睬他借钱的请求，她与他的命运毫不相干。而且雷恩说过：他们会截掉他的另一条腿。如果真是那样，他就只能囿于一张轮椅之中。难道对于一个靠拐杖走路的人和一个只能囿于轮椅之中的人孰强孰弱，还有什么疑问？

白昼在缩短，白天的闷热潮湿也不再强烈逼人。晚上她

可以盖一条羊毛毯，不久就该盖羽绒被了。房子关闭起来，外面传来的噪音小了，噪音和闷热不再惊扰她的睡眠。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她在床上度过。但是，睡眠依旧无法减缓她极度的疲惫。

一天晚上，她坐在电视机前昏昏欲睡，这时，电话铃响了，是雷恩。一开始她没有听出他的声音。他很吃惊，或许有受侮的感觉：

"约兰达，你已经把我忘了吗?"

"我们从来未在电话里讲过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电话里的声音不一样，你是在医院打来的电话?"

"对。"雷恩说。

"你今晚值班?"

"对，我值晚班。我想知道你情况如何? 感觉好吗? 你是怎么对付的? 这么久之后再独立生活感觉如何?"

"我已经忘了自己曾住过医院，"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都过了这么久了。你好吗?"

"我无法跟你联系，我出了些个人问题。"

"你不欠我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间难道什么都没有?"雷恩说。

"我不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但是你打电话来，你不曾忘记我太好了。你有很多病人，不仅仅是我。"

"你不再爱我了?"雷恩问。

"你现在跟我说话就像和你晚上打电话追的那些姑娘一样。"

"你在笑话我? 约兰达，我有些东西要给你。你还记得我们就此谈过吗? 我想见你，我明天可以过去看看你。"

“什么时间?”

“大概九点钟。”

“不行，那时我还在睡觉，我起床晚。”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十点呢?”

“不，对我来说还是太早。”

“我没法再晚了，我中午得回医院。”

“没关系，改天再来吧，等方便的时候。”

“我得带点东西去，给你讲讲条件。”

“什么条件?”

“我为你安排了一个去处。”

“我不需要什么去处，我在家很快活。”

“但是我们说过的，我相信你。现在我已替你把话说了。”

“雷恩，”莫斯考维茨夫人恳求，你过去待我不错，我对你印象也很好，现在我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必须谈谈，”雷恩说，“我不能在电话里给你解释。你不明白像你这种情况一个人住在家里有多危险。我替你担心，难道你不明白？对我来说可不比一般人，你是约兰达！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早晨你什么时候起床?”

“不比十一点早。”

“我会带一个人去给你讲明情况。”

“一个律师?”

线那端有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雷恩说：“阿德拉和你谈过？她已经找过你了?”

“雷恩，”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

如果你来，请一个人来，见到你我会高兴的。但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我无法接待我不认识的人。”

雷恩语气颇不友善地说了声再见，有一会儿她觉得心紧。她在医院的最后一晚，他帮她收拾并拒绝收钱，她拥抱了他，吻了他的脸颊，她相信自己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个性情相投的人。此刻她倾向于相信阿德拉说他为人不讨人喜欢的话，她后悔刚才同他说话太客气，还说自己会高兴见他。

几天之后，他出现在她的门阶上，事先没有通知她说要来。起先看到他熊似的身影，圆呼呼的脸和目光游移的鼓眼睛，她很高兴。后来，当他试图向她倾泻如雨点般的爱的信号和抚摸的时候，她坚决地把他推到一边，说道：“我已不是约兰达，在这儿我是莫斯考维茨夫人。”

“好吧，”雷恩望着她说，眼底有明显的悲哀，“你确实变了，你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女人。你出了什么事？在医院，你年轻，好看得多。最后那天晚上，你留着黑色的头发，脸上化了妆，你还是个相当迷人的女人，记得吗？你还想让罗莎看你有多漂亮。现在你的头发是灰色的，脸也是灰色的，你为什么要忽视自己？在家你不快乐？”

他们在起居室的桌子的两旁坐下，她问：“你的律师躲在什么地方？”

“你真相信阿德拉的故事？她是想在我们两人之间制造矛盾，你不明白吗？你记得我提醒过你她会盯上你的，你已经掉进了她的圈套，还不知道掉进了多深。”

“我什么都没有对阿德拉承诺，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想让她到这儿来照顾我直到死，然后再帮我料理后事，而我将留给她她有权得到的，不管什么

只要是我们协议好的。”

“你想你这样呆在家里还能呆多久？有一天没有别人帮忙你会起不了床，没办法洗漱，甚至冲一杯茶也不得。而且你有什么事，半夜三更地又是你一个人，怎么办？叫邻居吗?”

“我有很好的邻居。”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以为我想从你那儿弄钱？你不相信出于友谊我真的担心你，不相信我爱你？你一直以为我是个贼，是个卑鄙小人，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和老年人打交道的时间是够让我了解他们头脑中所有愚蠢的想法。但是我为你安排了一个极好的地方。你什么都不用答应我，只随我去看看那个地方，那儿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亲眼看看。在那边你会像个女王，在这儿你甚至不能上街，看不到人，看不到一点生活。这儿就像个笼子、监狱。你怎么能这样生活?”

“我喜欢这样。”

“我看得出她确实来找过你，”雷恩说，“你恨我，就像当初你喜欢艾勒格拉，然后你又开始恨她，说她偷你的钱。你不知道什么对你有好处。在医院是谁一直帮你？阿德拉？当你需要东西的时候你叫的是谁？还有别人给过你我给你的东西吗?”

他站起来，绕到她的椅后，开始按抚她的颈项和肩膀，她一把推开他喊道：“我不允许！别这样!”

“你恨所有爱你的人。”

“走开，雷恩，记忆里的一切——都留在了那儿，别毁了它。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在R医院做检查的那天，你说过我们俩有一笔交易，

那就是承诺，我相信了你。在那个新地方我已经答应替你负责，我交了钱。现在，一两个月之后，你总不能告诉我说一切都不一样了，而且仅仅只是因为阿德拉那个骗子的话。再告诉你吧，艾勒格拉的两个弟弟打算把阿德拉告到法庭去，指责她欺骗她，骗走了她所有的财产。等她坐在牢里的时候，就没有人到这儿来，吻你这头蠢驴和叫你与人为敌了，你就会彻底孤单一人。"

"我喜欢孤独，我这辈子孤独惯了。"

"你难道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你不知道当今都会发生些什么？每天晚上都有强盗冲入老年人的家，痛打他们，抢走他们的一切。"

"我有一张特殊的门，保证你打不开。"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别让我笑，约兰达，不存在他们打不开的门，没有他们打不烂的锁。现在有一些特别的工具，开起门来又快又安静，不会让邻居听见。而且你住得高，在顶层，他们可以爬上楼顶从阳台或窗户进来，这对他们简直跟玩儿一样。我说的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强盗，都是那些买毒品的家伙。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他们对老人没有同情心，把他们堵住嘴，捆起来，打他们，弄断他们的骨头，刺杀他们，直到他们交出钱和值钱的东西。以后老人就躺在那儿，极其痛苦地死去而没人知道。即使他们没有马上死，他们也没有力气爬起来，打电话和呼救。邻居们一无所知。让一个虚弱得无法从这帮强盗手里跑开的老人独自留在家里简直是一种罪过。"

"他们对独自生活的老人了解得一清二楚，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几点上床，什么时候闯进来他们不会察觉。我很

抱歉，但是你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世界里，不知道什么对你好。我不是要说服你，你已无法挽回。阿德拉把你套进了她的口袋。你已经签了她的律师为她准备的文件。但是你该知道整个事情是非法的，警察已经在跟踪她。你还可以改变主意，你的签名没有约束力，就像艾勒格拉的签名对阿德拉和她的同伙毫无用处。”

“我没签过什么东西。”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那是你的幸运，也许你还有希望，假如你开始用脑子想事的话。做你想做的，如果你恨我，不相信我，就去找别人，只要你不孤身一人呆在家里，这样最糟。我知道你不想要我，即使是我在那边替你交的钱，我也不要你还了。你怎么会在乎那个傻乎乎的雷恩，那个相信你对他说的话，信任你的话，以为我俩之间关系不同一般的雷恩呢？当你觉得用不着她的时候，你可以把他扔得远远的。可是你没有必要考虑我，你只考虑怎样保住自己就可以了。而且如果你要我帮你，我总是会来的，我将尽我所能就像我在医院帮你一样。”

“你是好人，雷恩，我没说你不是。而且你的确帮过我很多忙，想现在我的生活不同了，跟在医院时不一样。”

他无言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门口。然后，他又返身进屋，冷冷地说道：“你知道去哪儿找我。即使你这样对我，我还将乐意帮你，因为我依然爱你。我没有变，我一直是同一个雷恩。”

他走了许久之后，他的声音仍然在屋里回响。她心里对他所怀的爱又复苏过来，与之相随的是对那个阴影的恐惧，是那个一直不离他左右，有时完全将他遮掩的阴影，那个反映于他多变的情绪，他的谎言、他的行为、他的玩笑和长久

的沉默之中的阴影。在他所有行为举止中有令人怀疑、不安的东西，也有感人至深，惹人同情之处。她知道自己千万不能把财产、命运交赋到他的手中，可她也明了自己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雷恩这样与之心灵相近的人了。她的回家没有带来了结，医院的生活不会就此放过她，就像是入侵部队的前哨，它的信使不断地到来，填充她试图在新生活中保持的空虚。不断围攻她的房子，侵蚀她本希望在房内找到的自主和安全，引导后面的记忆像洪水一样掩将过来。

她发现现在自己越来越多地想起在医院的生活，想起医生、护士和她病房里的女病友。而且不仅仅想艾勒格拉——她的照片躺在她床头几上，她夜复一夜地在入睡前研读它们，仿佛力图读懂一本她不解其语言的书——也想起卡甘和她试图接近他的种种尝试，还有疯子费希曼，死去的塞尼拉和克拉拉，想起她记恨的敌人：护士长罗莎和玛蒂尔达·弗兰哥，可怜的弗里达，精神紊乱的珀拉和娱乐室里友好的一群，甚至那个曾经把殷勤强迫于她的丑陋的沃尔夫和那个给她做头发还她自尊的发型师。也许那的确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她愿意回到那儿去吗？如果她真的回去，那一切都将不同于第一次。或许，和艾勒格拉一样，她会在那儿走向死亡，害怕被送回家里孤独地死去，或者不是怕孤独地死去，而只是怕孤独。雷恩曾经从那儿向她伸出手来，但是她拒绝了，她知道自己做得对，但是与G医院分离的痛苦阻止她接受自己的决定。

第十二章

星期六下午，她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觉得是一个突然的声音吵醒了她，但是门窗紧闭，屋里一片安宁。她坐起来，外面有人在呼叫。她披上晨衣，来到厨房阳台上。波尔蒂夫人躺在院子里身穿那件绿洋装，她的脸贴着坚硬的路面，头周围是四散的血迹。一些邻居匆匆朝现场赶来，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穿着深蓝色运动衣，大喊着让他妻子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来。更多的邻居，包括附近公寓楼里的跑过来围住波尔蒂夫人。头裹在那条永远护住她敏感的耳朵的披肩里的霍恩夫人用手肘推开他们往里挤，一面呜咽地喊道："哦，出了什么事！哦，可怜的东西，哦，我受不了！我不应当看这个！"

"她从她家的阳台跳下来，"穿运动衣的青年说："我正要去扔垃圾，"他说着扬了扬手里的空桶，"我就站在那儿垃圾箱旁边，突然看见她人在半空，落到树枝上，树枝咔嚓给压断了，她就摔在了地上。"

邻居们抬眼朝四楼看，波尔蒂先生站在两扇打开的拉窗之间，手握在窗栏上，好奇地望着楼下聚集的人群，好像这

一切与他毫无关联。

“他吓坏了,”一个邻居说道。

“应该有人上去陪他直到医生赶来,”穿运动衣的青年说,但是没有人从圈子里走开。

“也许是他把她推下来的?”霍恩夫人脸上表情恐怖地说道。

“我没有看见他,”穿运动衣的邻居说,“我不知道。”

“她总是尖叫,”霍恩夫人哀痛地,“他就揍她,想杀死她。”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隔壁楼里的一个女人呵斥她,“她有病,”她说着拍拍自己的额头,“他控制不住她。”

“她和莫斯考维茨夫人是朋友,”霍恩夫人哭丧着声音说道,也许在暗示某桩可能的罪行,“他们总是打电话聊天。”

这次他们又一齐把眼睛投向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公寓,投向她站着的阳台,审视她的脸。她避开他们的目光,抬头望着波尔蒂先生,他感到了她的眼光,把脸转向她。阳光照耀在他眼镜片上,下面的眼睛都看不见了,他看起来就像一个盲人。

救护车的医护人员走进院子,他们中的一个径直走近波尔蒂大人,去试探她是否还有呼吸,他看看自己的同事,摇了摇头。他们让人群离开尸体站到垃圾箱那边去,空中传来一阵汽笛的哀鸣,渐渐地近了,停下来。三个警察沿着铺面小路跑过来,弯腰看着波尔蒂夫人,一面低声地商量。穿运动衣的青年人指给他们看那个波尔蒂先生站在那里朝下俯看的阳台,在一个警察从不同角度给波尔蒂夫人拍照的同时,另一个笔录另一个似乎是负责人的话。医护人员站到一边,

直到负责的警察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才返回街上，抬着一付担架回来。他们抬起波尔蒂夫人，把她放到担架上，抬出了院子。

□□□□邻居们站在那儿，又说了一会儿话，不时地抬头看看波尔蒂先生，他还站在阳台上的那个地方一动不动，脸上也依旧是那副有教养的好奇的表情。最后邻居们散开各自回家。莫斯考维茨夫人看见波尔蒂先生离开窗栏，沿滑道将中间那面窗户推上直到它与两边的合紧，又放下整个阳台的百叶窗。此后公寓的其他房间的窗户也一个接一个地关起来。她久久地凝视着沾染在波尔蒂夫人去看猫的路上的血迹。

整个黄昏她一次又一次地望向对着厨房阳台的公寓，但是她没有看见灯光，弄不清楚波尔蒂先生是出门了还是在黑暗里坐着。

看电视的时候，她昏睡过去。午夜之前，就在隔壁楼里通常响起波尔蒂夫人的尖叫声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将她吓得立即清醒过来。她起身去接电话，但是她还没来得及拿起听筒，铃声就停了，关掉电视和起居室的电灯之后，她走进卧室，电话又响了，她走过去拿起听筒，但没有声音。她叫："喂！喂！是谁?"但无人回答。她放回听筒，来到厨房打开阳台门，波尔蒂先生的公寓依然漆黑一片。

她爬上床拿起艾勒格拉的照片，却无法集中精神，不断地侧身倾听电话的动静。最后她熄灭床头灯，却无法入睡，她睁开眼睛躺了很久，她又起来，走进厨房，烧水给自己冲了一杯茶。她相信茶的力量能将她的神经平息下来。她不慌不忙地喝着滚热的茶水，试图让心思远离昨天的恐怖。喝完

茶之后，她又看了看波尔蒂先生漆黑的公寓，就回床去了。半睡半醒之中，她又被电话铃惊坐起来。她下床，一把抓起听筒，她把听筒紧紧地按在耳朵上；听见了有人呼吸的声音，“喂！”她喊，“是谁？波尔蒂先生，是你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在线的那端可以听见喘息的笑声，“谁在那儿？喂！你想干什么？”莫斯考维茨夫人喊道，然后她静静地听着，几秒钟之后线断了。这次她没有把听筒挂上，而且放在了电话簿上。

再次躺到床上的时候她听见从听筒里传出来的持续拨号的声音。她想起了雷恩给她讲过的关于入室打劫独居老人的强盗的事，她起床去检查门是否锁好，插好。透过窥孔她还看了看，但外面昏黑一片。她揿下靠门的开关，打开楼梯过道的灯，过道里空无一人。她又回到床上。拨号的声音继续撕裂寂静，尖锐，确定得如同最后的判决，通常她睡觉时让卧室和餐厅之间的门开着，此刻她想把它关上，这样她就会听不到那令人心烦的电话的呜呜。但是如果卧室的门开着，她就能从床上看到前门，而且如果她看见在黑暗中从窥孔里透进来一点光亮的话，她就会知道是有人上楼。因此她决定还是让卧室门开着。突然，拨号声换成了断断续续的忙音，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有几个小时天才会亮，揪紧的心才能放松下来。

倦意朝她袭来，她合上眼睛，但是从睡眠一开始织网的那一刻起电话持续的嗡声就不断地撕扯着它，她清醒过来，在床上盯着大门。她抱着在这个时候电话不会再响的希望，下床把话筒放了回去。当她再次躺下并熄灭床头的灯时，窥孔里闪现了一点亮光，她起床，尽量地不让拖鞋和拐杖发出

声响，她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她从窥孔往外探视，外面没有人，楼梯里没有脚步声，平台上也没有开门关门的动静。但是一会儿之后她看见她对门的邻居穿着运动鞋蹦跳着上楼来，就是他平常脱在门外的那双，他走上平台前的最后一级台阶，站住了，弯下腰去解鞋带，然后直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踏上平台，从她眼睛消失了。

她听见他开门关门，又从里面将门锁上。楼道里的灯灭了，她回到床上，倾听隔墙传来的声音，由于他的存在而感到安心。他搬动了屋里的什么东西，走过地板砖的光脚发出沉闷的声音，接着她听见轻柔的音乐，不时地伴有年轻人的哼唱声。她想象他躺在床上收音机开着放在他耳边的情形。这些声音飘进她的耳朵，她精疲力竭的身体终于体味到了一丝轻松的感觉。

电话铃声将她从梦中惊醒过来，等她刚从床上下来，铃声又安静了，与此同时，从墙后传来邻居接电话的声音。她捕捉不住他的话，但从声调听来像情人间的喁喁私语。拂晓的晨光开始透射进来，隔墙的电话谈话也结束了。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入睡，她感到喉咙干渴就起身去厨房给自己再冲了一杯茶。等水开的工夫她走到厨房阳台，寒冷的夜风让她浑身一阵激动。她朝下看着那条路，外面的光线已经足够证明血迹的真实。忽然，两个人影冲入院子，好像在逃避追捕一般，他们来到垃圾箱边，嘴里发出可怕的刺耳的叫声，飞快地把黑塑料的垃圾箱拽倒在小路上，血迹一下子从眼前消失了。波尔蒂家的公寓依然一无动静。

那天上午较晚的时候，她给阿德拉家打了几次电话，但却没有人接。门铃响的时候她希望是那个精力焕发的帮手，

听到了她的呼唤，匆忙赶来相助，就像她经常对艾勒格拉那样。透过窥孔，她看到了一个警察，她拉开锁和插销，但没有取下门链，让门打开一道窄缝。看过警察出示的身份证后，她关上门解下门链，让他进来。警察在沙发上面对着她坐下来，摘下帽子放在身边，随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夹有纸张的金属板。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东方男子，个子高高的，长相相当英俊。他询问了她的健康、日常生活、过去的细节和与他人的关系等有关情况，让她产生了一种欣然的感觉。他在记事簿上的记录，偶尔地插一句话，让她对一两个问题说得详细些，看她的眼神是友善、同情而关注的。她正打算跟他讲自己刚度过的痛苦的夜晚，这时他开始询问她有关波尔蒂夫人的情况。

“你看见她摔下来吗?”他问。

“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走出去看的时候，她已经躺在地上了，可怜的人，地上满是从头部流出来的血。”

“你出去看的时候是怎么知道的?”

“外面的人吵吵嚷嚷的。”

“而他丈夫在他们的阳台上?”

“对。”

“他在干什么?”

“往下看，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吓呆了的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看见你了吗?”

“我不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现在她开始猜到了他问题背后的意图。

“他没有朝你看?”

“他抬了头，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

“你们是朋友，对吧?”

“我一向同情她，她是如此可怜，她有病。”

“而且她丈夫也为此受苦，”警察说，“那样的生活足以让一个人垮掉。”

“当然，他一向对她不错，他爱她。”

“邻居们经常听见她喊他要杀她。”

“她有病，他管她是为了让她不要出门，让她吃镇静剂，而且她不愿意。”

“他跟你说过这样对他有多难吗?”

“他想让我劝她乖一点。”

“你们能见面?”

“不，我们只通过电话说话，她一直打来，一天几次，有时他会接过听筒说上几句，他求我告诉她要乖。”

“星期六在出事之前你和他们通过话吗?”

“没有。”

“那星期五呢?”

“她打过来，聊天，和平时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

“她丈夫呢，他说了些什么?”

“他没有说话，只有她，一直是同一件事，关于她的猫，她如此地喜欢它们而它们也喜欢她。她老是想去垃圾堆里看它们，也许她从那儿跳下去就是想去找猫。她有病，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有时，她丈夫来你家，”警察说完，研判地盯着她的脸想着自己这番话引起的反应。

“他来过一次，我给她一件衣服，以便他们能一起出门，她总穿些可笑的东西，为此他怕丑，她有病。”

“那他没有再来还衣服?”

“没有，我作为礼物送给她的，衣服就留给了她，她就是穿着那件衣服跳下去的。”

“你只单独见过她丈夫一次?”警察问道。

“对，我从未和他们见过面，只在电话里聊天，多少年以来她就站在窗口，我从厨房里看着她，看着她说话。”

“你也从没有去过他们家?”

“没有，从没去过。”

“她丈夫来拿衣服的时候，他呆了一会儿，你们说话了，是吗?”

“他连坐都没坐，拿了衣服就走了，他说：‘我必须走，我不想留下她一个人’。”

“但是他去工作的时候，他还是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对，但是下午她病情更严重，血变得燥热。”

“有人认为是他推的她。可怜的人，也是情有可原，像这样你能过多久，”警察说。

“我知道是谁说的这种话，霍恩夫人，我楼下的邻居，她是个坏女人，以为大家都和她一样。也是她告诉你他来找我的吧，我知道。她总是从门里往外看谁去找谁。”

“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来看过你？它是秘密吗?”

“我没有秘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也许你有些事忘了告诉我，她跟你讲过他的什么？他待她如何?”

“她说过不同的糊话，她脑子有病。”

“别人听见她喊过他有相好，说他有一个女朋友，”警察说。

忽然，一丝自得的笑容照亮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脸，她说起了那次与卡甘妻子在医院的相遇：也许我真是一个女煞星[①]，此刻和当时一样这个想法让她快乐得容光焕发。

“你瞧，”警察说，“你又想起了别的什么。”

“霍恩夫人也对你说了这个吧，说我和波尔蒂？……”

“你离婚都这么多年了，一直是独身一人，没有一个男人，事情并没有什么错，为什么不是呢？他是个不错的家伙，不是吗？”

“我明白，”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他杀她是为了和我结婚，也许还是我们俩共同谋划的？这样我们就得进监狱——我们能怎样呢？我们已经当了二十年的邻居，为什么单单是现在？我们浪费了那么多时间难道不可惜？”

“那么他难道就没有别的女人？他没有向你倾吐过心事？而她也从没有对你讲过这方面的事？”

“你去他工作的地方，在保健品进口公司，乔治王街，去问他们……”

“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你去过吗？”

“没有，他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

“他来拿衣服的时候。”

“他为什么跟你说这个？以你这种情况你没办法去。”

“对，我根本就出不了门，我不能下楼梯。”

---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警察静静地瞅了她一会儿，笑了。“我是来帮忙的，”他最后说道，“不是来伤害任何人的。你说你喜欢她，我肯定你也想知道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对，我刚刚说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如果是他杀她，他就该下地狱，可我不相信。就这么多。他现在在哪儿？在他房子里什么人也看不见。”

“你想和他谈谈？”

“为什么不？我为她和他感到心痛，他在哪儿？你见过他吗？”

“出事之后他还没和你说过话？”

“没有，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来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为别的事来的。”

他把记事簿挨着自己放在沙发上，“你怎么以为的？”他问。

“夜里有人一直打我的电话，可等我拿起听筒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见，最后一个人哑笑声，我整晚都没有睡。”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警察问道，坐直了身子，把记事簿拿到膝上，但什么都没记。

“昨晚，”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昨晚之前，有这种事吗？”

“没有。”

“也许是他，她丈夫？”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很了解他，应该知道他会不会这么做？”

“我整个晚上都没睡着，而且怕得要命。”

“你怕什么？”

“也许有人想知道我是否一个人在家，然后他会闯进来杀死我，把东西抢走，我知道他们怎么对待独居的老人，是那些吸毒的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警察都干什么去了？”

“不要给任何你不认识的人开门，甚至有门链也不行。从门上的小孔看看，如果是你不认识的人——就别开门。”

“但是他们有各种工具，能撬开所有的门。”

他站起身，走近门，“还有别人有这门的钥匙吗？”

“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连那个摔死的女人的丈夫也没有？”

“我看你对我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

“好了，瞧，要打破像这样的一张门需要时间，而且会弄出很大的声音。他们可不喜欢为这种事惹麻烦。你知道怎么打电话报警吧？我会把号码给你写下来的，如果真的有人想闯进来，你就打这个电话，警察立刻就能赶到。另外，关于我们刚才谈论的事假如你碰巧又想起了什么的话，也请打这个电话找我。我很快就会再来和你聊聊，”警察说，他递给她一张纸然后戴上帽子。

“如果有人晚上再打电话来，又不说话，怎么办？我要叫警察吗？”

“如果再有这样的电话，明天上午按我留的电话与我联系。别把纸条弄丢了。”

在他离开之前，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他：“波尔蒂去哪儿了不在家吗？”

警察冲她有礼地一笑，说过再见，带上身后的门走了。

他走之后，她来到厨房阳台上，看了看对面紧闭的公寓、院子和那条小路，警察走进院子，沿着小路往前走，他

盯着血迹看了一会儿接着又把眼光向波尔蒂的公寓和莫斯考维茨夫人的阳台，她冲他挥手，但他没有理睬这个问候，他走近垃圾箱，在那儿再次抬头看波尔蒂的公寓，然后绕过公寓楼的拐角，看不见了。

莫斯考维茨夫人试着给阿德拉打过几次电话，但没有人接。她的不耐烦变成了对这个帮手的气恼，她用花言巧语欺骗了她，妄图觊觎她的财产，但在她身处困境的时候，她却不予答理。她没有胃口，甚至受不了看见食品。尽管她头天晚上几乎没有合眼，那天下午她仍是无法入眠，她下了床，在屋里徘徊，寻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却没有发现任何舒适的去处。脚踝的痛苦又重新折磨着她。她在电话旁边坐下来，给G医院打电话，是病房的护士长接的电话。

“罗莎!”莫斯考维茨夫人高兴地喊道：“你好吗？你现在怎样?”

“你是谁?”罗莎问。

“约兰达!”

“谁?”

“约兰达！你不记得我了?”

“你有什么事?”

“我出院前你出了车祸，所以我无法向你道别，你现在好了吧?”

“谢谢你的关心。”

“大家都好吗？病房和以前一样吗？真是遗憾我不能回去看看，我整天拄着拐杖呆在家里，下楼梯简直就不可能……”

“你想和谁通话吗?”

“雷恩在吗?”

“不在，他值的是晚班。”

“我在医院时很快乐,”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比现在快乐。”

“各人都有自己的麻烦,”罗莎说，“我有工作要做，你还有事吗?”

挂断电话她来到浴室，她崭新的面容从镜子里望着她，头发长长了，变灰了，向上盘成一个圆圆的发髻，用普通的发夹固定住，皮肤没有比在医院时出现更多的皱纹，但是头发向梳露出了下陷的两颊和脖子上的皱褶，眼眶变得更窄了，几乎没有睫毛的眼睑是粉色的，下面的眼袋上交织着细小的，紫红色的静脉血管，但是透过眼眶的两道蓝光依然清晰如故，拒绝与她的疲倦、失眠，重新回到脚踝的痛楚和她认为自己周围的世界被掏空的日渐强烈的感觉同流合污。她旧日的眼睛不屑于她的恐惧。

那天下午很晚的时候阿德拉终于接了电话。

“我一整天都在给你打电话，可你老不在，你上哪儿了?我需要你!”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我明天早上过去,”阿德拉说，“我在工作，一天都不在家，你为什么如此紧张，发生了什么事?”

“别在电话里问,”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雷恩去看过你吗?”

“你来之后，我再跟你说。”

“你考虑我们谈过的事了吗?”阿德拉问:“你同意我们的安排了?”

“我们明天再谈，我的腿也疼，在踝骨那儿，我不能站，只有躺在床上才不疼。”

“由我来照顾一切，你会好的。但是首先我得知道你是否愿意让我给你工作，我要不要把文件带去?”

“好，带来吧，但是你要一个人来，不要带律师。”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谁说过有关律师的话? 我提过律师吗? 雷恩跟你说过我的坏话吧? 我给艾勒格拉带去过律师吗? 一切都是公开的，光明正大，不是吗? 对你也将一样，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我们互相信任，就像两个朋友，两姐妹，或是母女两个，我没有妈妈，你就像我的妈妈，我会像对待妈妈一样照顾你，关心你。”

“我本想让你今天就来陪我一会儿，因为出了些问题，但是后来我想对你来说时间太晚了。”

“我刚刚到家，”阿德拉说，“我很累而且家里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害怕夜晚，”莫斯考维茨夫人说，“电话里我只能说这么多。”

只要从隔壁的公寓里传来一点声音，对她来说等待黑夜的到来就要容易些。每隔几分钟，她就走进卧室把耳朵贴在墙上倾听但是她听不到任何声响。随着夜幕的降临，外面的各种声音也宁息下来，院子另一面楼里的邻居们迫于冬日的寒冷都躲进了自己的公寓，拉上了窗户。晚上，她站在大阳台上，透过窗叶往外看，在那些公寓里她看不到生命的迹象，无从知道里面的灯是否燃着，电视是否开着，而在自己

阳台的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污水丁香摇尾乞怜，冲着寥无星辰的天空晃动着自己像病态的胳膊一样细小、无叶的枝条。

就在十点钟之前电话响了，那时她正在电视对面的扶手椅中打瞌睡。她睡得如此之深、以致于醒来后她有一刻以为是波尔蒂夫人打来的电话。但是很快她就想起来了。拿起电话的那一刹那，她还等待着听见前天晚上那样令人神经紧张的沉默。

“谁?”一个深沉沙哑的男性声音用她的母语说道，“是谁?”

“你是谁?”莫斯考维茨夫人用同种语言反问。

那边有短暂的沉默，然后那个沙哑的声音又说：“你是约兰达。”听她没有作声，他高声喊道：“喂！约兰达!”

“你从哪儿知道约兰达这个名字的?”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我从G医院知道你的，”那个男人说，“我有个熟人在那儿，我经常去看他，我看见过你多次，你不认识我。”

“你想要怎样?”

“想告诉你要小心，多注意自己，别做傻事，告诉你要听好人的话，他们只想帮助你，不会和贼一起去拿走你所有的一切而不给你一个栖身之处。”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你不认识我，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话。”

“我不能和一个连名字都不肯告诉我的人说话，我要挂了。”

“你过去认识艾勒格拉·莱维吧?”

“认识，她是我的朋友。”

“事实是我是拉姆拉的一个邻居，隔壁楼里，我很早就认识她。她本来还可以多活几年。有人存心让她快死，好把她的财产搞到手。你知道是谁？一个坏女人，她欺骗老年病人，把它们和家人分开，在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之间制造麻烦，这样他们就会完完全全依赖她。她骗他们签署一些他们不知所云的文件，接管他们的生活。他们信任她，对她言听计从。一旦她把他们套进自己的口袋里，她就开始给他们各种不是帮他们治病而是让他们完蛋的药物。然后她就通过继承得到一切，现在这一切都暴露出来了，警方正在调查。我认为我有责任在事情还不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时提醒你，我在那儿见过你，知道你是好人，而且是艾勒格拉的朋友，但是显然是出于幼稚，你已经不顾家人的反对答应那个骗子签署文件。”

“艾勒格拉自己让我签的，我本不愿意，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艾勒格拉。”

“她那时已经被她捏在了手心，”那个男人说，“不得不照着那个骗子说的去做。你也将如此，假如你让她插手你的事的话。”

“她对艾勒格拉不错，”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看见她怎么来照顾她，为她做各种事情。”

“这是你那么以为，不过是演戏罢了，去问G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会告诉你她对她的所作所为，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如果当初他们知道，就不会让那个女人进门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不想被牵连进去，被叫去警察局和法庭作证人说我

所知道的。我没有这个时间，我只想提醒你，因为我去医院看人的时候总是见到你，你给别人印象不坏，而且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说同一种语言，我替你惋惜。小心那个罪犯，你最好也要担心艾勒格拉的弟弟，他脾气可怕，正在为你在文件上的签名到处找你。他想让你当着律师的面在一张声明上签名，表明你是迫于罪犯的压力才签的名，你并没有看那上面写了些什么。”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的朋友弗里达·巴卡尔已经这么做了，另外还有一个签名，是过世的克拉拉·郝塞考维茨的。但是如果有艾勒格拉的两个朋友取消签名就足够了，你明白了吧。约兰达，那个罪犯怎样给你惹了一身麻烦，尽管她还没有替你做任何事情。”

与他客气有礼的言辞形成令人忧虑的对照是他沙哑、粗鲁的声音和他念她名字的方式，语气就像别人在呵斥一条不听话的狗。

“你昨晚也给我打电话了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没有，怎么？昨天有人跟你谈过这事?”

“我得考虑一下你的话?”莫斯考维茨夫人圆滑地道。

“我就是为此打电话给你的，约兰达，晚安。”

她躺在床上，即使当睡意攫取了她的时候，她仍然在沉寂中竖耳倾听。突然，她被呼的一声碰撞和紧跟着的引擎不变的单调的嚓嘎声从昏睡中惊醒。她起身，来到门口，揿亮楼道里的灯，从窥孔往外瞅，楼道里什么也没有，声音来自另一个方向——厨房。她走进厨房。揿亮电灯，听到了冰箱马达启动的响声，她不记得以前听到过这种嚓嘎声。她长久

地站在冰箱旁边，不安的听着它发出的响声。突然，马达噗噗地响了一声与此同时冰箱抖动了一下安静下来，仿佛魔鬼从它上面脱身而去一般。

她回到床上，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因为疲倦和无法入睡而感到阵阵晕眩，前门的窥孔里闪现一点亮光，她立即从刚刚的昏迷中一惊而醒。她没有下床而是躺在床上侧听等待着一阵脚步声或是某个公寓开门关门的声音。亮光熄灭了，接着她听见有人企图把钥匙插入她的门锁。她的心一下子僵住了，但是立即鼓起勇气，下了床，摸黑朝门口走去，她在黑暗里慢慢地往前走，注意不弄出一点声音。插钥匙的努力仍在继续，她靠近门，揿亮楼道里的灯，然后把眼睛贴住窥孔。她看见年轻邻居因窥孔镜头而扭曲的脸，他往后退了一步，靠在扶手上，阖上眼睛，脚下左摇右晃地动了几下，像是恢复身体的平衡，他再次走近门口，试图把钥匙插进锁眼。猛然地他抬起头，呆滞地瞅了瞅门，又阖上眼睛，对自己咕哝道："哈，哈，对不起，"随后立刻转向一旁消失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听见他在自己公寓门口摸索了一阵直到他终于成功地将钥匙插入锁眼，最后他打开门，又用力将它碰上，发出砰的一声，响彻了整个楼道。

从墙的那边突然传来了高亢的音乐，随之而来的是节奏的敲击声，它震撼着整个房间。她从未喜欢过音乐或歌唱，即使是在年轻时在舞伴怀中随乐队旋律翩翩起舞的时候，但是，此刻她欢迎这种野蛮的声音闯入她的卧室，对着的床和她的人猛扑过来。

有人在一套公寓里喊："安静！"但是嘈杂音乐淹没了他的喊声，音乐声继续侵入她的身体，将她像音箱一样填充。

它们奇怪而残忍地在她体内胡作非为，为在她体内争取一席之地而战，为争夺她的记忆，她心脏艰难的叹息而拼杀。如同从地表深处爆发出的强有力的冲击，那有节奏的敲击声一如既往的猛烈；与她的心跳，呼吸的节奏融为一体，将她带到时空的边境，带入太墟境界，然后再慢慢地将她送回孤独的躯体，一面如其肉体的哀亡而痛惜。

一只拳头粗暴地捶打在对面公寓的门上，艾德勒先生的声音喊道："安静！现在是午夜三点！你这是怎么回事?"

寂静立即降临，一阵惬意的倦意涌遍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四肢，她心境平和，对那种令人欣慰的屈从和甜蜜的被动满怀感激，仿佛她被允许事先体验一番最终的屈辱。

"真不要脸!"艾德勒先生嚷道："如果再这样，我就去报警!"接着她听见他的脚步声下楼了。

第二天午前阿德拉敲响门铃，将她从睡梦中唤醒过来。

"昨天你怕成那样，"阿德拉说着走进厨房，放下带来的做好的菜。"今天我们要一起度过很长时间，我有很多时间。"

"自从你上次走后，这儿发生了好多事情，"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你可以待会儿告诉我。过来，你还没睡醒，我来给你洗个澡，"阿德拉说，她瞅了她片刻，说道："你要这么长的头发干什么？首先我要给你剪掉头发。"

"你知道怎么剪?"

"当然。"

她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又走进浴室拿来梳子和一条大

毛巾。她让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将毛巾披在她肩头，开始给她剪头发。椅子周围的地板上很快就覆盖满了她剪掉的长发，而她甚至没有用镜子来看看阿德拉在给她剪成什么样子。

“别太短，”莫斯考维茨夫人要求道。

“现在我们不要说话，”阿德拉，“要保持安静。”

剪完之后，她把手巾拿到厨房阳台外面抖干净，把地上剪掉的头发扫成一堆，用手捧着扔进垃圾桶，她把她带进浴室，那里电热水器已经点燃。莫斯考维茨夫人审视着镜中的短发，遵照阿德拉的指示一言不发。“洗过之后你就会看到是什么样子的，”女按摩师说道。

阿德拉调好水温，冲干净浴盆，再塞上塞子，开始往里放水。莫斯考维茨夫人指着淋浴间解释道：“不，不在这儿洗，我洗淋浴，坐在椅子上，就像他们在医院教我的那样。”

阿德拉将手指放在她的唇上，叫她不要说话，她自己又笑了笑。她走到起居间拿到了一只满是标签的蓝塑料瓶来，她往浴盆里倒了一些灰绿色的盐，蹲下来用手搅动直到盐溶入水里。然后她把拐杖拿出去，关上门。她把椅子从沐浴间搬到浴盆旁边，再帮莫斯考维茨夫人脱去晨褛和睡袍。等浴盆里的水满上来，她让她光身坐在椅子上，开始轻轻抚摸她的肩膀、脖子和手臂。莫斯考维茨夫人两臂环抱在阿德拉的腰部，头埋进她的胸前。她的呼吸中充盈了阿德拉身上的气息，一种温暖而强烈的女性的气息，它粘着在她身上的棕色灯芯绒衣服上，与她的汗酸，香烟的烟味和汽车的油味，世界的味道，生活的味道交融在一起。

阿德拉关掉水龙头，把手浸人水中，再次试了试热气腾

腾的水的凉热。莫斯考维茨夫人将健康的那条腿迈过浴盆边，伸进水里，但是她无法将受伤的腿弯到足够的程度。阿德拉撑住她的腋窝，让她抬高身子直到把另一条腿也放进盆里，然后她慢慢地让她在浴盆里躺下，莫斯考维茨夫人发出一声惊叫，因为水比她脚感觉的温度要热得多。她躺在水里，阿德拉把手放在她额头上，拂上她的眼睛。汗水从她额头，上唇冒出来，顺着脸往下流。她几乎昏晕过去，再也无法将自己和水区分开来。阿德拉的手托住她的后颈，抬起她的头，给她洗头发。她用指尖按摩她的头皮，然后用手浇水，冲洗她的头发。

阿德拉推起她的后背，让她成坐姿，抓住她的腋窝让她站起来。莫斯考维茨夫人睁开眼睛，她看见她的帮手目无表情地盯着她，一条浴巾搭在她肩上。她抓住她的胳臂，弯腰帮她抬腿跨过盆沿，再让她站到地上。她用浴巾裹住她，让她的手臂抱住自己，然后轻轻拍打她的全身。随后，阿德拉解开浴巾，把她挪到椅上，用浴巾擦拭她的头发，在她面前蹲下去擦干她的双脚。然后，她站起来给莫斯考维茨夫人梳头，用一块毛巾裹住她的头发，给她穿上一件浴袍。她从镜子下面的搁板上拿过一把小剪刀，给她剪去趾甲和脚趾、脚掌上的硬茧。

“等一下，”阿德拉打破了她长时间的沉默，“我去把屋里弄暖和点儿。”

她走出去，随手将门带上。莫斯考维茨夫人感到一阵虚弱，她呼吸沉重，心跳变快，浴室开始天旋地转，椅子也立不稳了。阿德拉回来将她从椅上扶起，但她却无力地倒进了她的怀里。她让她再坐到椅上，扶稳她，直到她从昏厥中恢

复过来。然后，她把她扶到床上，帮她躺下，把她的胳膊从浴袍袖子里退出来，让浴衣的两襟在她身体的两侧摊开。

莫斯考维茨夫人知道阿德拉现在就要从她的包里拿出婴儿润肤油，拧开瓶盖，将油倒入手心。第一下油乎乎的接触在她背脊上产生了一阵战栗，然后，阿德拉的双手开始按摩她的肩膀、胳膊和后背，揉捏她的肌肉。她的拇指用力地按在她的胯部做绕环动作，压得她阵阵生疼。阿德拉再往手里倒了一些油，开始按摩她的臀部。她按住那上面的两个浅浅的凹坑，轻轻地晃动着。按摩师的手指顺着她的大腿往下滑，指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她皮肤上划出两道热热的沟来。她的皮肤由于摩擦而变热，但是热力却无法渗入她的肉体。阿德拉让她翻身仰躺着，莫斯考维茨夫人合上眼睛。阿德拉接着往她胸上抹油，她用手握住她的乳房，轻轻地按摩它们及其周围的肌肤。莫斯考维茨夫人听见她有节奏的、机器般的喘息，感到了她呼出的气体吹在她的胸前，按摩中所投入的精力和技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没有一丝爱能够将她的肉体从统治它的沉沉死气中唤醒。莫斯考维茨夫人记得她过去是如何给艾勒格拉按摩的，她是怎样依偎着那个病中的女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些别人无从知道的笑话。她也记得阿德拉说过的关于艾勒格拉身体的话，说她直到死身体依然保持着年轻的样子，甚至连最隐秘的地方也如此。胃部的按摩做完以后，阿德拉油腻的双手轻轻地分开她的双腿，抚摸她的阴部和臀部，然后又回到腹股沟。她体内的某种力量正力图把她拽向昏沉，迫使她把身体交付到阿德拉手中，但是她规律、机器般的喘息声让她无法合眼。她盯着这个坐在床沿的女人，看见她由于用力而微蹙的额头和一副劳碌命的

脸，看见她伏在自己小腹上的身体和在上面按摩的双手，看见她肥硕的胸房随着呼吸的节奏一起一伏，充满了力量和决心。恐惧爬上了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头，就在对这个强壮妇人恐惧和对她的隐秘计划怀疑的同时，她知道自己将会牢牢地抓住她，不让她离开，不管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阿德拉感觉到了她的目光，抬眼看着她，哼唧道："这样舒服吧?"

莫斯考维茨夫人点点头，让自己装出感激的笑容。

阿德拉站起来，弯腰把脸埋在她的肩窝吻了吻她。然后她又坐下来，再次在莫斯考维茨夫人身上伏下身子，把拇指伸入她的腹股沟，一进一出，一紧一松地拉着。接着她的手指绕圈滑向她的膝盖，给它们抹上油，轻轻地按擦着，然后她的手又滑到她的小腿、脚踝和脚趾上。

阿德拉终于站直身子，拉拢浴袍的两襟，再把莫斯考维茨夫人的胳膊套进袖子。她把浴袍裹住她的身体，系上腰带，再给她盖上毯子，说道："现在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等饭好了再起床，我们边吃边谈，到时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想说的话。"她吻了吻她的前额，把毯子拉过她的肩膀，然后走出了卧室。

莫斯考维茨夫人仿佛感到阿德拉的双手仍在按摩她饱受折磨而疲惫不堪的躯体，觉得一阵阵火烧火燎的痛苦。她决定等自己告诉她有关前两个晚上电话的事的时候，她不去提那个来电话的匿名者就她的治疗手段所说的一席话，但是无论如何，她还是要不经意地，就像是顺便想起似的，问问她那种她用没贴标签的蓝塑料瓶装着的，倒入洗澡水中的灰绿色盐末究竟是什么。

阿德拉将她从昏睡中唤醒。厨房里弥漫着食物在灶上煮热的气味。莫斯考维茨夫人喝着汤，一边喝，一边给阿德拉讲波尔蒂夫人的死，前天晚上的几次令人烦心的无声电话和昨晚那个匿名者打来的电话，讲他如何说起艾勒格拉的弟弟正四处寻她让她撤回在阿德拉文件上的签名。

“难道你不明白吗?”阿德拉不相信地问道，“这一切都是雷恩幕后操作的！他想吓唬你，是他给你打的电话却一声不吭，为的是让你失去信心，让你以为在跟踪你，因此你就会害怕呆在家里，最终你就会让步，同意去那个他想让你去的地方。”

“在医院，雷恩的确在晚上四处打电话，同各种各样的姑娘闲聊，同她们说些下流的话。这是他打发晚班时间的方式，”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星期六晚上他也是这么干的，”阿德拉说。

“而且我知道星期六晚上他在医院，我给医院打电话时，罗莎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问起他?”

“我每个人都问到了，我很无聊，你又不在家。我想找人说话，我想念医院，想念那里的朋友，想念大家，因此我给他们打电话。”

“你给医院打电话干什么？那对你没有好处。忘掉你在那儿经历的一切，你必须恢复健康，必须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你将可以走路，可以出门，可以去看望别人。当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可以和任何人讲话，”阿德拉说，“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你要当心雷恩，这是我的忠告。为你自己着想，别去和他说话，他会对此加以利用，日后对你不

利。如果他打电话来，你什么都别说就挂掉。别和他有任何牵扯，没有益处。他是艾勒格拉的强盗弟弟马克的朋友，他们两人狼狈为奸。而且，你以为昨晚的电话是什么人打来的？你不知道吗？就是马克本人。他出狱了，但这种自由长不了。很快他就会回到属于他的地方，回到监狱里去，和雷恩一起，他不会再对你构成任何危害，警察正在四处追踪他。"

"他说弗里达已经取消签名，并且签了一份于你不利的声明。"

阿德拉大笑起来，"你打电话去问她吧，"她提议道。然后她起身走近电话，像是打算把它搬进厨房。"

"不必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相信你。"

"他和雷恩勾结起来恐吓你，一连两个晚上，雷恩以为在经过几个这样的夜晚之后，你会跑着去向他求救。你没什么好怕的，约兰达，他们俩自在不了几天了。他们也想威吓我，我报了警，警方说他们已经注意他们了。你不是第一个，他们的末日到了，他们伤害不了你。马克还说过我什么吗？难道他没告诉你说我下毒害人，说我谋财害命，就像对艾勒格拉一样？"

"你后悔为艾勒格拉签名吗？"

"不。"

"你愿意你自己和我签一份协议吗？"

"愿意，"莫斯考维茨夫人答道，"我已经决定听从你的安排。"

"你看，在洗过澡，做过按摩之后，你的胃口有多好？你难道没觉得好了些？很快我们就可以看看你不用拐杖还能

不能走路。"

"今天不行，"莫斯考维茨夫人要求说，"经过最近几个晚上，我有点累了，睡眠不足。"

"去起居室吧，"饭后阿德拉说，"我要冲咖啡，我带来了一只很不错的蛋糕，是我特地为你烤的，和过去的国家的一样。"

莫斯考维茨夫人在起居室里的扶手椅中坐下，阿德拉将文件放在她面前。"你先把这些文件看一遍，看看上面都写了些什么。它们并不复杂，而且用的又是我们的语言。你先搞清楚你要签的是什么，趁这个时间，我去做咖啡。"

阿德拉端着咖啡和切好的蛋糕回来，她向她问道："你看完了吗?"

"看完了，"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填了该填的，并且签了名。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这上面写了我死后你该做的，提到了葬礼和墓碑。我还想让他们把我葬在棺材里，而不是直接扔在土里，那样我受不了，哪怕是想一想都会让我不安。我只要求葬在棺材里。"

"行，"阿德拉说，"你想将它写进我们的协议?"

"有什么用？如果你没按我的要求做，我还能来责备你不成？只要你答应我就行了。"

"我答应。"阿德拉说。

"哪怕根据犹太教规不准用棺材，你也要答应。"

"别担心，"阿德拉说，"他们会照我说的去做。"

她们喝着咖啡，莫斯考维茨夫人对蛋糕大加赞许。阿德拉说："你知道你现在的发型有多漂亮，它是多么地适合你吗？这样你显得更健康。"

阿德拉走进厨房去洗碗，收拾桌子，莫斯考维茨夫人坐在她旁边，她知道她很快就会离去，就会将她独自留在家里。可是，在已经将她的窗口变成灰色的夜幕之下，有什么在等待她呢？她无法说服自己要求阿德拉留下来陪她过夜，要求她躺在身边，让她睡得安稳，尽管她并不认为这样的要求过分，因为她已经将死后的财产全部移至阿德拉名下。

下次见面的时候——阿德拉对她解释道——她要带来一位律师，他将要她在一份根据她们之间的那位份议起草的遗嘱上签字。他们来的时候，她会事先通知她，以便她能够有所准备，衣着得体。在道别之前，阿德拉与她热情地拥抱、吻别，莫斯考维茨夫人为她的费心向她致谢。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屋里已经黑下来，她拉开灯，发现灯光不如以往明亮，仿佛是电流减弱了。公寓变得陌生起来，她对阿德拉心存不满，因为她知道如何猜测她的各种要求，却没有主动提出留下来陪她过夜。难道诈骗已经开始？

她在电话旁边坐下，拨通了卡甘的电话。他的妻子接了电话。

“约兰达？”她立即听出了她的声音，“你好吗？拉撒尔已经回家了，你等一下，我去叫他。”

卡甘的声音从线的那端传来，虚弱而阴沉，“你好，约兰达，你在干什么？”

“我在家里，”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你呢，感觉怎样？”

“你知道他们截去了我的腿。”

“我知道。”

“生活十分不易，总是疼，截了腿还是疼。这有些自相矛盾，但的确如此。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会给你安假肢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

“健康的时候我缺过什么?”卡甘说,“什么都不少,生活十分顺意。突然来了一场车祸,为什么要发生在我头上?不过是眨眼工夫的事。我早一点过去和汽车晚一点过来都什么事也没有。但是当然,我偏偏在车来的那一刻摔倒,由此我的生活就给毁了,还有什么意思,约兰达,还有什么意思?”

“我有腿也出不了门。我不能下楼梯,一天到晚一个人在家里,就像坐牢一样。”

“但是我过去是个健康人,有两条腿走路,有力气,有野心。但是现在呢?一无所有,一切都结束了,可怜的泰雅,她不得不替我做一切,帮我推轮椅,听我冲她哭叫,听我发脾气。你知道,我现在也哭。疼得太厉害了,我已经了无生趣了。”

“也许这不过是一时的消沉,安了假腿,你就足以应付,可以做想做的一切。”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呸!我才不要假腿。我是一个美学家,你忘了吗?约兰达,我无法忍受在身上安东西,即使用轮椅也比假腿好,我再也不出门了,因此没人能看到我没有腿的样子。”

“我有一个邻居,”莫斯考维茨夫人说,“一个病女人,她成天给我打电话。星期六,她从四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当场就摔死了。有时我想她也许会突然打电话来胡说一通。我很想听她说话,我没有说话的人。最糟的是独自一人,感谢上帝,你有一位好妻子和朋友来……”

“不,”卡甘说,“我不愿意任何人来看我现在这副样子,不愿意别人来同情我,管我叫没有腿的可怜人,我无法忍受

这个。身体是一个整体，你懂吗？一旦失去某一部分就会让人恶心。我现在就令人恶心，约兰达，也许这的确是消沉。但是如果让我选择消沉或幻想——我宁可消沉。还有什么可做的？日日夜夜我只想一件事——想马路上的那一秒钟，就是那一秒钟将我如此紧紧地抓住，让我再也无法脱身。我一次又一次跌回那一秒，直到末日的来临。什么时候才会最终了结？”

“你不再画画了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也许画一画对你有好处？”

“我不能画，”卡甘说，“内心不快活，就没有精力，就无法工作，一切都没有价值，一切都毫无益处，一切都在下滑，下滑再下滑。昨天我还和泰雅一起翻看了我从医院带回来的画，你还记得吗？我用钢笔替你画了几张速写，其中的一张叫‘人睡的约兰达’，泰雅说它很美，是我最好的画之一。看完之后我想：这画不是我画的，而是别人。我再也画不出这样的画了。”

“我们有过高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确实不太坏，可我总说是地狱。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每一层地狱之下又有另一层，而且甚至更深、更坏。我不知道到哪儿才是尽头。”

“真遗憾我们不能再见面，你去不了，你也不能来。我想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很高兴在那儿与你相识。你是好人，约兰达，而我不是。很多时候我都不够好，不够友善。我奢望太高，太自私，没想过那样会不会伤害你，你会不会痛苦，我说了很多话，可转眼就忘了。今天我全想起来了，昨天我们看‘人睡的约兰达’的时候，我想了这些。你对我

好，约兰达，是真正的好朋友，原谅我，我过去对你不好。”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看报，不听广播，好像与世隔绝。尽管我是法语教师，我不懂你给我讲的那些法文书里的事。我是个简简单单的女人，一辈子从没有过上学的机会，但是在心里我对你有种特别的感受，是一辈子只会有一次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一切都来得太晚，都与我失之交臂。于我你就像一位国王，我能认识你真好，拉撒尔，与你共处的时光我也很高兴。我多次想到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你。我希望消沉失意离你远去，希望你开心快活，能够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重新拿起画笔。生活中有事可做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

“一切都不会再正常了，约兰达，不会转好了，”卡甘说，“只会是越来越糟糕。我告诉过你：地狱一层接一层，一层坏似一层。我心里没有别的希望，只盼着末日快点到来。可是，在这期间，谁会帮我？‘哦，撒旦！同情我无尽的不幸吧！’[①]你记得吗，约兰达？”

拉扉每周来清扫一次楼梯，莫斯考维茨夫人到时就会等他来按响门铃。每周四在他打扫楼梯之前，她都会领着他走进厨房，让他在桌前坐下来，给他倒上一杯水，询问他以及他那个在附近楼里当花匠的弟弟的身体状况，力图说服他承认自己曾经在G医院工作过，承认自己认识她——但她从未成功过。然后拉扉会从桶里拎出垃圾袋，送到院子里的垃

① 原文为法文。——译注

圾箱处。每到月末她付他工钱。

这个星期四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等到拉扉的铃声。她不时地开门张望，发现楼梯还未清扫。天色暗淡下来，她仍在竖耳倾听楼道里的动静，期望他还会露面。她听见邻居开门关门的声音就赶紧来到楼梯平台上。邻居锁上门，正要转身下楼去，她叫住他：

"对不起，那个阿拉伯男孩，他今天没来干活，对吗?"

"我没看见他。他们那边在宵禁，不能出来，"年轻邻居说。

"那他什么时候会来?"

"我不知道。你要他们来干什么?"

"每周四他都来帮我扔垃圾，"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扔到楼下的垃圾箱里，因为我自己下不了楼。"她指了指拐杖，"今天他没有来，垃圾又满了。"

"你想让我帮你扔吗?"

"我不好意思让你帮我，"莫斯考维茨夫人说。

"没关系，"他说着，跟她走进厨房，从桶里拎出垃圾袋。

"我要付你钱，"莫斯考维茨夫人提议，年轻人笑着拒绝了。"为什么不要?"她问，陪他走上平台。"我见他没来，"她解释说，"我还以为他在街上给人揍了。我认识他很久了。他在我住的医院工作过，是个好孩子，帮过我很多忙，对每个人他都很热心。在那边也有人打他。一次一个疯子抓住他，无缘无故地把他打了一顿，而他没还一下手。那以后，他就不再去医院工作了。现在我还欠他一个月的工钱。"

"别为他们感到如此难过，"年轻人说，"他们命该如

此。”说完他急忙下楼去了。

“谢谢，太谢谢你了，”在他还没来得及消失之前，她在他背后喊道。

半夜，她突然醒来。她觉得是电话铃声将她从梦中惊醒的，但是一切都静悄悄的，电话也默然无声，就像过去的白天和夜晚一样。她再也难以入睡。她合上眼睛，感到身上有成十上百双油腻腻的手在按摩，仿佛无数的芒刺在体内切割、烧灼。她起床去厨房给自己冲茶。趁烧水的工夫，她来到起居室，打开阳台门。迎面扑来的凉气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刹那间，她觉得身上厚重的晨衣稀薄得一如蛛网。她竖起衣领，将脖颈严严裹住。她走上阳台。

外面的沉寂，和空虚的苦闷一样，衰减了她的听力。以前她从未听到过如此的沉寂。她把中间的拉窗推开，拉窗滑动的声音暂时将沉寂的表皮撕裂开来，但很快这裂口就愈合了。污水丁香的枝条一动不动地横在空中，将其弯曲的枝桠伸展到她面前。附近楼里一片漆黑，所有的窗子都拉上了窗帘。久久地，她世界里的一切仿佛被吸空，被吸进另外一个时空。四周越来越空，直到她彻底被无形的虚空，赤裸和匮乏所掌握。

厨房里水壶响了。起先声音十分低微，但很快就变得高亢、尖锐起来，仿佛是一声痛苦的哀鸣，它越来越尖，直直地刺向黑夜的胸膛，它越升越高，直到变得如此的尖细，以致于除了喘息它不再包含其它的声音，它变成一种响亮的耳语，一种受伤而绝望的耳语，仿佛大地张开它的巨嘴，在无声的啜泣。

她知道她是唯一听到这一切的人，知道她是这个世界唯

一的幸存者，独自留在痛苦、荒凉、悲哀的大地上。她抬头看见屋顶上那块清亮得如同黑色玻璃的、散布点点星光的夜空。终于——莫斯考维茨夫人发出一声轻快的叹息——谁能记得这里曾几何时有过星空。

繁星照耀着她，如同一双双闪烁的眼睛，永远清纯、年轻的眼睛。它们在无尽的爱意之中互相注视，无偿地凝望对方。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通往群猫之路
作者＝（以色列）耶何华·凯纳兹著
页数＝３２７
ＳＳ号＝１１６８０１１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８年０７月第１版